

仿
古
字
版

龔定盒全集類編

龔自珍著

48

0911
0121-1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龔定盒全集類編 (全一冊)

實價 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龔自珍

編輯者 夏田藍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發行所

本書負責校對者何天馬

王序

清至嘉道。學凋文敝。索索無生氣。定盦乃崛起於其間。經研公羊春秋。史熟西北輿地。文宗諸子。輿博縱橫。變化不可方物。詩亦浸淫六朝而出。清剛雋上。自成家數。晚尤耽心禪悅。游目釋藏。故所作多大徹大悟之言。沿及同光。風尚所趨。尊爲夔學。掇其單句片詞。卽登高第而繼盛名。家弦戶誦。遍於江浙。遺集流傳。經若干名家之評跋。續溪程公勳。陽湖趙惠甫。元和江建霞。其尤著者也。予所見約有數十家。皆能道其所心得。彙而錄之。積久亡其姓字。又於集外搜得詩文之遺佚者。輯而補之。從事於此。寒暑十周。重校一過。爲付剞劂。民國二十四年四月浴佛日。吳興王文濡書於海上蠶廬。

原刻吳序

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祕。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讎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

5-11-10-106

侵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卽明知其必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昇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章君式之。掇祝心淵孫秋實及陽湖趙惠甫諸本。三家合校。今由式之。本編批乙未五月公致題記。

云定公手寫本。實別有手定本。吳氏不知一誤也。所刪四篇。實不留其目。二誤也。又續得二篇。並未刊入。三誤也。且曰。此外無一字何因也。

曹序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勢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醱化。翌扶景運。蓄其經濟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

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鑿飲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著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巖。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歡歌於山巔水涯之側。從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閭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翬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熊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鈞蠶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蜂蜜。蛻丸蠶絲之工巧。草則菖蒲薜荔。聰耳而明目。茯苓茱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棗。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露景星。醴泉鬯草。雲五色而成霽。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鯢魚之吸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裏蹏。騃騃徵錄。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渙祿移符。萸萸應月。以成朔望。萋莆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璵帶。紫脫鸞聯。赤雀啣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理。人文。順賁設夫。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

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盤匝鉤盤。夷迤躡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迅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著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二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於采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

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佶屈而聾牙也。則似墨似鸞。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鶻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摘山巖空青。珊瑚瑤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鬯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醑。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領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日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

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錕謹纂。

按曹錕一商賈而附庸風雅者也。此書吳煦亭中所謂禮部手寫定本。蓋循託之辭。曾有人在西湖尼庵。見孝拱手抄先集稿本。與今本互有異同。又詞一卷。孝拱手錄。與今本亦異。曹錕不過據彼所得本刊之而已。某尼乃孝拱之妾。而遊入空門者。所藏孝拱手寫本。有三十餘種之多。曾挾至吳門。索值百元求售。今不知何往矣。文字之價值。固有定耶。

請龔定盦主政文集後並懷觀世深舍人

固始蔣相甫

文苑備林舍。生平服一編。期容方期。世展禽恭。滄海橫流。崑崙高山大壑。逢齊名有魏氏。可許我為龍。右見春暉閣詩集

讀定盦先生集

秀水楊象濟

輿圖學可炮洪九。默深申者以遠君。新置置省言諤諤。說居庸者秋水文。長冷字字原忠孝。故衍大藏或煙波。要知奇處正平實。扶公祕齋公毋訶。斯才不令修青史。乾隆以還無與倫。衣香禪榻等閒死。應為皇清惜此人。右見汲鹿詩存

乾嘉三憶詩之一

程秉釗

我憶仁和製禮部。盱衡六合逞詞鋒。一蟲獨警誰同覺。萬馬無聲病養癰。謂所撰西域置行省議。餘事文章凌賈董。朔源蒼籀訂斯邕。同時未識南豐面。方寸靈香日夕供。

題定盒詩集

紅標

清才深恐天涯少。豔福從來未必奇。若得河東君尚在。定教手寫定公詩。
不從俗熟科奇句。卻惜華鬢眠博綜。一笑眺坪相對處。茶煙正颺鬢雲鬆。

按先生沒時予方數歲年十五交錢唐沈秀才（方頤）始知好龍先生文已而與同里胡戶部（樹）會

稽道歸尹（之謙）戴鼎賢（望）商權經義益信先生之學在於由東京之訓詁以涉西漢之經言所論

無不精熟又亦不著其條條然若諸葛以來一人而已於其書譜守三十餘年心極手自摩未能及萬分之一

矣固不勝其地亦先生之面之印已

光緒二十三年月程二葉劉公詩記於此詩使

凡例

一定盒之文。雄奇超絕。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之言。前本局刊行全集。風行一時。今爲更求完善計。就集中各文之性質體例。分類纂輯。重加整理考訂。成此定盒全集類編。以便讀者研究。

一本書包括文。詩。詞。三集。文集分序。跋。論辨。奏議書疏。贈序。傳狀碑誌。儀銘贊頌。辭賦。哀祭。制藝等九類。詩集分破戒草。己亥雜詩。集外未刻詩三卷。詞選合爲一卷。而附以集外未刻詞及孝珙手抄詞。三集共一十八卷。未附定盒先生年譜及年譜後記。

一文集中每類仍依原次排列。其能自成系統者。則抽出別爲一類。

一原集補編中有重複之文。本集爲節省篇幅計。除校記異同外。不再備錄。

一詩集仍照原集目次分卷。詞集則原集手抄詞有與詞選同者七十四首。概行刪去。其一二字相異者。則於詞選中校記之。

一原集眉批補注。除無關大體者刪削外。餘悉插入文中。以便讀者參閱。

龔定盒全集類編目錄

卷一 序跋類上

皇朝類編頌二十一首序.....一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二

崑山徐尚書代言集序.....三

陳鶴甫所著書序.....五

蒙古象教志序.....六

蒙古水地志序.....九

蒙古臺卡志序.....九

蒙古聲類表序.....一二

卷二 序跋類中

長短言自序.....一八

商周彝器文錄序.....一八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序.....一九

干祿新書自序.....二一

錢吏部遺集序.....二二

江左小辨序.....二三

江子屏所著書序.....二三

袁通長短言序.....二五

上海張青瑯文集序.....二六

金孺人畫山水序.....二六

上海李氏藏書志序.....二七

江南生藏書序.....二八

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二八

陸彥若所著書序.....三四

張南山國朝詩徵序.....三五

續溪胡戶部文集序.....三六

邵子顯校刊婁東雜著序.....三七

懷寧王氏族譜序.....三八

溥部題名記序.....三九

四先生功令文序.....四〇

識某大令集尾.....四一

卷二 序跋類下

蒙古寄錄表序	四三	鴻雪因緣圖記序	五九
青海志序	四三	跋北齊蘭陵王碑	六〇
烏梁海表序	四三	跋少作一卷	六一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四四	跋破戒草	六一
漢器文錄序	四五	卷四 論辨類上	六一
鏡錄序	四五	平均篇 <small>一本有可刪二字</small>	六二
瓦錄序	四五	乙丙之際著 <small>一本著作塾</small> 議第一	六四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四六	前題	六五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四七	乙丙之際著 <small>議第六</small> 卷	六六
蒙古字類表序	四八	乙丙之際著 <small>議第七</small> 卷	六八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四九	乙丙之際著 <small>一本著作塾</small> 議第九 <small>一本九作二</small>	六八
蒙古冊降表序	四九	乙丙之際著 <small>一本著作塾</small> 議第十八 <small>一本十作六</small>	六九
上清真人碑書後	五〇	乙丙之際著 <small>一本著作塾</small> 議第十九 <small>九作七</small>	七〇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五一	農宗	七〇
支那古德遺書序	五一	五經大義終始論	七五
重輯六妙門序	五三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八一
重刊圖覺經略疏後序	五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八一
春秋決事比自序附目錄	五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八一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八一 尊隱.....九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八二 古史鉤沈論一（補編題規恥）.....九九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八二 古史鉤沈論二（尊史二）.....九九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八二 古史鉤沈論三（補編題志寫定羣經）.....一〇四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八三 古史鉤沈論四（補編題賓賓）.....一〇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八三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一〇七

說中古文.....八三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一〇九

卷五 論辨類中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尊史三）.....八五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一一〇

京師樂籍說.....八六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一一一

宥情.....八七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一一二

涼燠.....八八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一一二

論私.....八九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一一四

抱小.....九一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一一四

尊史.....九二 卷六 論辨類下

尊命一.....九三 乙丙之際塾議二.....一一六

尊命二.....九四 乙丙之際塾議三.....一一七

尊任.....九五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一本作四.....一一八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small>一作五</small>	擬上今方言表	一八九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一 <small>一作八</small>	北路安插議	一八七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 <small>一作九</small>	御試安邊綬遠疏	一八七
述思古子議	上大學士書	一八九
保甲正名	在禮曹口與堂上官論事書	一九八
地丁正名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附復九)	一〇一
闡告子	與人箋一	一〇三
六經正名	與人箋二	一〇四
六經正名答問一至五	與人箋三	一〇四
明夏論一至四	與人箋四	一〇五
春秋決事比答問一至五	答人求募銘書	一〇五
大誓答問一至二十六	與人箋	一〇六
農宗答問一至五	與江居士箋	一〇七
卷七 奏議書疏稿類	答人問關內候	一〇八
西域置行省議	與番舶求日本使書	一一〇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與陳博士箋	一一一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賀公書	附與江子屏牋	一一一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箋	一一二

與吳虹生書……………二二七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二四一

卷八 贈序類

送吳君序……………二一九 孔憲彝母碣……………二四二

送夏進士序……………二一九 朱殤女碣……………二四二

送徐鐵孫序……………二二〇 潘阿細碣……………二四二

縱難送曹生……………二二一 京師悅生堂刻石……………二四三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戊戌十一月……………二二二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二四四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二二五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二四四

卷九 傳狀碑誌類

宋先生述……………二二九 曹尚志碣……………二四五

海門先晉陳君祠堂碑文……………二二九 說京師翠微山……………二四六

王仲瞿墓表銘……………二三一 說昌平州……………二四七

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二三三 說天壽山……………二四七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二三四 說居庸關……………二四八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二三八 論京北可居狀……………二五一

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代阮中堂……………二三九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二五二

說宗彝……………二五三

說叢……………二五五 敘嘉定七生……………二七二

說刻石……………二五七 記王隱君……………二七三

說碑……………二五七 臣里……………二七四

說印……………二五八 吳之癯……………二七五

說衛公虎大敦……………二五八 書果勇侯入觀……………二七六

主客司迷略……………二五九 書番禺許君……………二七七

廬之推……………二六一 書葉機……………二七八

釋風……………二六二 書金伶……………二七九

說月晷……………二六二 松江兩京官……………二八一

釋魂魄……………二六三 顧學士像題辭……………二八一

辨知覺……………二六四 杭大宗逸事狀……………二八二

發大心文……………二六四 最錄穆天子傳……………二八三

病梅館記……………二六九 最錄列子……………二八五

問經堂記……………二七〇 最錄司馬法……………二八五

捕賊第一……………二七〇 非五行傳……………二八六

捕熊羆鴟鴞豺狼第二……………二七一 表孤虛……………二八七

捕狗蠅螞蟻蚤蛋蚊蛇第三……………二七一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二八八

卷十一 雜記類下

最錄尚書考靈耀遺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二八八

石言

三〇二

最錄急就

二八九

紙冢銘

三〇二

最錄中論

二八九

燕昭王求僊臺賦

三〇二

最錄歸心篇

二八九

戒將歸文

三〇四

最錄神不滅論

二九〇

水僊華賦

三〇五

最錄李白集

二九〇

哀忍之華

三〇六

最錄南唐五百字

二九一

金侍御妻誄

三〇六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二九二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吳公文

三〇七

卷十一 箴銘類

寫神思銘

二九四

葛伯仇餉解

三〇八

黃山銘有序

二九四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三〇八

別辛丈人文

二九五

(時文一)

三〇八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二九五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時文二)

三一〇

定盒七銘

二九七

家塾策問一

三一

定盒八箴

二九八

家塾策問二

三一三

卷十二 贊頌辭賦哀祭類

知歸子讚

三〇一

祀典雜議五首

三一七

天琴頌

三〇二

卷十五 古今體詩

破戒草……………三二二

卷十六……………三六三

己亥雜詩三百五十首……………三六三

卷十七……………三九四

集外未刻詩……………三九四

卷十八 定盦詞選……………四一五

無著詞選……………四一五

懷人館詞選……………四二四

影事詞選……………四三四

小奢摩詞選……………四三五

庚子雅詞……………四四〇

附定盦集外未刻詞……………四四七

附孝珙手抄詞……………四四八

附 定盦先生年譜……………

定盦先生年譜後記……………

龔定盦全集類編

卷一 序跋類上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序

我朝龍飛東海。靈囂中夏。廟謨睿武。先後繼承。自尼堪外蘭始征。以還。薩
濟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傳檄區宇。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祖恢九有
之勳。宗紀十全之績。聲靈則雷厲風飛。景運則天翌神贊。其中蕩定三藩。
親征漠北。特隴睢盱之國。臺灣滌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百支。乃洪
荒所未遘。洎累朝而大定。自帝鴻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
有少及本朝者也。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驅
畫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天祐聖清。篤生碩輔。朝夕降乎崧
嶽。日月下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策揚大伐。倚劍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
海。八地九天之奇兵。秘乎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擁此龍庭。亦有保奭揚
末命。公高亮四世。無間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平龍額。增
徽侯之戶。橫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濡筆。頌封鬪顏之山。博士矢歌。美
平淮西之績而已矣。實乃攷於詩書。無此偉者。讀其姓氏。恍若神人。想山
澤之瘴。有不盡知。用敢仰衷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璿牒親藩。瑤圖上

爵同姓大功。逾朱虛東牟之至親。文子武弟。有周公康叔之明德。此其地位尊崇。祀典不名。國史乃敢敬書。下士不容僭頌也。又有亡殷專周。相韓歸漢。雖亦從旗鼓著勛勩。恭稟特筆。列於貳臣。茲亦不及之云爾。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此篇原刻未有定公自識年月似有關系

皇清政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拔。字藻儒。奏疏一卷。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貽。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册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夔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卽羲炎瓊馨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區區抱蠹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册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拔疏不止。自櫻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日行大賀。章上。諭內閣王拔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拔。遭遇君父。如我聖祖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聖祖諭曰。抄本恭讀下高宗純皇帝諭曰原任大學生王拔當日不知聖祖默定儲位之心。冒昧陳奏。固屬不合。但伊身居政府。爲國本起見。尙屬分所應言。朕非念舊臣。加恩宥過。其賜祭葬如例。是公之愚忠。奕世尙蒙曲諒。蒙錄國家體下勸忠。一至此極。下接王氏世世。王拔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謹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効力。是故

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册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且一本無此且字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一本無此上兩句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一本無自命忠孝四字始克贊夫景烈。與一本無與字鳩祚也。惟是夷攷。披上疏之年。一本在作歲無下一句亦恭值仁皇帝勸勤之際。與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純皇帝讀實錄之暇。俛見披之私憂過計。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一本公作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神聖師。一本公作公顧不榮也哉。

崑山徐尙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鼐。哀其先所著述。曰徐尙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干卷。墨者雕。泐者新。而授浙人龔自珍。序其指。自珍爰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上帝息其精英之氣。闕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臣。有厲劍執象。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

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熏然而醴。爛然而光。芬然而大吉。祚。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自中葉。以還。泊乎孱亡。華質凋喪。蠅吠廟堂。螾及四方。纖兒仄豎。爭相怒頰。我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聞士。數十年間。雲升露降。植效連理。動呈肉角。山川發鮮英。雲物變顛清。在人爲學士大夫。學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季。順治己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內宏文院大學士者也。曰秉義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尙書者也。寶籙彌下有高祖。國朝之以科第大其門。世有一品官者。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清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而徐氏嗶然導其先聲。撰箸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册府相襍裏。可謂瑋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蕭澹。學副厥遇。而尙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尙書代詔制之文。舜聲堯容。義情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懿告乎萬代。十讀四歎。雲三色。而爲霽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寰海吏士農民。娶娶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乎羲炎堯舜之世。嗚呼。公之斯文。於是不專爲公之文之盛矣。自珍又曰。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

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參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道。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勳曰。王鴻緒之脩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姪。亦文獻家也。今天子詔古姓錄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盍之華亭王氏咨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讀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羣事關內閣。撰擬諭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

陳頤甫所著書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游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子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家國天下。壯而爲卿大夫公侯。天下國家名實本未皆治。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卽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爲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算師疇人。則積數十年之功。

始立一術。書師則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求之五經三傳子史之文而畢合。乃宣於楮帛。而且一戶牖。必求其異向也。一脯臚。必求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有高語大言者。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於是二千載將墜之法。雖不盡復。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之力。至苦勞矣。陳碩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典禮而齊刑。則六藝爲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託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後。既媿吾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千事。推之。欲遂以通於洽天下。大凡某書如千篇。如千卷。某書如千卷。都如千卷。如目錄。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躐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曰。使碩甫自信所推畢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爲虛待。無岐謬。是二言者。曩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

蒙古像教志序

夫染衣出家。沙彌之律也。肉食不淨。大慧之聞也。諸肉勿食。泥洹之訓也。

讚歎毀戒。彼旬之徒也。然其生於邊地。不生地穀。以畜牧為耕作。以血肉

為饗飪。宗教既黃。相沿已久。有乖壞色之訓。聊別白衣之儻。戒或遮之。教

必諒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部。皆宗黃教。黃教之祖曰宗喀巴。若

具云者。祖翰卡巴羅補阿昂查克阿也。自稱文殊師利之瑚必勒罕。生於額納

特珂克地。而唐古特庫車淖爾。一本庫車傳。爾作青海。四衛拉特之地。遍相宗祖。其法

嗣之派。繁衍難備述。述兩大支。曰在藏坐牀者。曰到蒙古住持者。在藏坐

牀者。又分兩支。宗喀巴第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實弟五十四輩之。一本無弟五十四輩

之六。達賴喇嘛。是為舍位出家之弟一輩。遞傳至七。一本六。七輩噶爾藏加莫

嗟。一作當律噶爾擾藏時。聖祖救其亂。以兵送三字。噶爾藏加莫嗟。避至青海

呼必勒罕為之。此一支也。第二弟子。號為班禪額爾德尼。名曰刻珠尼曲

結。若具云者。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一本無名曰刻珠尼曲結若具云者。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二十三輩

弟四輩。名羅卜藏。曲結嘉勒燦者。始與蒙古通。自蒙古。一本自蒙古下有又。階達覽遣使六輩

盛京。受一本受。一作與。通二字。我一本有相。冊封歸死後九字。其一本其下有瑚太宗皇帝冊封歸死後。

必勒罕。途有喀木之地。又九傳矣。此一支也。兩支外。又有兩小支。一曰紅

帽噶瑪巴。一曰黑帽沙瑪納。皆稱呼圖克圖。避達賴班禪位號。一本無達賴班禪位號。作不敢

教齒。沙瑪納呼圖克圖之後。日就衰滅。噶瑪巴之後。近世有林沁班珠爾

者。稱沙布嚨於庫車淖爾。一本庫車淖爾。爾作青海。則為庫車淖爾。爾作青海。則為庫車淖爾。爾作青海。則為庫車淖爾。察罕諾門。一本門下有刺

麻二之屬僧。則並不敢號呼圖克圖矣。其一本其下有黃教二字來蒙古住持者。又分三

一本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巴喇密特。是其道北行之始。凡六傳。至元順帝

時。即元帝師入思巴阿難達瑪第喇嘛。與帝爭政事。怒而歸於唐古忒。中絕。凡八九

十年。而索諾木札木蘇重至。疑即與張江陵通關又十餘傳。至葛達哩止。為一

支。一本無以上十二句宗喀巴有弟三傳嫡嗣曰蘇爾第。其瑚畢勒罕。託生喀爾喀地

方。僞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又兩傳。進丹舒克於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

瑚必勒罕。號位亞於西藏之達賴。而幾與班禪埒。又一本又一支也。康熙間。

有喇嘛章佳胡圖克圖。自藏來朝。其人乃是第六輩達賴羅卜藏札木蘇

之支嗣。聖祖優禮之。命其住持於多倫諾爾之彙宗寺。其第二次瑚必勒

罕。世宗優禮之。命其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寺。其第三次瑚必勒罕。賜對

高宗朝。大加獎異。命其來京。更定大藏經咒應真名號。乃取自後漢至唐

各譯主所譯。悉以今藏語更校成。又以其國首楞嚴已亡。借此土本四譯

而歸。又佐莊親王辦理同文韻統。於四十一年。跌逝京師。今又再瑚必勒

罕矣。是最盛而最後出。又一支也。一本五支作四支之徒。其論輪迴因果報應。

與古德神不滅論合。其論劫初形狀。天地衆生日月。種種成立。種種出生

次序。與樓炭經合。其書與符印明合。其念咒與聲明合。自漢以來譯經之

例。例不翻咒。疏抄之例。亦不妄。一本無妄字釋。咒是密語。咒是秘印。佛無秘密義。

有秘密語。既一本既作咒不譯不疏。徒恃音準。音若不準。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

惟皇地祇爲主山川不能自辨自位是故古昔書有入索以政其人民周之諸侯史氏率不能讀其名存者有戎索有周索以侯以公以郡縣以城郭以行國皆將於是不平東於是乎西於是乎南於是乎北我國家君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四部地且二百年一吏不妄行一馬不妄芻一兔一鹿不妄躍走是亦有政撰臺卡志志郵志新郵志喀爾喀自備郵志鄂博故交東之所無山河爲識者登石爲誌曰鄂博見清會典志察哈爾牧廠鄂博志卡倫蒙古地方於要隘處設官兵瞭望曰卡倫志圍場卡倫志柳子邊郵句康熙三十一年議自古北口至於烏朱穆秦置臺九又自獨石口至於蒿齊忒置臺六又自張家口至於四子部落置臺五又自張家口至於歸化城置臺六又自殺虎口至於吳喇忒置臺九又自歸化城至於鄂爾多斯置臺八又自喜峯口至於札賴特置臺十有六新郵句乾隆三十四年議喜峯口路札賴特盡處起置郵十有四古北口路烏朱穆秦盡處起置臺六殺虎口路烏喇忒大路外置臺七張家口路自四子部落盡處起置臺十有六穆哈哩喀遜爲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喀爾喀自備郵句東路首趾曰尼爾得尼拖羅海曰他爾袞柴木達後路首趾曰肯特山西路首趾曰哈拉尼敦三音諾顏首趾曰博羅布爾哈蘇凡册汗册王册妃册格格賜賚賜祭天使至皆設之汗王一本王作至貝勒公等自備夫馬警晨夜伺畜牧過則徹焉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壘爲鄂博二十五部落如其境察哈爾牧廠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

壘爲鄂博。八旗如其境。卡倫。句以山爲卡倫。以河爲卡倫。以樓望爲卡倫。二十五部。四喀爾喀。如其境。圍場卡倫。句規高以爲之卡倫。句於陟。於阪。於龕。於隙。山之隙。川之隙。東。句柳于厓口。句西。句柳于濟爾哈朗圖。句北。句柳于塞堪達巴漢色欽。又柳于阿魯色呼。又柳于阿魯呼魯。又柳于英格。又柳于拜牲圖。乃西。柳于庫爾陀羅海。又柳于納喇蘇圖和碩。又柳于沙勒當。又柳于錫喇札巴色欽。南。句柳于木壘喀喇沁。又柳于古都古爾。又柳于察罕札巴。又柳于汗特穆爾。又柳于納喇蘇圖。乃西。柳于噶海圖。又柳于卓索。又柳于什巴爾臺。又柳于麻巴圖。又柳于博多克途。西。柳于珠爾噶岱。又柳于蘇克蘇爾臺。又柳于卜克。又柳于燕子窩。又柳于卓索溝。西。句柳于察罕布爾臺。又柳于阿爾散朗。又柳于麻尼圖。又柳于齊呼拉臺。又柳于布哈渾余。又南。柳于海拉蘇臺。又柳于姜家營。又柳于西燕子窩。又柳于郭拜。又柳于和羅博爾奇。東。柳于巴倫克得伊。又柳于烏喇臺。又柳于錫喇諾海。又柳于納林。又柳于格爾齊老。柳在外。卡倫在裏。故地。句周陸之中。若爲翁牛特故地。若爲喀喇沁故地。敖漢故地。奈曼故地。土默特故地。巴林故地。喀爾喀左翼故地。茲事嚴武。旣麗旣博。號令散見。未有總述。於古之世。帝朔未或訖也。王教未或經也。由今之年。文符武節。所以旌也。舜跡禹踵。所以步也。按籍受成。里史之書與。〔批〕燕子窩像形能爲之者

蒙古聲類表序

自記曰治大書小學與四裔之學兩不相涉也因小學中有聲一門聲之中有大韵今韵等韵三門等韵中有西番一門暇日聊以意推之如此而凡史籍中聲音轉變之地名人名官名未易從今讀者亦既擊其樞紐矣

自國語以至額納特珂克土經世文編伯特以至天山北路準部南路回部

皆有方語則皆有字頭呼韻之學而五十一旗部屬及喀爾喀四大部反

無之今蒙古語言文字具在沿流以溯原因子而識母因其自然而不惟

師心之尙能之乎曰不能則無爲貴聰矣但其義例觸手鉤棘道出於天

籟無不同去或乎人列實不一自國書十二篇外經典白氈同爲世尊之

所宣說同是阿難之所結集經世文編無譯祖東游震旦筆受一經之文先

後數譯尙爾乖迕若夫神珙所製司馬光所圖與德幹經世文編必特雅星

哈所受通密藏布喇所傳乾隆初印承睿指或煩定正而後臚列

一本而後臚列整齊源流明備各還其一家之言重以一本各選其一家之言重以作

部有託忒體回部有彈舌聲下士謙愚冥搜博采求其貫通不亦勞矣今

先舉諸家各不同處然後準的可得而察義例可得而擇也諸家不同約

有七事按僧伽婆羅譯師利問經舉五十字不空譯文殊問經舉五十字

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經舉四十一字無羅又譯放光般若經舉四十

二字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經舉四十二字元奘譯大般若經四十三字

佛馱跋陀羅譯華嚴四十二字實叉難陀譯華嚴四十二字地婆訶羅譯

華嚴四十二字三藏般若譯華嚴四十二字不空譯華嚴四十二字金剛

頂經五十字。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六十二唱。實舉一本無五十

字。六十二字約以十四音有重見之字故止五十也。有初短次短次長三凡十三種。皆一母一聲。

欽定天竺五十母。西番三十母。回部二十九母。皆同。惟聖朝一本無聖國書

之母。則以阿額衣鄂烏誇六字。為第一類。餘至十二字不等。如八撥通以下部十五母。則亦以阿至互七字。為第一類。餘亦七字成類。而非一本成類以

額依等字為所生之聲。此例之異者一也。天竺三母所生一本無可舉者一千

二百一十二字。西番舊六字。紗撒觀美得合齊。所一本無生纔一本無二十四字。合

新舊三十字所生。可舉者共四百三十四字。回部所生字。單字一百七十

四字。連字則作一本以一字領二十八字。輪流統領。又兼本字自領。本字如

阿阿衣衣烏烏之屬。計入百四十一字。共計一千零十五字。國語則除第

一烏珠為十一部之綱。其第二部起。自阿衣額衣阿拉額拉以下。共生一

千二百四十經世文編四。十下作餘字口字。而準部十五母。尚無推衍成圖之作者。準部若以

只抵有國書中華見溪羣疑卅六字。一本無舊法有一本下演出十二攝各十二攝

之第一圖耳四聲一本聲者。又藏經十三種。惟華嚴實又難陀本。每卷畢唱演三節。

每節十字起。至十一本十下四五字不等。而仍收聲於第一字。是亦諧生聲

之例。而彼十二家無聞。此例之異者二也。同為母生子。而所以能生。又分

兩種。國書仿照天竺之例。定有主輔二類。其一本主輔二類其收聲

於阿者。定納阿至響阿二十四一本二十字。為輔字。一本輔字也。阿至鄂六字。

主字一本主字也。

第一部之細奴窩字皆數聲於阿無明文而可知皆輔阿而行

天竺二自阿至阿斯十六字主字一本主字

均也。自嘎至嘎刹三十四字。輔字一本輔字也。涅槃凡六十二唱。而佛言十

四音。亦具主輔之理。餘如西番之三十母。即不能分主輔矣。而餘十二經

準之一本之。託忒一本忒下有神珠字母四字皆不能分矣。且西番舊六字。無所配合而生聲。

一本聲下有華嚴二字實又難陀本。無所配合而生聲。一本聲下有近代煥神珠者亦無配合而生聲十三字即回部加記

號之百七十四單字。不能不以爲子。而以爲二十九頭之輔也。蓋單字從

字母生。一本生下有八百四十一五字連字又從單字生。比各家又中隔一重。如算法家之有

祖孫位。是其特異。然亦無所一本無所配合而生聲。司馬氏以十二攝演神

珙。近之矣。但上爲雙聲。下爲疊韻。一言瞭然。不必謂之配合而生聲。一本無

此例之異者三也。南北等韻各家。或用喉舌唇齒。分配陰陽。而難有定論。

惟元人周氏。作中原音韻。不用分配。而陰陽乃確乎不易。人之喉舌唇齒皆各兼陰陽豈容分配乎周但

以字南北人皆同之。此例之異者四也。恭稟睿指。國書以阿字爲元聲。實

扶古來聖神未發之秘。胎入極於一喉。自然之符也。大藏十二種皆一本無

同。天竺三同。準部同。而間有小異者。西番之不於發聲也。回部之不於字頭。

而於化單字也。涅槃之不於第一。而於第四五六七也。又據見第推本以譚

西番自阿努之子。通密織布喇。一本喇至天竺。取三十四字歸。刪其十一。加

舊傳一本舊傳紗等六字。又加一本本加下有兩國同舊一本無有之阿字。爲卅字。見

徽辰薩囊書。則原非以爲殿後字。而章佳國師敘次之小例也。回部之單

字。

字一轉移而卽成愛里魯。固卽阿也。涅槃之首三嚵。以義從。非必一作以

聲從也。皆不出。經世文編出 下無大字大聖人指授之範圍矣。雖小異不闕大同。惟大

同可隴小異。此例之異者五也。中國等韻諸家舊法。無文。空圈記聲。其二

合之字。獨見佛經。瑜伽師地論中。馳字是也。實又難陀。於所生字。每用圈

於母字。則始一本則 始作每用二合。室左是也。三合者僅一見。曷攤多是也。一本無此 上二句

梁時僧祐。作梵漢譯經同異記。辨之博而見之早矣。今一本無今字有但經中止 有二合無三合其曷攤多 十七字準部亦只二合無三合。一本無無 三合三字欽定天竺西番。皆至二合。謂所生字字母 則以二合而止

無四合。國書。一本書下 有及字回部書。乃有一本有 作至四合。回部竟至一本無回部 竟至四字五合。舌本

無舌。愈捷而法愈淺矣。一本作愈 加聲密此例之異者六也。天竺西番。有紗補住吉固

徵卜納囉雙納囉哈蘭。答雅答克巴魯達札麻嚙烏巴達麻諸記號。回部

則一本無 則字有則爾則白爾帕尺都則爾都則白爾都帕尺諸記號。因思大海

烏巴什等之因蒙古書加圈點爲國書。亦卽此例。蓋以形命聲。而一本無 而字不

必本有其聲。弁不必別規其形。至敏捷也。餘家無之。此例之異者七也。今

欲推見蒙古字母。則一本無 則字諸家之法具在。其若之何而用所當用。棄所當

棄。立於不可易之地哉。按明初。經世文編無按明初至以 斥之卅三字至其作曰其陶氏曰。元國字。以可侯

爲母。此言巨繆者也。則恭援小兒初生之聖訓。以斥之。至其都數。則定以

十一一本十 作九部。每部一本部 作頭之數。則以三爲例。凡三一本三 作二十一一本十 有七字聲爲第一總

圖。兼用百五音隸十五類之一本無 之字例。天山北路與喀爾喀接壤同祖故也。

不以第一頭為九一本九頭之綱。不必於巴博卜下收聲。於阿不必配有一本

無有主輔而生聲。此則不泥於例也。三一本三十一本十下字中有兩字書成一

一本一下作一聲讀一本無者。凡五一本五其一二十五一本五皆單聲一本聲也。所生

之圖首一本首分陰陽兩大支。為兩圖。何為陽。以中國有平聲無上聲之字

為陽。何謂陰。以中國四聲具足之一本無字為陰。此元人周德清例也。陽凡

十七一本七母。陰凡十三一本三母也。陰陽各舉字。七倍於母。餘可以一本無推

也。又使卅一本卅頭以一領二十九一本九互相領而疊書之上。書大下書

小。成一圖。得九一本九百一本百下有聲一本聲。回部連字例也。又於三一本三

一本十下頭之下。各加一瓊都記號。各一本各成一聲。又於二一本二十一一本十下

頭之一本無下。各加一天竺雅答克記號。改成一聲。一本聲又於三一本三十一一本十下

十下有頭之下。各加一吉固記號。改成一聲。一本聲共又得九一本九十一一本十下

聲。回部單字例也。第五第一本無第六第一本無七圖。猶國書總圖外之十一圖

也。其書連字樣則亦國語及天竺一本無例也。有二合三合四合一本合下

無五合。參用國語天竺西番例。一本例下而不用回部例也。一本無而不用每頭

之下。必註明今一本無蒙古語之一本無某句一本句下某字。以見圖為經世文編

蒙古作也。蓋為圖凡七。為聲凡一千四百有一本一千四百十。第一母阿字。阿

阿之第二和字。和拉哈第三伊字。伊蘇為一類。第四母巴字。巴拜岱第五母一本無

博字。卓齊博第六卜字。實喇卜為一類。第七母一本無圖字。約蘇圖第八騰字。騰吉思

哈之博之圖

第九坦字。哈坦為之坦為一類。第十，哲字。哲卜尊第十一，札字。札木楚第十二，春字。庫春

為一類。第十三，蘇字。舒蘇第十四，蘇圖。和即阿之轉索圖即蘇圖為一

類。第十六，喇字。喇呼濟第十七，拉厄字。即喇第十八，朗字。達朗達為一類。第十

九，一本無以。穆字。圖薩特第二十一，曼字。曼濟爾第二十二，母字。一本無十一，一本無。穆爾

字。穆之高穆爾猶蘇索之加為一類。第二十二，二作九。母字。一本無諾爾字。諾爾第二

十二，一本無。震字。他布震第二十四，作一。籍字。籍曼為一類。第二十五，作二。丹

字。丹第一第二十六，一本六。守字。守守第二十七，作四。特字。土特為一類。以二

十八，一本八。棍字。棍棍第二十九，一本九。肯字。肯肯第三十，一本作二十七。克字。克為

一類。

卷二 序跋類中

長短言自敘

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襲子之爲長短言。何爲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爲尊。無住爲尊。無寄爲尊。無境而有境爲尊。無指而有指爲尊。無哀樂而有哀樂爲尊。情孰爲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翳以終之。如之何其消翳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大飛之。始孤盤之。悶悶以柔之。空闊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極於警。則散矣。畢矣。人之閒居也。泊然以和。頑然以無恩仇。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一本悲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疇昔之年。凡予求爲聲音之眇。蓋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爲宥情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一本無以上四句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悲哉。予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爲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於巨陽者爲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住。予之住也大矣。雖曰無寄。予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爲此長短言也。何爲。今之年。敘之又何爲。曰爰書而已矣。

商周彝器文錄敘

羽琤山民曰。商器文。但一本但有字。象形指事而已。一本無指事而已四字。周器文。乃備六書。

一本無乃備六書四字。乃有屬辭。周公訖孔氏之間。佚與籀之間。其有一本無。通六書。屬

文辭。載鍾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貴而有祿者也。制器能銘。居九能之一。其

人皆中一本無中字。大夫之材者一本無者字也。凡古文。可以補今許慎書之闕。其韻。可

以補雅頌之隙。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

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三代以上。無文章之士。而

有羣史之官。羣史之官之職。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氏為有土之孝孫。使祝

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為文章家祖。其及五百名者。有

留鼎。六百名者。有西宮襄一本襄下有戎字。父盤。則與周書七十一篇相出入矣。摹

其篆文。以今字錄之。如孔安國治尚書。以今文讀。讀古文也。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敘一本題目戴天偶述

語云。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其今之士民耶。蓋相與世之一本之。游乎廓

然大順。若寒暑晝夜。而不知歷一本作列。聖實生我也。鞠我也。等百世之王。難

比仁也。意士不談史之過邪。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端有二。視其賦。視

其刑。視其役而已矣。本朝自聖祖之年。屢問所以損上益下者。世宗初。遂

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

萬兩。乾隆二年。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十萬兩。減明賦十之四。東南天

下華。然而所食於東南者止此矣。獨粟米漕東南。乾隆朝。凡蠲七省漕米

者三。晉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史所未有。且地丁者。丁統於地。非計丁而
出賦也。有漕省。并地丁計。爲什一。無漕省。只計地丁。尙未及三十分之一。
雖曰玉食萬方。而所食於一千四百五十一州縣者。又止此矣。此本朝之
賦。本朝死刑別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情實而不予勾者。勾囚之日。皇
帝賜漢大學士一人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皆侍。先期由有司詳一本詳下有部
部臣核定。又有九卿會議簽商。有刑部簽商。蓋自有司初定讞。以至於
予勾。中間更心目十數。更手百數。仕者罪至死。子孫應試入仕如故。此本
朝之刑。中外一家。無漢唐成邊塞之民。而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內廷營造。
行在一本無所幸一作治。趨道皆雇民給直。國家雖費帑巨萬。民不知。知受
雇而已。至於南河。國家痔漏。所費者國之帑金也。所救者民之田廬也。似
宜藉民力。乃役夫歲數百萬。無空役者。是故本朝絕無力役之事。史之百
王。其酷虐無道。生人丁其隄者。不必徵也。平世中主。亦不屑與度也。請徵
三王。三王且什一。况其降乎。酒誥之殺濫。甫刑之條繁。漢文雖除肉刑矣。
而夷人之三族。何足數也。况其降乎。三王於農隙使民。用民力歲三日。况
其降乎。至其鼎鑊礪質。夷三族之刑。士大夫妻女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
杖。下鎮撫司獄之刑。計口出錢。髻鬣皆算。算及車船牛馬之賦。治官室築
城戍邊。盡閭左以發之之力役。二百年之民。或慕以古事。駭然不信。曰。史
豈有是邪。而古者日日習之。若寒暑晝夜。彼非圓頂方趾。父母所生之民

邪。非今之士民之先祖邪。何其慘也。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十有五篇。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之所造也。自珍自言曰。今之世。有窮陬荒濱。豺狗鼠攘。一本據作攘悍頑扇亂。而自外於天地父母者。聞歲上聞。爲支。一作股未憂。謂宜有文臣。附先知覺後知之義。作爲歌詩。而使相與弦歌其間。詩之義。貴易知也。犯上作亂之民。必有自搏額泣者。必有投械而起。仰祝聖清千萬年。俛祝雲礪之游其世者。擇言而興。不避在位。

千祿新書自敘

敘曰。凡貢士中禮部試。乃殿試。殿試。皇帝親策之。簡入重臣。讀其言。皇帝制曰。無隱直言。朕將采擇。又曰。朕將親覽焉。入人者則朝服北面三跪九叩頭。率貢士亦三跪九叩頭。就位有虔。既試。入人者則恭遊其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緻者十卷。呈皇帝覽。皇帝宣十人見。翼日。鑿儀衛陳法。薦和聲署設樂。皇帝升太和殿。貢士畢見。前三人賜進士及第冠服。由午門中道出。乃出自端門。天安門。皆當馳道。賜宴禮部。如故事。先殿試旬日。爲覆試。遊楷法如之。殿試後五日。或六日。七日。爲朝考。遊楷法如之。三試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本朝宰輔。必由翰林院官。卿貳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其非翰林官。以值軍機處爲榮選。軍機處之職。有軍事則佐上運籌決勝。無事則備顧問。祖宗掌故。以出內命者也。保送軍機處有考試。其遊楷法如之。京朝官由進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選。則乘軺車衡天下之

文章。考差有閱卷大臣。遴楷法亦如之。部院官例許保送御史。御史主言朝廷是非。一本非下有闕字百姓疾苦。及天下所不便事者也。保送後有考試。考試有閱卷大臣。其遴楷法亦如之。龔自珍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輅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選穎之法十有二。論磨墨膏筆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弄之病二十有二。一本二作四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二。論氣稟七。既成。命之曰干祿新書。以私子孫。時道光十有四年內閣中書龔自珍謹敘。定公不喜讀書。是以不能入翰林。乃於十稔新書以刺執政。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寵妾者。令字館閣書語。人曰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

錢吏部遺集敘

錢吏部枚卒。且八年。遺詩始寫定。是為辛未歲。越丁丑。錢廷煊走訪龔自珍海上。屬之曰。先人詩出。又七年。未有最錄之言。將惟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是屬。自珍愴然不能辭。乃滌筆而僦曰。今天子始親政之歲。舉己未科會試。主者大興朱文正公。榜出。省貢士之邃於經。一本經下有者字雄於辭者。雅治一藝者。畢在。可八九十人。而吾浙二十一一人。其以文采妙當世者。譁譁以十數。婢矣哉。先若後未之聞也。君實以是科成進士。氣文而身頗黝。然黑。謾然清。彷彿如有思。諸君先後躋九萬里之上。君意善感慨。又清貧甚。浮湛卒。文正惋歎。杭州以為失方聞士。詩十卷。無難獨俚窳俚詭之。言。如坐杭州山水間。重山二湖。孔翠鸞之屬。往來鳴。一作鳴歎。天清日沈。風起岸

木泠泠乎琴筑語而竿笙鳴。是其可狀者也。小樂府一卷。幽窅而情深。言古今所難言。疑耀於口而聲音益飛。殆不可狀。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樂器不能傳。文士不能狀。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淪。睇華士而踵起。名滿天下。才奮於命。情又奮於才。是集也。宜吾微吟焉。寂聽焉。低徊獨抱焉。弗可已矣。

江左小辨敘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歷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風氣淵雅。其故家巨族。謙系多聞人。或劄一書。或刻一帖。其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怛。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爲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爲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吁。

江子屏所著書敘

嘉慶中。揚州有雄駿君子。曰江先生。一本生下有隨字以布衣爲掌故宗。且二十年。使仁和龔自珍。條其撰述大旨。以詔來世。自珍徑求之。縱橫側求之。又求其有所不言者。而皆中律令。其殺也。爲易也。其詳也。則中春秋恩父恩王父之誼。海陬小生。瞪目哆頤。敢問九旒最目之言。夥矣。子胡張江先生之

為書。且子所謂律令。誰之為之也。作而告之曰。聖人之所為也。傳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是故易廢連山歸藏。誦詩三百。而周詩什九春秋質文異家。禮從周。皆是誼也。孔子沒。儒者之宗。孔氏治六經術。其術亦如循環。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蘄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為法。入我朝。儒術博矣。然其渾實為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為質家之言。非律令。小生改容為問。敢問問學優於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為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為之裏。有詰訓實事以為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為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端木子之言。一本言下有其字謂之何。曰。然則胡為其特張問學。得無子之徇於運歟。曰。否。否。始卒具舉。聖者之事也。餘則問學以為之階。夫性道可以驟聞歟。抑可以空。一本無。有。空字。一本榜下。懸揣而謂之有聞歟。欲聞性道。自文章始。有後哲大人起。建萬石之鍾。擊。一本擊。作扣。之以大椎。一本有。則字。必兩進之。兩退之。南面而撝之。撝之予之。不以作用。一本以。文家廢質家。不用質家廢文家。長弟其序。臚以聽命。謂之存三統之律令。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曰。江先生之為書。與其甄綜之才何如。曰。能進之。能退之。如南面而撝之。一本無如南面。而撝之六字。如。一本如下。有將字。撝之予之。曰。請言江

先生平生曰：生於典籍之區，少為方聞士。一本士下有今老而貧 乾隆朝。一本朝作中 佐

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乾隆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下，上齟齬萬聞千睹。固一世之顯也十字

既老，勒成是書，窺氣運之大原，孤神明以突一本往義顯。一本顯下有故可 故可

以縱橫而側求，詞高故可以無文字而求。今夫海不有萬怪，不能以一彼

今夫岳不有萬性，不能以一石飲海之一蠹涉礫。一本礫作岳 之一石，如見全海

岳焉。甄瓦之所積，墜茨之所飾，風雨作一本午至，尺青寸紅，紛然流離，才破

碎也。江光上異，是曰微聞教矣。古之學聖人者，一本皆 著書中律令，吾子所

謂代不數人，數代一人，破問誰氏也。一本也下 曰：國朝經學師承記者如干

子長氏劉子政氏。一本下 江先生書。一本書下 曰：國朝經學師承記者如干

一本如干 卷遷之例，其曰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如干。一本如干 卷向之例，小生

降階曰有是夫，雖癯也，猶得褰裳中原，於我乎親命之。作者十

袁通長短言敘

錢唐袁通長短言六卷。今夫闡房之思，裙裾之言，以陰氣為倪，以怨為軌，

以恨為旆，以無如何為歸。嗚呼！吾方知之矣，若其聲音之道，體裁之本，短言

之欲其烈，長言之欲其淫，齋莊言之欲其思，謫言之欲其不信，謬言之欲

其來無所從，去又無所至也，怪哉！使我曼聲吟獻，壽命訖而不知厭，招我

魂於上九天，下九淵，旬日而不可返，泊然止寂寥兮，無讚於先生，而豈徒

調夔牙之一韻，割騷之一乘也哉！卒無如何，命筆為之敘。

上海張青瑀文集敘

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移內閣。借順治朝及康熙初紅本。備攷核。館不戒於火。紅本燬。嗣是內閣求順治典故難。二十五年。龔自珍筮仕。得內閣中書。求順治前輩文章於江南上海縣李家。得張宸所為文集三十卷。中書述一篇。其所述。與今大異。其高論。今日益難施行。內閣應官文章三十餘篇。其哀冊文一類。甚哀異。雜事記五篇。述所見當日儀官未定之事。可以廣異聞。其他文章。出於陳子龍吳偉業之間。同時三吳以東。跨婁越。柳。至海濱而止。甚多文士。君之為。未大異乎諸君之為之也。自珍喜而寫其副。以如京師。職方述一篇。代大臣馬思哈。北征日記一篇。則兵部郎中程同文。就自珍舍。寫副以歸。京師遂有兩本。道光壬午正月。內閣後進。仁和龔自珍。序於城南圓通觀。

金孺人畫山水紋一本題曰景錄金
種人畫山水指意

嘗以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至窮山川之幽靈。嗟歎草木之華實。文人思女。或名其家。或以寄其不齊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出。嘗以叩吾客。客曰。是出於老莊耳。老莊以逍遙虛無為宗。以養神氣為用。故一變而為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劉勰論魏晉宋三朝之文。亦幾見及是。或者神理然耶。吾友王曇仲壘。仲壘卜室西湖。上戲榜其門曰。兩口居樓。人何寥落鬼何多。晚年移居虎阜。建盛盈。水丹山。妻大曉。明夫大啓。四圍皆青嶺白有婦曰金。字曰五雲。能屬文。又能為畫。

一水樓。頗發香黛紅翠之樂。真不讓畫稿也。

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畫有曰山居圖。極命物態。仲瞿實未甘卽隱逸。以從一本從下。魚鳥之游。五雲饗筆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畫之美而偕隱焉。曩曰諾。吁。曩者同時之士。固嘗擬仲瞿似晉宋閒民。一本民下。不聞其有奇婦。余窺其能事。與其用心。雖未知所慕學何等。要真不類乎凡之民矣。抑又聞老莊之言。或歧而爲神仙。或歧而爲此類。將毋此類之能事。與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歟。大夫學宗。尙其思之。庶嬾百媛。尙其慕之。歎息不足。從而緣之辭。

上海李氏藏書志敘

曩自珍曰。目錄之學。始劉子政氏。嗣是而降。有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荀勗中經簿。宋崇文總目。館閣書目。明國史經籍志是也。一曰私家著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以下是也。一曰史家著錄。則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以下皆是也。三者其例不同。頗相資爲用。不能以偏廢。三者之中。其例又二。或惟載卷數。或兼條最書旨。近世好事者。則又臚往某鈔本。某槧本。某家藏本。茲事殊一本殊。細。抑專門之業。必至於是。而始可謂備。則亦未易言矣。純皇帝開四庫。建七閣。海內之士。畢睹官簿。大江以南。士大夫風氣淵雅。則因官簿而踵爲之。往往瑰特。與中朝之藏有出入者。而上海李氏。乃藏書至四千七百種。論議臚注。至三十九萬言。承平之風烈。與鄭范氏。歎汪氏。杭州吳氏。鮑氏。相輝映於八九十年之間。李君猶且恨生

晚不獲遇純皇帝朝。親獻書。願異日數本朝目錄。必不遺李氏。吾生平話江左俊游賓從之美。則極不忘李氏。東南顧脩脩踞天半矣哉。李君名筠。嘉議。敘光祿屬官銜。不仕。道光六年丙戌六月。龔自珍在京師。寄此敘。

江南生彙筆集敘一本題曰書江南生

江南生有奏議十九卷。國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議入私集。况士乎生佐督撫爲政。居幕下。歷七省。容十九主。此代十九主之所爲有擬彙未用者。有一事前後數易奏稿。並存之者。不得曰奏議以惑來者。予正其名曰江南生彙一本筆集。集中言天下財賦。大指不當豐於入。而當齎於出。有百餘事。言天下刑名。大指謂本朝刑太寬。民太不畏。又有殺人不死。傷人盜皆不抵罪者。又本朝糾度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其平生蓄一本於中心。時時露於文采者也。龔自珍曰。江南生之言當否。後世有折衷之者。予不深論。一本有竊聞其爲人。取於所主甚介。談笑精悍。指示曲折。文辭甚辨麗。於屬辭輕重繁簡。往往因一言爭軋往復。必欲達其意而後已。當此時。朝廷詔令。琅琅動數千言。督撫奏議。亦皆虎虎有生氣。朝野不病君狂也。

阮尙書年譜第一敘

今皇帝御極之二三年。天暉地曠。日月穆耀。美陽之氣。諒於耆臣。是歲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儀徵阮公。年六十矣。海內之

士裏觚握槩之倫。介景者鏘羊。祝延者縱萃。其門下士。大理少卿。程同文等。就內閣中書龔自珍而謀曰。自古重熙累洽之朝。則有康彊竺疊之佐。贊醴迪薰。黼黻畿紀。相一人而壽世。爲百族之福宗。蓋殊尤絕迹。有震於金石。炳若神人者。今吾座主阮公。亦其人也。沐宋而降。多祝史之壽言。晚唐子弟。訂父兄之年譜。二者孰華孰質。孰古孰今。孰可傳信。龔自珍曰。年譜哉。大理因探襲衷。出書二十四卷。請曰。是公子長生之所爲也。子其敘之。自珍旣卒業。乃撮其括要而言曰。聞之道隘者所任少。名諛者所成寡。德編者所積薄。位庠者所覆狹。史冊之事。一優一絀。將相之美。或初或終。今阮公任道多。積德厚。履位高。成名衆。如大理言。如大理言。公毓性儒風。勵精樸學。兼萬人之姿。宣六藝之奧。嘗謂黃帝名物。宣尼正名。篇者句所。雖句者字所積。古者有聲音而有語言。有語言而有文字。自分隸之迭變。而本形晦矣。自通假之法繁。而本義晦矣。公識字之法。以經爲諭。解經之法。以字爲程。是公訓故之學。中壘而降。校讎事興。元明釋文。熹臚同異。孟蜀竄本。始省寫官。公遠識駕乎隋唐。雜技通乎任尹。一形一聲。歷參伍而始定。舊鈔舊槧。斯厓略之必存。是公校勘之學。國朝四庫之纂。百代所系。一本系一作希七閣之藏。九流斯萃。公名山剔寶。番舶求奇。馳副墨乎京師。錫佳名以宛委。蓋自子政而下。鄧陽以前。公武郡齋之志。振孫解題之作。莫不討其存佚之年。案其完缺之數。焦書揚曰。斯瑣瑣焉。是公目錄之學。公精研

七經覃思五禮以爲道載乎器禮徵乎數今尺古尺求累黍而易誣大車小車程攷工而易舛故大而冢土明堂辨禮之行於某地小而衣冠鼎俎知禮之數乎某物莫遁空虛成就繩墨實事求是天下宗之是公典章制度之學公又謂讀史之要水陸實難宦轍所過圖經在手以地勢遷者班志李圖不相襲以目驗獲者桑經灑注不盡從是以咽喉控制閉門可以談兵脈絡毘聯陸地可使則壤坐見千里衽接遠古是公之史學在昔叔重董文識郡國之彝燕道元作注紀川原之碑碣金石明白其學古矣歐趙而降持爲緒論洪陳以還簡多好事公謂吉金可以證經樂石可以劄史翫好之侈臨摹之工有不預焉是以備彝器至百種蓄墨本至萬種惟拓徧山川紙墨照眉髮孤本必重鈎偉論在箸錄十事彪炳冠在當時是公金石之學公又謂六書九數先王竝重旁差互乘商高所傳自儒生薄夫藝事泰西之客擣其虛古籍靈於中秘智計之士屏弗見於是測步之器中西同實而異名巧捷之用西人攘中以成法公卽能窺天步俛能測海鏡藝能善輓彈聰能審律呂爲秦劉之嫡髓非薩利之別傳是公九數之學文章之別論者夥矣公獨謂一經一緯逖造而成者綺組之飾也大宮小商相得而諧者韶濩之均也散行單詞中唐變古六詩三筆見南土之論文杜詩韓筆亦唐人之標目上紀一本紀范史一作碑賡記奏議不入集聿攷班書賦頌箴誄乃稱文公曰奏一本奏萬言一作走自哀四集以沈思翰藻爲本事

別說經作史爲殊科。是公文章之學。聖源既遠。宗緒益分。公在史館。條其派別。謂師儒分繫。厚自周禮。儒林一傳。公所手勑。談性命者疏也。恃記聞者陋也。道之本末。畢賅乎經籍。言之然否。但視其躬行。言經學而理學可包矣。覘躬行而喙爭可息矣。且夫不道問學。焉知德性。劉子以威儀定命。康成以人偶爲仁。門戶之見。一以貫之。是公性道之學。公敷歷清華。游升卿士。熟於載筆之禮法。爛於內廷之故實。三朝文物。觸之則緒若懸河。九卿行列。諮之則動中律令。是公掌故之學。凡若此者。固已匯漢宋之全。拓天人之輅。混華寶之辨。總才學之歸。彼區區文儒之異傳。斷斷經人之異師。皆所謂得支亡幹。守隅昧方。偉哉絕業。莫之與京。已嘗觀道之豐也。命必齎之。德之亨也。遇必窒之。兩漢以降。爲世儒宗者。伏生沈淪。賈生放黜。子政子雲。所遭良隄。康成邵公。皆在黨錮。叔重終於庫官。仲翔羈於遠土。或藉階經術。致身卿相。非其名德之無偶。一本偶則必世主之非聖。唐宋之世。韓蘇之倫。銜厥所遭。什九同慨。求其出秉斧鉞。入總圖師。一本師朝宁倚焉。師儒宗焉。豈可遽與。公宦轍半天下。門生見四世。七科之後輩。尙長齒髮。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潛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華之遺編。揚扚而登國史。斗南人望。一而無兩。殿中天語。字而不名。吁。富貴不足爲公榮。名譽不足爲公顯。九川行地。朔學海而波澄。三台燭天。指文星而度正。其在漢也。譬以伏孔居邴魏。其在唐也。譬以韓李一本韓李兼房杜。然而矜遭

際之隆。不如稽勛閥之舊也。侈福德之符。不如陳黎民之感也。睿廟親政。公受殊知。謂先皇將任汝樞臣。今女其作朕疆吏。公辭不獲。爰始受命。亦越於今。先後廿年。撫浙撫豫者皆再。撫閩撫江右各一。先督全漕。繼督兩湖。繼而督兩廣。復六年於茲矣。公知人若水鏡。受善若鍼芥。鑿材牛鐸。入聰耳而咸調。文梓朽木。經大匠而無棄。器萃衆有。功收羣策。公文武兼資。聰明異稟。胸中四庫。妙運用於無形。目下十行。識姓名於一過。凡在僚友。畏其敏。服其大。此公之功在察吏者也。仁心爲質。施於有政。每問風俗。先及桑麻。昔錫浙人之禮。遠汎舟於蜀江。今徠番舶之使。平居賈於粵市。其獨有無也。兼惠商民。其化疆界也。并泯中外。此公之功在撫字者也。文翁治郡。禮容蔚於石室。樂浪著縣。梨令代夫寫官。公先視浙學。成經籍纂詁二百六卷。及乎持節。乃設精舍。顏曰詒經。背山面湖。左圖右史。於政餘親課之。及蒞江右。彙宋本十三經。若干卷。今茲來粵。暇日無多。又復搜其文獻。勒成巨編。彙廣東通志若干卷。鞫士之堂。榜作額曰學海。想見俊髦之翁集。與其波瀾之壯闊焉。此公之功在訓迪者也。嘉慶之初。海氛方熾。大爲遣徒之習。實持糧兵之藉。公以清野之法。爲出海之禁。推轂武臣。訓練舟旅。時則安南僞帥潛結內盜。倚剽掠以瞻辱邦。傾醜類以弄巨艇。久肆寇攘。漸圖窺伺。公傳檄諸鎮。勒兵松門。指擣方定。颶風大作。海若効靈。順逆異勢。是役也。獲其王一本王作帥印。及銅轂重二千觔者。甚夥。海寇殲焉。

厥後蔡牽往來閩浙。公首薦壯烈伯李公。俾為統帥。壯烈成名。牽亦尋滅。鯨浪遂息。鼉更不驚。餘干姦民。蠢焉煽亂。勾結黨徒。簿造名號。妖鳥已翼而未飛。長蛇旒沫而思噬。公則斬彭蠡之菟廬。禱匡廬之煙雨。發之也不旬日。破之也不崇朝。是曲突徙薪之善。一本無善字謀有勁弩激箭之捷。手夷大難如一反掌。其於閩也。特於海濱。大築礮臺。閩當為粵。礮臺乃粵督任之事。公未嘗與任閩撫也。時出新意。水法陸法之圖。天雷地雷之壇。厥後各吏。則而仿之。粵東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自時有英夷二語。英國史本傳而年。諸無之說。謂世不盡聞。蓋身本將門。夙稱韜略。備戒不虞。網繆未雨。深憂秘計。世不盡聞。蓋身本將門。夙稱韜略。秘謝公雅量草木。識其威名。叔子高褰。裘帶寓其將略。此公之功在武事者也。承平日久。海宇蕃庶。物盈而芻吏猾而蠹。是以彌補之詔。三十年於茲矣。金粟之藏。按簿則有其名。關市之權。撫實盡無其物。公在浙之日。議謂其事當信而勿欺。其期宜緩而勿迫。久之竟獲全効。卒如初議。他行省勿及也。此公之功在治賦。京師轉漕東南。歲七百萬。積以升斗。極於京垓。盤倉古法。今也失傳。其數至蹟而不可稽。其欺至隱而不可詰。公準之斛法。定為尺長。布算則有目皆知。執度則布指成寸。既有定式。遂為捷法。又以此歲淮弱黃強。重運空晚。發議盈廷。圖改運道。公乃攷有元之成規。得海運之故道。計舟檣豐儉之用。較時日往反之程。度其險夷。權其常變。中流一壺。成書具在此。公之功在治漕。凡此者。紳盤雖麗。難鐫彤矢之勳。芻

鼎良珍。莫罄赤環之績。自非張華腹中。千門萬戶。孫武囊底。八地九天。而
 枚舉焉。汎測焉。竊以為輕塵難語於崧嶽之高。爝火奚裨於陽烏之炤者
 也。右廿四卷。宜置冊府。宜藏京師。宜付寫官。宜詔僚友。古之不朽有三。而
 公實兼之。古之上壽百有二十。而公甫半之。古說經之辭。君主曰。臣主月。
 詩曰。如月之恆。言初弦也。五岳視三公。詩曰。崧高維嶽。言大而高也。由斯
 以談。其諸光明之日進。生物之方無窮也乎。敬語程公。為我報公子。俟公
 七秩之年。更增十卷之書。一本書作譜當更敘之。此其弟一敘云爾。癸未正月。

陸彥若所著書敘

陸彥若曰。天下之大富。必任土。東西南北。口苟有六尺土。若什尺土。土之
 毛。皆識其華實。辨其材。節其性。伺其時。其生其死。勿以還土。可以小富。矧
 夫若伯尺。千尺。萬尺。有伯尺之士。役於圃一人。役於市一人。為天下養二
 人。千尺者。役於圃三人。役於市三人。為天下養六人。以是為差。天下之富
 人。亦必以是為差。富殖德。故曰德產焉。傳其術。以德後生。富又殖壽。襲自
 珍曰。五經財之源也。德與壽之溟渤也。成周書真偽半。勿具論。論堯時。堯
 典言百穀矣。其後但言五穀。六穀。九穀。五六九以外。蔬。藟。可材。盡堯典之
 所謂穀也。漢儒馬融。說谷。繇。暮。暮古謀字見玉篇之文曰。庶艱食。猶庶根食也。謂凡
 草木有根者。根可食。或實可食。或華葉可食。皆曰根食。然則庶根食者。其
 猶百穀與。彥若知經術矣。自珍又曰。古農書四篇。呂不韋采之矣。汜勝之

書闕不具。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書二十篇。箸錄家皆錄之。今文淵閣又錄之矣。漢大儒司馬氏爲貨殖傳。所以配禹貢。續周禮。與天官書同功。不學小夫。乃僅指爲詼嘲游戲憤怒之文章。偵夫。今彥若所箸書。祖古農書。禰司馬氏。而伯仲於犯勝之賈思勰之間。宜急寫副。德後世。曰種樹方者三卷。曰種菜方者一卷。曰種藥方者一卷。都五卷。箸錄之如此。又規之曰。往往錯舉古今名。古今語未可同。又不分析東西南北之所宜。試者或不得種。得其種。或效或不效。宜小字細目。以江河界限之。彥若亟出都。未暇治也。丙申九月九日。

張南山國朝詩徵敘

周公何人哉。尹吉甫譚大夫何人哉。逐臣放子。棄妾怨婦。舉何人哉。周雖文。其殆無有詩人之名也。後之爲詩。業之別有籍焉。成之別有名焉。二者轍孰舊。網取所無。一本所無作。恩恩殺至所恩之人而臚之。高下之名曰作史。網取其人之詩而臚之。或置或削。名曰選詩。皆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事也。二者名孰高。作史者曰。我古史氏家法。於史爲大宗。選詩者則曰。孔子嘗刪詩矣。我七十子家法。於經爲別子。二者指孰優。其名與實孰合分。龔自珍年三十四。箸古史鉤沈論七千言。於周以前家法。有意宣究之矣。既具彙七年。未寫定。夫自珍之世。非周之世。天下久矣。有詩人之名也。天下久有詩人之名。天下獻宗選詩固宜。選詩矣。受而視其目。其真以詩名者。未

嘗備焉。而不可名為詩人者什八九。是何人哉。自天聰崇德迄於今八朝。其姓名為專家詩人所熟聞者無幾。詩人聞而咸異焉。曰舉何人哉。自珍受而疑。俛而得其故。曰若人殆樂網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與。殆非徒樂網取其詩也與。然則若人號稱選詩也何故。曰是職不得作史。隱之乎選詩。又兼通乎選詩者也。其門庭也遠。其意思也譎。其體裁也賅。吁。詩與史。合有說焉。分有說焉。合之分。分之分。又有說焉。畢觸吾心而赴吾志。吾所箸書。益寫定。偉夫若人。懷史佚之直。中孔門之律令。虎虎歆血。曩氏之庭者哉。張維屏。字南山。番禺人。官黃梅令。

續溪胡戶部文集敘

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一本焉下有或言悟焉四字。或言事焉。言之質弗同。一本無言之質弗同五字。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後有一本有作世治文章家。一本無家字。強尊為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計豈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一本無而字。孕人一本無入字。語言。人心不知所繇然。語言變。一本無變字。為文章。其業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殺為若干家。釐為總集若干。別集若干。又劇論其業之苦與甘也。為書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畫其朝代。條其義法也。為書若干通。昇人與者。又必有昇之者。會會雲礪。又必有祖禰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東。聖知復生。莫一本莫作末之奈何也已。曩自珍不殺於言。言滿北南。續谿胡子。則詣自珍舍。就求文章術。自珍正告。一本無正告二字。曰。一本曰下有繼矣二字。不幸不殺於言。言滿北南。

口絕論文。瘖於苦甘。言之不戢。以爲口實。獨不論文得失。未嘗爲書一通。高扁筭中。效韓媿一本媿作與。柳以筆代口。以論文名。覆按無有。子胡決其藩而鉞其例。且自珍嘗聞胡子之言之實矣。粹然胡子之言也。非如自珍之言之旁出。犯漏而更端以言。一本有世字。是謂七十子苗裔之言。是謂禮家大宗之言。其言式古訓。力威儀焉。大之言禮經焉。中之言禮節焉。小之言禮牘簡策焉。譚山水。問掌故。求建置。辨沿革。又胡子所言不一言者也。自珍一本珍下有乃字。作而言曰。將強名此以爲文章。豈可哉。然一本然作顯。名此爲文章。又豈不可哉。設又從而區論之。甲幅近文章。乙幅不近文章。又豈可哉。其率是以言。續是以言。勤勤懇懇。以畢所欲言。其胸臆滌除餘事之甘苦與其名。而專壹以言。如其不然。一本然作信。而強襲自珍論文章。則胡子瘁矣。

邵子顯校采萋東雜箸敘

國家以蘇州松江太倉州爲一道。睿皇帝朝。命家大人分巡之。自珍實侍任。凡關甄綜人物。搜緝掌故之役。大人未嘗不以使自珍焉。大人去治。十五年矣。自珍仕京師。賓客一本客下有散字。且盡。遺聞墜懼。無可語者。悽黯而已。歲己亥。乞糴南下。信信揚州。揚州教諭邵子顯。太倉人也。方校采萋東雜箸成。自宋始。迄於當代。凡五十六部。大氏四庫所未錄。藏弄家所未見。邵君有心哉。蘇若松。未之聞也。若徽州。若吾浙西三府。若揚州。若常州。愛其鄉先輩。而樂以其言餉天下者。豈乏其人。何居乎不效子顯之所爲。尙書陶

樹嘗語李兆洛曰。願緝本朝江左人書。萃四庫已收未收者。李辭茲事體大。不敢承。噫。江左百數州縣耳。使一州有一邵子顯。各纂其州。予限七年。此事何患不成。春秋時周室有百四十國之書。固出自百四十國者也。仲尼賴之。此事成。可以傲嬴劉。巍柱下。儲以俟後聖。邵君爲予渡河所見第一士。邵君餉書爲渡河第一樂。曩予營別墅於崑山縣。距太倉一舍。天如予我。以蕭閒。箸述於其中。當效邵君之所爲。且挈舟商榷之。

懷寧王氏族譜敘

民之生。盡黃帝炎帝之後也。盡聖者之後也。而國殺而有家。各私其子孫。夫使私其子孫。乃各欲其子若孫之賢也。起中古家天下之聖人而問之。不易此心矣。又使天下有子孫者。皆如此心。天下後世。庶幾少不肖之人矣乎。起黃帝炎帝而問之。不易此心矣。欲子孫之必賢。有道乎。曰。聖者弗能。無已。姑稱祖父之心。而明惠之以言。則有二術焉。曰家法。曰家訓。家法。有形者也。家訓。無形者也。家法。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家訓。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之意。家訓。以訓子孫之賢。而智者。家法。以齊子孫之愚。不肖者。由是臚而爲家譜。則史表之遺也。廣而爲家乘。則史傳之遺也。二術立。譜乘舉矣。譜何起。起江左。濫於唐。誕於明。賢矣。有祿於朝。則引史書貴官聞人。以爲祖。江左諸帝倡之。又品差之。明之文士述家譜。誕者至八十世。婚媾必書漢郡。李必隴西。陳必潁川。周必汝南。王必太原是也。儒者實

事求是。又思夫大本大原。皆黃炎。漢郡何足書。我則笑之。懷寧主事王璵。示我家譜十卷。有法。有訓。有譜。法甚法。訓甚良。譜起明中葉。以字某甫諱某者之始。遷於懷寧也。謂之始遷祖。謂之懷寧王氏譜。不濫。不誕。甚善。我讀而善之。則避席擇言曰。古者祭禮。嘏傳皇尸之命。命主人曰。皇考某甫。以女會孫。能帥從皇考之言。降福于會孫。享女飲食。宜稼于田。女會孫若我壽考。戶部祭。自珍願爲王氏嘏。

禮部題名記敘

道光十七年春三月。仁和龔自珍。由宗人府主事。改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夏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諸老前輩。前輩二字見唐韋載爲國朝

禮部題名記敘。呼吏補自珍名。諸老前輩。則告自珍曰。昔之日。一本曰仕祖

宗朝。手定大典細例。役心目焉。今日奉行之。不失尺寸。則無忝禮臣矣。風

氣小者。視時遷移。或視乎其人。大端大禮。不卑不亢。百年來無以禮曹爲

口實者。皆先臣之賜。受其賜。靈沒其姓氏於簿領塵積可乎。此記之所由

作。又曰。百年以外。什二三缺勿具。瘡近瘡詳。自珍受而讀焉。以爲春秋恩

會祖殺。恩王父加詳。恩父加詳。頗中春秋例也。乃對曰。如前輩言。如律令。

按記。乾隆己丑進士。以庚子歲。由吏部改禮部。字匏伯者。自珍大父也。嘉

慶丙辰進士。除禮部。字賜泉者。自珍父也。掌精膳司印。吾大父之任也。補

儀制司。改祠祭司。兼儀制司。又兼精膳司。吾父之累任也。自珍入司門。願

瞻楹題。下上階。思履綦步。弗敢邁越。諸老前輩。一本輩下有則字目自珍。舊事往往詢自珍。皆以自珍為嘗聞之也。

四先生功令文敘

其為人也。惇博而瘳。一本瘳作瘳夷。其文從容而清明。一本作月清使枯體。一本無之之上。習之而知體裁。望之而不敢易視。先達之志。盛世之盛。唐之開元。一本開元下有貞元元和。宋之慶歷元祐。明之成化弘治。尚近似之哉。尚近似之哉。其人多深沈剛排。一本有之一字其文叫獻自恣。芳逸以為宗。則陵遲之徵已。夫莊周屈平宋玉之文。別為初祖。而要其羨。周任史佚尹吉甫之生。而顯游其世。居可知也。自珍嘗之五都之塵。市諸物。見有內外完好不皆竄者。必五十歲前物。曷嘗不想見時。運之康阜。民生之閒暇。雖形下之器。與夫專道藝者等。又况學士大夫。生賜書之家。而澤射於爾雅之林者。與四先生其倫也。四先生皆生世家。皆起家甲科。其仕也。始終全盛之朝。意氣雍容可觀。其在官也。皆肯徵賓客。買圖史。其未第也。所與游鄉黨間。亦必無穢流不悅學之士。如甘露惠風。夕法其條。而晨冷其柯。欲梧桐柎梓之不扶疏而榮華。不可得已。宜茲文之進。一本進作辨於雅與頌之堂也。我朝山川發詔。自康熙初元以來。如日炎炎。乾隆之文。一康熙之文。視開元慶歷成化。善氣之長。數倍過之。然生其間。仕其間。而能為四先生之文者。良亦不眾。今付合一本付合作莊寫一通。而敘之如此。隻雅奇筆。時發其聲。欲隄一作隄契乎千鐘萬鐻。鏘

嗶闐幹之奏者也。非甘叫獻者也。武進管世銘。歛口承寵。一本口作朱仁和陳登泰。桐鄉諸汝卿。一本名上皆加先生二字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懾然。一本然作焉聰明旁益。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一本沛作飾其文章。文章益自熹。此其弟一重心。然而漸一本漸作微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弟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微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譽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致增重者然。此其弟三重心。有聊竊其一本無其字旁文賸義。以詰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一本有焉字此其弟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爲今者之闢佛。於是弁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誣自謗。此其弟五重心。見儒之魁碩而尊嚴者。則憚而謝之曰。我之始大不正。一本正下有好異端三字不敢卒諱。與前說又歧異。所遇強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

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一本無幾字深沒其迹矣。

此其弟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

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咿嚶。其神沮喪。其名不立。

其蹀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一本路下有巧夫之僵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

章家自遁。遁之一本無之字何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一本面下有或

皆在。或皆不在。此其弟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

可矣。一本矣下有不應二字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

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大令為誰敬陽人。以文鳴一

時文筆非無取。唯好名無信根。甘為佛法外鑑。故大人書以示戒。極記。

卷二 序跋類下

蒙古寄斂表序

賽音部之有兩厄魯特。猶青海部之有賀蘭山厄魯特。與額濟納土爾扈特也。皆各有疆域。則統之。如古附庸國。塞因西壤。茂有水草。其始也。皆居推河矣。其繼也。皆居烏蘭烏蘇矣。今阿刺布坦裔。見旂一斂一。丹濟蘭裔。見斂一旂一。斂皆貝子地。皆削推河之孫。官書紀載。或贅或歧。故考檔宜慎也。

青海志序

青海在甘肅西寧府邊外。唐吐谷渾之分也。三十九族。奉佛而好兵。會盟之事弗與。故文移甚少。其地始盡番子有也。三十九族之人。盡後徙也。瓦刺與蒙古。實一而二。始元明間。爲蒙古屬國。視蒙古微賤。和碩特之得姓。博爾吉吉特氏。當是冒貴種。未必本姓。然弗可攷也。今依欽定世系表。以和碩特之顧實汗爲首。巨細之故。咸詮次于下。雍正後顧實裔亡。而和碩特不盡亡。存者如千族。其事次矣。一本作焉其徙往以實地者。有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各部。其事又次焉。其關界以鎮海堡爲首。其地形以河爲領。具如志。

烏梁海表序

皇輿極北竟也。其人與明阿特同祖。喀爾喀四部輕之。蓋微種也。頗役附北厄魯特噶爾丹。不能自通。康熙三十六年。漠北平。五十四年。烏梁海來貢貂。有詔隸札薩克圖汗部。乾隆三十九年。始與木蘭之圍。命與烏爾。烏蘇厄魯特。杜爾伯特。青海。爲一隊。謂之四別隊。嗣是進年班矣。其部落以在唐努山者。爲大支。以牧阿勒坦山。牧阿勒坦。俾爾者。爲屬國。實一種而三國。有總管大項目一員。今鈎考唐努山世系。自和羅爾邁以下。列於表上。

書蘇軾題臨臯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臯亭之上。龔鞏祿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炁。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炁雙現。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臯亭子帖後。

漢器文錄序

余嘗攷漢氏。雖用徒隸書。書一切奏記。而官府崇尚篆學。非兼通倉頡以來衆體。不得爲史。君后通史書者。班謝皆濡筆以紀。夫亦可以知其貴重矣。金玉刻辭。以視刻碑。尤所特加意也。余最錄墨本。曰阮氏藏史賓鈔一。古文也。林華館鑑一。定陶鼎一。小篆兼隸書也。汪氏藏陵陽鑿一。小篆。文氏藏五斗鎔一。錠一。小篆。秦氏藏魯共王熏盧一。小篆兼隸書。李氏藏鄉公鼎一。籀文。顏氏藏慮僮一本僮下一。小篆。王氏藏雁足鎙一。隸書兼小篆。予自藏松豆一。古文。王剛卯一。籀文。鴻嘉鼎一。一升十四齋。熏盧一。小篆兼隸書。合諸家藏。大小洗十有五。皆小篆兼隸書。長白斌良藏嘉量一。小篆兼隸書。起高文之世。迄乎孝安之朝。以二十九物者發其凡。而泉印鏡之簿。不僂指焉。醜醜麗碩。又往往廖然。振其詔辭。可續周天府矣。

鏡錄序

鏡別爲專門。何也。其四言在易錄與詩之間。三言至七言。在謠諺之間。體裁尤芳異。文章家喜之。錄之以規夫言詩者也。其用韻則不可以周之諧聲求之矣。其文字大小篆與隸書相雜爲體。起於秦。迄于齊梁間。自藏五諸家墨本三十有九。總四十有四。

瓦錄序

漢氏宮殿之名。不可得而簿錄也。其瓦黝以溫。其文字多哀麗傷心者。觀

其體皆深習八體六技者之所爲。非盡陶師之爲也。夫後漢祠墓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瓦文。乃兼大小篆。噫。可以識炎運之西隆。窺劉祚之東替也矣。予所錄五十有五。曰長生未央。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與天無極。曰千秋萬歲。與地無極。曰億年無疆。曰永奉無疆。曰高安萬世。曰宗光萬世。曰千秋萬歲。曰金。曰千金。曰衛。曰黼。曰便。曰蘭池官當。曰椒風嘉祥。曰嬰桃轉舍。曰都司空瓦。曰上林農官。曰甘林。曰甘泉上林。曰宗正官當。曰八風壽存當。曰右將。曰有萬熹。曰大廐。曰金廐。曰宜富貴當。曰平樂宮阿。曰漢并天下。曰琅干萬延。曰永望芒芴。曰鬼氏冢舍。曰萬歲冢當。曰宜靈。曰萬石君倉。曰六畜蕃息。曰方春蕃萌。曰貽蕩萬年。曰仁義自成。曰延年益壽。曰延壽萬歲。曰萬物咸成。曰長毋相忘。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文之可以目治者九。曰鳳形。曰飛廉形。曰飛鳩形。文曰延年。曰三雀形。曰朱鳥形。曰龜蛇交形。曰饕餮形。曰二馬形。文曰甲天下。曰魚形。其諸家箸錄有之。而予未見者三。曰衛屯。曰揜依中庭。曰黃山。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龔自珍始爲徽州府表氏族也。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肇焉。我大清文物備億。一本作備布山川穆清。瀕海而東。置行省者一十有八。其縣一千三百有奇。縣之民籍皆億萬。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述者。謂之大。自珍所至縣多矣。皆誦而記之。夫以大姓雄于縣而詘于府

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府而黜于一行省者。又有之矣。以大姓雄于一行省。而黜于總知天下掌故之宗所記聞者。又有之矣。曩者家大人知徽日。命自珍任徵討文獻之役。徽之大姓。則固甲天下。粲然散著。靡有專紀。是故削竹而爲之表。其義剋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夫宗法立而人道備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也。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也。自今茲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爲甲。得三十世者。爲乙。得二十世者。爲丙。義何所尙。尙于恭舊。遂箸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其餘羣姓附見焉。弗漏弗濫。書既成。閱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篋而最錄之。如此。若夫齊梁之浮譚。江左之虛風。侈心膏梁之名。詭言氏族之學。朝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庚辰秋七月。仁宗睿皇帝。木蘭熱河大行。問至京師。禮部堂官奔赴熱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一人。留署職大器檔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武進劉君逢祿實任之。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顧命大臣。飛寄留京辦事王大臣信。留京王大臣。傳知百官成服。迄道光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安昌陵。禮成。又恭載四月初六日。常雩。團邱升配事。而全檔子告成。所徵者凡十類。一上諭。二隨旨。三題奏本摺。四禮部

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禮部頒各直省。及五十一旗蒙古。八十七旗喀爾喀文移。七朝鮮國王咨禮部文移。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檔子。九內閣恭擬祭文。十翰林院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附焉。敬手勒成六卷。器紀爲禮之極。大器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遺詔有之曰。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蓋有之矣。則是不得以爲變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纂官書。及後世攷禮儀者。於乎。我朝列祖列宗。大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至尊至重。禮官不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二年秋。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序。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文字。爲國書之祖。大海烏巴什未奉詔時。國初所用。所謂無圈點檔柁者也。又爲準部託忒之祖。託忒十五頭。皆略仿蒙古無圈點。而未筆直下。波磔方闊者也。國書有聯字一體。佛典謂之滿字。蒙古無之。乃皆單行。佛家謂之半字。準部亦無之也。然則蒙古之字。曷可不勒成一書。以備外史。今以波磔多寡爲次序。不以天地人物爲類。欽定三合音清文鑑之載。蒙古字。以明聲也。西域同文志之附載蒙古書。撮舉天地人物相比。乃借蒙古字形以明西字形也。是表之作。乃專以明形也。若夫蒙古喇嘛所調。唐古忒諸經。有見於今中國大藏本者。如大涅槃之△字。又△字。師強音之以伊。又華嚴經實叉難陀本有四畫相。如髻形杵形華形等。又各經皆有

弘字卍字等。居然符合。今故標撮一二。聊資考證。此方僧言。聲在空中。是無常法。未久則變。形在實處。其變尙遲。又言有有聲而無形者。此土空圈記是也。有有形而無聲者。室利靺婁相之屬是也。洵智者之論矣。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浩繁乎。一本作矣。欽吉思汗之子孫。恭讀高宗皇帝上諭有之曰。三代而降。惟元系至今未絕。御製文辨史家僞奇渥溫氏誤也。驗以蒙古語。定帝姓爲博爾吉吉特氏。元史各姓氏皆驗以今蒙古語。定爲瓜爾佳赫舍哩鄂通等如干氏。古今聲轉。實則一也。其未見元史者。在蒙古最顯著。則有喀喇沁土默特之爲烏梁海氏。在厄魯特最顯著。則有杜爾伯特準噶爾之爲綽羅斯氏。餘如部氏。其四衛拉特三有氏。惟土爾扈特無有。蓋三姓之先。皆以地爲氏。今鈎索羣書。定爲恭博必塔氏。外至額濟內河之土爾扈特亦同氏。洪惟太祖太宗統有諸部。大小君長。先後絡附。天聰九年。始議定設蒙古固山額真八員。如滿洲都統。蒙古梅勒章京八員。如滿洲副都統。順治元年。諸部扈駕入關。百七十年來。按旗界處。鬱爲功宗。其官至一品。爵至民公者。登進士科者。列於表。而以某氏原出某部。分疏其下。八旗各一表。

蒙古冊降表序

康熙二年。始詔禮官查國朝公主之下嫁外藩者。給予諡號。於是追諡太

宗文皇帝朝噶爾一本思所尙主曰端獻長公主追諡世祖章皇帝朝噶

爾瑪索諾所尙主曰端順長公主禮臣定例閱十二年凡外藩王妃郡主

未册封者理藩院會禮部具題遣使册封皆以三四五品滿員往夷攷前

史漢唐有國之年降主遠嫁謂之和昏其外藩遣子入侍則曰盛事此皆

孱弱不洽於遠我聖朝以中外為一家四十九旗中匪但開國佐命之勳

媿於內臣亦且世世有甥舅之戚宿衛內庭宴賚如諸王其額駙專爵班

次在民公下侯伯上而京師府第城中相望或別賜海淀宅內務府掌湯

沐禮官攻儀品工部司製造出則春暖轎朱輪車皆金黃雲綺之蓋紅雲

綺之幃垂金黃雲綺之幃引之以絳繡曲柄之蓋寶相華之繖黑雲綺角

之纛孔雀之扇行朱鬘七尺香草之仗綴珠龍首之立瓜一本易僂帝妹

詩美王姬恭威嚴矣今以國朝公主之適外藩者一本無以國朝公主謹依玉

牒一本無依玉牒三字詮次其一本其諡號而以外藩福晉郡主之荷册封者貂冠毳袂

之倫綴於後為一表曰哈屯者視福晉曰格格者視郡主也

上清真人碑書後

余平生不惠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

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瓌文淵義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

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慧之以其有飄飄放曠之樂遠師

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竝論而

竝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錄房中家。唐世武曌。楊玉環皆爲女道士。而至眞公主。奉張眞人爲尊師。一代妃主。凡爲女道士。可攷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攷者。雜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元機李冶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函霧閣事竊窺。李商隱又有絳節飄搖空國來一首。尤爲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真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簡侍。附記。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記實有闕文。又有倒文。與石刻不符。前年於王侍郎紹蘭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絕異。可見文寶只解鈔史記。非解造秦刻。作僞亦須學問耳。

洪稚存詩曰。若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中添伐。豈料未及五十年。人間又少十九字邪。可爲浩歎。自珍贅記。

支那古德遺書序

觀實相之者。愾然曰。學術有升降。人心有誠僞。水有淄澠。樂有雅鄭。豈獨九流之通蔽。儒門之口實而已乎。原夫禪者。佛說六波羅密門之一門。古所謂禪。盡事禪也。千佛所胎息。三乘所勸勞。入教所筭鑰。盡事禪也。入之也有門。踐之也有塗。譬彼登山。足無藉則何以爲之階。手無捫則何以爲之援。而且導之也有師。扶持之也有相。尙猶慮夫涉之也有錢。深閱之也

有久暫。則有諸境以爲之策。有化城以爲之止息。乃有大事因緣以爲之歸墟。其言明且清也。故被乎三根。其術至樸實平正也。故其書二根學焉。而各無弊。董瑞椿案二當作三莊論法語。尙懼不聰。烏有所謂機鋒者乎。名身句身。尙懼不明。烏有所謂參悟者乎。是非有檢束。烏有所謂一千七百則公案者乎。通塞視前途。烏有所謂看話頭者乎。慈和煖愛。烏有所謂棒喝者乎。有聞。有思。有修。以言說說其無言說。以思議思議其不思議。必有悉檀焉。烏有一切鑿者乎。傾肝吐鬲而予之。烏有設伏以俟敵者乎。蓋惟恐人之不好問也。烏有來卽攔到卽斫者乎。無量人問。當用無量法門。悉檀答之。譬如醫門四百四病。四百四藥。診脈處方。臨時區配。烏有以現成語句。圖圖籠罩人者乎。或宗華嚴經。或宗法華經。或宗涅槃經。荆谿讚天台云。依經帖釋。理富義順。烏有所謂教外別傳者乎。或難之曰。天台所云云。都在法華七卷內邪。應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者無之。述者有之。九流之通例如此矣。智者大師。卽補結集者之略。又正翻譯者之拙。又或囊括大意。或融合衆文。或發攝孤文。或不忽旁籟。或搜剔隙罅。或舉一例諸微。獨禪人而已。支那賢者讀周公孔父之書。皆如此矣。烏有所謂教外之別傳者乎。如青天白日。欲人之無不見也。烏有所謂祖師向上事。密密不通風者乎。幽探冥討。旁文殺證。尙懼靈文之不富也。烏有撥去語言文字者乎。其書不幸而羶藏。千載無訶者宜也。其書幸而流布。得道者如麻如菽如竹

葦又宜也。烏有所謂孤提祖印。密付衣盞者乎。以佛爲師。以佛知見爲歸。以經論爲導。以禪爲行。烏有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乎。悲夫。晚唐以還。像法漸謝。則有斥經論用曹溪者。則有祖曹溪并失夫曹溪之解行者。瘡降瘡濫。瘡誕瘡易。昧禪之行。冒禪之名。儒流文士。樂其簡便。不識字髡徒。習其狂滑。語錄繁興。夥於小說。工者用度。拙者用謠。下者雜俳優成之。異乎聞於文佛之所聞。狂師召伶俐市兒。用現成言句授之。勿失腔節。三日。禪師其徧市矣。佛言吾如師子王。不畏百獸。畏師子身自生蛆蟲。噉師子肉。佛法之衰。爲支那所詆。不絕如綫。則豈非蛆蟲僧之召之也哉。予疚焉。又畫焉。亟思所以報佛恩者。乃寫法華宗魏南岳思大師書一種四卷。隋天台智者大師書若干種。唐荆溪湛然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涅槃宗唐永嘉無相大師書一種一卷。華嚴宗唐帝心大師書一種一卷。圭峯密大師書一種二卷。書其地曰支那。尊其人曰古德。目其教。信其必不離語言文字也。故謂之遺書。既寫定。藏之乎羽琤之山。支那縉白。容有續九流。覬古今審正變者焉。以二百本施諸寺。

重輯六妙門序

昔者大師判八教。曰藏通別圓頓漸秘密不定。前四教之儀。後四教之相。自初禪四禪四無量心。展轉至於師子奮迅三昧。漸也。摩訶止觀覺意三昧兩部。頓也。秘密未說六妙門十六特勝門通明觀三部。不定也。六妙門

何以不定。曰門門不定。因不定。果不定。一曰數。數者三藏教五停心之一。停心。但契經不云乎。阿那波那三世一切佛入道初門。此門徹一本作徹下同。下徹上。不局藏教。不定者一也。二曰隨。隨者十六特勝門中之先鋒。因隨以知息出入相。冷暖澀滑。促長相。除身相。特隨階神通特勝攝。不專取通妙門攝。隨之本旨異矣。隨以後次第又異。不定者二也。問數隨二門。凡觀不淨。大不淨者。必先由之。故合不淨觀。謂之二甘露門。要是凡夫禪。小乘法。若夫圓人四念處。總十法界以爲處。觀非淨。非不淨。又觀息法。觀無常也。圓人則觀非常。非無常。此爲淺狹。彼爲高遠。應之曰。汝論理。非論事。理則誠然。六祖門徒元策游河朔。遇禪人智隍。見其入定而笑之曰。定有入出耶。理亦誠然。我以事論。則不大然。不跏趺坐。則四威儀中。取何者爲相。不停心。則雖有無上知見。爲煩惱風動搖。慧燈若存若滅。不知風相。那知地水火相。不知內四大相。那獲天眼通。見千世界相。常行常坐。半行半坐。古人尅期爲之。尅期則有出入。明矣。故有慧行。有行行。圓悟者。側修。下學者。上達。且夫妄心不異於真心者。豈指下手處言。妄之不揀難用功。故聞訶旃檀。不得反取糞。故十五門禪。古德目初禪爲根本禪。以用阿那波那。故摩訶止觀有二十五科。爲前方便。方便中亦有調息一門。息如不調。心如猿猴難可制。故三曰止。用制心止也。雖云用制心止。不及三大止。但視乎其入爾。未開圓解。且用制心止。制心一處。何事不辦。如開佛知見矣。於跏趺

時用三種大止。用體真止。卽空而假而中焉可矣。用隨緣方便止。卽假而空而中焉可矣。用息二邊分別止。卽中而空而假焉無不可矣。神明規矩。弘道者人。不定者三也。四曰觀。此部之觀。先觀息。乃觀身受心法。四倒成。四念處。其觀息也略。但四念處之嚶引而已。特勝通明。由觀息剋取神通。故詳。此門或取通。或不取通。故略。及其成四念處也。是四枯四念處。非四樂。四念處。爲未圓人。聊說如此。圓人三種大觀。不縱不橫。全體大用。正在此時。借在此時。無不可矣。不定者四也。五曰還。此門還是裂小綱。開佛知見。曰裂大綱。還者非他。覺意三昧之觀。觀心是也。夫亦各還其所還而已矣。不定者五也。六曰淨。準上此淨。但是聲聞淨。聲聞析假。入空得稱淨。緣覺體假。入空亦稱淨。乃知如來四德。亦受淨名。不定者六也。有至定者存乎。曰名目定。網格定。次第不可紊則定。首尾相注則定。元藏目錄六妙門三卷。在謹字函。爲大師全書二十七種之一。明藏南北皆闕。惜哉痛哉。讀釋傳波羅密次第門十卷。其第七卷曰六妙門。纔二千言。非元藏單行本。元藏既不可見。此亦足以窺全指於什四乎。未可知也。刻木行。以少慰天台裔人求古笈之志。微此。不定一門熄矣。

大清道光十八年仲冬朔日觀實相之者滌筆敘

重栞圓覺經略疏後序

唐書藝文志曰。圓覺經大小疏各一卷。釋宗密撰。裴休圓覺疏序曰。凡大

疏三卷。大鈔十二卷。略疏二卷。小鈔六卷。今藏本疏與鈔皆合。不各自爲本。大疏鈔合十二卷。略疏二卷。各分上下。略鈔或十二卷。或廿五卷。多寡之數。析燧之年。皆不可考矣。圓覺之爲圓覺。我佛自言之。疏鈔之爲疏鈔。圭峯師自言之。夫賦天地者。迂贅日月者。妄名字功德。吾無贅言。若其祖荷澤。爾遂洲。則傳法之緒。可言也。胎慈恩。息賢首。其講經之宗。可言也。大疏雖繁。不可謂多。略疏雖簡。不可謂少。其二而一者。同是經之津筏。其一而二者。各具疏之體裁。茲取略疏。契之。使學者先讀是。次第燴求也。唐志又曰。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起信論疏鈔三卷。原人論一卷。皆宗密撰。裴休撰樂石之文。舉師所著有華嚴圓覺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法界觀行願等經論疏鈔。及法義類例。及禪藏。總九十餘卷。以論今藏。佚者半。存者尙半。今先取圓覺。契之。亦使學者先讀是。次第燴求也。契之者誰。吳縣貝居士壻也。助之喜與與其役者誰。吳縣江居士沅及仁和龔自珍也。道光四年八月朔。龔自珍合十說由緒竟。

春秋決事比自序 附目錄

龔自珍曰。在漢司馬氏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明是非。長於治人。晉臣荀崧踵而論之曰。公羊精慈。長于斷獄。九流之目。有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其別公羊決獄十六篇。頗佚亡。其完具者。發擣公羊氏之言。入名家。何休數引漢律。入法家。而漢廷臣援春秋決賞罰者。比比也。入禮

家矣。又出入名法家。或問之曰。任禮任刑。二指孰長。應之曰。刑書者。乃所以爲禮義也。出乎禮。入乎刑。不可以中立。抑又聞之。春秋之治獄也。趨作法也。罪主人也。南面聽百王也。萬世之刑書也。決萬世之事。豈爲一人一事。是故實不予而文予者有之矣。豈賞一人。借勸後世曰。中律令者如是。實予而文不予者有之矣。豈誅一人。借誠後世曰。不中律令者如是。嗚呼。民生地上。情僞相萬萬。世變徙相萬萬。世變名實徙相萬萬。春秋文成纔數萬。指纔數千。以秦漢後事。切劇春秋。有專條者什一二。無專條者什八九。又皆微文比較。出沒隱顯。互相損益之辭。公羊氏所謂主人習其讀。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者也。斯時通古今者起。以世運如是其殊科。王與霸。如是其殊統。考之孤文。隻義之僅存。而得之乎出沒隱顯之間。由是又欲竟其用。逕援其文。以大救裨當世。悉中竅理。竹帛爛。師友斷。疑信半。爲立德。適道。達權之君子。若此其難也。自珍既治春秋。解理罅隙。凡書弑。書篡。書叛。書專命。書僭。書滅人國。火攻詐戰。書伐人喪。短喪喪娶喪圖婚。書忘讎。書游觀傷財。書罕。書亟。書變始之類。文直義簡。不俟推求而明。不深論。乃獨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迴贅詞說者。大迂迴者。凡建五始。張三世。存二統。異內外。當興王。及別月日時。匿名字氏。純用公羊氏。求事實。問采一本效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以爲後世之事。出春秋外萬萬。春秋不得

采作左氏求雜論斷。問采

一本采

用。藪梁氏下采漢師。總得一百二十事。獨喜

而盡知之也。春秋所已具，則真如是。後世決獄大師，有能神而明之，聞一知十也者。吾不得而盡知之也。就吾所能比，則真如是。每一事竟，愾然曰：假令董仲舒書完具，合乎否乎？爲之垂三年，數駁之。六七紬繹之。七十子大義，何邵公所謂非常異義，可怪，惻惻乎權之肺肝而皆平也。嚮所謂出沒隱顯于若存若亡也者，明明乎日月之運大圓也。四宮二十八宿之攝四序也。傳曰：不察之，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又曰：篤信謹守，世有疑而不肯察，聞道而不肯信，與土苴殘闕而不肯守，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既成部爲十一篇，命之曰春秋決事比。其本之禮部主事武進劉君者，凡七事。大書劉禮部曰別之。如公羊子稱沈子，女子北宮子曰故事。

附目錄

君道篇第一引經傳十三事

君守篇第二引經傳十事

臣守篇第三引經傳十事

不應重律篇第四引經傳十四事

不應輕律篇第五引經傳十四事

不定律篇第六引經傳十一事附答問十事

不脣教律篇第七引經傳四事附答問三事

律目篇第八引經傳十一事附答問十事

律細目篇第九引經傳十四事附答問九事

人倫之變篇第十引經傳十九事附答問八事

自序篇第十一

鳩雪因緣圖記序

鳩雪因緣圖記者。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長白麟公之所作也。自髫髻之歲。至四十歲。爲圖八十。是爲第乙卷。自四十至五十。爲圖復八十。爲第二卷。其第一卷。阮相國祁尙書序之矣。道光辛丑秋。自珍遊淮。以內閣後進禮謁公浦上。醉乎其容。慰勞有加。使自珍綴言於第二卷之簡端。微公命。自珍固有所欲言。重以公命。烏能無言。古今名臣碩輔所遇之世不齊。爲承平之臣易乎。爲憂勞况瘁盤根錯節立奇功戡大變之臣易乎。則必曰爲承平者易矣。雖然。固有辨。今使所遇而承承平無事也。起家功名。致身華廡。一切勿問。固不得預於賢大夫之數。其人固良。易賢矣。不甘以科名華廡竟矣。不過博覽書史。周知掌故。上足以備人主燕間一本作幾假之顧問。宦轍所至。宏獎士類。進其春華秋實之士而揚挖之。其人雖賢。誠無甚難及者。若乃內韞韜略。外示紆餘。蓄孟門積石於方寸。可以談笑生風雷。而汪洋澹涵。冲乎夷易。使人不見駛疾驚一本作驚駭之迹。猝有事變。投袂而起。若勁弩激箭之發。若儲之數十年於其懷抱間者之人也。蓋於天下可以常可以變之全局。大勢爛熟於胸中。而不可方物。以委迤於承平華廡者。

也。斯豈尋常意計所能以臆軒輕者。今我麟公。殆其人哉。殆其人哉。百有六十圖。雖亦談人倫之樂事。侈門內之祥和。簪筆以入。承輅以出。無亢厲之言。有迴翔之態。公弱冠通籍於全盛之朝。家世知華。山川清晏。宜其然也。然而微窺公行部所及。山川形勢。人民謠俗。古蹟今狀。皆備載之。弗為無本之說。與不急之言。而又問民生之疾苦。討軍實之有無。天下形勢半在於是。而姑輟晦其所學。不欲張大其名目。以託於百六十篇之繪事。記云爾。卽如在河南。簪河工器具圖說四卷。古今之奇作。天下有用之書。孰加於是。然其目不過曰謙豫編圖。非其章章明驗耶。今天下承平日久。而海氛未靖。此公所以有石公驗礮之舉也。公以河督兼署制軍。特小試其端耳。天子且益大用公。公行且總攬四海財賦而籌之。使公私上下交裕。然後入相。天子激揚清淑。煥發士大夫之耳目。以振厲一世。此海宇所喁喁望公者。百六十篇皆其嚆矢也。更十年。當更敘之。敬濡筆以俟。

道光二十一年歲次重光赤奮若孟秋上旬三日內閣後進仁和龔自珍頓首拜纂

跋北齊蘭陵王碑

按此碑今復出土方嘉道聞
竊拓僅存固宜說為珍異也

此碑未見諸家箸錄。卽趙氏金石錄。於北齊搜采略備。亦未及之。一本作此
獨遺焉

臧錢唐何夢華家。庚辰孟冬。舉以相贈。隸法蒼鬱怒。迥一本作蒼而
鬱迥而勁。類蔡中郎夏承碑。又類趙圍令碑。百金之字寶之。定盒道人跋。

跋少作一卷

龔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十卷。曰餘集者又三卷。既竣於敗篋中見所刪棄者。倍所存者。觸之崢嶸。憶之纏綿。因又淘揀其稍稍可者。付小胥。附餘集之尾。以少作之居太半於是也。統題曰少作。合一十八篇。別爲卷。癸未仲夏朔自珍識。

跋破戒草

余自庚辰之秋。戒爲詩。於敬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柵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一一本無十字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錄者。尙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徹公塋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受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

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龔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

定公題跋款識皆能自成文章本朝未之有也

卷四 論辨類上

平均篇

無奇偶不能成文以單句為古文者後人之俗談也特不宜儻紅妃白蹈齊樂習耳○以下至卷論十九皆論治○譚復堂曰平均篇著論農宗五經大義終始古史鉤沈論樹義既高文體迥出蒙古國志諸條西域數文制作之感在此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均一作之尙一作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

已一本無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一本無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

一本無君聚釀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一本無取孟焉一本無取勻焉一本無民

取厄焉降是則一本無勻者下侵矣厄者上侵矣又一本無降則君一本無取一石民亦欲一本無得一石故一本無或涸而踣一本無石而浮一本無

浮二則不平甚涸而踣則一本無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為邃初則取

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彙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

數相去一本去揄遠則亡揄速去一本去稍近洽亦稍速千萬載洽亂興亡之

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

壞一本壞則王運中一本無易王者欲自為計盍為人心世俗

無世俗計矣有如貧相亂富相耀一本耀作移也下有貧者陸一本無富者安一本

無安貧者曰揄一本無傾一本傾下富者曰揄一本無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

驕汰或以嗇吝一本或以四句作貧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一本上至不

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為兵燹一本燹為疫癘生民嗙類靡

有子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一本無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一本即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停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一本無其次皇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肄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階水。西有階財。南有階粟。北有階土。南有階民。北有階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欵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一本無又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鬱。鬱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坳多日。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瘡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一本作之。語百姓曰。爾懼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懼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一本難矣哉。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慮。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懼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

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一本則順我也。一無莫如至順我也五字

水士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一本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

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啣唾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更之。則非號令也。

有四一本四挹四一本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一本無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饜鱉。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一本畏大言不畏。一本畏細言不

畏。一本畏浮言不畏。一本畏挾言不畏。一本畏而乃試一本試之以至難一本難之法。一本法齊之以至信一本信之刑。一本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

不十年幾於平矣。越七年乃作禮宗篇與此篇大旨不同並存之。不追改使備一

乙丙之際箸一本箸 議第一一
以下與補編不同者多兩存之。○趙惠父曰。乾隆終乙卯嘉慶始丙辰。似別有微情。按此斷在嘉慶乙亥丙子兩年。作文中明言辛酉為嘉慶六年。戊辰為十三年。甲乙為九年。十年癸酉為十八年。則乙丙非乾隆六十年之乙卯。嘉慶元年之丙辰。明矣。非也。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婁災。客曰。近年財

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幣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瀆。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自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怒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瘵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瀆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源而善導之氣。

前題 此家論第五有增
撰而與補義同

歲辛酉直隸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癸亥。訖乙丑。閭。再決南河。吏有食于星者曰。水緯且失度。水氣淫于東南。不三十年。水患不究。其食于農官者和之曰。其然。近年金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幣匱。金水之母也。母氣衰。子氣旺。吏食于市官者笑之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天下生齒庶。原之出也。不饒。故金之權日尊。權日尊。氣益威。神胡謂衰。客爲士者謝吏曰。子之義高義也。雖然。食誠絀。而貨之不獨盈也。又久。不覩伐金者乎。伐者化。不覩挾金市海者乎。市海者瀆。有所化。有所瀆。有所不反。夫又有所鬱也。今金行名尊而實耗。用博而氣鬱。耗者莫禁于下。鬱者莫言于上。皆守眉睫之間。而不見咫尺之外。失金之情者也。欲弗衰得乎。于是龔自珍聞之曰。如客之言。其瀆者。其化者。當世事實也。其鬱者。非當世事實也。如吏之

言。母衰子旺之測。則漢氏之妖言也。然而古之治金。行亦必有道矣。道如何。曰。官府一本府弗分。受其福不受其權。然後察十等之有無而劑之氣。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補編題治學○乾隆緒乙卯
嘉慶始丙辰一題曰著議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為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一本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為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未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為儒。史官之後為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為墨翟氏。行人之

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
 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一本據聞其鐘鼓。行
 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蓬。挈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
 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
 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
 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
 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
 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
 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
 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
 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
 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
 生不荷擾耨。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一本故書雅記十作窺二二四。一本無三
 昭代
 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
 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一本援古
 以刺一本刺。今一作異。豈然有聲氣一本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
 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
 患者。而非士之謂夫。〔批〕說非無見然國家立法取于明世十八九一代之大訓不可得而
附也師儒之權在于不求實用不求實用在于取容悅豈古今之謂哉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補編題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墜。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一本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一本敗耶。何蹉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邪。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一本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一本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為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為一姓勸豫也。〔批〕定公拘改革之思想世乃習於委靡文飾雖大聲疾呼卒不能振之

乙丙之際箸一本箸議第九一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鏗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一本便便作平平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閭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一本無巷無才倫。市無才阻。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鈔君子也。抑小人甚鈔。一本無則非但鈔君子也抑小人甚鈔十二字當彼其世

也。而才士與才民出。一本與才民出作孤視以升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僂之非

刀非錕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

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

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慮慮心。能作為一本作為作擔荷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

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

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悻悻者則蚤夜號以求亂。

夫悻且悻。且喟然喟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問矣。舜之倫。懸有辭矣。

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

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悻。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

衆畏。積霜之驕。寒於堅冰。未雨之鳥。咸於一本於作如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

將萎之華。僂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譎一本薄譎作棄才同智士勇夫一本無勇夫二字而厚參

驚。竊探世變也。聖之至也。〔批〕定公才高。竊譎時。是故有此激譎之語。

乙丙之際。箸一本著議第十八一本十八作六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水火盜賊

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者。以鳥獸治大官。大

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予人

國。或以為祥。祥告於堂。不祥諱於牀。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

之祥。聖者以饗帝。

乙丙之際著一本著議第十九一本十
九作七

博矣夫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篲柄擊道。旁土。幞幞然落。形如篲。訝之。明年入都。又旱。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惟不受水。受亦即竭。安得南邊鬆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士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士肌理直。故不宜水。此蓋見於乾隆初罷
畿輔水利之奏案殊

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駟卒之所習。孰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為不脛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為躬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瞭。聖天子處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敏焉而畢宣。則豈非睿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邪。元虞集。明徐孺。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者定議。能當巨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箸諸簡以問之。

農宗精心結
撰之作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擇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懼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為有家。與其為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為天下。恆視為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茁。始貴智

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聞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聞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聞民。聞民使爲佃。聞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也。古者無文。用擲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

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一縣之閒民萬八千人而已乎什一之賦尙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印。一本印作仰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春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戚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戚期功。恩亦綱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黍果蔬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籜以爲帚。冶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鎗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獨。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辣。一本辣作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一本三族作縶子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關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關羣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關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關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苧。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圍糶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言。

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瘧寒暑濕乾。一本少疾瘧寒暑濕乾。不以一本

使作其子。山川鬼神一本鬼神。則使之。一本此下有平居中農。子有少疾瘧寒暑

濕乾。不以一本此下有平居中農。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

一世。皆勿稅。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

式。不世。不辨菽粟。一本此下有。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一本無不世。

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關大吏。稽其世數。關羣吏。本百畝者進

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

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

者復為宗。本小宗者復為小宗。本羣宗者復為羣宗。本閭民復為閭民。貴

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太宗以至於閭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

進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是故籌一

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原流具矣。籌一農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

為天下大經。綱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原。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

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跣

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牒。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泰

厲空虛。野無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授田之法可行于三代不可行于後世

之亦未必能久長今日欲為民計。極產不能均土且先均民均民之法。惟從繁衍以實空虛而已。然劫之以兵

自記曰商之衰農不知宗故公劉立之周之衰農不知宗故管夷吾立之周之盛也周公廉叔以宗封其衰也周平王以宗徙翼頃父嘉父戎蠻子皆以宗降漢之實陵邑以大國巨宗徙國以農徙也農之主伯徙則亞旅盡徙若無宗法上安能旅徙而族封有司之令梗塞國安恃此散無友紀之百姓哉神堯亦弗得平章矣

又曰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不曰有天下國家周禮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宗以族得民民之宗如何左傳師服曰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其注也近世回部蒙古有旗分有族分或以族降或以族徙或以族開墾其叛者亦以族蓋世會無析產之俗故世世富足令羣支仰賴以活而苗裔能言其先派有至數十世之多者此文之旁證也又柳子厚封建論亦先有下而漸有上之義亦此文旁證或曰宗法立專隆大宗以士庶而為強韜弱枝之謀仁與應之曰子之言知鳩鳩詩人均平之小義而不知大易長子主器之為稱也先王正天下之大分分定而心安義即仁也無貴賤一也

附圖一 大宗

大宗

子甲 製大宗百畝
父六十而製

子乙 立為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即餘夫也餘夫不見
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丙

丁 皆立為羣宗皆請田二十五畝即餘夫也孟子何
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 為閭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
何以給故立四等之目以差

圖二 小宗

小宗

子甲 襲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父母老必養於宗子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通是亦尼金

子乙 立為羣宗別諱田二十五畝

子丙 闕民

圖三 羣宗

羣宗

子甲 羣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闕民雖堯舜不能無闕民安得禮明子而百畝哉周之禮必有宗法何疑

五經大義終始論 西漢微言大義之學〇〔按〕定公所效周秦人之文當以此為第一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茲乎。文學言游之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天事始。鬼神假。福禔應。聖蹟備。若庖犧堯舜禹稷契臯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謹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為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一本無以上二句屯一本屯蒙作易而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祭禮也。民飲食則

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乃率其醜。取其仇。以報於天。蓋仰而欲天之降之也。再相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共飲食與。則弗之見矣。乃號其醜。取其仇。以報於淵泉。蓋俛而欲父母之假之也。三相與謀曰。非天也。非父母也。孰使我以能飲食與。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醜。取其仇。以報聖之人。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觀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聖人曰。我主天。而衆之祭始息。聖人曰。我不敢僭天。而衆之祭不敢先一人。聖人自爲謀曰。孰使予大川盈。大陸平。大物脔成。而小物毛烹。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後王曰。社稷誓宗。以恩父爲綱矣。故一本及字王父。王父以上統曰祖。其所居曰廟。其在禮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禮之大成也。此言有異乎土鼓之祭。其實升平也。其在公劉之四章曰。踴踴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是時餼糧完具。始立國而祭也。又曰。君之宗之。惟祭乃立宗。非祭則宗不顯明。是故公劉教民祭。而豳國之民。無不尊其宗者。後其支者。大宗無不收羣宗者。謹求之春秋。必稱元年。季者禾也。無禾則不年。一年之

事視乎禾。洪範稱祀者何。禾孰而當祀。祀四時而徧。則一年矣。元年者從食以爲紀。元祀者。從祭以爲紀。其在周公報成王曰。祀於新邑。歲秩無文。周所以始立國也。微子數商王辛之罪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怪用以容。將食無災。上世方亂。猶祀。矧商階升平之資乎。言辛所以災也。度名山川。升崇岡。察百泉。度明以爲向。度幽以爲蔽。搏土而爲陶。鑿山而爲礫。一本礫以立城郭。倉稟宮室。高者名曰堂。下者名曰室。以衛鬼神。屏男女。伐山之木以爲之羣材。其百器以寓句股。以求九數。其在於詩。既景乃岡。以測知北極之高低。又曰。夾其皇潤。遡其過澗。以順水性。則司空之始也。此其與百姓慮安者也。若其與百姓慮不安者。所以安安也。曰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不後長。支不後宗。筋力者暴贏。於是乎折蘄折木而撻之。則司寇之始也。而聲問乎東西。而聲問乎北南。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後長。支後宗。筋力者毋暴贏。歟。皆必赴司寇而理焉。理之而無不威。故曰黷蠻夷。撻六合也。謹求之書。臯陶爲士。其職也。後王謂之兵。兵也者。刑之細也。士也者。理也。有虞氏之兵也。其在洪範。入政有司寇。後王有司馬。司馬。司寇之細也。聖者曰。吾視聽天地。過高山大川。朝天下之衆。察其耳目。心思辨佞之雄長。而戶徵其辭。使我不得獨爲神聖。必自此語言始矣。爰是命士也。命師也。命儒也。聖者至高嚴。曷爲習揖讓之容。虛賓師之館。北面清酒。推天之福祿與。使吾世世雄子孫。必變化恭敬溫文。以大寵之。

豈懼其武勇之足以斂吾祭哉。誠欲以一天下之語言也。儒者出而語民曰。非特珪璧也。其積者齋粟也。而人莫不歡心以助吾祭矣。不然。邊鄙之祭。一本祭作祈報夫豈無私玉。儒者又出而語民曰。非特干戈也。其積者和也。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扞其圉。不然。南畝之勇夫。夫豈無私兵。謹求之禮。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必徧知天下良士之數。既知其數。又知其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蓋士之任師儒者。令聞之樞也。令聞。饗帝之具也。其在記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夫名士去國。一本去國作失職而王名微。王名微而王道薄。故曰。殺胎破卵。則鳳皇不翔。掉驪取憤。則麒麟不至。其在記曰。土微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良士。國之金玉異物也。草木厭之。而况金玉乎。魚鼈槁之。而况蛟龍乎。誠苦之也。名士之有文章。望國氣者。見其爛然而光於天。求之雅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推天人之際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野有相慕用。一本用作悅之朋友。而可薦於神明也。其衰也。賢人散於外。而公侯貴人之家。猶爭賓客於酒食。其大衰也。豪杰出。陰聘天下之名士。而王運去矣。謹又求之洪範八政。七曰賓。八曰師。賓師得而彝倫敘也。何以曰敘也。古之賓師。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潤。有其潤矣。又有其材。王者之與賓師處。聞牛馬之音。猶聽金玉也。親塵土之臭。猶茹椒蘭也。其在記曰。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矣。其在詩曰。有馮

有翼有孝有德。夫食貨具則有馮矣。官師備則有翼矣。祭祀受福則有孝矣。賓師親則有德矣。誠約彝倫之極。完神人之慶也。聖者曰。吾非多制以好勞也。多文以爲辯也。無政之曰一本曰闕。政不中之曰一本曰不敘。闕且不敘。中國必有不安者矣。夫如是。是枕蒿華而身衽曠土之原也。觀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則是存三統。內夷狄。譏二名之世與。三統已存。四夷已進。譏僅二名。一本無譏僅二名四字大瑞將致。則和樂可興。而太平之祭作也。是故有禘。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而以人鬼配之。有宗祀。祠天帝於宮。而以父配之。練而齋齋而盥盥而祭。其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容一本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詩。一本詩下有曰字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宗祀之盛也。文祖明堂以燼之名。郊宗石室以建之主。一本主兼禮備樂以存之統。升珪瘞璧以崇之文。九州四海以象之宮。重植祀也。有封祀。求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其在禮。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封禪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說曰。以美陽芬香告於天。猶告盛也。有宮中祠。昔在黃帝集萬靈於明庭。萬靈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禮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極。昔在成王。襲祖考之勤勞。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爲太平世。謹求之書。有曰。予冲子夙夜。愆祀。愆祀。宮中祠之盛也。其在後王。服玉而延年。宵中而禋。馮几而候神。則動過其物也。然亦罔有咎於天。使天下之老者。自視如壯者。使天下之壯者。自視如幼者。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春如三春。秋如三秋。

晝如九夏。夕如九冬。故國暇而能修民。民暇而性命治。聖人之以能有名號者。有四象焉。曰暇。曰順。曰雍。曰嘉。其在詩。將欲以美公劉之功。而總其意。曰既順。乃宣。而無永歎。其在禮。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又曰達於順。又曰順之實。禮之終。猶詩之始也。求之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其在詩。曰有來雍雍。言雍在下也。雍雍在宮。言雍在上也。灑掃。嘉宮庭之道也。朝日。嘉日晝之道也。夕月。嘉莫夜之道也。玉色而絲聲。嘉后妃之道也。無夢也。有夢。則太人以占。嘉寢寐之道也。其在禮。曰以嘉魂魄。是爲合莫。方祭而有嘉也。謹求之。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遂終言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謹又求之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知其情。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聖人治人情。必反攻其情。以己治之。聖者有情與。曰微矣。至清以有神。至和以有精。至靜以有形。至澹以應羣靈。至沖虛以應兆人。故遂終言之。曰。心無爲也。以守至正。無爲本太一而已矣。天下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其心疾可得而已也。上帝萬靈可得而晝夜通也。是故有善可得而薦也。有命可得而受也。有作可得而合也。然則絕地。天通非歟。一本缺下。有曰字。胡爲其非也。聲以色。猶不欲。而釋神人。其爲聲色也大矣。先王惡其驚民也。非太一之謂也。夫如之何。而可以極言聖人也。曰。盍游乎淵。然不瞬之中。置乎肅然清靜之上。端端乎遇聖人焉。謹求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

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極之矣。極之矣。夫如是則謂之能天。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書有五福焉。詩稱百福焉。稱萬福焉。皆能天之義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問八政事事各有三世。願問祀之三世。答在禮運。始言土鼓蕢桴。中言宗廟祝嘏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禮運者。孔子本感蜡祭而言。故臚祭也。詳若夫徵之詩。后稷春榆肇祀。據亂者也。公劉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頌有殷有我。將般主封禪。我將言宗祀。太平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願問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輕典。據亂故。春秋於所見世。法爲太平矣。世子有進藥於君。君死者。書曰弑其君。蓋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人倫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聞世。人倫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問公劉之詩於三世何屬也。答有據亂。有升平。始國於豳。乃積乃倉。當洪範之食。俾筵俾几。當洪範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軍三單。是司寇之事。司徒司寇司空。皆治升平之事。古人統兵於刑。班固尙知之。固也。志刑不志兵。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問洛誥屬何世。答有升平。有太平。曰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是入政司徒司寇司空之事。曰擘倬殷禮。咸秩無文。是入政之祀事。皆言升平也。曰我惟無斃其康事。當是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成太平之業。故求明農去位。若僅致升平。公豈宜去位之年哉。公劉之首章曰。匪居匪康。據亂故也。洛誥曰。無斃其康事。太平故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問太平必文致何也。答善言人者必有諱乎天。洛誥之終篇。稱萬年焉。殷時邁之詩。臚羣神焉。春秋獲麟。以報端門之命焉。禮運曰。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在楸。孔子述作之通例如是。是亦述周公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問太平大一統何謂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見世。吳楚進矣。伐我不言鄙。我無外矣。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聖無外。天亦無外者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內外有

異。答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則不然。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問禮運之文。以上古爲據亂而作。以中古爲升平。若春秋之當興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答通古今可以爲三世。春秋首尾亦爲三世。大撓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歲亦用之。一章一節亦用之。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問孰爲純太平之書。答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師。入政之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

說中古文

成帝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祕書。但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尙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段使中祕有尙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廿九篇。三也。段使中祕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會多十六篇。四也。段使中祕有尙書。以武宣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祕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段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祕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訖民間。應奉爲定本。對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祕有書。應

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會於廿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掃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段使中祕書並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祕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父。並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偽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

卷五 論辨類中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尊史三〇此定公借古人以自喻也却通篇不露

太史公為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於姬室。次及功臣賢大夫。靡不載。自敘云。臧之名山。傳之其人。副在京師。問何以副在京師也。愿本朝也。愿本朝。則曷為副在京師也。曰。求唐虞者。必於蒲阪平陽。求周必於雍岐。求成周必於河洛。欲求漢者。亦必於關中矣。故副在京師。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自勃伯先生官禮曹至定公三百年矣。師友亦多在京師。故借太史公以自喻。

論古文於京師。仕則紬石室。金鑰於京師。其兩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壺遂之倫。盡京師耆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不恩父。以不恩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既上繫君父。又必有磐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無極。以所著書託焉。東西北南。望之翬翬。踞天半焉。昔者仲尼大聖。與左邱明。南宮敬叔。觀寶書於周。先是正考父得名頌於周。史聃主周藏室。仲尼問禮。名頌也。寶書也。禮也。其授受弗可盡知。要之古之人。所以鎮撫王室。留祝史氏。以增天府之重。則必可知也。曰。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若夫高騫遠引。抱道以逝。矢孤往於名山。含薄懟於卿士。身隱矣。安用文之。介之推之所笑。師瞽適河漢者之所蹈。淮南

賓客所以望空山而招王孫者也。則太史公之所不爲。

自序少樂更名夏陽地志左馮翊夏陽注龍門在

其北故太史公是左馮翊夏陽縣人也劉知幾史通作易夏諷自記

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龔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慧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餘戶入樂籍。樂籍既蕃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擗闔以爲術焉。則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緜歌泣於牀第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籥體詞賦。遊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豈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傑論國是。掣肘

國是而自取僂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宥情

甲乙丙丁戊相與言。甲曰：有士於此，其於哀樂也，沈沈然，言之而不厭，是何若。乙曰：是嫫媧之民也。許慎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聖人不然。清明而彊毅，無畔援，無敵愾，以其日陽之氣，上達於天，陰氣有欲，豈美談耶。丙請辨之。西方之志曰：欲有三種，情欲爲上，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子言非是。丁曰：乙以情隸欲，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木寓龍者安在。乙非是。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畢詭於情，而情且爲穢墟，爲臯戴。丙又非是。是以不如析言之也。西方之志，蓋善乎其析言之矣。戊請辨之曰：西方之志，又有之。純想卽飛，純情卽墜。若是乎其概而訶之也，不得言情，或貶或無貶。女言皆非是。龔子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以謠江沅。江沅曰：我嘗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龔子則自求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年。見童年侍母側，見母見一鐙熒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媪，見一貓，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龔子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明乎無滓，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瀏然，如擊秋玉，予始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墜之。龔子又內自鞠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母。

時。一鑑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櫃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襲心。如今閒居時。如是鞠已。則不知北方聖人所訶與。西方聖人所訶與。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黨我與。孰詬我與。姑自宥也。以待夫覆鞠之者。作宥情。

涼燠

或問一本謂下有子之言。何一本無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涼之。涼疾至。燠之。亦有不言。則其無疾者也。無疾者。賢乎。曰。否。有疾賢。疾淺賢乎。疾深賢乎。曰。疾深者。賢。大人之言。有判有純。大人之行。有瀑一本瀑作表。有裏。行有堂。有門。有室。有闕。有突。終身與至人居。行至人之行。見其門而已矣。及堂者寡矣。有門之突。亦有突之門。與居者始而昭昭。久而益閔。至人於人何吝哉。自入之而已矣。惟至人能皆由人之突。有勿由。隨其門而門也。隨其堂而堂也。非弗能由也。至人有言曰。惟吾為能勿驚。人善驚者。弗明也。弗平也。弗定也。言乎至人之側。顯晦至。畢明焉。高下至。畢平焉。順逆至。畢定焉。非人之情。則容有弗識之矣。所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則盡識之矣。夫何驚之有。言之則何疑之有。古之至人。皆未始欲言也。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故雖導原於至人之心。不襍以至人之言。不原於至心。則無本。襍以至言。則勿用。襍以至言。則勿尊。若其至心。則弗欲言已。大言若雨。百木一雨而異長。大言若規。百隔一規而

異用。至言無吟歎。至行無反側。大行無畔涯。行有盜。兒有盜。聲有盜。魯君之宋。呼於淫澤之門。門者弗應。其應者曰。吾君之聲也。此聲也已。夫甲氏之聲。猶夫乙氏之聲。夫乙氏之聲。猶夫丙氏之聲。一呼而不一本。不應。則非聲。聲之盜已。或問不盜。則聲至寡。兒至拘。色至壹。一本壹下有作百。曰。聲戚自如。聲喜自如。聲喜戚半自如。至足矣。是一而萬也。何拘寡之有。古人之言之蹟。可以信乎。一本乎下有至人二字。曰。起於意者。心聲之而已。岐也。起於心者。吻達之而已。誘也。起於吻者。筆追之而已。遁也。矧古人之言之蹟。可信者其幾。龔子請言罔摩氏。罔摩氏樹木。七年而不華。或憂之。智者曰。毋憂。華參於天。胥摩氏亦樹木。三日而中柱。其亥也。一日而英。三日而華。七日而華參於天。或憂其早成。至人曰。子以桃李作柘之愛。愛吾木也。子弟以罔摩氏之木。愛吾木。且猶不可。越十旬。胥摩氏猶屏營而憂木。自憂其不成。其成也。必弗可識矣。龔子請言羣神。羣神朝於天。帝曰。鵠之。帝之司鵠。執簡記而簿之。三千秋而簿不成。帝問焉。曰。皆有昇之輿者。帝曰。昇者亦簿之。七千秋而簿不成。帝又問焉。乃反於帝曰。昇之輿者。又皆有其昇之者。帝默然而息。不果鵠。

論私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訐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

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羸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
燠日，天有私也。地有崎零華離，爲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入牀闥
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
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
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
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
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
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
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
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胙，作一本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
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
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
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
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
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
之行，乃宗子噲，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
處，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闈之蔽，房帷之
設，枕席之匿，楨頰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

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誰因有過從謙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穢。獻豨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采芣之詩人曰。采芣之皮。素絲五紝。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采芣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

抱小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小學者。子弟之學。學之以待父兄師保之側。以待父兄師保之顧問者也。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劬。獲之也必勑。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醜。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勑則勤。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醜則不忠。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爲人也。淳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與。大道之任。窮理

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曰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本朝。則有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尚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生著書。以小學名。是既然矣。自珍又求之古史。萬石君以孝謹稱。其言曰。書馬者四足與尾而五。顏之推仁孝好學。其言形聲訓詁。著在家訓。是又然矣。而漢臣班固作藝文志。爾雅。小爾雅。古今字。隸孝經家。固先我窺一本窺見此者。志則然。此語純粹以精告知定公之文奇廣正平實也

尊史

史之尊。非其職。語言司謗譽之謂。尊其心也。心如何而尊。能入。何謂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繫。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其於言禮。言兵。言獄。言政。言掌故。言文章。言人賢否。皆如其言家事。可謂能入矣。又如何而尊。曰能出。何謂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繫。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其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獄。言政。言掌故。言文章。言人賢否。辟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盼睩而指點焉。可謂能出矣。不入者非實錄。垣外之耳。豈能治堂中之優也。如此則史之言。必有餘蘊。不能出者。必無高情至論。優人哀樂萬千。手口沸羹。彼豈復能自言其哀樂也耶。如

此史之言必有餘喘。是故欲爲史。若爲史之別子也者。毋寢毋喘。務尊其
心。心尊則其言亦尊矣。心尊則其官亦尊矣。心尊則其人亦尊矣。尊之之
所歸宿則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爲
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向固有徵乎。我徵之曰。古有柱下史
聃。史官爾。卒爲道家大宗。我無徵也。歟哉。范蔚宗自病其文多公家言無事外遠政使知
求之於文何怪其然也哉使讀此當自知其病

原隲
權注

尊命

儒家之言。以天爲宗。以命爲極。以事父事君爲踐履。君有父之嚴。有天之
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君之言。唐虞謂之命。周亦謂之命。
龍所官。仲山甫所職。君子顧其名。紬繹其義焉。夫天寒暑風雨露雷必信。
一本信下有落發落髮
福善禍淫必信十字則天不高矣。寒暑風雨露雷必不信。一本信下有福
福必不信五字則天又不
高矣。傳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後之儒者。
視其君。曾一本無
會字不如葬者之尊。山川病者之尊。其肺腑。一本肺下有于是又有處
臣諒士者出焉十一字
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
欲以自售其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
奪。不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貿易者之執
券而適於市。褻君嫚君。孰甚。夏道尊命。孔子罕言天道。若臣豈未聞。意若
曰。君之尊不至此極也。儒者平日多言安命矣。平日尊數過於尊理。遠矣。

何以出而視作一本君如理不如數若臣曰夏暑雨冬祈寒天府怨君不可
 以受怨應之曰寒暑有一本有怨天之所以多憾天之所以大也汝將使匹
 婦無憾而為君大君將曰日就國之人而弭其怨君其替哉若臣又曰子
 之術趙高之術也以未兆為朕應之曰趙高匿其君以為尊君吾之術使
 君無日不與天下相見以尊君一本以上天命曰一本曰流行君命曰一本曰出
 內不得詆我以增高一本無不得詆是故若飛若蟄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
 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榮枯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
 知。

尊命二

夫六經之稱命罕矣獨詩婁再命皆言妃匹之際帷房之故者也文王取
 有莘氏之女妲氏生九男夫婦並聖唯此神聖克券靈命命以莫不正詩
 人莊言之又夷易言之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南國
 之夫人有不妒忌之德使眾妾以禮進御于君眾妾則微言之又稍稍感
 概作一本而言之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曰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此命之無如何而不失為正命者也乃有無如何而不受命者矣不受命
 而卒無如何者矣詩人則刺之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媾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其言有嫉焉有憊焉抑亦有欲獻焉抑亦似有憾於無如何之命而
 卒不敢悍然以怨焉之三詩者可以盡天下萬世妃匹之際帷房之故之

若正若不正。漢司馬遷引而申之。於其序外感也。言命者四。言之皆累歎。
一本作歎善乎遷之能讀三百篇。闡幽微。告萬世也。三百篇之世。暨遷之世。天
竺法未東。命之正。命之無如何。又各有其本。因是已。緣是已。宿生是已。詩
人。司馬遷。惜乎其皆未聞之。未聞之而不能不立一說。使正者受。不正者
亦受。無如何者亦受。強名之曰命。總人事之千變萬化。而強諉之曰命。雖
不及天竺書。要之儒者之立言。覺世而牖民。莫善于此。莫善于此。或問之
曰。傳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言何若。應之曰。子莊言之。我姑誕言之。子質
言之。我姑迂言之。夫我也。則發於情。止於命而已矣。

尊任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又曰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
婣任卹。杜子春曰。任。任朋友之事者。周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男任也。子以
穀壁養人。男以蒲壁安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任也者。
俠之先聲也。古亦謂之任俠。俠起先秦間。任則三代有之。俠尙意氣。恩怨
大明。儒者或不肯爲。任則周公與曾子之道也。世之衰。患難不相急。豪桀
罹患難。則正言莊色。厚貌以益鋤之。雖有骨肉之恩。夙所卵翼之子。飄然
絕裾。遠引事外。雖然。豪桀則曰。吾罹患難。而呼號求援。手於庸人。豈復爲
豪桀哉。其言則曰。應龍入管井。不瞑目以待鱖鱓之鮑龍肉。而睫淚以哀
井上之居民。豈得爲應龍也哉。萬一卒不死。或者天神憑焉。道家者之書

有之曰。活一大賢者。功視活凡夫九十萬億。活一聖人。功視活凡夫九萬萬億。吾友陽城令桂林李公。則曰。禮曰。弔人弗能贖。弗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弗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弗問其所舍。吾補禮文之闕。則亦曰。見患難弗能救。弗咎其所以致患難。其言取風示末世。粹然愼然。烏乎。應龍之譬也。肆。俠者之氣縱。道家之言詭。皆非周公會子法。李公儒者也。古之任者也。言如是。言之感慨盡如是。是亦足矣。吾又聞之。廣西實天下之高山大川。氣蒼蒼莽莽。不爲中原藝類者。滑所中。李公行畢如其言。山川然也。

尊陰陳其

本改

將與汝枕高林。藉豐草。去沮洳。卸犖确。第四時之榮木。矚九州之靈泉。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傲民也已矣。仁心爲幹。古義爲根。九流爲華實。百氏爲地藩。枝葉昌淫。不可殫論。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悴民也已矣。聞之古史氏矣。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生者則時也。是故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曰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夫日胎於溟滓。浴於東解。徘徊於華林。軒轅於高閎。照曜人之新沐濯。滄滄涼涼。不炎其炘。吸引清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祀。大川歸道。百寶萬貨。人功精英。不蠶翼字而飛。府於京師。山林冥冥。但有鄙夫。阜隸所家。虎豹食之。會不足悲。日之亭午。乃炎其炘。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

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修心。鬼修祀。大川修道。百寶萬貨。奔命喘塞。汗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空土。天命不猶。俱艸木死。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眊。吸飲莫氣。與夢爲鄰。未卽於牀。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不生所世參之家。從山川來。止于郊而問之曰。何哉。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裂而磔之。醜類皆竄。詐僞不材。是輦是任。是以爲生資。則百寶咸怨。怨則反其野矣。貴人故家。烝嘗磐石之宗。燼則不暇問先之所予重器。不暇問先之所予重器。則竄者篡之去。則京師貧。京師貧。則四山實矣。京師之氣。洩。洩則府于野。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烝嘗之宗之子孫。見聞媿嬰。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桀益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苦日短。山中之日長矣。風惡。水泉惡。塵霾惡。山中泊然而和。冽然而清矣。人攘臂失度。啾啾如蠅蛇。則山中戒而相與修爛靡矣。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獻百吟。一呻百問疾矣。朝士儻焉偷息。簡焉偷活。側焉惶惶。商去留。則山中之歲月定矣。多暴侯者。過山中者。生鐘籟之思矣。童孫蹠講。過山中者。乃祝壽。壽之毋遽死矣。其祖宗曰。我無餘榮焉。我以汝爲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無餘怒。怒磅礴。我以汝爲殿矣。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

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籙其府焉。表裏其鐘簫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殲。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古史鈞沈論二

一本題
尊史二

龔自珍曰。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籙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聯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獻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五一本作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歿。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蠶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

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再辛甲老明。墨家者流。言再尹佚。辛

甲尹佚官皆史。明一本册下有之官二字實為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

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再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

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孰於成敗。絜一本作擊萬事之盈虛。

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為道家祖。禮曰德民傳方外傳之祖綜於天時。明於大

政。攻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為農家祖。禮曰德民傳方外傳之祖左執繩墨。

右執規矩。篤信一作謹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弛。一本作馳不使諸侯驕。上名

曰任約。約之史。宜為法家祖。博觀羣言。既述其所終始。又述其所出入。不

蒙一物之讖。不受諸侯蹈舐。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為

名家祖。名法為傳書則法志兵志之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

曰任文之史。宜為雜家祖。職文志之祖窺於道之太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

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

最為下也。宜為陰陽家祖。天官書五行志之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

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為縱橫家祖。文苑傳之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

戰。儉而不奪人。一本無入字名曰任本之史。宜為墨家祖。循吏傳獨行傳之祖亦為兵志祖五廟以觀

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儲。一本儲下有無所不語四字謂之任教之史。宜為小說

家祖。方技傳之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二

十人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

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擊。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之史一作史之亡也。殷之亡也。一本亡下有也孔子三字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之史一作史之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史之一作史之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一本有人字材。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郊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絃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二。周之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誓所獻燕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誓儒序詩。以斷章為初指。以諷諫為本義。以歌者為作者。一本有三者二字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祿。有顓頊祿。有夏祿。有商祿。有周祿。有魯祿。有列國祿。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赴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祿做不改。是以失禮。作一本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于夏于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于周。史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夫史籀作大篆。非一本非下有為字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一本有三四。形聲相孽。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彰。

蝥斗煌煌。匪籓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匪憲章宣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附萇弘為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王。淫祀漸興。儋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罪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闕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一本作喪祭之等。大夫士之曲儀。咸一本作或。以為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諷之學。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一本公作石。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一本作佚。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雖彼奠世繫。一本繫作系。者。能奠能守。有祿謹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餘歲。江介之都。夸族之一本之作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一本有故字。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罪大亦可揜。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歿。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息。周祿不為不多。數不為不躋。府藏不為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為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為不埃。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軻端一本端作端。於齊梁。公孫龍諱於齊趙之間。荀況廢於道。

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昭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習儒小生。僞爲儒者。流則惠。僞爲羣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誦。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按三十一王之右史。捨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越辰之法。標一作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祿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攻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推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申。一本無引申二字段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升諫。一本無升諫二字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一本下有修道學三字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卹。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一本無萬一二二字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歟。

願爲其人歟。

西京雜記司馬遷劉向二人微窺到此權注

古史鉤沈論二

補編題志 寫定纂經

龔自珍曰。予大懼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曷一本作蓋下同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嗚呼。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稱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一本師下有師字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子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梨木起。剗紬者不作。凡梨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攷文之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於義訓。勇於割聞者弗一本作不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梨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梨令工匠胥史爭。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途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書詩春秋之文。什五用假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盡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

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誓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段借。固不能以富矣。諸師籍一本籍作籍。令完具。其於七十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於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未一本有之字。多岐。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岐。今也不然。憾漢寫官之弗廣。憾梨木之初之不廣。憾補編四儲兵燹之一作右不。憾俗士之疎而弗嗜古。無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愿如何。愿如何。冀自珍。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莊綬甲。

古史鈞沈論四補編題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籍備百代。夫是以賓賓。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與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桀壽耆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耆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補編頭作與下同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是故進中禮。退中道。長子孫中儒。學中史。王者於是一本是下。芳香其情。以下之玲瓏。一本作瓏玲其誥令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質家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一本作作治

故外臣之未可以共一本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於一本於東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一作論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一本四百。其大政之名氏。姜嬴任莘。姒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册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顛顛一本顛顛。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補編卿下增亦。非字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贊。一本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下至百工之藝。醫卜之法。其姓氏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藝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不屑籍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敢滅其禮樂與道藝也。道

誠異不可降。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夫儲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特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實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驕。夫嬴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賓籍闕也。漢一有之賓籍闕。不於其季。於其初。漢初伏生老。竇公耄。申公胥靡。故漢初已無有賓。若夫子與姬之交也。似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絕矣。其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絕矣。一本矣下有其或不能賓賓而窮而晦而行。遜職此之由。杞不能徵夏。宋不能徵殷。孔子於杞宋思獻。周初武王舉逸民。其衰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至行。孔子皆謂之降志之民。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閨闈。補編作闈闈非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原刻文目胎 觀作心書

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衆人對立。與衆人爲無盡。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

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衆人也者。駢化而羣生。無獨始者。有倮人。已有毛人。有羽人。有角人。有肖翹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翹人也者。人自所造。非聖造。非天地造。其匹也。雜不部居。倮人之不與毛角者匹。一本其後政。非始政。後政也者。先小而後大。五人主爲政。十人主爲政。十人主爲政。伯十人主爲政。人總至。至於萬。爲其大政。有衆人。已有日月。有日月。已有旦晝。日月日晝。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聲。聲爲天而天名立。聲爲地而地名立。聲爲人而人名立。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日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語於人。則有傳語之民。傳語之人。一本人後名爲官。或以龍紀官。隸天之龍爲首。不鹹之水龍次焉。鹹水之龍次焉。隸畜之龍次焉。或以雲紀官。隸上天之雲爲首。隸天之雲次焉。隸名山大川之雲又次焉。或以鳥紀官。隸天之鳥爲首。隸畜之鳥次焉。龍鳥雲天所部。非人所部。後政不道。使一人絕。天不通民。使一人絕。民不通天。天不降之。上天不降之。上天所天。又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紀。一作絕比其久也。乃有大聖人出。天敬降之。龍乃以部至。鳥以部至。雲以部至。民昂首見之者。天之藉也。一本下有非衆人以爲天。大政之主必敬天。名日月星爲神。名山川爲示。名天之人亦曰神。天神人也。地示人也。人鬼人也。非人形。則非人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能紀遠。壽不能如初。

傳紀之極言壽卑矣。曰三萬歲。曰萬八千歲。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既有世已。於是乎有世法。民我性不齊。是智愚疆弱美醜之始。民我性能記。立疆記之法。是書之始。中方左行。東方左行。南方左行。東南方左行。東北方右行。西南方左行。西北方右行。北方右行。皆曰文。文之孳曰字。字有三名。曰聲曰形曰義。民我性能測。立測之法。是數之始。數始於一。極於九。凡地之上。天之下。空盡一本盡實之。必立九以求實。謂之算。算之大者。曰測。日月星。曰測地。日月星地既可測。一本測下則立之分限。以紀人之居世者。名之曰歲。曰春夏秋冬。是曆之始。民我性能分辨。立分辨之法有四。名之曰東西南北。以高爲北。庫爲南。南方日所出。北方日所入。以爲東。北方日所出。南方日所入。以爲西。是方位之始。民我性善病。蓋有蟲焉。一本蓋有蟲焉。作有七情六氣。五以宅我身。一本宅我身。作我身。一本我身。作五官。則我身病。是病之始。於是別草木之性。以殺蟲。一本殺蟲。作攻治病。是醫之始。倮人食毛羽人。不知所始。食毛羽人亦病之始。民我性能類。故以書書其所生。又書所生之生。是之謂姓。是譜牒世繫之始。一人生二子。則有長幼。則宗之始。有宗牒已。恐其亂。故部男女。是禁男女之始。佃有一本有。作爲。公侯伯。有土之君始。民我性不齊。夫以倮人食毛羽人。及男女不相部。名之爲惡矣。其不然者。名爲善矣。是名善惡之始。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有天下。有大國。寶應出。福德聚。主天下。寶應不出。福德不聚。主大國。有天下者。都中。一本中下有原字有大國者。都西北。大國之君。有古紀。有近紀。亦以福德爲差。夫始變古者。顛頊也。有帝統。有王統。有霸統。帝統之盛。顛頊伊耆姚王統之盛。姒子姬。霸統之盛。共工。嬴。劉。博。爾。吉。吉。特。氏。非帝王之法。地萬里。位百葉。統猶爲霸。帝有法。王有法。霸有法。皆異天。皆不相師。不相訾。不相消息。王統以儒墨進天下之言。霸統以法家進天下之言。霸之未失。以雜家進天下之言。以霸法勸帝王家。則誅。以帝王法勸霸家。則誅。能知王霸之異。天者曰大人。進退王霸之統者曰大人。大人之聰明神武而不殺。總其文辭者曰聖人。聖人者。不王不霸。而又異天。天異以制作。以制作自爲統。自霸天下之民。以及凡民。姓必黃炎。惟太皞黃炎共工爲有胤孫。非古之凡民皆有胤孫。古之世。語言出於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出於二。以後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雖有大人。生於霸世。號令弗與共。福祿弗與偕。觀其語言。弗可用。號令與共。福祿與偕。觀其語言。卒弗可用。於是退而立大人之語言。明各家之統。慕聖人之文。固猶將生越而楚言也。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一本報作雪仇作駁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司命之鬼。或哲或昏。人鬼之所不平。卒平於哲人之心。哲人之心。

孤而足恃。故取一本無物之不平者恃之。或以妒正性命。醜忌姦。曲忌直。父亦妒子。妻亦妒夫。或以攻正性命。細攻大。貌攻物。竄攻成。側攻中。細攻大。將以求大名。側攻中。將以求中名。謂之舍天下之樂。求天下之不樂。君子有心刑。大刑容。中刑絕。細刑校。道莫高於能容。事莫慘於見容。大倨故色卑。大傲故辭卑。大忍一本忍作不。故所責於人卑。傷生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二。一曰好勝。二曰好色。一本下有好勝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三曰學問。曰憎怨。曰榮利。二十字。何以同。其原因也。五倫之事。天人互孳。人天迭為始。知不死之說者。亦不取欲壽命。欲壽命有三術。惜神一。生物二。離怨憎三。大兵大札。起於肉食。一本肉食。大亡大哀。起於莞簟。大薄蝕。大崩竭。起於膠固。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匏三變。一棗三變。一棗核亦三變。大一作人用萬物之數。或用其有。或用其空。或用其有名。或用其無名。或用其收。或用其弃。大人收者一而弃者九也。不以收易弃也。享弃之積也。忌人者說一作以所反。奪所恃也。媚人者譽以所反。絕所慮也。靜女之動。其動失度。哀樂愛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天用順教。聖人用逆教。逆猶往也。順猶來也。生民順也。報本始。逆也。冬夏順也。冬不益之冰。為之裘。夏不益之火。為之葛。逆也。亂順也。治亂逆也。庖犧氏之易。逆數也。禮逆而情肅。樂逆而聲靈。

是故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國君。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剋。域中之言有剋。有以天爲極。以命爲的。有不以天爲極。不以命爲的。域外之言。善不善報於而身。歷萬生。死而身彌存。域中之言。死可以休矣。善不善報於而胤孫。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則立宗爲先。及其有天下。師彼農夫。謂將以傳福祿於後昆。嗚呼。既報之後身。又祿之身後。不亦勸乎。既報之於後身。又芟刈其身後。不亦傷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瞽。而惟爲善之是堅。大人之所難言者三。大憂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憂無故比。患無故剋。仇無故誅。恨無故門。言無故家。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大人曰。天下方安。小僞。小僞不可安。不如以大僞明於天下。言僞忠。禁僞教。德僞情。道僞聖。禮僞自然。域中之言。名實其大端。兵爲其幾。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辭矣。無實。天下兵集之無患矣。有名無實。是再受兵。有實無名。是再卻兵。無名僞有名。恥。無實僞有實。敗。名實中。不敗。戰亦不勝。有名僞無名。霸。敗果何喪。敗者不能言。霸果何獲。勝者不能言。非不能言。本無以言。故曰萬物不自立。有說。十之一。無說。什之九。無說。十之一。始有說。卒無說。什之九。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

詐賊很忌，非固有，或誠恥之。萬人恥其名矣。或誠爭之，萬人爭其委矣。或誠嗜之，萬人嗜其兒矣。或誠守之，萬人守其蹊矣。女子十五，避男子於園。憚，惡也。女子七歲，避男子於路。非惡也。惡之謂之有說，非惡而惡之，謂之卒無說。萬物名相對者，執相待，分相職，意相注，神相耗，影相藏，執不相待，分不相職，意不相注，情不相耗，影不相藏，將相對之名不成。萬事皆不立。萬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執。萬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相倚相譬也，故有煩惑狂亂。有煩惑狂亂也，故有聖智。大人之聽衆人也，耳擊之也，曰皆然。目擊之也，曰無所。何謂無所否？衆人之名亦與名。衆人之守亦與守。衆人之爭亦與爭。麟鳳能游肖翹之族，而與蠖蠓辨。或覲爲細也，或覲爲巨也。或覲爲神怪也，同則是，異則是，同同則是，異異則是。是則是，非則是，乖則是，合則是。渾而大圓，其精一作情如不完。其兒如不全，不名一，不守一，不爭一。衆人之情恆完，兒恆全。名一，守一，爭一，曰盡之矣。有所蔽，故有所樂，多所蔽，故多所樂。弗驚也，弗疑也，弗慕也，何樂之有。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盛德有福者，憂患避弗及。智慧廢弗用，名之曰頑。頑以完其初，死必上躋矣。盛德無福者，憂患入之。智慧出之，名之曰勞。勞以不完其初，死必旁落矣。神矣夫！父母物之民，智慧之所出，憂患之所入，入亦無算數，出亦無算數。入亦無比劍，出亦無比劍。雖則用智，慘然而哀，雖則用慧，慘然而哀。或則抱憂而食患，不忍用智慧焉而哀。或

則介憂而胃患。不一本無不字忍用智慧焉而哀其生也。名曰哀民。字曰難測。其死也。名曰最上。字曰無上。智慧之積。無上者之體。哀慘之積。無上者之用。體常靜。用常動。神矣夫。父母物之民。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於其合離。謂之生死。名之於其生死。謂之人鬼。名之於其聚散。謂之物變。名之於其虛實。謂之形神。名之於其久暫。謂之客主。名之於其客主。謂之魂魄。名之於其淳濁靈蠢壽否樂否。謂之升降。名之於其升降。謂之勸戒。名之於其勸戒。取舍。謂之語言文字。有天。有上天。一本有上天作雖然書為本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未一本無未字生也。一本在作自上天。其死也。一本在作反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備天。一本下有歸其所本反其所歸

于此聚散于此合離于此客主升降于此取舍勸戒于此語言文字大本天大歸歸天四十二字天故為羣言三極。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羣言之名我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以不名。羣言之名物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曰我。域中之極言曰神。乃曰立元神。乃曰元神反而已矣。元神得養而已矣。去非元神而已矣。域外之言曰。反之去之。不如因之。不如從而尊之。因之無所祛而已矣。尊之無所加而已矣。因之有差。尊之有差。名之有差。名之以不名。亦有差。域中之所名。無能以差。蠢也者。靈所藉力者也。暫也者。常所藉力者也。逆旅也者。主人所藉力

者也。生亦多矣。大人恃者此生。身亦多矣。大人恃者此身。恃焉爾。欲其留也。留焉爾。欲其有爲也。有爲焉爾。不欲以更多也。是之謂大人之志。

卷六 論辨類下

乙丙之際塾識二

吾聞深于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鏗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平平集文

便入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闕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塵無才工衢無才商商下文集有抑字巷無才偷市無才

胄數澤無才盜文集盜下有則非但變吾子也抑小人甚越十二字當彼其世也而才士孤根巨升文集作與才民出

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且至于僂之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于君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擔荷文集作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早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悻悻者則早夜號以求亂夫悻且悻且踴然矚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問矣歸之倫惡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政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

憂才而悼。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屨。寒於堅冰。未雨之鳥。威如文集。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棄才臣智士。文集作薄。士勇夫。而厚象驚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塾議三

客問龔自珍曰。子之南也。奚所覩。曰。異哉。覩書獄者。獄如何。曰。古之書獄也。以獄。今之書獄也。不以獄。微獨南。邸抄之獄。獄之衅皆同也。始狡不服。皆同也。比其服皆同也。東西南北。男女之口。吻神態皆同也。獄者之家。戶牖牀几器物之位皆同也。吾睹一。或釋褐而得令。視獄自書獄。則府必駁之。府從則司必駁之。司從則部必駁之。視獄不自書獄。府雖駁。司將從。司雖駁。部將從。吾睹二。視獄自書獄。書獄者之言將不同。曰。臣所學之不同。曰。臣所聽之不同。曰。臣所思慮之不同。學異術。心異藏也。或亢或孫。或簡或緜。或成文章。語中律令。或不成文章。語不中律令。曰。臣所業於父兄之弗同。部有所考。以甄核外。一本無外字。上有所察。以甄核下。將在是矣。今十八行省之挂仕籍者。語言文字畢同。吾睹三。曰。是有書之者。其人語科目京官來者曰。京秩官未知外省事宜。宜聽我書。則唯唯。語入貲來者曰。女未知仕宦。宜聽我書。又唯唯。語門蔭來者曰。女父兄且攝我。又唯唯。尤力持以文學名之官曰。女之學術文義。皆不中當世用。尤宜聽我書。又唯唯。今天下官之種類。盡此數者。既盡驅而師之矣。強之乎。曰。不。既甘之矣。吾睹四。

左一本雜書小獄者必交於州縣左一本雜畏此人矣州縣之書獄者必

交於府州縣畏此人矣府之書獄者必交於司道府畏此人矣司道之書

獄者必交於督撫司道畏此人矣督撫之上客必納交於部之吏督撫畏

此人矣吾睹五其鄉之籍同亦有師其教同亦有弟子其尊師同其約齊

號令同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鸚視蔓引而蠅孳亦有愛憎恩仇其相

朋相攻聲音狀一本貌同官去弗與遷也吏繙弗與徙也各行省又大氏

同吾睹六狎富久亦自富也狎貴久亦自貴也農夫織女之出於是乎一本

非鞭非箠非符非一本約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挾百執事而偵到

下上哀哉誰為之而壹至此極哉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一本作弟四

有匹婦一本婦作夫下同之憂有城市之憂有人主之憂匹婦之憂貨重於食城市

之憂食貨均人主之憂食重一本重於貨夫貨未或絀也未或毀也以家計

患其少以域中計尙患其多何哉孝者以奉親弟者以事長睦者以卹一本

其在天地間則鈞埋之土中取之土中投之水火取之水火不出天地之

間人主者會天地之間之大勢居高四呼博貨之原則山川効之齎貨之

流則官司鑰之重貨之權則名與器視之貨在宮中鬼神守之貨在朝野

吏民使之其做也。貝專車。不得一一本無匹麻。有金一斛。不糴芻粟。又其做也。巧夫手珠玉。道確抱黃金。一本金下有明主二字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一本做下有于道確三字

是故博食之原。畜食之流。重食之權。總四海而憂之。不急一城之急。一市之急。矧乃急匹婦之一本之下有所字急矣。食民者。士也。食於士者。民也。凡民以有

易無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麥。百穀。竹。木。漆。陶。鐵。筐。篋。一本無筐字桑。柘。葛。苧。蔬。韭。木。寶。藥。草。牛。驢。馬。豬。羊。鷄。魚。蒲。葦。鹽。酒。筆。楮。一本無筆楮二字使相當其名。田者賦

於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家五家之堡。終身毋畜泉貨可也。畜泉貨。取其稍省。負荷百物者之力。便懷衽而已。不挈

萬事之柄。行此三十年。富民所恹惜。非貨焉。貧民所歆羨。怨歎。非貨焉。桀黠心計者。退而救南畝。而天下復奚擾擾。貧與富之名。為請定後王式。曰。

泉式。其質青銅。其輪周二寸半。其重八銖。銀之色。理有常。其枚無常。其價贏縮有常。其品二等。鄭小谷徐鐵孫亦持此論與定公所見略同雖未易驟行要為經世名言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一本作第五

三代之立言也。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察天文。刻章莖。儲麻。編年。一本年下有有紀字

月。書曰。史氏之世言也。規天矩地。匡兇言。防狂僭。通蒙蔽。順陰陽。布時令。陳肅聖。哲謀。教人主法天。公卿師保。大臣之世言也。言殛。言禘。言禘。言天道。或

諛。或不。羣史之世言也。羣史之法。頗隸太史氏。不見述於孔氏。孔氏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大書日食。二十又六事。儲萬世之厥。不言凶災。日

食爲凶災。孰言之。小雅之詩人言之。七十子後學者言之。漢之羣臣博士言之。詩人之旨。有警獻曲之義。本羣史之支流。又詩者。諷刺誠怪。連狝雜掾。旁寄高吟。未可爲典正。七十子以後學者。言君后象日月。適見於天。日月爲食。漢臣之所助也。漢臣采雅記古儀官書。造周禮。又頗增益左氏傳。皆有伐鼓救天之文。衆儒譁咎時君。時君或自責。詔求直言。免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傳古義。以交相儆也。厥意雖美。不得闌入孔氏家法。曰。古之公卿師保大臣太史氏。不欲借天象儆人君。歟。曰。立言各有緒。立教各有統。立官各有方。毋相借言矣。大臣者探本真以奉君。過言有誅。矧旁飾。讒言。故慎毋借言矣。夫恆暘而旱。恆雨而潦。恆燠。恆寒而疵癘。妨田功。妖人民。古無步之之術。雖有占諛塗傳之言。取虛象。無準的。無程期。箕子推本狂僭。孔子直書水旱。目爲凶災。宜矣。人主不學無藝能。雖借言以愚其君。無所用。人主好學多藝能。必有能自察天文。步厯造儀者矣。將詰其臣曰。誠可步也。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借言者何以對。將大坐誣與謗。於是又有恆暘而旱。恆雨而潦。恆燠。恆寒而疵癘。當儆人君。人君反不忌。雖箕子所寒心。孔子所危言。反坐誣與謗。言可以不中法乎哉。言可以不中法乎哉。其慎毋借言。後之擇言者何守。載筆治厯。守春秋。言咎徵守箕子。

或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說文示字。謂日月星爲下垂之象。

形也是日月星有吉凶。非洪範之暘雨寒風應之曰。日月星之見吉凶。殆爲日抱珥。月暈成環玦。星移徙。彗孛。日五色。日月無精光。日月不交。而食。謂之薄。之類。羣史所識。有其占驗之書。今也亡之。古也有之。繫辭之稱。亦若是而已矣。而豈謂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自記。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一

一本作第八

聖清田賦薄東南。民樂其田。請籍田數。蘇松太倉一道。名田一千七百萬畝。有奇。常鎮一道。名田一千二百萬畝。有奇。杭嘉湖一道。名田一千六百萬畝。有奇。大凡起江濱。盡浙以西。東際海。千里無曠土。闢草萊。墾土地。似是功臣。而孟軻氏以爲民賊。漢臣治水。必遺地讓水。乃後世言。烏有弃上腴出租稅之土。以德魚黿者乎。今之言水利者。譬盜賊大至。稍始議塞竇。闔門也。與水利莫如殺水執。殺水執莫如復水道。今問水之故道。皆已爲田。問田之爲官爲私。則歷任州縣。升科以達於戶部矣。問徙此田如何。則非具疏謂不可。大吏憚其入告。州縣惡其少漕。細民益盤踞而不肯見奪。夫可以悍然奪之徙之。不聽則誅之。而民無亂一本亂作亂者。必私田也。今田主爭於官曰。我之入賦。自高會而然。賦且上上。奪而徙之。兩不便。湖州七十二樓之亡。松江長泖斜泖之亡。咎坐此等。且夫沙可漲也。亦可落也。水變化爲泥塗。泥塗變化亦爲水。官不徙之。水或徙之。自今江之壩。海之隄。太湖之濱。沙潮之所鼓。莖葑之所爛。鳧雁之所息。設有一耦之民。圖眉睫之

利不顧衝要。宜勿見勿聞。有詞報及議升科者。舉之。乘無事之年。刪無益之糟。徒無糟之衆。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 一本作第九

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思古子聞之諦古子。居廊廟而不講揖讓。不如臥穹廬。衣文繡而不聞德音。不如服麤鍵。居民上。正顏色。而患不尊嚴。不如閉宮庭。有清廬閒館。而不進元儒。不如闢牧藪。榮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合客兵。勞人祖父。而不問其子孫。不如募客作。載籍。情之府也。宮廟。文之府也。學士大夫。情與文之所鍾也。入人國。其士大夫多。則朝廷之文必備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則朝廷之情必深矣。豪傑入山澤。貴人主之文也。勞人怨士之頽顛。缺人主之情也。故士氣申。則朝廷益尊。士業世。則祖宗益高。士詩書。則民聽益美。其言如是。是善規國哉。

述思古子議 一本作諷 書射策議

聞之觀古子。觀古子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 一本無聞之至思古子二十一字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於言。疆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為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種種言。 一本作言種種實 不知其所以言。於是剽掠脫誤。摹擬偵到。如醉如癡。以言言畢矣。不知我為何等言。今天下父兄。必使髻弁之子弟。執筆學言。曰。功令也。功令實觀天下之言。曰。功令觀天下說經之言。童子但宜諷經。安

知說經是爲侮經。曰。功令兼觀天下懷人賦物陶寫性靈之華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彊之爲苦言。然則天下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錮者。天下之父兄爲之。父兄咎功令。宜變功令。變之如何。一本如何下有曰字漢世諷書射策皆善矣。諷書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漢世九千言足矣。則進而與之射策。射策兼策本朝事。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擯之。其言不得呶嘍不定。唱歎蔓衍。以避正的。宜酌定每條毋逾若干言以爲式。一本無此句其不能對。則莊書未聞二字以爲式。如此則功令不縛。有司不眩。心術不欺。言語不僞。至於說經。則老年教學之先生爲之。成人有德者爲之。髻弟姑毋庸。私家箴述。藏名山者爲之。大廷姑毋庸。詩賦則私家之。一本之下有言字又不急之言也。及夫唱歎蔓衍之文章。大廷試士毋庸。

保甲正名

嘉慶十九年冬。奉上諭行保甲法。大吏下其條目於所司。大略云。懸牌於門。書長若幼之姓名年齒。有習邪教者。準五家首之。無則五家連環具甘結。地方官一歲兩次編稽核之。申報上司。龔自珍一有讀之二字曰。此周禮相保法也。相保猶相受相調相實也。非保甲法。保甲法孰爲之。宋臣王安石爲之。其條目如何。曰。新法每十家籍二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陳。嗚呼。周禮固無是矣。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弓弩戰陳。有教之者。而非司徒之事。司徒之官。則無此文。保自保。戰自戰。不得合爲一。傳曰。家不藏甲。卿大夫之家。尚不

藏甲編戶齊民。何有甲之名。三代以降。兵民分。朝廷既養民。一本民作兵以衛民矣。事勢畫一。民不宜更以武力自衛。民當尊君親上。問雞犬田器而已。宋臣呂祖謙之箋周禮曰。五家相保。則奇袤不混迹其中。王守仁之與父老約曰。孝弟謙和。曰謹門戶。曰門牌不實不盡者。舉家長如此而已。夫射雖六藝之一。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射。亦猶書數居六藝之二。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書數乎哉。十家環堵宴然。爲地幾何。何以爲演武之地。十家各有生計瑣屑。鄉飲讀法。近世尚以爲煩擾不足行。安得講武之暇。十家各授弓弩。盡東南竹箭。不能給弓弩之材。十家二丁。謂之兵乎。謂之民乎。謂之民。則十家有在官之庶人二。不農不賈以習戰。必亂民也。謂之兵乎。則不如明增兵額。是故安石新法竟不行。使不幸真行。則明季以來閩粵械鬥之風。宋世蚤有之。不但閩粵。且徧寰中。寰中何能一日安。故曰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古今亦無會試之者。聖世所用。實是周禮。而用王安石之名。大不可也。宜改曰五家相保法。或問曰。王安石信如人口譏議者邪。答曰。何爲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學三代之學。欲教訓天下之人材。畢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慮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

地丁正名 按目錄地丁正名下有主客司述略一首

國朝有實則堯舜。而名則漢武帝者一焉。地丁是也。古者田曰賦。以田計也。關市曰稅。以貨計也。口賦亦曰賦。以人計矣。以田計者上古法。以貨計

者中古法。以人計者。董仲舒曰。商鞅法。貢禹則曰。實漢法。我仁皇帝永免
滋生人口之賦。一本賦下有
除丁賦三字并入地賦。有賜蠲賜。緩賜賑。而無賜復。實海之
內。無一人不復者也。仁莫大焉。事莫簡。易字焉。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我仁皇帝。革二千年之苛政。此配天之實也。其實如
此。其名未改。即鈔摺紳書。仍僞地丁。是實后稷。而名商鞅漢武也。名當亟
正者此也。或問之曰。我朝取於民者。網前古遠甚。鄉愚無見聞。又不讀史。
則不知朝家百典千式。萬官億條。例所出。視前古豐殺污隆。何如也。告之
曰。國家萬年。毋敢議所以贏於入者。然而不禁議所以嗇於出者。僕嘗私
憂焉。又私議焉。茲不宣也。

闡告子

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
以爲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爲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邠卿氏之言起矣。
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興矣。爲堯矣。性不加菟。爲桀矣。性不加枯。爲
堯矣。性之桀不亡走。爲桀矣。性之堯不亡走。不加菟。不加枯。亦不亡走。
是故堯與桀互爲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絕。古聖帝明王。立五禮。制五
刑。做做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嚮善。攻剽彼爲不善者耳。會不能攻剽性。崇
爲善者耳。會不能崇性。治人耳。會不治人之性。有功於教耳。無功於性。進
退卑亢百姓萬邦之醜類。會不能進退卑亢性。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又曰。性杞柳也。仁義杯棬也。以性爲仁義。以杞柳爲杯棬。闡之曰。浸假而以杞柳爲門戶。藩柅。浸假而以杞柳爲桎。莛。浸假而以杞柳爲虎子。威俞。杞柳何知焉。又闡之曰。以杞柳爲杯棬。無救於其爲虎子。威俞。以杞柳爲威俞。無傷乎其爲杯棬。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強名。不可似。可以形容似也。揚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名之曰善惡混。雄也。竊言。未湮其原。盜言者雄。未離其宗。告子知性。發端未竟。

予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書。喜少作之闕合乎道。乃削剔蕪蔓存之。自珍自記。癸巳冬。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親。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卽漢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臆會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附于經。記則附于經。羣書頗闕。經則附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

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既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侯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鄭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異再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附之于禮。等之于明堂陰陽而已。後世再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于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

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入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選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以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閎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立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輿儻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儻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答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其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答。孝經之名。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曷不云乎。仲尼未

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感是。是感于元命苞。鉤命決而已矣。周官之再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答問二

問張楫以降論爾雅者衆矣。以孰爲正。答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答否。尙寶史游急就。豈不寶雅。尙尊許慎說文。豈不尊雅。尙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最冗。最誕。最僞鄙。最不詞。如夾漈言。

六經正名答問三

問六藝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司樂篇之存。竇公所獻。戴氏所錄。其存于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於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藝之一。何居。答。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向若曰。此樂之見于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藝文志。則不得不然。

六經正名答問四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答。始熹平立石經時。夫小戴尊矣。抑王言保傳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亡。匡略稍稍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席。諸侯饗席。又班氏所稱。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今本漢書篇爲七十篇劉放正之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盧植鄭玄不往大

子配易。以孟子。郈子配論語。應之曰。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會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具在。亦不以配論語。曷也。發其端矣。

明良論一

三代以上。大臣百有司。無求富之事。無恥言富之事。貧賤天所以限農畝。小人富貴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王公大人之富也。未嘗溫飽之私。感恩於人主。人主以大臣不富爲最可嘉可法之事。尤晚季然也。洪範五福。二曰富。周禮八枋。一曰富。臣之於君也。急公愛上。出自天性。不忍論施報。人主之遇其臣也。厚以禮繩以道。亦豈以區區之祿爲報。然而禹箕子周公然者。王者爲天下國家崇氣象養體統。道則然也。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一本有者字惟士爲能。雖然。此士大夫所以自律則然。非君上所以律士大夫之言也。得財則勤於服役。失財則怫然慍。此誠廝僕之所爲。不可以概我士大夫。然而卒無以大異乎此者。殆勢然也。士大夫豈盡不古若哉。廉恥豈中絕於士大夫之心哉。然而古之纖人俗吏。少於今者。誠貴有以謀之。至亟矣。三代炎漢勿遠論。論唐宋盛時。其大臣魁儒。大率豪偉而疎闊。其講官學士。左經右史。鮮有志溫飽察鷄豚之行。其庸下者亦復優游書畫之林。文采酬酢。飲食風雅。今士大夫。無論希風古哲志所不屬。雖下劣如矜翰墨。召觴咏。我知其必不暇爲也。今上都通顯之聚。未嘗道政事談文藝也。外吏之宴游。未嘗各陳設施談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

家具之贏不足若何。車馬敝而責券至。朋然以爲憂。居平以貧故失卿大夫體。甚者流爲市井之行。崇文門以西。彰義門以東。一日不再食者甚衆。安知其無一命再命之家也。遠方之士。未嘗到京師。擔笈數千里而至。樂瞻士大夫之氣象。丰采以歸。語田里。今若此。殆非所以飾四方之觀聽也。謂外吏富乎。積逋者又十且八九也。夫士辭鄉里以科名通籍於朝。人情皆願娛樂其親。贍其室家。廩告無粟。廩告無芻。索屋租者且至相逐。家人嗷嗷然。當是時。儉有如賈誼之言。國忘家。公忘私者。則非特立獨行以忠誠之士不能。能以概責之。大曹三院百有司否也。內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軀保室家。不復有所作爲。以負聖天子之知遇。抑豈無心。或者貧累之也。魯論曰。季氏富於周公。知周公未嘗不富矣。微屈然。漢唐宋之制俸。皆數倍於近世。史表具在。可按而稽。天子富有四海。天子之下。莫崇於諸侯。內而大學士六卿。外而總督巡撫。皆古之莫大諸侯。雖有巨萬之貲。豈過制焉。其非儉於制而又黷貨焉。誅之甚有詞矣。今久資尙書侍郎。或無千金之產。則下可知也。誠使內而部院大臣百執事。外而督撫司道守令。皆不必自顧其身與家。則雖有庸下小人。當飽食之暇。亦必以其餘智壽及國之法度民之疾苦。泰然而無憂。則心必不能以無所寄。亦勢然也。而况以素讀書素識大體之士入庠。夫繩古賢者。動曰是真能忘其身家以圖其君。由今觀之。或亦其身家可忘而忘之爾。內外官吏皆忘其身家以相

爲謀。則君民上下之交。何事不成。何廢不舉。漢臣董仲舒曰。被潤澤而大豐美者此也。朝廷不濼高厚。宇宙不濼清明哉。

明良論二

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爲國之大恥。歷覽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熾。望愈崇則諸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至身爲三公爲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於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師傅自處之風。匪但目未覩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臣節之盛。掃地盡矣。非由他。由於無以作朝廷之氣故也。何以作之。氣曰。以教之。恥爲先。禮中庸篇曰。敬大臣則不眩。郭隗說燕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者與役處。憑几其杖。顧盼指使。則徒隸之人至。忝雖奮擊。啣藉叱咄。則厮役之人至。賈誼諫漢文帝曰。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凡茲三訓。炳若日星。皆聖哲之危言。古今之至誠也。嘗見明初逸史明太祖訓臣之語曰。汝曹輒稱堯舜主。主苟非聖。何敢諛爲聖。主已聖矣。臣願已遂矣。當加之。以呼嘯。自居臯契之義。朝見而堯舜之。夕見而堯舜之。爲堯舜者。豈不亦厭於聽聞乎。又曰。幸而朕非堯舜耳。朕爲堯舜。烏有汝曹之臯夔稷契哉。其不爲共工驩兜爲堯舜之所流放者幾希。此真英主之言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唐宋盛時。大臣講官。不輟賜坐。賜茶之舉。從容乎便殿之下。因得講

論古道。儒碩興起。及據一本季也。朝見長跪。夕見長跪之餘。無此事矣。不知此制何爲而輟。而殿陛之儼。漸相懸以相絕也。農工之人。肩荷背負之子。則无恥。則辱其身而已。富而無恥者。辱其家而已。士無恥。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無恥。名之曰辱社稷。由庶人貴而爲士。由士貴而爲小官。爲大官。則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於辱社稷也。厥災下達。上象似火。大臣无恥。凡百士大夫法則之。以及士庶人法則之。則是有三數辱社稷者。而令合天下之人。舉辱國以辱其家。辱其身。混混云云。而無所底。厥咎上達。下象似水。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則何以國。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書法。廣詩而已。外此非所問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爲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一本無以字出誇其門生妻子。小不霽。則頭搶地而出。別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豈真敬畏哉。問以大臣應如是乎。則其可恥之言曰。我輩祇能如是而已。至其居心。又可得而言。務車馬捷給者。不甚讀書。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賢矣。已勞矣。作書賦詩者。稍讀書。莫知大義。以爲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里。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以退縮爲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萬萬之一。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伏棟下求俱壓焉者。尠矣。昨者上諭至。引臥薪嘗膽事。自况比。其聞之而肅然動於中歟。抑弗敢知其竟。儻然無所動於中歟。抑更弗敢

知然嘗偏覽人臣之家有緩急之舉主人憂之至戚憂之僕妾之不可去者憂之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旅進而旅參焉之僕從伺主人喜怒之狎客試召而詰之則豈有爲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故曰厲之以禮出乎上報之以節出乎下非禮無以勸節非禮非節無以全取古名世才起不易吾言矣。

明良論二

敷奏而明試吾聞之乎唐虞書賢而計廉吾聞之乎成周累日以爲勞計歲以爲階前史謂之停年之格吾不知其始萌芽何帝之世大都三代以後可知也今之士進身之日或年二十至四十不等依中計之以三十爲斷翰林至榮之選也然自庶吉士至尙書大抵須三十年或三十五年至大學士又十年而弱非翰林出身例不得至大學士而凡滿洲漢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極速亦三十年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此今日用人論資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進身以至於爲宰輔爲一品大臣其齒髮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憊矣雖有耆壽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進然而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憊因退憊而尸玩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儻然終日不肯自請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盡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此辦事者所以日不足之根原也城東諺曰新官忙碌石駮子舊官快活石師子。

蓋言夫資格未深之人。雖勤苦甚至。豈能冀甄拔。而具形相向坐者數百年。莫如柱外石師子。論資當最高也。如是而欲勇往者知勸。玩戀者知懲。中材絕僥倖之心。智勇甦束縛之怨。豈不難矣。至於建大猷。白大事。則宜乎更絕無人也。其資淺者曰。我積俸以俟時。安靜以守格。雖有遲疾。苟過中壽。亦冀終得尙書侍郎。奈何資格未至。嘒嘒然以自喪其官爲。其資深者曰。我既積俸以俟之。安靜以守之。久久而馴致乎是。奈何忘其積累之苦。而嘒嘒然以自負其歲月爲。其始也一本無也字。猶稍稍感慨激昂。思自表見。一限以資格。此士大夫所以盡奄然而無有生氣者也。當今之弊。亦或出於此。此不可不爲變通者也。

王氏彙曰。總其籍謂仕籍。仕則著籍。勿誤解。

明良論四

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發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謂神技也。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答汝。少一割亦答汝。鞞伯牙之絃曰。汝今日必志於山。而勿水之思也。矯羿之弓。捉僚之丸曰。東顧勿西逐。西顧勿東逐。則四子者皆病。人有疥癬之疾。則終日抑搔之。其瘡疔。則日夜撫摩之。猶懼未艾。手欲勿動不可得。而乃臥之以獨木。縛之以長繩。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則雖甚癢且甚痛。而亦冥心息慮以置之耳。何也。無所措術故也。律令者。吏胥之所守也。政道者。天子與百官之所圖也。守律令而不敢變。吏胥之所

以待立而體卑也。行政道而惟吾意所欲爲。天子百官之所以南面而權尊也。爲天子者。訓迪其百官。使之共治吾天下。但責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問其若之何。而以爲治。故唐虞三代之天下。無不治。治天下之書。莫尚於六經。六經所言。皆舉其理明其意。而一切瑣屑牽制之術。無一字之存。可數端瞭也。約束之。羈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見而免冠。夕見而免冠。議處察議之論。不絕於邸抄。部臣工於綜核。吏部之議羣臣。都察院之議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縣官。左顧則罰俸。至。右顧則降級。至。左右顧則革職。至。大抵逆億於所未然。而又絕不斟畫其所已然。其不罰不議者。例之所得行者。雖亦自有體要。然行之無大損大益。盛世所以期諸臣之意。果盡於是乎。恐後之有識者。謂率天下之大臣羣臣。而責之以吏胥之行也。一越乎是。則議處之。察議之。官司之命。且倒懸於吏胥之手。彼上下其手以處夫羣臣之不合乎吏胥者。以爲例如是。則雖天子之尊。不能易與。而羣臣果相戒以勿爲官司之所爲矣。夫聚大臣羣臣而爲吏。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羣臣。雖聖如仲尼。才如管夷吾。直如史魚。忠如諸葛亮。猶不能以一日善其所爲。而况以本無性情本無學術之儕輩邪。伏見今督撫司道。雖無大賢之才。然奉公守法畏罪。亦云至矣。蔑以加矣。使奉公守法畏罪而遽可爲治。何以今之天下。尙有幾微之未及於未及於一古也天下無巨細。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則雖以總督之尊。而實不能以行一謀專

一事。夫乾綱貴裁斷。不貴端拱無爲。亦論之似者也。然聖天子亦總其大端而已矣。至於內外大臣之權。殆亦不可以不重。權不重則氣不振。氣不振則偷。偷則傲。權不重則民不畏。不畏則狎。狎則變。待其傲且變而急思所以救之。恐異日之破壞條例。將有甚焉者矣。古之時。守令皆得以專戮。不告大官。大官得以自除辟吏。此其流弊雖不可勝言。然而聖智在上。今日雖略仿古法而行之。未至擅威福也。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縛之病。矯之而不過。且無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瑣瑣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侈也。聖天子赫然有意千載一時之治。刪棄文法。捐除科條。裁損吏議。親總其大綱大紀。以進退一世。而又命大臣以所當爲。端羣臣以所當從。內外臣工有大罪。則以乾斷誅之。其小故則宥之。而勿苛細以繩其身。將見堂廉之地。所圖者大。所議者遠。所望者深。使天下後世謂此盛世君臣之所有爲。乃莫非盛德大業。而非非吏胥之私智所得而仰窺。則萬萬世屹立不敗之謀實定於此。

外祖金壇段公評曰。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製一新方哉。髦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甲戌秋日。

四論乃弱歲後所作。文氣亦何能清妥。棄置故篋中久矣。檢視。見外王父段先生加墨矜寵。泫然存之。自記。

之概。
公勗。

定公二十三齡作此四論。雖未造乎深峻。然已大類長沙半山定公少作。便有光燄。其文不可過視。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一（不定律篇答問十事）

吳昌綬曰案此書引經傳百二十事已佚惟存答問一卷

甲問據大箸立不定律有高乎諸家之義如何

答甲。夫不定律者。權假立文也。權假何以立文。假之吏也。天下大獄必赴吏。吏也者。守常奉故。直而弗有。是故弑則弑。叛則叛。盜則盜。是故弑弑則弑。叛叛則叛。盜盜則盜。是故峻大防。畫大表。以誰何天下臣子。而以權予上。吏雖知天下民獄之幽隱矣。不皆徹聞之。雖徹聞之。不皆盡其辭。既徹聞之。既盡其辭。而卒以權予上。夫自處羸。不得不以精意予上。自處直。不得不以仁予上。古之奉法者曰。夫明庶物。察人倫。總是非。申仁恕。極精微。則中國一人而已矣。吏何職之與有。春秋當興王。假立是吏而作。今律有部議。有部擬。有閹臣票。雙簽。票二簽。有恩旨。緩決。皆本春秋立文者也。先原奏。後旨意。兩者具。然後獄具。作者曰。是亦吾所為測春秋也。

乙問春秋假立吏許世子獄如何

答乙。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擬死。書葬許悼公。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父歛子藥而死者。急欲成子之意。擬之死。俄而春秋聞之。聞其愚孝。無有弑志。乃原之。

丙問趙盾

答丙。書晉趙盾弑其君夷獯。是擬死。復見趙盾。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君弑。大臣不討賊者。擬之死。俄而春秋聞之。聞其數諫。無有弑志。乃原之。

丁問趙鞅

答丁。書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擬死。書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晉趙鞅歸於晉。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無君命而稱兵君側者。擬之死。俄而春秋聞之。聞其除君側之惡人也。曰外臣有兵柄者當如是矣。乃原之。

戊問楚公子比

答戊。此執法吏區別請之矣。書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是擬死。加書歸于楚。是區別乞請之文。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君弑自立者。擬之死。又聞其脅也。加區別并奏之。春秋察之而信。乃原之。

己問晉里克

答己。書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夷齊。曰君之子。又去月。書弑其君卓子。去日。是擬死。再三加區別乞請之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不去官。不去氏。是再三恩原之。又不書晉惠公之葬。是追卹之。春秋之吏。聞有大夫殺二幼君者。擬之死。又聞二幼君之立也本不正。大夫惟不忘正。不從君子昏。以至此也。加區別奏之。春秋察之而信。乃原之。又重卹之。

庚問齊桓公

答庚。書齊小白入于齊。是擬上殺兄爭國之罪當坐。卒備月日。葬備月日。是恩原之。春秋之吏。聞有無天子命而自立不讓而爭者。擬坐。春秋察之。

以其逆取而順守。順著而逆微。乃原之。

辛閔吏必嚴酷于主。一本主下有上字乃爲執法吏耶。因問齊桓公何以書葬。

答辛。否。否。今律讞未具。吏不得以意入人罪。獄期限未畢限。吏亦不得入人罪。春秋書葬我君桓公。是法吏權釋勿問。至莊公不書公卽位。是朝命特誅之。春秋之吏。聞有君弑。仇在外未可得而復者。故權勿問。春秋察之。以爲終無復仇志。乃誅之。

壬閔凡功罪相除者。吏得自除之乎。因問寶玉大弓事如何。

答壬。否。否。凡春秋事兩見者。皆先下而後上也。設吏自除。春秋兩不得書之矣。書盜竊寶玉大弓。是擬上守土臣失天子符信。棄祖宗世守之罪。當坐大不道。書得寶玉大弓。是除。除必免死。免死非吏任也。

癸閔葬宋莊公。

答癸。書宋亂。是擬上篡罪。當坐死。葬宋莊公。是除。春秋之吏。聞有不義篡立者。擬之死。春秋察之。以爲父賢可以庇子罪。乃除之。凡除視此文。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二（不脞教律篇答問二事）

甲問不脞教矣。何比之有。

答。所以尊教。不可理者。理之而益禁。不可教者。教之而益犯。後之興王。必有欲自尊其聲名者焉。視吾此文。

乙問楚子誘我蠻子及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鬯兩義

答。昭十六年。楚子誘我蠻子殺之。公羊子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疾之也。何休曰。據誘蔡侯名。此一事。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鬯。何休曰。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忍曰。夷狄弑父。忍言其曰。此又一事。所以然者。春秋假立楚爲夷狄。若曰。後有王者。四裔之外。逆亂。非守土之臣所告。宜勿問。視此文可也。曷爲宜勿問。問之。則必加兵。中國盛。兵力盛。加兵而服。則必開邊。則是因夷狄之亂。以收其土地。仁者弗爲也。中國微。兵力微。加兵而不服。則必削邊。則喪師糜餼。削邊以取夷狄笑。智者弗爲也。故勿問者。春秋之家法。異內外之大科也。

丙問闔弑盜殺兩義

答。襄十九年。闔弑吳子餘祭。哀四年。盜殺蔡侯申。何休皆曰。不言其君。襲自珍曰。所以然者。禮不下庶人也。禮不下庶人者。禮至庶人而極。刑人罪人。又爲庶人所不齒也。千乘之君。而見殺於闔盜。蓋吳子蔡侯與闔盜。均不脩教也。後之有位。死非所死。視此文也。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三（律目篇答問十事）

甲問曰。據大箬律目篇。父子兄弟相首匿。願聞其常。

答。甲。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言父子則兄弟在其中。春秋毀泉臺傳。

曰。父築之子毀之。譏。是子雖正。不得暴父惡也。春秋齊人來歸子叔姬。傳曰。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不欲服其罪者然。是子雖不正。父不得暴其惡也。二者。春秋之常律也。今律。子弟訐發父兄罪。雖審得實。猶先罪訐發者。是亦吾所爲測春秋也。

乙問首匿篡弒何以自處

答乙。父也。兄也。不言諫。先死之。子也。弟也。不可教。以家法死之。死之而不明之于有司。不暴之于鄉黨國人。也。若夫爲國家者。案得教諫實迹。表異之。案得不教諫實迹。亦無連坐。則文王之法也。

丙問非父子兄弟如何

答丙。叔孫得臣卒不日。人臣知賊首匿。罪當誅。又常律也。

丁問既知其常願聞其變

答丁。周公以叔父相猶子。親之甚。貴之甚。誅不避母兄。用親以滅親焉。石碯誅石厚。魯君子左邱明曰。大義滅親。皆其變也。

戊問季友爲常爲變

答戊。季友以叔父輔猶子。與周公同。應用變例。

戊復問公羊氏漢儒何休皆以爲季友逸賊不誅實首匿之未嘗用變例也

復答戊。公羊氏失辭者二。失事實亦二。何休大失辭者一。慶父弒二君罪

百於牙。酖牙也是。則逸慶父也非。逸慶父是。則酖牙也非。二者安所據。越盾匿穿。何以書弑。二者安所別。周公誅管蔡。季友得匿慶父。二者安所正。一以爲道。一以爲律。皆異吾所聞。

己問願得季友事實

答己。季友實不匿慶父。實用變例。非如兩經師言。般之弑獄有所歸。宛轉遷就。事勢爲之。非不探其情而誅之也。閔之弑。友且挈僖公奔邾矣。倉皇避賊。豈違追賊。又非緩追逸賊也。二者又皆非首匿也。慶父卒死於季友之手。與牙同。夫周公之誅母兄也異矣。友之誅母兄也。又有艱焉。不察其艱。不迹其卒。一以爲道。一以爲律。

庚問季友之事實。既知之矣。敢問常變二律。安所施。据論語答攘羊語及毀泉臺歸子叔姬二義。或以事之巨細分別得首匿不得首匿乎。

答庚。否否。苟得首匿。篡弑下與攘羊同。苟不得首匿。攘羊上與篡弑同。律何本。本人情也。攘羊當坐笞。猶不相發。矧發大獄乎。築泉臺之觀游。淫佚之失德。猶相蒙矧。敗大名乎。爲國家求忠臣直士。不求之賣骨肉之門。赫甚。

辛問區別不以事則必以人律意可喻而知乎

答辛。以攘羊喻周公石碻季友。親受羊於主人而牧之也。楚之直躬者。於

羊主人並世而生爾。

王問周公季友得誅。兄是弟之得加變律乎。兄也。石碯得誅。子是父之得加變律乎。子也。萬一貴戚宰輔之父謀反。是察於人倫之君子。必推類至是。而後畢者。亦有以處乎。

答王。孟子曰。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是其比也。

癸問楚令尹之子棄疾。唐李懷光之子瓘兩事。

答癸。棄疾之父非反。棄疾又不諫。與聞殺父。無足稱者。瓘之父反。瓘又諫。疑瓘賢矣。抑瓘身非貴相大臣。法尙不得誅。况夫瓘但得諫懷光。但得殉懷光死。不得白德宗。白德宗。非春秋法也。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四（律細目篇。答問九事）

甲問。据大箬律細目篇。罕覩非常之義。何爲而作乎。

答。欲令今之知律者有所溯也。語曰。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吾所以作。今律與春秋小齟齬。則思救正之矣。又吾所以作。

乙問。今律一人犯數罪。以重者科之。中春秋某律。

答。莊十年。公侵宋。公羊子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

其重者也。

丙問今律贓未入手減等春秋如是乎

答。春秋律不如是。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公羊子曰。何以書。賂齊也。爲弑子赤之賂也。何休曰。時邑未之齊。坐者。猶律行言許受賂。

丁問今律誤殺人有勿論有論減等中春秋某律

答。襄公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子曰。入巢之門而卒也。何休曰。吳子伐楚過巢。不假塗。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

戊問今律年幼犯罪不坐中春秋某律

答。昭二十四年。尹氏立王子朝。何休曰。貶尹氏。譏世卿。不貶王子朝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也。

己問今律非夫若子不得捕姦中春秋某律

答。春秋於內女淫泆者深沒其文。齊人執單伯。齊子執子叔姬是也。內小惡不諱。惟淫諱。非諱也。春秋非討淫之書也。外小惡本不書。春秋三世。又無譏外相淫者。禮。天子內屏。諸侯外屏。不察人之閨門也。難之曰。蔡人殺陳佗。不以其外淫賤之乎。答。蔡之當討者也。非春秋討之也。

庚問今律犯罪分首從中春秋某律又春秋僅如是乎

答。春秋密矣。今律但分首從。春秋從之中又分從。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

于蔑。公羊子曰。及我欲之也。暨不得已也。及猶汲汲。暨猶暨暨也。是其義也。

辛問今律初犯輕再犯重中春秋某律

答。莊七年大水無麥苗。公羊子曰。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休曰。不登二穀乃書。天不以一災傲人。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是也。

壬問今律大盜不分首從皆死何所祖

答。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何休曰。不舉重者。二子尊同權等。此不分首從律所祖。

春秋決事比答第五（人倫之變篇答問八事）

甲問人倫之變大科如何

答曰。春秋所以作。什八九爲人倫之變而作。大哉變乎。父子不變。無以究慈孝之隱。君臣不變。無以窮忠孝之類。夫婦不變。無以發閨門之德。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比物連類。貴錯綜也。其次致曲。加王心也。直情徑行。比獸禽也。春秋之獄。不可以爲故當。春秋之文。不可以爲援。春秋之義。不可以爲例。春秋之訓。不瀆。一告而已。不可以再。或再告而已。不可以三。是故春秋之指。儒者以爲數千而猶未止。然而春秋易明也。易學也。春秋之獄。有吏辭。有王者辭。春秋張三大治三細。其處三大也。恆優。劫之也。反厲。處三細。恆恆。劫之也。反恕。處三大。恆直。待之也。恆顯。處三細。恆曲。待之也。恆隱。

何謂更辭。更辭先也。何謂王者辭。王者辭後也。三大君父夫。三細臣子婦。

乙問今律父殺子輕於平人。春秋晉侯殺其世子書。掩諸卒不書葬何也。

答曰。聞之劉禮部矣。殺世子母弟。罪加殺命卿一等。皆直稱君者。此春秋大異乎。今律不可不知也。其在康誥。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皆元惡大憝。皆所謂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者。春秋法文王也。速由也者。如今律決不待時。

丙問復仇之節

答曰。何休曰。諸侯之君與王者異。義得去。去則絕。伍子胥是也。故比之曰。今世家長殺。斃工非道。視此文。凡臣民不得仇天子。得仇天子之臣。不得仇天子執法之大臣。得仇天子之譖臣。齊襄公是也。故比之曰。今世設有三法。司狂撓人命。視此文。

丁問母預弑父。春秋不立子仇母之文如何。

答。魯莊許絕母。不許求母。在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是其義也。

戊問大箬援經文。妾為君母者之稱。與諸師往往不合如何。

答。隱公之母。書夫人子氏。薨。僖公之母。書夫人風氏。薨。書葬我小君。成風皆賸也。而春秋夫人之。據董子曰。主地法。夏而王。母不以子貴。主天法。商而王。母以子貴。主天法。質而王。母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母不以子貴。周。

文家也。穀梁氏不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於周而爲之說。春秋質家也。公羊氏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於春秋而爲之說。漢亦質家也。尊薄太后廟食。禮也。故龔自珍援以比春秋。

己問穀梁氏之大失

答。以仲子爲惠母。以夫人子子氏爲隱妻。皆失事實。於大科爲不史。妾母別立宮。禮文無徵說。考仲子之宮。失事實。又失義。於大科爲不經。妾母別立宮矣。又於子祭於孫止。是生則飲食。死則餒也。失義。於大科爲不孝。以惠公仲子爲一。以僖公成風爲一。失事實。於大科爲不辭。

庚問穀梁子言秦人弗夫人也而見正穀梁必非無據

答。周末文勝。秦人不以我小。若成風爲夫人。用周法。穀梁家不得據周法。難春秋法矣。鄭元駁五經異義曰。漢尊薄太后。禮之變。古禮未之有也。鄭氏不通春秋。不得據周法。難漢質家法。又告之曰。予說此事。與劉禮部異。辛問公羊氏許衛輒得正後世可援比乎。

答。何休救正之曰。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許止雖見赦。猶不宜爲君。衛輒雖得正。猶不合義。後之決事者。雖不得誅若人。若人亦不得自援春秋。

大誓答問第一（論伏生原本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

問曰。儒者百喙一詞。言伏生尙書二十八篇。武帝末。民間獻大誓。立諸博士。總之曰二十九篇。今文家始有二十九篇。又云。得大誓以并歸於伏生。

弟子始有二十九篇。其言何如。答曰。使尙書千載如亂絲。自此言始矣。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失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藝文志語正同。遷固此言。昭昭揭日月而行。諸儒萬無不見。亦萬無不信。而乃舍康莊而求荆棘。察其受病。厥有四端。篇目之不考。一也。篤信民間晚出書。二也。誤以孔安國爲傳古文。因以史遷亦傳古文。因篤信周本紀。三也。不以今文古文晚出書三事。截然分明。各還其數。而合并數之。自生贅悶。歧之中有歧焉。四也。今先證以歐陽夏侯卷數。使先知今文大師之不可厚誣。而後白黑可得而定。亂絲可得而理也。

大誓答問第二（論夏侯氏無增篇）

諸儒言。夏侯生有大誓。按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重規疊矩。夏侯之不徇俗師。以屬本師可知。

大誓答問第三（論歐陽氏無增篇）

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以分般庚而三之。孫氏星衍作篇目表是也。般庚當三。孔門之舊。故今文家皆從之。至蔡邕石經尙然。古文家亦仍之。至馬鄭王尙然。

大誓答問第四（論今文篇數具在）

一堯典。二皋陶謨。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般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發

者。九微子。十姆誓。十一鳩範。十二金騰。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維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康王之誥。說見後條二十六棗誓。二十七呂刑。二十八文侯之命。二十九秦誓。

大誓答問第五（論近儒異序同篇之說非是）

問諸儒之說。始鄭玄一言。玄謂伏生歐陽夏侯。皆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故止二十八篇矣。亦見漢氏釋文引馬融語答曰。百篇之書。孔子之所訂也。七十子之所序也。自無壞我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自王若曰庶邦以下爲康王之誥。孔子所見如此。不必問伏生矣。般庚之合爲一。歐陽生方且從而分之。豈有顧命康王之誥之本分。而反從而合之乎。歐陽何其勤於復孔子之舊。伏生何其勇於汨亂孔子乎。必不然矣。合之云者。竹簡之合之也。非其名與實之合之也。蓋二篇事相比也。辭相屬也。指意相聯貫也。其竹簡可合寫而合寫之矣。豈并省之之謂哉。後世帛楮書。亦有合寫二部於一卷一冊者。皆非并省。如伏生果并省。則是分之始於馬鄭。馬鄭何師說而創分之。自誤解鄭氏語。而廿八之說起。異序同篇之說又起。夫同序異篇。以有序領衆篇可也。若異序同篇。一身二首。學者何以離章句。寫官何以定簡畢。授讀者何以名其家。名之不正。萬事失紀。何取而創此駭論焉。

大誓答問第六（答客難）

客難之曰。太平御覽書古文訓。困學紀聞。並引尙書大傳孔子曰。五誥可
以觀仁。五誥者。二十九篇之中。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惟康王之誥
卽屬顧命。故不數。於今文康王之誥不與顧命爲二之證。若爲二。則孔子
當言六誥。王氏癯齡爲予答之曰。五誥觀仁。乃孔子之言。總論百篇也。孔
子豈亦止見廿九篇者耶。百篇中有湯誥仲虺之誥。且廿九篇中。梓材亦
誥也。誥甚多。而觀仁者五。孰能定孔子所指爲何等篇哉。易九卦爲憂患
之辭。豈易止九卦哉。故不得臆決其不數康王之誥。

大誓答問第七（論近儒書序當一篇之說）

又有從而爲之辭者曰。序實當一篇。朱氏辨尊近有陳氏壽祺亦未知余說也。凡古書之
序當一篇。古例有之。大可引爲予說。鋤去大誓之助。然不敢取者。一則二
十九篇灼然大明。根株已明。枝葉之言。宜從芟落。二則書序古今文並有。
孔壁序。孔安國不以當一篇。則伏壁之序。伏生必不當一篇也。

大誓答問第八（論班氏不以書序當一篇）

座主高郵王尙書引之。謂自珍曰。儒林傳曰。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其書
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篇。又頗雜采左氏傳書序云云。上文稱二十九
篇。下文稱又採書序。文法如是。是班氏不以書序入二十九篇之明證也。

大誓答問第九（論書序古今文並有）

或言今文家有序。古文無之。或言古文家有序。今文無之。余外王父段先

生則曰。皆有之。以百篇序多異字知之也。由其異字而審知爲家法之異也。詳見古文
尙書撰異

大誓答問第十（論後得者非大誓）

馬季長疑之矣。王子雍又疑之矣。蓋白魚赤烏之文。廁於三十一篇之中。如碓硃之混球璧。然馬王皆不定爲其何等書。吾友劉申受嘗目之爲戰國大誓。泰與陳君潮曰。殆藝文志所載七十一篇之周書。晉世汲冢所得。正其同類。二說良是。周末之徒。往往有此類言語。馬融疑之而注之。趙岐疑之而引之。要不失爲古書雅記云爾。

觀古書真僞。審其類否。周初史臣之文。氣體類不類。不難知也。文法類不類。不難知也。周書二十篇。有此文法。有此助辭乎。而堅不服馬氏。師曠與離朱爭明。

大誓答問第十一（論大誓晚立與伏生家法無涉）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獻大誓。使博士讚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此言功令而外。別增此學。歐陽家法而外。別增此師也。時夏侯
末立余考書博士有歐陽夏侯之學。歐陽夏侯皆未嘗自爲書博士。今向歆言如此。與伏生弟子無涉明矣。

歐陽生以後之博士。憚違明詔。起傳後人。大都俗學。漢初淳悶。重功令。尤重師法。學有家法。名成大師。豈肯從而詭和以塞詔旨乎。觀劉歆欲立古

文太常以無師說不肯立。豈歐陽之篤謹不如後來之博士。伏生之徵在文帝時。歐陽生親受業於伏生。下距武帝末尚七十年。縱老而見獻書之事。豈復屢補師書。自悔其少年之業之未備耶。抑余考諸外王父段先生之言。董仲舒對策在帝七年。終軍上對在帝十八年。皆引此文。是大誓之出頗早。非未年也。孔氏以爲未年重得之。良是。此類書記。自除挾書之律。卽萌芽於世。通人往往先見之。或孝武亦先見之。是以民間朝獻夕賦。學官然其始皆不會目爲大誓。董子同類相動篇引此文。而稱書傳曰。是仲舒不以爲大誓甚明白。目爲大誓。在末年重得之時。距二十九篇之定也久矣。

又考王充論衡。則以是事爲在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獻於朝。而後書二十九篇始定。後漢黃門侍郎房宏說亦同。宏充皆不知二十九篇之數。不待大誓出而早定。故其言若是。信如宏充言。二十九篇之名之數。闕一而虛懸之。歷孝文至孝宣百年而後定。殆非事實。抑果如宏充言。則歐陽夏侯之死久遠。益爲今文家白謗。益爲伏生家法定界限矣。

大誓答問第十二（論尙書大傳引此文之故）

問曰。聞之尙書大傳者。伏生老不能正言。口授大義。生終後。歐陽生張生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志稱四十一篇者是也。而見引魚入舟火流烏之文。是歐陽生與此大誓爲眷屬之左證。答曰。辨哉問。而不知漢儒引

書之例也。漢人引易說謂之易。引書說謂之書。引禮家春秋說謂之禮。春秋見於一切書者不可枚數。以尚書大傳論之。於般庚則引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古般庚說也。於康誥則引書曰王曰封若圭璧。此古康誥說也。於毋佚則引書曰厥兆天子爵。此古無佚說也。許叔重引山行乘櫟水行乘舟泥行乘橈澤行乘朝。此古咎繇謨說也。歐陽生張生當漢初羣書四出之年。博摭傳記。何所不引。引此書之文以說大誓爾。夫伏生無大誓。而有說大誓之文。此亦九共帝佶說命高宗之訓歸禾等篇例也。假使大傳所引是真尚書。董生著書轉引此文。不當不從其本而稱之。乃但稱尚書傳。則董生之陋極矣。邇不云乎。婁敬董生終軍。皆先獻書而見此文。不必張歐陽不之見。此何得謂伏生弟子增二十八爲二十九之左證。

大誓答問第十三(論孔壁中無大誓)

問今文家之無大誓。吾子之言。固其根株。又扞其藩垣。敬聞命矣。敢問古文。答曰。其無不俟問。孔鮒藏壁中者。本亦百篇。兵火後略同孔壁之散亡。藝文志。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止不壞。而得古文尚書。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班氏此言。其亦明且清矣。二十九者。則前目錄是。十六者。則鄭玄數者是一。舜典二。汭作三。九共。鄭氏數四大禹謨。五益稷。六五子之歌。七胤

征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典寶。十一伊訓。十二肆命。十三原命。十四武成。
建武世亡十五旅獒。十六畢命。作罔命者誤此劉歆所欲立者也。何處容大誓。

大誓答問第十四（論五十八篇之名）

問然則五十八篇之名何所始也。答曰。此混同之總數。不知所始。在安國
獻祕府之後。其祕府目錄歟。伏生廿九。析般庚爲三十一。今文之數都畢
矣。古文多十六。折九共爲廿四。合其復重。則五十有五。古文之都數又畢
矣。孔安國既上古文五十五篇。而祕府取民間本大誓合并數之。時析兼爲三
三事言。因曰五十八矣。

大誓答問第十五（論劉向襲稱五十八班固稱五十七之誤）

自祕府誤合并數之。而子政別錄襲稱五十八篇矣。然未會統之以古文
也。孟堅藝文志則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蓋以武成一篇。亡於
建武之際。故曰五十七。實亦謂書有五十八。蓋孟堅承劉歆七略而言。竟
專屬之古文。不分析還之。未免小誤。

大誓答問第十六（論班史稱四十六卷之故）

問何以五十八篇止四十六卷。可言其故乎。答曰。伏生廿九篇。爲廿九卷。
壁中廿四篇。爲十六卷。民間大誓析之則三篇。合之則一卷。是故四十六
卷。卷少於篇。篇多於卷。一定之式。廿九卷。一事也。十六卷。又一事也。一卷。
又一事也。凡三事四十六卷。非專古文經四十六卷。然卽由四十六卷之

故思之。而書凡三種。痕迹昭彰。二千年事。瞭然如今日對簿。讀漢書者。幸思而得之。不思弗之得也。

大誓答問第十七（論隋史稱二十五篇之謬）

隋書經籍志竟改增多廿四爲廿五。臆改甚悍。王氏夔齡曰。志又稱孔壁有之。惟欲以大誓出孔壁。則所以臆改之源也。

大誓答問第十八（論唐人稱二十四篇）

孔氏尙書正義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當三十有四。去大誓。猶有三十有一。按云三十有一者是也。并此數之。故曰三十四矣。

大誓答問第十九（論僞孔序稱二十五篇之謬）

僞孔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則村塾之子。目弁不見漢書。而欲誣孔壁者也。王氏夔齡曰。此正與隋書經籍志之誤相同。

大誓答問第二十（論近儒遁詞）

自馬王而外。尙有趙岐韋昭服虔杜預之言。而趙岐注孟子滕文公篇。則明曰。大誓者。古百二十篇之大誓也。趙用書緯之說。故曰百二十篇。今之大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尙書同。偉哉此論。與季長重規疊矩。厥後韋於國語。服虔於左傳。皆屢疑之。近儒無可如何。乃曰。凡左氏春秋國語管墨荀孟所引皆大誓中下篇。其充學者民間所獻一篇獨上篇。則何民間本孔壁本。不約而同。適皆獨此上篇也。又曰。雖已完具。而間有脫簡。何脫簡之多也。且又何以

民間本孔壁本同此脫簡也。遁詞知其所窮。

大誓答問第二十一（論充學之大誓是一篇是二篇處處不合）

寶鼠腊之徒。欲誣今文家。則以爲一篇。欲誣孔壁。則以爲三篇。凡誣今文而一篇之者。則歐陽夏侯增廿八爲廿九。及二十八宿加北斗之說是也。凡誣古文而三篇之者。則曰五十八。曰去武成尙五十七之說是也。至僞孔序則又以一篇誣古文。如曰增多伏生二十五是也。至唐人則又以三篇誣今文。如曰伏生三十有四篇是也。率恟怛而難憑。終游移而失據。是書之云一爲三。何足深論。意者民間獻書時原止一篇。厥後博士俗師喜事之徒。欲塞詔書起傳教人者。見百篇之序甚明。因析而爲三。使合於孔門之舊。以張其學。因而祕府定目錄著錄之也歟。

大誓答問第二十二（論漢世何以不互校）

漢廷凡古書二本並出。未有不互校之者也。孔安國得孔壁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并目錄互校之矣。張霸百兩篇之非真。由成帝以中古文校之非是。是二本互校之矣。劉向以中古文校博士易。脫言无咎悔亡。取中書樂記二十三篇。以校常山王禹不相合。是皆互校之矣。孝經長孫江翁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又二本互校之矣。向取中古文校歐陽夏侯經。酒誥脫簡二。召誥脫簡一。其餘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亦二本互校之矣。何以民間得大誓。孔壁亦得大誓。二本並在漢廷。孔安國方

以今文讀古文而絕不一問其異同得失。終漢之世。君臣及今文古文大師向歆父子皆無一言言大誓同異得失。豈非民間本正坐孔壁無之。孤文易張得侔在學官也哉。

大誓答問第二十三（論太史公古文之學）

抑人之誣孔壁也有故。蓋曰太史公載之云爾。太史公從安國問故云爾。安國上承孔壁下教史遷云爾。是爲左證。予曰。此望見影響之談也。安國之教太史公。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五篇。時有古文說而已。如問故而及大誓。必當有古文說。異乎民間本之說。則班固何以遺漏焉。太史公之學。在乎網羅六國放失舊聞。若夫五帝三王事實。大都鈔襲雜書百家傳說。又往往排比失倫。其作周本紀齊世家之載此文。正如作五帝紀之引五帝德帝繫姓。大都七十子以後之僞記云爾。遷之精英。豈在是哉。且太史公實未盡得孔安國之學也。不但般庚諸篇。盡今文家說已也。夫所貴乎治古文者。貴治今文家所無也。貴乎所無之十六篇。馬鄭所謂二十四者能一一爲之說也。今今文古文復重並有之三十一篇。則有兩家之說。而十六篇孤本。則但載其序。安在其爲安國高弟子也。假令問故時。取舜典入舜本紀。汨作九共入夏本紀。取典寶入殷本紀。瓊怪之物。蒐羅完具。則遷之功不在伏生下。而史記一書。真卿雲之在九霄矣。不取其所當取。是以取所不當取。安在其爲安國高弟子。

又遷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其時衆書爭出於世。大抵古字皆曰古文。未
必十歲卽有從安國游之事。厥後作周本紀。齊世家。引此大誓。意者少年
所誦之古文歟。

大誓答問第二十四（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

請縱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
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
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
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
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
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
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既譯之後。
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
不得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故。然而譯語者。未曾
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尙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
毀弃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
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
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
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若夫讀之之義有四。不

專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具如予外王父段先生言。詳見段氏古文尙書攷異

大誓答問第二十五（論大誓逸文有二種）

戰國大誓。至唐而又亡矣。會據王伯厚以來各輯本付胥寫一本。以補逸周書之一則。而左傳國語管墨荀孟所引。自馬季長所舉五事之外尙多矣。外王父段先生陽湖孫氏星衍兩家各有輯本。亦條鈔於後。瑰瑋淵奧。此真孔子所訂古大誓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氏春秋傳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

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錫有光。孟子

獨夫受。空駒子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戴小

記〇以上五章馬季長舉之

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

天不亦棄縱而不葆。漢子非命上篇與天志中篇引小異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按此數紂蓋刑之罪莫於晚出本數罪之辭遠矣

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墨子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

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

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予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按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以上皆漢世學官所無也

大誓答問第二十六（論東晉偽古文乘虛而入）

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空穴來風。自此書盛行。爲名世大儒所疑。於是梅賾始采輯左氏春秋管墨荀孟所引。塗附成書。以塞趙岐馬融服虔王肅韋昭杜預以來之疑。亦分爲三篇。以合孔子之舊。以自別於民間所獻之書。雖采輯未完備。而作僞甚工。蓋駕張霸百兩篇而上之矣。豈非張霸導之於前。白魚赤烏之博士召之於後也哉。

農宗答問第一

問百畝之法。限田之法也。古也然乎。答否否。吾書姑舉百畝以起例。古豈有限田法哉。貧富之不齊。衆寡之不齊。或什伯。或千萬。上古而然。漢以後未富。三代本富。漢以後以財貨相倍蓰。相什伯。相千萬。三代以田相什伯。千萬。相百也。故曰陌。相千也。故曰阡。一本作陌也。阡也。義由是限。大抵視其人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烏得而限之。且夫後世之未富。以財貨相什伯。千萬。世宗莫得而限之。三代烏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爲國之主。繇廣田以起也。

農宗答問第二

問漢代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義何若。答。此爲漢主謀諸侯王之善。非諸侯王自謀之善。王子侯而諸王竟不振。賈誼主父偃漢之忠臣。其漢諸侯王之忠臣耶。

農宗答問第三

問宋張氏九世同居。流俗以爲美談。何必有大宗。答。魯以相忍爲國。非姬周太平之魯可知。况以相忍爲家。生人之樂盡矣。豈美談耶。一本作必其能久乎

農宗答問第四

問既立農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將亂。恐天下豪傑以族叛。以族徙。以族降散。則如何答。此亡國之所懼。興王之所資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籌之至熟矣。如此一代之祖。可省十年用兵。

農宗答問第五

問天下已定。獨天下諸有田之大宗。不內租稅。奈何。內租稅而近京師。患其藏甲逼宗室。又奈何。善。此視興王之德與力矣。全德不恃力。莫肯不服。其次用力。力有三等。誅之徙之。誅其大宗。放流其羣宗。取其田以食興王之宗室。亞旅比耦也。不能姑徙之。漢初徙楚之諸屈。齊之諸田。昭氏景氏以實陵邑。力之次也。力又不能徙之。則楚以三戶亡秦。

卷七 奏議書疏類

西域置行省議

不刊之論（批）論遷議設權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實經書邊睡至計李文忠謂定公經世之學此尤其學舉大者道光朝會以此議錄呈覺羅文莊公未見采納至光緒朝卒見設施已亥雜詩有五十年中言定論之句而果論矣

天下有大物。渾真曰海。四邊見之曰四海。四海之國無算數。莫大於我大清。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其實居地之東。東南臨海。西北不臨海。書契所能言。無有言西北海狀者。今西極微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微至烏梁海總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一作種廣版圖盡處。即是海比。西域者。釋典以為地中央。而古今謂之為西域矣。我大清肇祖以來。宅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界。大清最先。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西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里。積二百萬里。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博聞之士。言廓恢者。擴勿信。於北則小險。望見之。於西北正西則大險。險讀如漢書英布傳險謂布何苦而反之險望而不見。今聖朝既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險。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東南北之衆。開拓西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千里。西藩屬國尚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海乎。未可測矣。然而用帑數千萬。不可謂費。然而積兩朝西顧之焦勞。軍書百尺。不可謂勞。八旗子弟。綠旗死賤。感遇而捐軀。不可謂

折然而微夫天章聖訓之示不得已。淺見愚儒。下里鄙生。幾幾以耗中事。邊疑上之智。翦人之國。滅人之嗣。赤地千里。神武而殺。一本無神武而殺四字疑上之

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則貴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勞者不可復息。費者不可復收。滅者不可復續。絕者不可復蘇。則亦莫如以一作因之以爲

功。况乎斷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續之。所憑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則豈非天之志。與高宗之志。所以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續加之。則莫

如酌損益之道。何謂損益之道。曰人則損中益西。財則損西益中。兩言而已矣。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爲患。大官非不憂。主上

一作非不諒。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臂以肥體。自啖

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狼蹶。不士不農不工不

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殮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

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

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

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

歲。嘉峪關以外。鎮將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此。其密也。

地縱數千里。部落數十支。除沙磧外。屯田總計。北纔二十三萬八千六百

三十二畝。南纔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畝。合計纔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零八

畝。田丁。南北合計纔十萬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無實者。二百

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則言之胡易易。今內地貴州一省。每歲廣東四川。皆解餉以給。貴州無重兵。官糴兵糧。入不償出。每歲國家賠出五六萬兩。至八九萬兩。一本無兩字不等。未嘗食貴州之利。內地如此。新疆尙何論邪。

應請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險遠。易以生怨。無庸議。雲南貴州兩湖兩廣。相距亦遠。四川地廣人希。不宜再徙。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

不願徙。毋庸議。雖毋庸議。而一本無雖母願往者皆往。一本皆往其餘若江南省

鳳穎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強武。敢於行路。未驕慣於食稻衣蠶。地尙不絕。遠募之往。必願往。江西福建兩省。種菽草之奸民

最多。大為害中國。宜盡行之。無遺類。所謂盡行之無遺類者。謂種菽之奸民。非謂盡福建江西之民也。金谿楊士達乃為文大詬厲之。雖自諱其鄉

實則不諳上下文語氣不知文者也與其為內地無產之民。孰若為西邊有產之民。以耕以牧。得

長其子孫哉。當行者官給每戶盤費若干。每丁盤費若干。議聞。一本無議又

各省駐防旗人。生齒日繁。南漕不給。大率買米而食。買緞而衣。若遣令回

旗。京師內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數年。本省費又無所底。駐防者。所以衛天

朝也。八旗子弟受恩久。忠義其所性成。苟有利於天朝者。必無異心。無異

議也。各將軍議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盤費宜視民人加

重。以示優厚。議聞。一本無議其遷政。暫設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議聞。一本

聞二字先期斬危崖。劃仄嶺。引宗泉。瀉漫壑。到西。分甬南北兩路。後。官給蒙

字

綏定一本無綏縣。以博羅塔拉為博一本無縣。以幹珠罕為珠一本無縣。此四句一作

一為哈爾里克一博四至核議。伊一本伊下西府一本無設縣四。以府城為伊西一本

羅塔拉一幹珠罕西二縣。以庫爾圖為圖一本無縣。以古爾班薩里為絜一本無縣。以烘郭爾鄂

籠為鄂鄂字縣。此四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庫爾圖一古爾班薩里一烘郭爾鄂四至核議。庫州府一本州府作

以府為庫一本無縣。以烏里雅蘇圖為舊營一本無縣。以晶河為豐潤一本

潤二縣。此三句一作一府城附郭四至核議。瓜州府一本瓜州設縣四。以府城為瓜

字無瓜縣。以蘇木哈喇坡為舊堡一本無縣。以賽巴什達里雅為湖一本無縣。以

塔勒納沁為土城一本無縣。此四句一作一府城附郭一蘇木哈四至核議。塔州一作

巴哈巴哈設縣二。以州為塔縣。以雅爾為肇豐縣。此二句一作一四至核議。其鎮西

迪化兩府。現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議。南路關州府一本州設縣六。以府城為

關一本無縣。以納呼為東關一本無縣。以洪城為洪一本無縣。以魯克察克為

柳中一本無縣。以哈喇和卓為高昌一本無縣。以吐爾番為安樂一本無縣。

此六句一本作一府城附郭一納呼一洪四至核議。沙州府一本沙州作哈喇沙設州一。縣四。

城一魯克察克一哈喇和卓一吐爾番以府為沙一本無縣。以庫車為龜茲一本無縣。以碩爾楚克為舊城一本無

縣。以託和龜為龜一本無縣。以沙雅爾為沙城一本無縣。此五句一本作一府城附郭

縣一沙四至核議。蘇州府一本蘇州府作阿設州一。縣五。以府為蘇一本無縣。以賽

喇木為毗羅一本無州。以帕爾滿為帕一本無縣。以託克三為四村一本無

縣。以拜城為拜一本無縣。以庫什塔木為小城一本無縣。此六句一本作一府城附郭

三一拜城一 四至核議完州府一本完州府設縣五以府為完一本無縣以巴爾楚

庫什塔木一本無新縣以呼拉瑪為瑪平一本無瑪縣以哈喇古哲什為哲一本

克為新遷遷二字縣以裕勒里雅克為西夜一本無西縣一呼拉瑪一哈喇古哲什一裕勒里雅克四至

核議和州府一本州府設縣四以府城為球一本無縣以皮什雅為琳一本無縣以

玉隴哈什為琅琅字縣以博羅齊為玕玕字縣此四句一本作一府城附郭一四至

核議吐蕃州一本吐蕃設縣二以州為明定一本無明縣以森尼木為森一本無

縣此二句一本作一磚房州一本磚房州設縣三以州為磚房一本無磚縣以塞爾門

為塞門一本無塞縣以英噶薩爾為依耐耐二字縣此三句一本作一州城四至核

議一本有吐蕃州縣名武官副將以下文官同知以下應如千員另議總督駐

劄伊東府巡撫駐劄迪化府提督駐劄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備道一員

分鎮安西北鎮總兵官一員同駐劄鎮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備道一員駐

劄伊東府分鎮天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塔州一作塔爾分巡天山南兵

備道一員駐完州府一作葉爾完分鎮天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吐蕃州一作烏什

之安樂縣一本無上八字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隸天

朝無不甘心為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采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內

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劄吐蕃州烏什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

司內地往準回販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黃布網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

不許出關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

以劑官俸。給兵糈也。其哈密關展兩郡王。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遴選一員。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知縣之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爲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路爲首境。立界石。新遷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書。應請於三十年後。立學宮。設生員。舉鄉試。現在毋庸議。其鎮西迪化現已設立。姑仍舊交巡撫考試。戈壁無水草處。地方官踏看。有可簸采金屑之地。酌立條規。奏聞。官缺在北路者。及臨戈壁者。設風沙邊缺。如內地煙瘴邊缺之例。速其升調。凡近磧之郊。處處設立風神祠。泉神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天。以宜蔬宜稌。頒祝文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大達巴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文移官事。往來經戈壁。皆帶泉水。應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本一無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十五字。頒設高廣護風之具。田中可用者。詳蕭山民人王鏡議。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盡撤矣。屯田者。有屯之名。不盡田之力。三代既遠。欲兵與農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蓋其難也。應將見在屯田二十八萬畝零。卽給與見在之屯丁十萬餘人。作爲世業。公田變爲私田。客丁變爲編戶。戍邊變爲土著。其遣犯毋庸釋回。亦量予瘠地。一體耕種交納。既撤綠旗之屯。當撤八旗之戍。中國駐防旗人。往者別立冊籍。以別於民戶。回戶。既有旗戶名目。與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無所歸也。應請將將軍副都統辦

事大臣領隊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駐防之滿洲索倫錫伯蒙古
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爲安西北路旗戶在天山北路者作爲天山北
路旗戶南路者作爲南路旗戶伊犁將軍所領兵最多伊東伊西地亦最
大出之行陳散之原野勢便令順無不給之患應與自內地駐防旗人新
移到者一體歸地方官管轄但有事不得受知縣以下杖責交納時應比
民戶回戶酌減十分之二以償世僕之勞如是則又慮其單也應請設立
辦事大臣一員駐南路極邊一本邊下有蒙額二字兗和二州一本二州之地統領滿洲兵
九百名蒙古索倫兵七百名錫伯兵四十名綠旗兵六百名共計二千二
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魯特哈薩克那木干愛烏罕各國掌各國之朝
貢之務鑄總統西邊辦事大臣印一勅文一秩正二品受準回總督節制
與提督巡撫互相節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總兵官以下帶刀見以昭威
重其駐一本無駐字防兵丁於現在議裁撤一本撤者遴留至銳者其軍裝器械月
餉應照內地江甯荊州例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歲請旨派威重大臣
來西一大閱布魯特哈薩克一本克之人咸侍是爲天朝中外大疆界處以
上各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効在二十年以後
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
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盛益盛國基固益固民
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辦必由是也無其次也其非順天心究祖烈劑

大造之力。以統利夫東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議。謹議。定公向有東南器器錄。編一篇。借爲其子所匿。

不之見也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臣伏處下土之列。縱觀史冊之盛。翹首昭代之蹟。遊心官書之府。仰天章之有爛。測地輿之至蹟。我朝之盛。乃自羲炎堯禹以降。文儒武臣。目所不能殫。耳所不能聞。帝者號令所不能逮。史官文章所不能記。有一臣於此。遭遇隆代。明聰特達。能通文學。能見官書。能考官冊。能考檔冊。能鉤稽補綴。能遠遊。能度形勢。能通語言文字。能訪問。能強記。能思慮。能屬詞比事。信或有之。其福甚大。求之先土。無有倫一本倫作能比者也。臣珍禱昧。乃非其倫。竊見國朝自西域盪平後。有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專紀準部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及於國朝所施設政事。箬錄文淵閣。副墨在杭州。鎮江揚州。既富既鉅。永永不朽。臣攷前史。動稱四海。西北兩海。並曰蓋關。我朝之有天下。聲教號令。由回部以達於葱嶺。嶺外屬國之愛烏罕那木干以迄於西海。由蒙古喀爾喀四部。以達於北方屬國之鄂羅斯以迄於北海。回部爲西海內衛。喀爾喀爲北海內衛。今葱嶺以內。古城郭之國。既有成書。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其餘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大部。縱橫萬餘里。臣妾二百年。其間所施設。英文鉅武。與其高山異川。細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伸管削簡。總理其迹。圖轄其文。作爲蒙古圖志。爲圖

二十有人。爲表十有人。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私家著述。所得殫備。不敢仰與官脩各件。絮短長於萬一。顧見欽定四庫書目。箸錄文淵者。於下土私述。間蒙僥采。不遺其勤。凡若干種。竊願是書。他日附官書以傳。得箸錄四庫之未簡。則無其才也。而福與之並矣。述曰

聖祖高宗。文冠古后。劄而比之。武文咸富。述天章志弟一。

滿洲祭天。則有禮書。茂彼北裔。亦攷厥圖。述禮志弟二。

古舞侏儻。廟門之下。號嘈者何。以侑詐馬。述樂志弟三。

人戴北斗。中言匪西。出地入地。測之用圭。述晷度志弟四。

內四十九。如康田功。附土默特。西旗既同。述旗分志弟五。

如古康侯。盟用刑牛。畫社爲六。理藩所區。述會盟志弟六。

有哲卜尊。北方大師。如宗喀巴。宏於西陲。述象教志弟七。

摩騰演漢。章佳贊聖。彼徧此宏。本師所印。述譯經志弟八。

小東大東。漭漭烏龍。亦有北海。厥受則同。述水地志弟九。

古兀落素。今也卡倫。匪愛其獸。以陸人民。述臺卡志弟十。

貢用九白。始自崇德。王會徵之。如典屬國。述職貢志弟十一。

教駢攻駒。詰儒失傳。北方大政。以牧代佃。述馬政志弟十二。

斯一作新者託忒。不資毫毛。國書因之。落葉龍艘。述字類表弟十三。

民生啞啞。後立文字。聲在形先。我聽厥際。述聲類表弟十四。

天子命輿地則必書。曰討曰巡。請詹起居。述臨莅表弟十五。
粲粲中原。有創有吞。浩彼諸藩。豈無革沿。述沿革表弟十六。
林丹既夷。旁支具安。如鄂承不。雲仍磐磐。述氏族表弟十七。
收其大人。扈入居庸。固山梅勒。轄是功宗。述在旗氏族表弟十八。
愛猷之遜。曷三百年。天聰以前。系闕弗全。述世系表弟十九。
古備封建。聖不得已。因虛自然。匪我錫祀。述封爵表弟二十。
碩矣天姬。爲之哈屯。禮官擇言。匪古和婚。述釐降表弟二十一。
準有鄂拓。蒙古之旗。如我京城。參佐所治。述旗職表弟二十二。
推河二族。今則烏蘭。名曰寄牧。牛羊宴然。述寄爵表弟二十三。
濟濃岱青。其汗其王。漠南視之。以爲朔方。述喀爾喀總表弟二十四。
帝似天姬。再世降靈。匪戚伊勳。遷於廟庭。述賽因諾顏總表弟二十五。
民貴見幾。智者全生。四衛拉特。爾安爾榮。述新遷之杜爾伯特表弟二十
六。
昔也五族。今也二存。督之縣之。臣有瑰文。述四衛拉特總表弟二十七。
唐努之山。爲北屬國。臣請上言。置札薩克。述烏梁海表弟二十八。
帝平羅刹。嘗用其人。海西漠北。厥居婁遷。述巴爾虎表弟二十九。
藐吐谷渾。五部無統。和碩少文。台吉之總。述青海蒙古表弟三十。
曩欽吉思。逐蘇勒坦。何如今朝。玉茲奉版。附述哈薩克爲一表。

抱羊乞錢西東奉藩。借哈薩克拱我天山。附述布魯特爲一表。以上二表用前

〔批〕星伯精於西北地理先成此二表定公歎爲當代奇作遂沿用之

道光元年十一月朔內閣中書龔自珍撰表。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寶公姓覺羅氏名寶與諱文莊定公之房師也在吐魯番領隊大臣定公上書備論天山南路事宜及撫教回民之策并錄西域置行省議獻之

不譽顏色已八年。自珍至京師之前一月始聞西命。經世文編無不譽三句吾師禁近

大官出萬里之磧。統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門下士爭慰公。自珍謂內廷少

吾師一人。天子未闕於侍從。漢大臣得罪者。或削職歸田里。吾師猶冠三

品冠。經世文編無漢大臣三句以大臣印行。且翰林多不更於政。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

才。吾師感激報効。翻一作正在今日。故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經世文編無於庚午至西

地十附區區所欲言者。以訊於隊下之吏。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自闕展

移駐後。遂與四大城踴尾而五。自素賚璫襲爵後。南路無事。遂五十年矣。

南路之民。與準部異。性情懦直。一異。面貌不正似內地。兩異。其文字聲音

易通曉。三異。故天心之待之。亦大與準夷異。我高宗皇帝。豈樂於窮武。以

炫史乘哉。我國家坐食數千城。何貪於準夷哉。實以準夷迫逐回人。北徙

而南。天愍回人之无辜。故開高宗皇帝。起之鄙邑。隸之天廷。出之幽谷。暴

之白日。準夷又積狡爲叛。其性惡。自祖先而然。氣感於天。而怒觸於帝。高

宗一天也。是故準噶爾故壤。故庫爾喇喀烏蘇。若埡爾巴噶台。若巴爾庫

勤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故種者。觀天之
 不慈。不佑於準部。卽知其不絕。佑於回部。巨物不兩立。亦不兩仆。回部多
 古民。叢叢蝨蝨。漢世三十六城之擊裔。尙有存者。天存之。高宗存之也。高
 宗一天也。自波羅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高宗始用兵于回。烏什之叛。乃
 再用兵于回。然而兩和卓木之罪。視準夷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爲綱。烏
 什之會長罪。視兩和卓木爲又綱。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地雖大。
 高宗不欲取。民雖富。高宗不欲臣。洎乎臣之取之。回國亡而種姓不亡。或
 一姓亡而羣姓不亡。阿渾伯克。得鉅頂以從滿洲世臣之後。甚至如烏什
 之滅。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故曰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
 如。曰。天天而已矣。天高宗而已矣。鄰國者。國之鑑也。吾師亦知烏什往事
 乎。素誠者。旗下役也。叨竊重寄。爲領隊大臣。占回之婦女無算。笞殺其男
 亦無算。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烏什殺素誠以叛。烏什之叛。高宗且
 擗伐。且憐哀。聖諭以用素誠自引咎。御製詩。時以激變爲言。謂素誠死有
 餘罪。納世通卡塔海之誅也。非以失機也。以平日擾回也。明將軍阿將軍
 之出也。非爲素誠報仇也。以警羣回也。至聖至明。未嘗稍有偏護及好殺
 之意。嗣後各城相顧。自疑自怖。數十年來。上賴朝廷德厚。下賴賢將軍賢
 大臣等明示胸肝。告以天朝雖疆回地。斷無喜殺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
 屯說戶演。賴以無事。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

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內地人也。皆世僕也。回人明於禍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寫鬻而記之。刻刀而銘之。以烏什爲恐。吐魯番爲南路建首地。一王歸然。有僕三千戶。皆以吐魯番爲望。恐之言曰。莫更爲烏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魯番矣。故吐魯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伊犁將軍無內顧之憂。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廚。吾師乃不媿爲高宗皇帝之臣僕。夫高宗皇帝之臣僕。回長之所敬也。回民之所愛也。郭勒之神。達巴之靈。亦必福吾師矣。且吾師亦知準噶爾部之所由屠滅無遺種乎。珍又有說。始噶爾丹入居喀爾喀。賽因諾顏部。起勇親王末稱賽因諾顏汗時不過北陲一嗜肉之獸。不但東南不近札薩克。東不近牧廠。而且以西論。弁不有後。來準部全地。亡何漸念貪。漸念忿。入寇赤臣。赤臣卽斗臣土謝兩汗。兩汗亦有邊竟細夫。不勝而入控聖祖。我聖祖乃奮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於前次。聖祖之叔懲之。亦嚴於前次。卒至噶爾丹棄地西走而死。謂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舊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境地。又不幸而輾轉強大。不北噬而西嚙也。逐回部。擾青海。直西藏。鄰俄羅斯。我朝一祖二宗。三世西顧。龍顏焦勞。幸而其國篡弒相繼。幸而三策凌來歸。幸而阿睦爾薩納來歸。謂可以集矣。詎

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不幸。凡幾相銜激。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躪。千里一赤。睚眦之鬼。浴血之魂。萬億成羣。泰岱不籙。天帝不直。何爲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經卷。亦談因果。試召阿渾而問之。因何其細。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時。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當敬謹率屬。以導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愛惜翎頂。愛惜衣食。嗚誦經典。耕者毋出屯以墾。牧者毋越圍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亂於極微。積福於无形。則可謂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負高宗用兵之意者哉。若夫議遷議設。撤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自珍另有西域置行省議一卷。用厚白紙寫上。塵覽珍受恩最深。受恩最早。故敢越分而多言。惶悚。

世經

文編無珍
受恩四句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一類曰在一統志館上當事諸公書(注)
此種清代掌故諸部沿革者必讀之文

內閣中書。本館校對官。龔自珍。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閣下。本館現在續修大清一統志。自乾隆三十九年書成後。伏遇今日重修。欣賀无量。續者纂其所未載。修者訂其所已成。自珍與校對之役。職校讎耳。書之詳略得失。非所聞亦非所職。雖然。竊觀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士言於大夫。後進言於先進之言。有僚屬言於長官之言。僚屬言於長官。則自珍職校讎而陳續修事宜。言之爲僭。爲召毀。士言於大夫也。後進言於先進也。則雖

其言之舛。先進固猶辱誨之。自珍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形勢。原流合分。曾少役心力。不敢自秘。願以供纂修協修之采納。而仍不敢臆決。其是否。恃中堂以下之必辱誨之也。不得以官牘請。爲書一通。如干條。如後方。

一欽定西域圖志及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皆於西邊新疆外隴屬國一卷。西邊有布魯特。哈薩克。愛烏罕。納木干。安集延。痕都斯坦諸類。舊志約略開載。竊謂西有西屬國。北有北屬國。北屬國之情形。與西國一本尤不

同。北屬往往錯處喀爾喀伊犁之間。東北則錯蒙古黑龍江之間。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如烏梁海。烏梁海即明之瓦爾哈則聖祖平漠北用之。高宗平準噶亦

用之。巴爾虎。則聖祖平羅刹用之。科布多七旗。則以貿易至。無虛月。皆見忠悃。非安集延等。孤懸葱嶺者可比。是故欽定蒙古王公表傳。則嘗取科布多之扎哈沁一旗。攷其世系。書其功績。以壯盟府之藏。而烏梁海一國。三支分處。自討噶爾丹招降後。和羅爾邁遣使貢貂。至今年班不絕。在唐努山者。則有和羅爾邁見檔冊。在阿勒坦淖爾者。則有特勒伯克。扎爾納克。皆見檔冊。於功不爲眇矣。於恩不爲罔矣。舊一統志於新舊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於無此屬部者然。今開館續修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徵檔冊。將三處烏梁海頭目。宰桑各部落界送館。以便增補。

一本館現存貯聖祖聖訓及平定羅刹方略一書。方略爲文淵閣未箸錄

之書。內各有巴彥虎事蹟數條。各官於巴彥虎皆不及之。但稱巴彥虎。現有借牧呼倫貝一作貝爾一事。按巴爾虎舊牧。當在尼布楚。雅克薩城之間。

與內藩之烏珠穆秦。地勢正相直。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龍江將軍。將其頭目遷徙年月部落界。移送到館。本館以聖訓方略核對之。即可纂補。

一札哈沁族類雖細。已蒙欽定表傳臚入。宜將禡木特一旗。現在牧科布多之何所。補入北屬國。如補烏梁海巴爾虎之例。

一北之有科布多。猶西之有青海也。青海爲部五。而科布多爲部七。考現在檔案。其不與商民通市者二部。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其與商民交易

者五部。曰杜一本作札爾伯特。曰額魯特。曰明阿特。曰札哈沁。曰烏梁海。此七者。惟札哈沁。得上見於表傳。六部無聞。表傳原爲紀功績而作。無功者不

書。一統志。地書也。焉得而削之。考科布多地界。在喀爾喀之西北。伊犁東路之東南。宜行文叅贊大臣。將札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一一移覆本館

開載。又此處烏梁海之與唐努山三烏梁海。同異合分之故。遷徙之年月。可一弁移覆。藉略見焉。按此在科布多與哈薩克接壤之處。距唐努山三支大遠。故疑非同類。

一北厄魯特者。本準噶爾綽囉一作羅斯同族。阿逆未叛時。首先來歸。詔隸

三音諾顏部。據理藩院檔冊。僑現在附盟於齊齊爾里克地方。見旗二。爵二。貝子二人。一僑厄魯特旗。一僑厄魯特前旗者是。與皇朝文獻通攷合。舊會典稱一旗先駐達拉爾河。一旗先駐喀爾喀河。文獻通考夔是語。按

一本無按字

欽定王公傳。僞阿喇

喇又作喇一
本喇作利爾

布坦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推河。

後乃徙牧烏蘭烏蘇。丹濟蘭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西舍穆稜。後又牧

烏蘭烏蘇厄魯特也。何有會牧達拉爾河之文。舊典一歧矣。於烏蘭烏蘇

外。別出推河厄魯特之號。似乎以阿喇

喇一

布坦族為烏蘭烏蘇。

以丹濟

蘭為推河者然。兩二歧矣。細繹王公傳。推河始立六旗。一旗是輝特。一

旗是賀蘭山之分支。與此無涉。此其四旗。茂海一旗叛亡。亦弗數。阿喇

刺作

布坦之兩旗。後并兩札薩克為一。兄終弟及。兄無嗣。故其一旗則丹濟

蘭子也。舊會典係乾隆二十六年所修。此并旗年月。亦難臆斷。大約與典

不甚相先後。典乃僞烏蘭烏蘇為兩旗。而不連所謂推河者數。若曰從其

朔。則朔當是五旗。何但二乎。三歧矣。舊典外。余

一本余作自
珍又作肇祚所藏戊戌內版

摺紳書。與典同。又王公傳。王公表。皆稱丹濟蘭先封貝子。其子先封公。後

封貝子。並無先封台吉語。舊典及戊戌內版摺紳。皆於烏蘭烏蘇。則注曰

兩旗。貝子二人。於推河則注曰一旗。台吉一人。四歧矣。官書處處不合。再

四攷訂。惟有敬遵欽定王公表傳為的。餘書盤戾糾紛。而舊一統志遂一

字弗及之。無可考。一所貴乎重修者。謂將糾舊誤。補舊闕。亮非抄襲沿承而已。舊一統志。於

喇布坦裔。一旗。係丹濟拉裔。賀蘭山在青海之東。烏蘭烏蘇在沙磧之北。相去將六千里。一係綽囉一作羅斯族。一係和碩特族。今置和羅理名氏於不問。以北人之祖先。移贈於西。亦豈舛之細者矣。糾而正之。諸公豈有意乎。

一舊志於青海下。舊書云。青海爲四衛拉特之一。於西套下。又注云。四衛拉特中。北厄魯特居其一。攷四衛拉特。皆在天山北路準噶爾地。一綽囉一作羅斯。二杜爾伯特。三和碩特。四土爾扈特。後土爾扈特逃往俄羅斯。乃補入輝特。見於高宗皇帝御製文。及種種官書。種種檔冊。無弗合。青海是地名。非部落名。非種族名。其地則和碩特族居之。後輝特有居者。後土爾扈特種有居者。後綽囉一作羅斯種有居者。後北方之喀爾喀種有居者。又番僧察罕諾們漢之屬僧。亦編旗而處之。將合此六者。而指爲四之一乎。北厄魯特。乃綽囉一作羅斯之一支。以北爲四之一。將置其全部於何稱。今之脩官書者。闕至此。其謂之何。

一西套厄魯特兩支。一和碩特。一土爾扈特。皆與青海近。戊戌內板摺紳。臚序青海之後。不誤。舊會典乃於兩支中。夾敘一烏蘭烏蘇。失之矣。舊一統志。僅開載賀蘭山之厄魯特。而不載額濟內河之土爾扈特。應補。

一地名。半以種族而得名。人皆知之。至地有以人徙者。無城郭之民類然。如明時兀良哈三衛。福餘衛是嫡會所居。出口卽是。泰甯衛。出關卽是。始

則地因人得名。繼且挾地名而徙。今之烏梁海。遂爲皇朝極北竟矣。和碩特。有借牧科布多者。嘗見科布多大臣章奏。遂僱其一區爲和碩特矣。札哈沁。本西域汎卒之稱。自安放科布多後。北方遂增一部落稱呼矣。舊地名。新地名。類此者極多。攷沿革者。宜略知此。

一修書宜略知鈎稽法。如四衛拉特。二有姓。獨土爾扈特無姓。由後言之。雖謂土爾扈特卽是姓可也。謂和碩特卽姓和碩特無不可也。由前言之。固皆以地名爲姓。敢據撤辰薩囊書。僉其出恭博地方。定土爾扈特爲恭博姓。

一衛拉特。是五族公共之稱。各種官書。獨於綽囉一作羅斯一族。則單稱厄魯特。不知始於何例。然如西套賀蘭山。及青海之厄魯特。廿有一旗者。細考實非綽囉一作羅斯。乃和碩特也。與它處又不畫一。今宜定一例。連姓稱綽囉一作羅斯厄魯特。而西套青海。皆改書和碩特。

一青海四部。爲旗二十有九。此外實尙有綽囉一作羅斯遺民一類。於乾隆二十九年。前移徙。而無編旗明文。歷來只數四大部。而遺其一。舊志因仍。宜一面行文。貴德循化。辦事大臣查覆。一面恭檢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開載。

一各處里差經緯度數。舊典頗多舛。如阿霸城。阿霸哈納爾。皆左翼有之。右翼無之。左右翼里差。斷乎弗同。又如科爾沁六旗。只詳一旗。鄂爾多斯

七旗。只詳一旗。宜行咨欽天監攻補。

一引書用舊說。宜加排比。各具體裁。官書中如三通。大抵沿舊文。少所發
摛。如撰七音略。取之欽定同文韻統。撰六書略。取之欽定西域同文志。夫
西域同文志。專爲譯西而作。故於國書下先注明西域書。乃次各種書。而
所臚僅西域地名。山川名。若以皇朝全代全輿論。西域亦一隅之一
隅。自宜分類博徵。備詳訓詁。以清文鑑爲主。以滿漢官名地名舉例。不得
以西域山川舉例。是撰皇朝六書略。而獨以西域爲主矣。三通爲本館朝
夕編摩取材之書。故特發其凡。以勸慎重。

一舊志驛站下云。自獨石口至蒿齊忒九百餘里爲一路。置驛九。考理藩
院檔冊。稱實六百里。置郵六。又志於古北口喜峰口外。載乾隆三十六年
之新郵。而張家口外。亦有新郵。自穆哈哩喀遜爲新站起處。哈拉尼敦爲
住處。凡十六站。何以失載。又喀爾喀汗自備之郵站。亦宜略志一二。俾往
來天使。知厥隘略。

一回部風俗。亦佛教之支流。其人祖曰阿且。其教祖曰默赫爾默特。其師
曰阿渾。其同種曰穆哩斯瑪奈。其學問曰二令。戒邪淫。邪殺。一本殺作食大家戒妄
語。戒酒。戒盜。其字頭。始愛里魯。其歷元。亦不拘至朔同日分秒無餘之法。
而自成章節。不置閏。大約爲西洋新法歷書之所祖。或云頗近授時歷也。
其教實與西洋耶穌教大異。唐時流行中國中景教。水經注之祇。祇希煙切
通典作祇

切呼朝。祠自是耶蘇教。非默赫爾默特教。皆佛典所稱九十六種旁門之一。

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不猶未遠佛意哉。一本無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

不猶未遠佛意哉。二十二字。自珍另有內典旁師攷一篇。呈覽。竊按在西洋。則爲耶蘇教。在蒙古準部。則爲宗喀巴教。在回部。則爲默赫爾默特二令教。風俗一門。宜區以詳焉。以彰兼收並畜之蹟。且盛。版依回教曰。以瑪納底齋期。則旨稱管阿勒黑勒正月也。勒比歐十月也。據記之。

一西域屬國。如布魯特之在南部。哈薩克之在北部。向於天朝恭謹。各官書只記大概。今中書徐松。在西域時。會鈎稽兩部世系地界沿革。成兩表。當代奇作。此可以沿用者。

一西藏亦有屬國。猶喀爾喀之附見巴爾虎烏梁海科布多。回部之附見布魯特安集延痕都斯坦。準部附見哈薩克之例。曰廓爾喀。實最大。其次曰作木朗。曰布魯克巴。曰哲孟雄。曰落敏湯。皆宜附見。廓爾喀。本名巴勒布。國初。巴勒布三罕。罕旗名曰葉楞罕。曰布顏罕。曰庫庫木罕。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文。遞哈達。譯出詞旨甚恭順。命以玻瓈磁器賞之。後三罕合爲一。故巴勒布益強大。戊申辛亥兩用兵。亦皇朝巨事實也。風俗形勢。宜備載。

以上都一十八條。皆舉其炳炳顯顯者。餘小事。頭緒尙多。未易邕宣。懼循襲而不改。闕略而不補。顛舛而不問。苟簡而不具。弃置而不道。回護而不變。有重修之費。有重修之名。將使後之專門者。靡所鏡也。中華文獻。夥有

通人無甲第名位弗敢妄議惟此類語言文字求之親到其地者尙或懵昧答不中問可知從事鉛槧之難珍雖非絕詣自是孤學尙蒙垂擇致爲榮幸而一本無而字於己非有利焉不勝悚惶待教之至

擬上今方言表

臣自珍言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逾一本逾下有四字歲而成首滿洲尊

王也隴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經世文編流求作地球高麗蒙古喀爾喀示王者

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清濁侈弁

鴻網出於地每一本每下有衍字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瘴氣者

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政府州縣以漸而變不敢紊也董之以事

部之以物俾可易攷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

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擇擇傳記博及

小說凡古言之存者疑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臬

也音有自南而北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

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聰也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

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臣又言曰三

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

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

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僮諷

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

北路安插議

土爾扈特之歸也。自乾隆三十六年。後於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兩處。有賜渥巴錫等游牧地。如立行省後。不可使與民戶旗戶無區別。宜各建一大城居其會。聽出城外舊有水草處數區。仍令安牧。歲時酌令入牲畜於布政司。則蠲其例貢。一切封爵翎頂如故。謹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時張格爾勿平方嶺善後之策定公所陳皆有灼見卒以權法不中程不列優等比于綠游書之所爲作也

臣聞前史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制之。雖有長駕遠馭之君。乘兵力之盛。鑿空開邊。一日不能有。則議者紛紛請棄地。或退保九邊已耳。非真能置其土。子其人也。國朝邊情邊勢。與前史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爲鑿空。臺堡相望。而無九邊之名。置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安南路之策。與安北路異。天山北路者。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自準部平。而衛拉特之遺民盡矣。天山南路。則兩和卓木之故地。其遺民統以伯克。有阿奇木伯克。商伯克分轄之。回民之信服吾將帥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將帥不得其心。則伯克率回民以怨吾將帥。得其心。而恩太勝。則伯克率回民以輕吾將帥。所由與北路異也。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

果何如。曰以邊安邊。以邊安邊何如。曰常則不仰饒於內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於東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足之之道何如。曰開墾則責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夫南路至肥饒也。非北路但產青稞蔬麥者比也。河水之支流以十數。經各城流引而入田。可以稻。征而入倉。可以饒。可以糴。而特慮夫屯官屯丁之有名無實也。是故改屯丁爲土著。改戍卒爲編戶。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令順。撤屯田爲私田。又許上農自占地。以萬人耕者。授萬夫長。以千人耕者。授千夫長。回子之貧者。役之爲佃。富人之役佃也。權侔于官吏。回子怙恃此農夫矣。且可以奪伯克之權。而轉其信服伯克之心。如是數年。則糧裕。阿克蘇設紅銅局。官司鼓鑄。制普兒錢。其重六銖。禁紅銅毋許入關。禁皮貨毋許入關。如是數年。則錢裕。糧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而猶仰給中國之解饒。必不然矣。如是十年。而猶不能兼顧北路。使北路仍仰給內地。又不然矣。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故漢世三十六城郭。皆轄于都護治。唐之北庭。亦轄西南。而國朝回疆辦事。領隊大臣。節制以伊犁將軍。其理一也。臣愚以爲南路有事。有調發。宜調發及于北路而止。客歲之事。調及東三省兵。甚非策也。夫三省居輿圖極東北。回城居極西南。入中國。出中國。真二萬里。又不肯使走草地。即走草地。走蒙古。走烏里雅蘇台。亦萬餘里。其爲老師糜餉。騷擾州縣。伏考史冊。未觀

此用兵也。以爲用其人乎。臣不敢以爲其人不足用。而伊魯將軍標下。固額設洗白兵五百名。索倫兵五百名。果其有名有實。一萬當百。則此亦二勛旅矣。何不責成伊魯將軍。使平日認真訓練。此二旅。使名實相核之。爲簡捷乎哉。故大功雖告成。而兵差費至巨萬。兵差所過。州縣頗虧空。夫欲邊之安。而使內地虛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夫常有常之經。變有變之經。武之善經也。回民見吾之常。亦有經。變亦有經。乃真不敢輕吾將帥。匪但卡內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薩克。布魯特。愛烏罕。那木干。安集延。以及巴克達山。溫都斯坦之人。亦懾我之聲靈。而環嚮以安。匪但萬年有此新賈。雖再拓十數城可也。雖有重臣宿將。老子西事之人。爲我皇上直陳得失。無以易此。臣謹疏。

上大學士書

中書襲自珍言。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匈奴。有匈奴。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攷訂同異之事。有攷訂同異之事。則或匈奴以爲是。匈奴以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中書任內閱

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見所聞。匈弗謂是。同列入九十輩安之。而中書一人。匈弗謂是。大廷廣衆。苟且安之。夢覺獨居。匈弗謂是。入東華門。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東華門。神明湛然。匈弗謂是。同列入九十輩。疑中書有痼疾。弗辨也。然匈弗謂是。如銜魚乙以爲茹。如藉蝟粟以爲坐。細者五十餘條。大者六事。茲條上六事。願中堂溥厲聰明。煥發神采。賜畢觀覽。

一中堂宜到閣看本也。大學士之充內廷者。例不看本。伏攷雍正十年以後。內廷之項有五。一御前大臣。二軍機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內務府總管。是也。五項何以稱內廷。內閣爲外廷故也。內閣何以反爲外廷。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大臣帶五項者。除出南書房。上書房總師。傳。不日入直。不常川園居。日入直。常川園居者。三項而已。此帶三項之大學士。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內閣日有大學士一員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如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否。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閣侍讀以下賢否。熟悉匈中。輔臣掌故。亦熟悉匈中。內閣爲百僚之長。中書實辦事之官。此衙門一日未裁。此規矩一日不廢。道光元年。大學士六人。滿洲伯中堂。托中堂。協辦長中堂。漢則曹中堂。戴中堂。協辦孫中堂。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孫大拜。協辦爲蔣中堂。伯休致。長大拜。協辦爲英中堂。則道光二年之事。曹蔣

皆軍機大臣。長伊魯將軍。孫兩江總督。英內務府總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慶朝。任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常川園居。聖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屬偏勞。一日召見。乘便口奏。內閣只臣一員。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須分身等語。於是乞旨派漢學士三人。輪流看本。噫。學士職過疎。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關鍵。然而一時權宜之法。豈以爲例。他日無論某中堂開缺。局勢卽全變。局勢全變。舊章不難立復。設竟從此改例。須大學士奏明。將漢學士添此職掌。纂入會典。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爲虛銜之處。纂入會典。萬無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堂此奏。權宜自無妨礙。而後來永遠如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孫革職。蔣大拜。協辦爲汪中堂。汪上書房總師傅也。按嘉慶九年。上諭曰。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大臣。俱著輪流入署辦事。其上書房總師傅。不過旬日一入直。尤不得藉口內廷。常川園居。聖訓煌煌。在會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讀不知也。汪到任日。蕭侍讀探請意指。汪絕然曰。我外廷乎。一本作我非內廷乎乃止。是日絕無援甲子年上諭以明折之者。不但此也。前此嘉慶七年六月。上諭曰。內閣重地。大學士均應常川看本。其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居多。散直後。勢難赴閣。至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朕令其赴衙門辦事。卽應閣部兼到。若不在內廷之大學士。票擬給音。是其專責。豈可閒曠。保寧到京後。雖有領侍衛內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

直朕進城後。諭令到衙門時。著先赴內閣。再赴部院。其不在內廷之大學士。著常川到閣。以重綸屣。以符體制。此諭更明白矣。亦無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談掌故。小臣不立風節。典法陵夷。紀綱積壞。非一日之積。可勝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則托汪隔日一到。與托原奏所稱只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夫復何辭。惜哉。此第二大關鍵也。汪病逝。協辦爲今盧中堂。英降熱河都統。協辦爲今富中堂。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內廷。並不在五項之列。尤宜到閣以重本職。而侍讀懲前事。不復探請。兩中堂原未諳閣故。不知大學士之本職。因何而設。各自不在兩公。遂兩相忘。此第三大關鍵。合署人員。舉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變。而漢學士之看本。局途不變。時人戲語。陳學士嵩慶張學士鱗曰。兩君可稱協辦協辦大學士。兩君笑應之。三十年後。後輩絕不解今日嘲戲語矣。盧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國史館總裁。兼管順天府事務。富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正白旗滿洲都統。閱兵大臣。今吏部順天府。知有盧中堂。內閣不知有盧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內閣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獨主之。內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學士一官。遂與保傅虛銜。有銜無官者等。自尚書至巡檢典史。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自尚書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門堂。

上辦事。內閣爲衙門首。堂上闐然無堂官矣。而太宗文皇帝以來。設立大學士之權之職之意。至托中堂而一變。汪中堂而再變。盧富兩中堂而三變。托叔之。汪中之。盧富成之。依中書愚見。今宜急請托中堂盧中堂富中堂輪流到閣看本。今曹係軍機大臣長係御前大臣蔣係兩江總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會典。不得相忘。此當世第一要事。

一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學士卽軍機大臣也。中書卽章京也。壬子後。軍機爲諭之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然寰中上諭。有不曰內閣承發奉行者乎。寰中奏牘。有不曰內閣抄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處乎。赴內閣乎。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于題。諭多於旨。亦有奏訖在案。補具一題者。絕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不得不引申觸類及之也。國朝仍明制。設六科。其解在午門外。主領旨。主封駁。惟其爲上諭也。諫臣或以爲不可行。而封駁之。諫臣之所以重。今內閣擬旨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字。誠無可封駁者。自閣臣爲閒曹冗員。而弁科臣亦成閒曹冗員。果依現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駐宗門外。專領軍機處上諭。而主其封駁乎。又惟內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於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

司達內閣。謂之通本。果依現在情形。通政司亦閒曹冗員。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駐隆宗門外。爲奏事處之咽喉乎。此二說。原屬迂腐。不可行。然援據立法之初意。而求其總理。核其名實。必遭天下後世辨口。如此。重重駁詰而後已。亦何以禦之哉。又六部尙書皆直日。而大學士獨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內閣學士不直日。立法之初。豈不以絲綸之寄。百寮之總。不直日者。無日不直也乎。內閣與軍機既分。大學士反恃部院旂務以爲重。而直日召見。嘉慶中。御史蔡炯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其論實近正也。其事則幸而不行。萬一行。則大學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閣看本。終歲不召見。又不趨公。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天下後世姍笑。何以禦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此也。雍正壬子。始爲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攜中書四人。文端攜中書兩人。詣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爲軍機章京之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領吏部戶部。何嘗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卽出軍機處。何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占六部之缺。辨軍機處之事。非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未攷何人始。至于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又未攷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傅文忠兩公實創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內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部對送。閣所占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一年。睿皇帝顧謂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內

閣獨多。董中堂衰耄，未遽據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是特諭內閣，與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最失本真。職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從本原更張，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議。依中書愚見，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飾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復本原，漸符名實。

一侍讀之權，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閣，而侍讀之權日益重。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侍讀不呈大官單，袖中出寸紙，書姓名一兩行，口進數詞，中堂漫頷之，卽得之矣。遇有協辦侍讀出缺，則侍讀之門如市。故侍讀以上官自處。中書以下屬自處。明悖會典。試思六部卿寺衙門，皆用大官單白事。何內閣獨廢單不用。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閱官單。今侍讀之見中堂也，大率宮門風露之中，立禪之頃，使非袖中出寸紙，實不簡便。此其所苦也。論者曰：侍讀于中書近，中堂于中書遠，藉加延訪，此論不然。大官單既備載中書之履歷年齒，食俸深淺，功過次數，及何項行走名目矣。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爲延訪，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與。中堂領百寮，爲皇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內，滿漢文武，大小賢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門二三筆札小生，尙有弗知，而待臨歧延訪與。豈中堂之聰明，申于天下，而獨拙于侍讀與。依中書愚見，一切中書差使，宜由侍讀手奉全單，默然

鶴立中堂坐堂上。朱筆點出。明降堂諭。不許仍沿袖中出紙。以肅瞻聽。一漢侍讀宜增設一員。使在典藉廳掌印也。國初漢侍讀本三人。今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內閣爲掌故之宗。典藉廳爲儲藏之藪。近御史王贈芳。有陳奏添設漢侍讀一摺。部議不行。其原奏但爲疏通人員起見。且仍係辦理票籤之事。票籤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設。議寢良是。愚以爲侍讀必宜添設以復舊制。而非專爲疏通起見也。又非爲票籤處添缺也。今漢缺典藉二員。皆不在廳行走。或在票籤委署侍讀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籤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庫行走。其中書幫辦典藉者。一兩員。孤立于廳。廳待之如客。彼實缺典藉。尙不過而問一切矣。安能責幫辦之中書。問其何故。由廳無漢人前程。故典藉雖有深俸。苟非委署侍讀。必不準擢侍讀。假使擢侍讀。而其人又離廳矣。又况實缺典藉。由中書論俸而升。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門矣。卽眞在廳行走。而視廳如傳舍。無足整頓固也。此漢人于內閣掌故十九茫然。而滿員直視爲文移檔案之區。繁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遂不可反。依中書愚見。欲名實之符。莫如添漢侍讀一員。在廳掌印。與滿侍讀和衷辦事。此缺出。以實缺典藉升用。典藉缺出。以在廳幫辦之中書升用。如此。則國家多熟諳掌故之小臣。爲太平潤色。卽以疏通而論。漢人之升侍讀也。分爲二支。一支由票籤處委署侍讀升用。一支由典藉升用。全局均勻。無要津擠塞之患。

一館差宜復舊也。各館官書。以內閣翰詹衙門。充總纂纂修協修官。此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尙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原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士保寧等會典館原奏。弁冕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歷作一本聖實錄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嘉慶七年。王文端公。送中書蔡毓琳等充協修。而以葉作一本繼雯充纂修。葉君負文望。辭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停止中書送纂修之例。於是終會典館全書告成之年。無以中書續送者。仁宗睿皇帝實錄。凡六年告成。亦無以中書送纂修者。在文端爲遷怒。爲變舊章。從而沿之。非文端諱友矣。但文端未嘗奏明。裁汰未奉明文。從而沿之。以爲前規。後隨。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協修矣。而獨送分校。分校之役。與供事等。夫中書與翰詹同爲清秩。翰林纂書。中書分校之。書內得失。一切不當問。中書深以爲取。又按嘉慶末。楊宜之係副貢生出身。入品京官。而充會典館總纂。中書王璟等。以進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揆之國家用人之法。豈爲平允。此必當復其舊物。并行知各館者也。

一體制宜。畫一也。漢中書充文淵閣檢閱軍機章京者。挂朝珠。今中書紛然挂朝珠。或以爲非。或以爲是。以爲是者曰。內閣本內廷。與軍機無區別。以爲非者曰。今之內閣一切。非軍機處。事勢本殊。何獨挂珠。兩說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準。或全裁。或何項應準。或何項應裁。奉明文而載會

典。又如中書初到閣。見大學士儀。平日侍讀中書。因公見大學士儀。後輩初次謁前輩。亟宜斟酌卑亢之間。纂成一書。以便循守。願文物斐然。以章百司領袖之盛。道光九年十二月朔。中書龔自珍謹識。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龔鞏祚謹啓。大人閣下。鞏祚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調任今職。受事以來。於今一年。拙者之効。無所表見。而匈臆間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於百一。大人觀覽之餘。加以采訪。采訪之後。如可行。次第施行。條目如左。

一則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欽奉上諭。及臣工條奏。關系某部事宜。經某部議準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禮。最爲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曠數倍。三司亦有應纂入者。署中因循。憚于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禮曹爲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最重。今各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爲允洽。又鞏祚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舛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相接。尙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攷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

一風氣宜力挽也。鞏祚先祖官禮部。鞏祚之父。又官禮部。今三世矣。髫髻

以來頗聞掌故。且知本部風氣。在京曹最爲雅正。乃近今則有難言者矣。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豈以趨蹌奔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專以赴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聲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輩祚實羞爲之。至於本部赴圓明園直日。是日也。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阜隸迹矣。定例部臣赴園直日。輪派一人留署。注明摺尾。是皇上尙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况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于四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蹌奔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商榷朴實任事之人。且司官日赴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偷有辭之懶。所繫豈淺鮮哉。宜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尙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積至第八日。直日八遣筆帖式二員。彙捧至宮門面畫。主事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簡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內廷行走之尙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宮門畫稿。如此。則堂事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稿系由某司辦者。許本司原辦之官。前來一員。隨同聽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事益肅。夫一本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又有請者。本部遇題缺。及派差使時。竟有對衆夸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我保全誰者。此輩不學淺夫。於大局

亦無能損益。但一本作類一為風氣之宗。一類一本作類一笑宜謹之。以防五部清議。一祠祭司。宜分股辦公也。祠祭司關係至重。甲於諸司。官懈吏疲。散漫無紀。亦為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辦公故也。現在儀制司分股。故人知奮勉。無旬日不到署者。亦無呈堂乞畫時。而本員尚不知此稿底裏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人人可問。夫天下事至人人可問。則人人不問。固不獨祠祭司然矣。嘉慶間。王侍郎引之。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為若分辦。則掌印者與餘員何以異。乃力白其不便而止。此時幸無此專嫉之員。北司頭緒頗多。宜悉心詳議。復王侍郎之舊。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數人。或數股一人。此番議定。永遠遵行。此亦造就人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頓也。主客司者。為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綦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為四夷姗笑。原其故。由百務一譚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由外夷戾止。夫馬衆多。資其彈壓而已。天家有餼廩之給。俾司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關中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白堂。或具奏。不得任館監督一人。欲重即重。欲輕即輕。欲行即行。欲止即止也。道光四年。越南國王使陪臣。呈請改貢道。爾時掌印邊廷英具奏稿。尙書文孚。奏駁之而止。十五年前。風氣尙未大壞。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得預聞。禮部之有四譯館。猶戶部之有寶泉局。

兵部之有馬館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現貯本部後庫。非真京堂與六部卿貳抗衡者也。監督以京堂自處。以主客司爲贊旒。去年高驪貢使。呈請裁減通官。其詞剴切。監督福肇。不問其是非。獨駁斥之。堂司皆弗預諾。肇祚以爲宜。奏乞聖裁。不見聽。未幾。果有使臣倭什訥。明訓擾驛站之事。卽係通官之害。明效大諫。如一切事宜。皆依乾隆嘉慶故事。主客司預聞。豈有此事哉。又伏檢舊案。主客司掌印滿郎中。不兼四譯館監督。四譯館監督。以三司郎中爲之。何也。外夷在館。錢糧出入。例由館造冊報司。由司覆核。咨戶部報銷。今監督卽係本司。是自支自銷。自造自報。自核自移。自咨自結。無此政體。客歲高驪三來。越南亦來。簿籍之屬。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該監督何以自明。何以自處。宜急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爲之。在主客司者迴避。永爲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者。議其或準或駁。共見共聞。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壅遏于一夫。天朝永無失大體之羞矣。以上四條。主事龔鞏祚謹議。道光十八年正月開印日。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劄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二三君子。鈎瓠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三四。蒙有未安。不識乃謬其指。

一本不識乃繆其指
作意者疑枉過正

以發其愚

歟。敢貢其一。而瞻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尚不得比省志。今法國

史取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它日

之史。君子卑惡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

應一本必更繁於是。乃中律令。何一本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翦除

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

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微人亦慙矣。明寧陵呂氏嘗曰。鈔本寧陵呂氏曰下有

也史文繁者氣不能舉事也必也其文簡其事繁作者舉所事讀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

思其高會也。皆願觀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

已矣。是故良史毋吝爲博多以貽之。以饜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

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

古字。今事蹟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

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

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

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叔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

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縟而不師古

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古文籍。至

於九州四荒。深海穹崕。燮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

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岷山徐尚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

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國朝風教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一二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一本在或難以塞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一本無之言勿道，道尙書語爲雍容可也。實館戒寒，伏承不一。在二字

附復札

汪龍洪給孫武穆淳胡文水頓首。瓊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一本無及字，有范藹亦不得下增文苑傳宋漢史不得不增道學傳古今之勢然也二句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班固錄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蓰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刪詩書自比？茲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剗者皆屢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祉不具。十一月某日。

與人箋 一本人箋 作魏默深 一

客言足下始工於一本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足下

既習考訂亦兼文讀

一本亦兼文詞作兼考
本朝掌故進於文獻

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足下示吾近

一本近字

下無作家作勇去口吻

一本口吻
作比戶

之冶俊

一本冶俊
作伊嘑

為汪洋鬱栗冲夷是文章之祥

也而頗熹雜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矣累矣

一本熹雜
一二瑣

故以新陳枚舉夫

不辟標雜猶未名其家則累矣累矣作
會野標雜士與豈以是為其家與耶

古人文學同驅並進

一本無同驅
並行四字

於一物一名之

一本無

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氏之所謂而

入其門徑我從而筦鑰

一本無

之百物為我隸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園矣則

文儒之總也

北定公自
擬其文

與人箋二

少習名家言亦有用居亭主獷獷嗜利論事則好為狠刻以取勝中實無
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後見疎狂殆真狂者某
君借疎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為駭穉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議前後不
相屬能勦說而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
曹耳善忌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勑而行伐使
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驚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諒也某童子妍黠万
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死而諡愍悼者哉

與人箋三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婁受侮吾子必改之
道無畦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為無滓無擇又不制於外

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剛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纖夫佻人當吾前。而無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

與人箋四

手教至。引拙集知歸子贊。無不隨也。相詰隨之義。自與前札無刺謬。足下之疎輕而酣嬉。婁受侮。慎毋以吾隨藉口。善交友而無受侮。如吾箴中言。是亦隨而已矣。因其當恭敬而恭敬之。是亦隨而已矣。吾子何所見之偏側哉。引莊子益繆。莊子曰。吾虛而與之委蛇。委蛇耳。而與之乎騁馳。而與之乎沈溺。而與之乎上九天。絕九淵。真吾子所謂隨矣。心一本作必奪其中矣。烏能虛。

答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繇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悵鋪敘。旣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始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

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尚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途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為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為傳。為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為文章。又辱吾子諉責。不可辭。而植不忍為誌銘。謹撰上墓表。

與人箋 補編題與人

諉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為大國。一見逐於正德間之 補編間之 蒙古阿爾禿斯。再見逐於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今和碩特二十有一旗。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其餘喀爾喀一旗。輝特三 一作 旗。土爾扈特四旗。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往。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仇。 一作 名近正。力近強。必非各旗所能禦。皇中諸旗。距番遠。尚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天朝。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中朝代為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強。強即弗恭順。傳曰。猘獫及米羅卜藏丹津之前事。可為之續邪。 補編題及米羅卜藏丹津之事可 六字羅卜藏丹津 邪作非

其前番人蒙古皆信佛。一喇嘛一作喇嘛刺麻察罕諾門汗一旗最富一本云子無住

往賴其牛羊以活。喇嘛位號在西藏達賴之下。達賴下一本弁在漠北哲卜

尊丹巴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進其位號。一作褒以封號許造廟宇。

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調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

之魁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釁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

局。於事前思之。惟大喇嘛雖富而弗傳子。雖有功而無後患。無事則無患。

有事則可用。此列聖尊崇黃教微指也。走雖明習。何敢妄論邊事。承咨采

再四。故條出大概。以附直而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丞昔歲開

斜方而得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當見還也。不賜一本壬午十一

月八日。經世文編無不闕下九字

與江居士箋開卷寫神思銘寓江湖蘊調之思未數篇遁入禪學蓋不得意之所為作也

別離以來。各自苦辛。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寢曰寡懽之府。銘其凭曰

多憤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己爾。自珍之學。自見

足下而堅進。人小貧窮。周以財帛。亦感檀施。况足下教我求無上法寶乎。

人小疾痛。醫以方藥。亦感恩力。况足下教我求無上醫王乎。人小迷跌。引

以道路。亦感指示。况足下教我求萬劫息壤乎。別離已深。違足下督策。掉

舉轉多。昏沈不覺。至於手教。慮信根退。想戲弄之言。自珍久不見有信根。

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況有退失邪。重到京師又三年。還

山之志。非不溫繁寤寐間。然不願汨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為天下笑矣。顧殺語言。簡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彬彬。水何容拒之哉。萬一竟可還。還且不出。是亦時節因緣。至於與人共為道。夙所願也。寢負至今。雖遇聰明貴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順之。陳餓夫之晨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叱矣。嫺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諄矣。况陳且戀者之本有難言也乎。行願品久收到。圓覺疑。聞蘇州刻成。前約所云不忘也。當自致貝居士。伏惟吉祚不宣。癸未六月二日自珍和南。

答人問關內侯

漢有大善之制一。為萬世法。關內侯是矣。漢既用秦之郡縣。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乎禹之九州。是以大亂繁興。封建似文家法。郡縣似質家法。天不兩立。天不兩立。何廢何立。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然且相持氏。徘徊二千餘年。而後毅然定。何所定。至我朝而後大定。關內侯者。一本者下漢之虛爵也。虛爵如何。其人揖讓乎漢天子之朝。其湯沐邑之入。稍稍厚乎漢相。一本公卿。無社稷之祭。無兵權。無自辟官屬。雖有百主父。偃買。誼。龜錯之謀。無所用。漢待功臣盡如此。無韓彭矣。待宗室盡如此。無吳楚七國矣。後世待將帥如此。無唐方鎮矣。待宗室如此。無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唐宋之待宰輔文臣。

也。位之以王公侯伯開國子。冠之以姬周大國。一本有字名號食邑數千戶。而不生殺其戶。留其人於京師。而無尺土以贖其子孫。有怨者乎。無有。子孫且無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龔自珍曰。唐宋待宰輔法。漢關內侯法也。惜乎其猶多魯衛萊莒荆申之名之擾擾也。我聖祖仁皇帝既平吳耿大逆。雖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大制大勢皆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於奉恩將軍。凡九等。皆撥予之以直隸及關東之田。以抵古人。一本無字之湯沐邑。以漢制準之。則關內侯也。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於恩騎尉。凡二十六等。二十六等之人。皆予俸。無官受世職單俸。有官受雙俸。其世數。一等公襲二十六次。以是爲差。以漢制準之。亦皆關內侯也。且夫自我朝以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封。昭穆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然則宣王之世。鄭伯何以又出封。夫支擊盡封。則國祚愈長久。愈窒礙難行。寔海不能容支擊。支擊不盡封。則守府之支子母弟怨。故支擊盡封。必速亡。不盡封。則子頽子帶之倫。伺肘腋以怨。非上冊。作一本也。如皆奪虛爵。如漢關內侯。則皆受恩。皆受制。我朝之制。除開國功王。龔王爵罔替外。世世嗣服之主。皆封子弟爲王。爲貝勒。則皆降等。以襲。以世次爲差。以世次爲差。至四品閒散而止。則不受田矣。是恩與制皆善。國家萬年。京師數數營造王府貝勒府耳。無所窒礙。超越二千載。最平允易行者也。閭功臣一等公以下之條。足以抵古之食邑戶者乎。答不如也。如有肯上言

於朝。增二十六等之俸。此易施行者也。閔王以下之田。與其大制。一本有嗣
字曰皆善矣。自珍官宗人府知之。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
護軍領催三十分。其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護
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甲八十副。護軍
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外。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
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親王無故出京師六十里。罪與百官同。親王以下。
貝子以上。其戶下五府包衣之人。見王如家奴。見家長之禮。包衣一本有之
女。許親王等揀選為媵妾。雍正元年。議準包衣人應試入仕。得以籍自通
於朝。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疏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箸七經孟子攷文亦
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彬蔚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
喜翹首東望。見雲物之鮮新。側聞海東禁令。以唐以後書入境者。罪之中
朝。一士願因貿易之便。附宜鄙陋。蛟龍有靈。不攫吾言。吾賤士也。祿位無
籍。名聲不表于當時。班固云。據襲舊之畜念。發思古之幽情。我則居之。竊
謂唐以後之學。造物者開之。開則變師。師變則書奪。奪則亡。東國力守舊
而遏新。雖異乎大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抑所以慰巷士之思慕者。情甚
幽。義甚高。力甚鉅。不敢以汎及。不敢以遠徵。謹願求先儒詁經之遺文。及

文章家漢魏間作者。附上隋唐兩朝史家簿錄之言。計兩冊。苟迹介存亡之間。而可以求之萬一者。各加一紅規于其上。凡七十規。又別紙疏其亡佚之年。希覆加考核。如有存者。願以家藏三代鐘彝吉金之打本易。亦約七十事。往來之郵。質劑之平。有長年在。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爲問官于鄒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山君井鼎籛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削札扁函。齎此拳拳。夢魂有靈。以爲先驅。鄭叔問於光緒初游吳門繪及見幸

與陳博士箋

靜盦博士足下。自古以陰陽五行。占驗災異。與推步家術。絕不相同。不能弁爲一家之言。梓慎裨竈之流。無能推日食者。况月食。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彗星之出。古無專書。亦無推法。足下何不請于鄭親王。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彙查出。推成一書。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爲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

附與江子屏牋

一本題首無附字。其有附字者。蓋附於江子屏所書序之後也。

大著讀竟。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

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餽飭。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異。而附於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剏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圓圓。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與人箋
一本題曰
與人箋五

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豈不然。豈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絕勝。彼其時何時與。主上優閒。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長。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既養之于家。國人又養之于國。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峯陵。雄者成川流。嫻者成阡陌。幽者成蹊徑。駛者成龍湍。險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陸。純者成人民。駁者成鱗

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參苓。華者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樸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鐘彝。英者成珠玉。潤者成雲霞。聞者成丘垤。拙者成巽巖。皆天地國家之所養也。日月之所煦也。山川之所咻也。將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與將山川之氣。久于施而少浮。與。遂乃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于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鶴。小人化蟲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鶴似賢矣。噫噫噫噫。

走心與跡異。非各跡之謂。謂心之向背。捨舍其定矣。跡之隱顯。去留未定也。以有定。馭無定。三五年前。始學爲此語。今乃端然當之矣。書來論文。指甚善。稱列子語非是。造化之葉。以俄曠無算。數名其家者也。宋人之葉。以三年一楮名其家者也。造化不名宋人。宋人豈必名造化哉。名家之言。正名實而兩還之。道家之言。其爲逍遙一也。皆賢此義也。一本題曰與人箋六

示與某學士書。稱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稱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京處士喜標榜。然史稱會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稱門生。范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目士。有此感恩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乖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若夫書院之設。山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黨庠州序同制。與提舉官觀之祠官並興。私立名字。號召徒

衆人樹一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雲合霧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
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此。此師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
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尙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
學也。或曰崇名節也。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舉人也。假借權要。薦之
郡縣之長。皇問經師入師。忝然擁席坐。賓于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
其無雁。而甲乙其時藝。則亦舉業之師也。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舉
人也。學士主新安書院三年矣。未嘗至徽也。徽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
無稱門生者。古人爲師。心器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其易
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治其心。墜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稱彼夫子者。
自稱門生。或稱受業。稱彼某官某先生者。自稱後學。二者不相溷。足下於
某學士既稱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稱門生。何也。倘改曰歛後學某。
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僭爾
定如此。其他詞義皆善。不宜。一本題曰
與人箋七

蒙左右咨訪。願得菊蕘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會文臣之奏議。方今聖
朝豈有闕遺。鼎沸夜思。其爲今日易施行之言。又爲雖不施行而言不駭
衆之言。又爲閣下用文學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爲自珍所得言於閣下
而絕非自珍平日之狂言。纔得五事。條而箸之。一本題曰擬
釐正五事書

一事。歷代皆有石經。本朝尙無石經。乾隆中。江南蔣銜獻所書十三經。賞

給舉人。刻石國子監。其事甚細。此不得爲本朝石經。本朝經師。駕漢氏而上之。豈可不誤正文字。爲皇朝之定本。昭示來許。豈僅如唐開成宋紹興之所爲而已乎。夫定石經。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一曰改僞經。東晉僞尚書。宜遂削之。其妄析之篇。宜遂復弁之一也。一曰改寫官。秦漢以來。書體莫變。歷代。歷書之官。展轉訛奪。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刻工。孟蜀以來。槧本錄興。有功於經固不作一本。舉亦有之。展轉訛奪。流布浸廣。不如未有槧本時。雖黃之易。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改經籍者。如衛包受詔改尚書之類。宋元淺學。尤多恣改。以不誤爲誤。今宜改之如舊。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指亦有四。周末漢初。不著竹帛。經師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漢世今文古文。異家法則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經籍假借之字。由來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爲寫官之誤。刻工之誤。而無左證。思之誠是一適。改之恐召衆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書乞開石經館。前四者旌校讎之功。後四者俟攷文之聖。

二事。故和碩禮親王。

諱

嘗教自珍曰。史例隨代變遷。因時而叛。國朝滿

洲人名易同難辨。其以國語爲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圖禮札拉芬色卜星額福珠靈阿之類。相襲以萬計。其以漢語爲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不過數十字而止。其相襲以十萬計。賢不肖智愚貴賤顯晦。後世

疑不能明。此讀國史一難也。宜擬一例。使各附其始祖之傳。合爲一篇。則漢書楚元王傳例也。而可以代魏書官氏志。可以代唐書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衆長。亦因亦叛。爲此語時。禮部尙書侯恭阿拉計至。王云。卽如此公。鈕祜祿氏也。宜在類宜都傳下矣。自珍怖服。王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作一本。皆說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言其源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答。不勸。自珍所交賢不賢。識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沒矣。無以報王。執事在史館。謹述緒言。代王質之執事。

三事。前辱問國朝名臣奏議。國朝奏議。私家敢當抄。不敢當選。其體裁大略。則固知之。嘗役抄故也。大氏國朝奏議。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實。得臣子之體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頗猶粗悍。或紛披扶疎。沿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自珍所抄康熙以前一冊。不足儲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冊。不足儲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尙未動手。若役心力蒐羅。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書。乞開館選定。

四事。聖聖相承。皆有故事。此次恩詔條款。皆依嘉慶元年條款。推恩如故事。惟嘉慶元年。有賢良後裔一款。大略云。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尙本支無在仕版者。著各督撫據家譜咨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覺。實聖朝之美譚。此次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賜書之不保。似

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繼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爲之初。上書乞改功令。以收真才。餘不賜。一本作賜道光二年閏三月朔自珍再拜。

今有家於此。鄰人諄其東。市人譟其西。或決水以灌其牆。或放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其門。奴僕鵠立。登其庭。子姓秩然。奴僕無不畏其家長者。子姓無不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有家於此。賓客望門而致敬。四方財貨麇至。門庭丹雘。奕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攘臂欲箠答其祖父。祖父欲懇於賓客。面發赭而不得語。此家寧可支長久耶。開闢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烟。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箠祖父之宇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尙且可恥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自珍頓首。一本題曰與吳虹生書春作

與吳虹生書

春作

弟顏放無似。往來吳越間。舟中之日居多。在家則老人且不得蕭閑。如先

輩林下之樂。況弟乎。出門則干求諸侯。不與筆硯。親幸老人有別業在蘇州府屬之崑山縣城。距杭州可三日程。弟月必一至。內子亦暫頓於是。弟至其地。則花竹蔚然深秀。有一小樓面山樓中置筆硯。弟偷閑暫坐臥於是。

卷八 贈序類

送吳君一本君序
作山人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敝敝周乎國門。又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茫。目迷漭。乘孤舟。泅乎大漩之中。颶浪訶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垤。心已定矣。賤合矣。槁乎其如息。僂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皴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者雜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眡予。予請復往。

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

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眸然愉。謾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哈然以懼。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己。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嘵嘵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瘡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送徐鐵孫敘

龔自珍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無詩也。磽确陜隘。無詩也。適市者。其聲囂。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閭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東。遼。倭。中原。逶迤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瀉之。乃卒恣意橫盜。以達乎嶺外。大解際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所屈。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

盡此矣。詩有自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產。有稟是者乎哉。自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沈若。周秦間數子之縝若。肆若。而莽蕩而嘈呖若。斂之惟恐其坻。擊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泮而敷腴。則夫遼之長白。興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却。肅拜植立。擣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笑。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澗。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徐鐵孫者。家遼東。先世扈王師入關。爲正黃旂漢軍人。康熙中。徙廣東。隸廣東將軍。爲廣州駐防人。金戈鐵馬。其世胄也。而徐君用經術起家。登甲科。爲劇邑令。以詩睥睨東南。友其人者。淳悶如適瘴。雄奇如適嶺海。本未具如吾言。東南知徐君者。本未畢如吾言。乃書是言。以弁君之詩之端。抑又有異者。自珍生北方。一窺臨榆。未得湖山川所原本。年四紀。居江介。不樂愁思。益思游以振奮之。忽然丐徐君磨墨。爲薦土書。貸扉屨。將粵行。且曰。自粵歸。則閉戶不復游。徐君諾。妙矣哉。天下山川首尾。徐君既扼之。怒未已。其又將扼予之游事之首尾乎哉。

縱難送曹生

天下範金搏坑削楮採革造木几。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律無導。朝無詔。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爲之且左右顧視。踐踐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頽然退飛也夫。智者聞之。則曰此豪傑也。胡以言之。古未會有範金者。亦無搏坑者。亦無削楮採革造木几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傑也。或古有其法。中絕數千歲。忽然有之。其天下豪傑也。今夫士。適野無黨。入城無相。律無導。朝無詔。而讀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求其法。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而爲之。其志力之積以孤也。有以異於曩之縱以孤者乎。雖然。夫士也。聞之熹。熹奈何。曰。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之。範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賢。吾有坑而方員之。有楮而績之。有革而髹之。有木几而雕鏤削治之。瘵密。瘵華。瘵賢。吾又大賢。智者聞之。則大聲暴訶之曰。止。夫橫者孤矣。縱孤實難。縱者益孤。夫汝從而績之。不難其止。於乎。曩子未得爲智者徒也。然固習聞智者之言也。里人曹生籬。士也。其所學。其所處。難與易之間。適類乎是。閱其孤。識其豪傑。不願其爲天下範金搏坑削楮採革造木几者。姍笑。作縱難。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戊戌十一月

欽差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陞辭。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

地中實。地上虛。假史

作使一本

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况

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

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

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

源。絕其源。則夷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粵門。距

廣州城遠。夷勦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勦。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

皇上頒關防史作一本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

弁杜絕。規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

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

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粵門。不許留一夷。留

夷館一所。為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

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

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赴粵門。多帶巧匠。以便脩整

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臣劉陶舊

議論。以相軋。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

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即

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送作一本難者曰。不用呢羽

鐘表。燕窩。玻璃。稅將繼。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

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特權
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送一本難者。則不
過曰爲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訓也。
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勦之也。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
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餘腥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
軍也。况路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
敵之原桀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
送一本難者。皆天下黠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
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
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
矣。不敢言之矣。古奉史一本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况瘁。悄悄者何也。慮
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
于色。而有况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史一本之至也。閣下其繹此
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
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
矣。

定盦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輾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
罄積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輿中紬繹大作。責難陳義之高。

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往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續。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附申菲意。頗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會囑做本家站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一本題曰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一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昇公。陞辭曰。諭曰。朕召女出。非徒昇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旋。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陞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後進者。鏘洋縱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歙。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鞏祚。謀。台。宴。公。先期。

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錢。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晝之長。羸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寔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公有慈德。以遂于裏。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絕其外。正視偏行。無間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頹頹。其行簡簡。其言無聲。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衎衎。以無失。必能糾其吏慝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鹽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饑。進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明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查取豐予。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醜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龔鞅祚曰。今天下大執。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肩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愠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一本額曰送廣西
巡撫龔公序二

版圖起遼海。顛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獯方。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遄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遄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懷私爲每變一作懷私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鞏祚之言曰。梁公其有懷乎。溽暑永晝。駢駢駢駢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衙鼓夕沈。吏士就閒。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煙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款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薜甘。無所不言。今

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強
飲食矣。鞏祚無清風之辭。其害且慰公矣。一本題曰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卷九 傳狀碑誌類

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璠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會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總羣書並進。天且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瘁志纂述。大書如棋子。小書如蚊脚。墨書或濃或澹。朱書如桃華。日罄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局一做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遷家兆。手一卷書。督畚鍤。有白肯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與。其有之與。吾家自賓客羣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生。嘉慶丙子春武英殿校錄副榜貢生弟子龔自珍謹述。

海門先齋陳君祠堂碑文

似司馬子長氏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環怪之姿。躬淳古之行。生而魁於凡民。沒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一本事作字其無稱乎。先齋陳君。厥諱朝玉。字曰璞。完。江南某縣人也。幼有異稟。膚色黝漆。睛窪若臼。環要有白文。其圓中規。

相人者言。是爲玉帶圍。當奇異。稍長。衍然魁頤。故其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三。讓產伯兄。鳩鶩鳳逝。去之無迹。是時皇政熙清。后祗効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一本通州上有江以通州常熟間一本常熟東地。望泮無極。潮退沙見。豁然劃然。互二百里。若履其側。四無居人。蒼世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剝草屋。斲木爲耜。冶金爲犂。夫任牛耜。婦任牛耨。一耦之力。旬有五日。水鹹者立甘。沙疏者立堅。沙膚鹹者立厚。積田既成。龜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術自保。於是遠近之民。聞之。食日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削薪以爲之耜。投刀以爲之犂。賣贖以求牛。懷種種。信痛缶。絮大男。祗幼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泮泮載道。於是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老請於正。正請於更。更白於大吏。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年。羣姓益衆。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雲。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蓄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貢解繩之紛。以計事。纖芥無忘失。壽考以爲常。君卒將百年。君之會孫貢生生奐。以經明聞於時。元孫翰林院編修兆熊。鋪祿於朝。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蜡。饗農先農也。先查司查。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郭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爲先查。始吾祖刈殺此土。以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土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旣爲祠。

奐兆熊以狀謁內閣中書龔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以爲樂石之文。龔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頌曰。生爲功民。衆疑以爲神。沒爲功神。尙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令。豆觥明粢。以報君令。文此樂石。以震耀君令。以大旌於海濱。且以勸田。

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某公爲吳省
與南區人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閭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託於駭偵。一作
偵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蒸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駭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卽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刺麻章佳胡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己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座上客遂巡引去。其一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騷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

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蓋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己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嘆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慘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瀟於史。人所不經意。曇纒心口閒。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邇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千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曇者天也。宿曇者帝也。仇曇者海內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奇人類此
奇文然敘

事然有關係
非錢人所知

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公諱引之。姓王氏。江南高郵人。祖安國。禮部尚書。諡文肅。祖妣車氏。徐氏。考念孫。四品卿銜。前分守永定河兵備道。妣□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卒於位。賜諡文簡。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年。明年十有二月□日。葬於州治之賜塋。公典鄉試事四。典會試事二。襲自珍則其典浙江鄉試所得士。公之學。及其著書大凡。嘗不以自珍爲不可裁而請一本請作講之矣。其行誼始末。自珍又窺其數大指矣。密葬公第四子壽同。則使自珍表諸墓。自珍爰述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一本治下有也字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一本語作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一本經下有二事二字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槩工主之。槩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沒。一本沒作末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段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付人可求。付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段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槩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左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又聞之公曰。吾之學。未嘗

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先是兵備公校定晚周諸子太史公書。一時言小學者宗之。公所著書□□卷。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通說四十餘事。又說經之大者。在述聞之末。一本通說四十餘事又說經之大者在述聞之末作述聞末通說數十條用小學說經。又聞之公曰。吾嘗書不熹故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吳譚年近七十。為禮部尚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尚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為子之年。門下士私相謂曰。以王公名位齒髮。而對色如子。其所學殊與所養殊。與其諸人論歸之師。海內歸之福也。與公以事親為讀書。以讀書為事親。門內之士。一本士勉勉顓顓。人知之。立。一本立上有矣。朝循典常。俟乾斷。無所表暴。天下頗無由測公。嘉慶十八年。巨逆林清。以七十七人入禁門。既殄定。有議加築圓明園宮牆高厚者。有議增圓明園兵額者。公皆不謂然。具摺上。睿皇帝大動容。召對良久。乃罷。上諭軍機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其事。一本事下有之字卒見施行與否。海內弗知。其奏牘何辭。海內迄今弗知也。由此例之。公之風旨。其視徒表暴於道路者何如哉。公配沈。繼配范。子四。壽昌。彥和。壽朋。壽同。范出。孫七。銘曰。璞之瑟瑟。外有文也。鏐之沈沈。中有堅也。君子肖之。以事其親也。於乎。欲事親者考斯。欲事君者考斯。斯人而不敢承。孰為大道。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乾隆中。國家修大刑於閩島之外。一本外下有貝勒二字福康安公。海蘭察公。先後成

大功以去。光於祀典。凡百戎臣。或有一本無或有二字賞及後裔。名附史官之牒。其

有官不過隅鎮。名不挂勳籍。身歷百戰於狂濤巨鯨間。幾爲忌者擠致之

以無名之死。而卒以功名終。則有通州丁公。按狀。丁氏出自齊太公之孫

丁公。出霸營邱。未嘗播遷。入本朝。家於江南之通州。曾祖某。祖應舉。江南

狼山營守備。父國升。蘇松鎮游擊。皆封如公官。妣張。生妣陳。皆封夫人。公

父。官松江。遂家焉。公諱朝雄。字伯宜。以松籍起家。由右科歷數官。屢遷至

福建副將。四十八年。島賊黃在莊叛。公佐一本注下有黃任討平之列軍

功一等。閩事之藪也。公訓知林爽文有謀。必屯兵東港。以與鳳山爲犄角

勢。及鳳山警。公方赴。引見北上。半途馳還。白總督常青。賊不足慮。請假某

兵勦東港。且斷其糧道。卽鳳山潰矣。因進指畫緩急狀。常青不聽。惟專意

鳳山。檄公偕總兵郝壯猷。趨鹿子港。擒賊目楊朝派。克鳳山。非公意也。人

以爲公功。賊果大熾。益蔓延。檄公守鯤身。又檄公守郡城。公於鯤身。則招

土番千人。敵賊萬衆。一本無衆字矢石俱盡。而賊目潘猛。一本猛下有潘字搗烏龍旂不下。

公命守備邱瑛拔之。猛走。鯤身平。公於郡城。則戰少守多。未至。先破賊中

途。路始通。遂福閣城樓屯柵池墮。不治者整之。一本無以上兩句時總兵柴大紀守

諸羅。公守郡城三閱月。皆食豆餅。髮觸冠數寸。賊不得逞。諸將恃以成戰

功於外。之數者。亦非公意也。人又以爲公功。至是而討東港之命下矣。常

青非公無可使。而以八百人與公。請益。則曰戰不利。則守舟中。舟不可守。退而益兵。公曰。為國死。命也。大人即不發一兵。某亦往。拂衣上馬行。至東

港。一本無以賊眾且數萬。先時一本時作是。海中有淤淺。雖潮至。舟不通。賊以是。一本上十二句。不通舟八字。

許。公坐鯨艘。指揮縛羣酋。遂登其礮臺。賊大驚。急近。一本無近字。戰。公曰。我幸踞

礮臺。天也。遂發大礮。諸火器繼之。光塵蔽天。賊尸拋滿崖澗。獲偽將軍李

老合。逐北三十餘里。乃倚山為營。夜半。忽有數百人大噪過溪。公戒眾勿

出。一本無公戒。眾勿出五字。少選。又有數百人。直撲大營。公益不動。一本無公益。不動四字。天明。盡掩之。

軍中不知其誰何。知其誰何七字。迹其屍。皆赤髮而裸。蓋番人乘間為聲援者。

公踞地勢。故無恐。林爽文遣其黨來援。公築壘圍之。賊潰圍出。公料其必

奔茄藤。先令守備鄭其仁。以步卒三百伏於路。而親自中道追之。賊遇伏

卒敗。餘賊遁。將渡溪。公擠而溺之。遂獲賀豹。東港平。時乾隆五十一年某

月也。計大小七十三戰。八百人扶傷。瘡以完。智勇無出公右。一本無智勇無。出公右六字。而

常青蔽不以上聞。第令公攝海壇鎮總兵官。福康安公至。始奏。即真公。一本無公。

仍留臺灣防禦。比林爽文就擒。始蒞任。海壇固雄鎮。環海。大盜時出。

偵問斥候稍疎。即大為民害。一本無偵問斥候稍疎。即大為民害十一字。公督率舟師為游兵。迎捕盜

林。龔舵林明灼者。海之會魁也。公得龔舵於浙江洋。而明灼適以戕參將

張殿魁。事聞。高宗純皇帝震怒。嚴責總督伍拉納。伍懼。以責公。公請身任。

一本無公請
身任四字

一日晨出。颶霧四塞。公喜謂諸將曰。今日得報張公矣。遂令衆

船齊進。果遇明灼於大麥洋。俟其近力。踞上游。縱大礮。連斃賊頭目。明灼

知不免。躍一本無知不
免躍四字入海。葉把總鈎得之。功狀始上聞。有旨召見。未行。而

總督又調公臺灣鎮總兵官。渡臺一本無渡
臺二字後。復還公於海壇。攝水師提督。

五十八年。以捕會匪功。奉旨加四級。五十九年。循例入覲。途次病甚。乞兩

江總督蘇靈一本靈
作凌阿代表。乞骸骨。上方向用公。特旨令回籍調理。俟病痊

卽行奏請。陸見冬十有二月某日。甫入上海縣境。卒於舟中。年六十有七。

公輕財愛士。官閩時。有廣東舉人會中立。欠穀數千石。有司以軍需不給。

將置之法。公奇其才。代償之。後會爲義民長。以戰功賞巴圖魯。仕至理番

同知。公配陳封夫人。後公卒。公有丈夫子二人。廷珊國學生。攀龍武生。蘇

松鎮左營守備。孫四鍾傑武生。浙江千總。鍾琪國學生。以嘉慶二十一年

十月初二日。奉公暨陳太夫人。合葬於松江細林山祖塋之側。越九年。神

道之文未具。鍾傑等以公捍大患而世莫聞。願文章之士發其光。則與載

於官書者。異日出入必互見。故來乞書於碑。銘曰。

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勝者。丁將軍之墓。再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克而

無炳炳於時者。三告下車者曰。是將軍之孫。鍾傑鍾琪。泣述功烈。有畫於

其心。是爲史之別子。龔氏之言。用卒告闡烈之君子。今年實道光五年。

敬

事極詳姚姬傳所
不能到少作

明一本明下按察一本察下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甲辰朔越一日乙巳金氏世德記作大清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壬子朔越七日戊午文林郎錢

唐金應麟始使石工某為明按察一本察下司僉事一本事下造此石闕用錢

若干緡役工七十有世德記無君姓名金氏諱應奎字曰封風錢唐一本封風錢

和人也明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稟性剛毅不媚柄臣

浮湛十年始循常遷改河南道御史出為山東按察僉事河決東郡宣防

有功再遷四川按察使世德記四川按察使中貴馮保私僮百指為暴鄉里以

川以作人疾首君杖遣之直聲聞於朝小人道長義不勝邪遂坐一本坐劾君

君受劾歸不問世事恬愉冲夷淪隱以沒年七十有一實萬歷三十年本

作明隆慶八年葬錢唐之仁壽原越二百載高岸就坻樵蘇是侵世德記一坯眇焉應

麟盡然心傷爰糾其族既封既樹立此高闕峨峨翼翼以旌遺聞以播於

后昆銘曰於惟金君明允塞淵江介之光升於朝右官世德記官作亦不遂

曰德之剛乃吏於東天險勿翕恃君宣防東人謳矣西人求矣巖巖厥疆

有龜有豸氣使大僚以役封狼君暴創之吏咋而齧遂褫公章西人嗚呼

朝亦弗諛以老公於鄉重曰瞻仁壽之佳原一本原下宅江湖而先正考着

德于鄉邦一本邦下剗元石而失姓惟世澤之必鍾一本鍾下感文孫之哀敬

攬刻辭而無爽一本隘今總英靈於家乘君配邢一本邢下有子一本子下有賜

賜曉一本賜作口君弟一本弟下口陝西西安府同知西安之九世孫應麟嘉慶十五年

賜曉一本賜作口君弟一本弟下口陝西西安府同知西安之九世孫應麟嘉慶十五年

舉人以文學聲於時。同郡後學龔自珍爲文刻石。

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代阮中堂

道光十五年秋九月。兵部尙書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涿州盧公卒於位。既聞。皇帝震悼。贈太子太師。易名敏肅。卹如禮。明年夏。公子戶部員外郎端黼以公喪。至自廣州。某月日。葬於州之賜阡。如禮。體仁閣大學士阮元。作而歎曰。若盧公。可謂勞臣也已。公通籍睿皇帝朝。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寰海內外。若西若東。若北若南。小大之事。苟異日宜書者。公罔不在。公所在事。西東北南。上罔不委任。上任之矣。公罔不得衆力。得於上。又得於衆。功罔不成。功成矣。厥後罔不善。上以實任。公以實應。微獨上信公。若京朝官。若外吏。若僚佐。若游士賓客。若伍若民。莫不曰。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小大之事。未有歷試歷效。始卒稱恩禮如盧大人者也。卒之日。訃至之日。遠近失色。嗚呼。可謂勞臣也已。會祖振裔。祖某。考士夔。妣氏某。本生考某。妣氏某。公諱坤。字靜之。卒年六十有四。配氏某。先公卒。阮元乃銘公之神道。銘曰。

涿郡之盧。熠自東漢。時惟范陽。代有偉者。允文允武。大熾於唐。汴宋以降。盧少替夷。俟公而光。五歲顛棄。神嫗活之。一本憑憑一作憑識告祥。卒如神言。轍滿天下。名德浩滂。起家文辭。觀政於曹。翠御英英。出治南服。又歷試旃。以知宣房。龍飛自天。峽旬三遷。電發雲驥。初撫關中。師彼周雅。乃積乃倉。乃興

水田以實雍州。西陲用兵。西陲用兵。將相雲會。公職轉饒。轉饒如何。十萬
西師。勳一本勳命一方。犂牛三萬。役夫又萬。執算庚庚。算定檄飛。自送大軍。
夜出燄煌。帝甄西功。公不搏賊。公乃綱一本綱綱。既甄既葢。休公于晉。羽毛
迴翔。西事再訂。公請復西。帝還其畧。帝命作督。於江漢游。江漢湯湯。沱潛
爲田。龍魚失居。乃怒而張。奪此波黎。予一本予彼龍魚。以奠荆襄。有覲有盜。
負峒阻調。不賦而襍。公曰火攻。扈扈虎虎。緋旂赤常。帝曰趣之。炎靈速之。
既率既康。使者汗矣。帝問南矣。公偃在牀。迤邐而南。移節遷旂。嶺海洋洋。
彌蓋所蔓。小冲大排。弭首如祥。乃問鹽鐵。鹽官告贏。鐵官告良。嶺雲白矣。
海氛墨矣。嶺榛夜狂。吁嗟嶺海。大竇大痔。海人來商。不曰驅之。揖而嫗之。
追咎有明。瑰麗媯葩。巧工所都。誘我筐筐。遂瘠南東。喪金萬萬。食妖大行。
經海之南。有越南國。翳古越裳。維海之西。有英吉利。隆鼻高眊。環伺嶼門。
以窺禺服。什伍其檣。鼉鳴地中。長鯨和之。擘波浪浪。澎湃百年。自互市始。
大原我詳。公姑仍之。又姑持之。亦持亦創。仍之如何。以嶼居夷。勿汝磔攘。
持之如何。自誅食妖。以肅津梁。創之如何。樓船礮臺。虎門中央。窺公之心。
信公之意。公實茹藏。罷關絕市。粵乃大治。異日其颺。天不俟公。不蘇東南。
公也暴亡。凡公所蒞。聖清所覆。禹蹟茫茫。我書公勞。什不六七。塞滿九閩。
後有式者。天祿辟邪。警鬣飛揚。吳昌綬曰按警經室文集別有碑文一首注云銘乃門下士代作蓋此碑甚簡要阮公文則較詳也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嶺南有女子焉。哭其母。又哭其父。又哭其兄。又哭其孀。遂先所天卒。女有女弟二。相愛以哭其女兄相繼卒。然矣乎。一門之內。嗇於年。豐於思。鬱於性。薄於祜。天鍾之。天皆疲之。有如是乎。所天既貴。告其友仁。和龔自珍云。吾婦卒之日。吾方北游。莫視會。茲空有日。願書其表隧之石。自珍乃次之曰。山陰周德瑞。客嶺南。占番禺籍。生聚榮。聚榮生女子子。適同縣黃玉階。中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贈妻安人。晉宜人。以不及刑部君之貴。費下有世字食貧茹艱。婉惠慈順。自姑章及三族。無間言。生嘉慶乙丑也。卒道光癸巳也。春秋二十有九。宜銘。銘曰。

人生兩間。哀樂固無極也。賢智過情。不肖不及也。矧后嫗之積海令。非女子之善戚。一本咸下。有也字仙吾不可期。佛吾不可思。爲鬼果如爲人之聚首兮。又愉悅而弗敢知。女子之征。亦寥寥也。匪骨匪肉。知所各也。黃子無聊之言。則曰夜臺樂也。

徐泰母碣

侯官林氏女。爲上海徐兆洙妻。期而寡。遺腹子曰泰。泰從林受孝經。既長。好文章。篤於朋友。龔自珍友之。告自珍曰。吾母平生再刲股。一療吾外王母疾。再療吾王一本王作祖母疾。皆瘡。親族無知者。寡十四歲而卒。卒歲餘。吾祖母病眩瞽。家人恐病者忽。自語愈矣。適四孃立吾側。飲吾茶。果瘡。侍病者皆泣。四孃者。吾父子諸同產季也。道光十九年。詔旌上海縣徐兆洙妻林

氏泰立石墓側。使自珍銘。銘曰。生以肉療母。死以魂翼母。宜有德有文之子。熾爾後。

孔憲彝母碣

闕里孔憲彝。其氣儒者。手狀。乞銘其母之阡。按狀。孫氏。浙產。歸孔昭口。生三子。憲彝仲也。逮事威姑。先所天卒。春秋三十。能刻繆篆。施金石。組紉之事。絲竹筆牘之藝。靡不通。眇焉。銘曰。璇珠輝輝。氣質溫。必有圓折。鍾厥源。吾郡葩華。莫若孫。車來闕里。高開門。東魯喪矣。西湖媛。此有式者。魯後昆。

朱蕩女碣

文自應劭封禪義記得來。○按封禪儀乃馬第伯之文。非應劭也。吳昌縉

朱山人游東海。望姜女祠。海中孤墳。雲水環壅。天色垂縹。俯之幽然。心動而識焉。役反。其女殤。家人葬之東直門某村。翼日。自往哭之。地多野潦。曠浪無垠。目窮魄動。觸其前境。神思無形。乃成識兆。告其友龔自珍言如此。乞書于碣。道光元年冬也。

潘阿細碣

女阿細。黔潘氏。嫁瑯琊。夫甚貴。事夫良。頗識字。夫遠戍。出居庸。居庸關。莽萬重。行倉皇。不可挈。託弱小。友朋職。我婦何。割屋宅。細有釵。直十金。何貸之。糴米鹽。久不償。慚以怵。細甚俠。無德色。望夫臺。細裘裏。涼風厲。夫不來。細悲吟。淚霑霑。子先燁。辰以奄。莫燴之。莫燴之。報釵德。銘瘞之。居庸關。天

之西。夫不歸。豕萋萋。樛無漆。媿釵德。樹之棗。心甚赤。

京師悅生堂刻石

代宋
經歷

或問曰。三代之極盛。養民之法備矣。其民猶有飢寒莫告者乎。應之曰。有三代之貴游士大夫。有施舍振貸。以爲德。以爲名者乎。應之曰。有。何以知之。曰。古之農。有大宗。有小宗。必有羨也。羨爲閒民。閒民俟轉移執事以生者也。執事不及之。則飢寒矣。其在周禮有六行。六行始於孝而終於卹。四行爲親親之事。二行爲仁民之事。以正三代貴游士大夫之行。其在禮運篇曰。鰥寡孤獨廢絕有養也。養之之法。古無專官。無條曰。無專官。無條曰。是費不出於公上也。費不出於公上。設卿大夫義。又引嫌。以避民之歸己。則鰥寡將誰養。然則富貴有祿入之家。必佐主上以養民。不始於宋之罕氏。齊之陳氏也。明矣。難之。一作本曰。閒民贍於其大宗。非其宗也。卿大夫弗預聞。應之曰。古之有姓氏。有譜系者。必公卿大夫之族。盡黃炎之裔。姬姜子姒。羸華之人也。若夫草莽市井之人。叢叢而蝨蝨。不出於黃炎。其先未嘗有得姓受氏之榮也。收族之大宗。各收其族。何以處草莽市井之無告者。故知必不然矣。我聖清之休養民。同符乎三代。民固悅其生。然而飢寒之民。未嘗一日絕於天地之間。天爲之。非人爲之也。是故京師有悅生堂。以佐聖天子養民。卹之者誰。河南吳侍郎烜也。董成者誰。錢唐陳參議鵬。戚檢討人鏡也。出貲者誰。碑陰所立諸公是也。有其貲。必有其地。有其地。

必有其出入會計。有其出入會計。必有章程。子目。風雨寒暑也。孰親之。扁
鑰也。孰啓閉之。木石甄瓦。孰庀之。輿僮侵漏也。孰問之。必有司事。司事者
誰。都察院經歷。汾陽宋銘堯。始末皆在焉爾。宋銘堯記。道光戊戌五月。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民林爽文叛。鳳山知縣武進湯大紳死之。大紳子荀
業實從。大紳創。荀業左右翼父死。常州人謀曰。父死忠。子死孝。宜建忠孝
祠以祀。純皇帝諭祭之文。在麗牲之石。海內士大夫。爲歌詩甚多。甚信甚
備。荀業有子曰貽汾。以蔭授雲騎尉。官浙江副將軍。既致仕。居江寧府城
北之紗帽巷。仁和龔自珍訪之。拜鳳山君像。儒者也。又拜太學生贈振威
將軍崇祀忠孝祠。贈公像。益悛悛有子弟之容。曰。與竹居詩者。僅半卷。贈
公所爲也。其言仲平夷易。副將軍詔自珍曰。昔之日。狂瀾怒鯨。聞家焜巢
隕。蕩乎何所遺。畫像以不似而先弃。詩以不自慙而先弃。凡今所存。皆以
弃而存。於乎。至人之於忠孝名節。炳一本炳作軒天地而爆史冊者。大氏遭遇時
勢。卒然而成之。必非先有規模於其胸臆者。泊其然也。庸距有迹乎。亦若
是而已矣。距鳳山事五十有五年。仁和後學龔自珍再拜記。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嘉慶二十年。龔自珍娶于山陰何氏。實知府裕均從女孫。明年夏。知府公
卒。又明年。喪歸山陰。其孤鹽大使鑲。通判銜錢。以行狀來乞銘。狀繚不次。

次其要。公姓何氏。諱裕均。浙江山陰人。祖經文。官知府。贈榮祿大夫。河南巡撫。父焮。官知府。妣呂恭人。公之仕。始通判湖南寶慶府。同知江南徽州府。遂知山東萊州府。黜。復起。知江西臨江府。又知江南池州府。卒于江南安慶府任。年六十七。歷六郡。完密平和。善筦守。屬縣無虧蝕。其處家也。以友兄弟聞。凡兄弟之子若孫皆育之。其女善嫁之。遠兄弟皆贍之。猶子諸甥侍左右。肅然立。見者知爲禮法故家也。卒之日無寸椽一瓦。配陳恭人。側室韋。子二。韋出。自珍以昏因之故。習其門內。習其鄉。徵於余婦。狀皆信。乃銘。銘曰。

曹尙志碣

里人曹文昭。乞爲其父刻墓之石。謹讀狀。仁和其籍。曹其氏。尙志其名。七十有二其年。不賈不仕。不客卿大夫。無飾言。無飾行。晚好西方聖人之言。不博其義。但持名字。其死也。西面稱名。泊然化。龔自珍曰。東城單炤吳樹虛龔唐而下。多懲行潛異之民。不汨沒生死。曹君又其一也。里仁爲美。吾里真仁哉。

卷十 雜記類上

說京師翠微山

說山水諸作源出山海經水經注其樣雅更乃勝柳州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為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為繖蓋不為枕障也出阜城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入九架其上構其半隴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憩不孤巉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為懟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為主峯又恥附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雜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與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三山壺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蓋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渟其間其發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為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一本特言龍泉龍泉迅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為隱矣一本矣下有餘者散漫布列非氣所聚神所聚無龍泉則全山失神理矣二十三字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

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說昌平州

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北路廳隸分巡霸昌道。分巡霸昌道隸京尹。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州南門至北門七里。州之東有鎮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二一本二陵之所在。又東南有小山焉。曰湯山。實維溫泉。有江東之辛夷樹焉。純皇帝置行宮。實東巡之所憩。一本憩州南門之外有泉焉。曰龍王泉。泉上有龍王祠。泉南流。西南又有泉焉。出大覺寺。又西有村焉。村有多泉。村人自名曰百泉。百泉之泉與一本無大覺一本覺之泉。皆東南流。以入於沙河。州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南口者。州之蔽也。居庸之基也。入延慶州界矣。州之人才。漢有盧植。唐有劉蕡。今有王夔齡。王夔齡者。好積書。豐然長者。以孝廉方正徵。授牘禮部。則奮筆言當世事。其言有曰。今士習尤譁囂。惠小慧。上宜崇樸學以勵下。仁和龔自珍以此言爲然也。其穀宜麥。亦宜稻。其土產硝磺。其木多文杏。蘋婆。柿。棠梨。其俗敬賓客。富人畜車馬。不敢聘於里門。

說天壽山

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門。實維廣隰。豐草肥泉。引領東拜。大山臨之。是爲天壽山。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京

師西北諸山。皆宗太行山。此山能不與羣山勢相屬。有明尊且秩焉。自永樂至天啓十有二帝葬焉。謂之十二陵。獨景泰帝無陵。崇禎十五年妃田氏死。葬其西麓。十七年。帝及周后死。一本死社稷。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因曰十三陵矣。山多文杏。春正月而華。山之勢尊。故木之華也。先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冽。其石其鹿。本一鹿下有其皆絕大。山之理如大斧劈。山之色黝以文。山之東支有湯山焉。其泉曰湯泉焉。山之首尾八十里。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轉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實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當作九。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一本此下有上關高倍之五字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一本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

水齧吾馬蹏。涉之琤然鳴。弄之則忽徧忽狀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一本杏下有栒字。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臂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一本顛作墮。余亦搗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一本宋下有世。目尙不得一本無。覩燕趙安得。一本安得作何由乎。與反羈者相搗戲乎。一本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做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一本乎下有吏字。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一本守作特。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全道。

說張家口

張家口。在宣化府萬全縣。一本有正字。北境。察哈爾都統駐焉。凡効力軍臺贖罪者駐焉。効力者。効力軍臺也。何以駐張家口。近今五十年駐張家口也。昔之日稱軍臺者何。仁皇帝親北征。有事蒙古。純皇帝命將西征。出入蒙古。

故一本無軍臺始於平噶爾丹時。密於追達瓦齊時。周币密布於設定邊左

副將軍時。今無軍事。何以稱軍臺。曰猶內廷有軍機處。無軍事亦得稱也。

軍臺起訖如何。以口外察哈爾為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臺

為止。凡四十八臺。無軍有臺何也。通檄報也。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

軍遙聲援。中間哲卜尊丹一本無刺麻喀爾喀諸一本諸汗與理藩院往反之

檄報。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丁受轡。受此也。臺員効力。効此也。駐張家口

何名。曰。戍張家口也。張家口烏用戍。曰。旅焉而已。一本有風焉有財三年佐

無財三年旅。問何所始也。始於臺員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勞。入貲充

公。白都統。一本統下有許之。以其貲贖蒙古代之。勢也。情也。非法也。亦無臺

費之名。亦不上聞。今臺費上聞。臺費行而臺員除矣。如有人不能出臺費。

願充臺員。今許之乎。反不許。又如有人願亦出臺費。亦充臺員。則許之乎。

亦不許。何以不許。一本何以不都統但聞五十年事。不聞康熙事。不聞乾隆

初年事。王元鳳。天下士也。為桂陽州知州。下車。擒豪蠹。大創之。又平獠。有

奇功。天子嘉之。錫之孔雀翎。擢為陳州府知府。元鳳入覲。一本有天方留京

師。而州大猾夜出境。為飛語達京師。王元鳳會託弱小干定公。按王元鳳署澧州知州。為州

用食穀事。准失察家人藉索勒詐。並于州署需用物件。輒以官價勒派商民承辦。又私設班館。盤銀無辜。動經

旬月。致丁役人等乘機索詐。多贓奏請革職。道光十六年辛丑特旨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以為違制殃民者。戒

比。誤以為桂陽州事。又謂為飛語竟聞天子。天子使使鞠之。使者受單詞。當元鳳以

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是獄也。冤元鳳者半天下。元鳳獨飛揚而大憲。

就逮時。謂送吏曰。元鳳足跡徧中華。獨未得至西北塞外。一見聖朝中外
爲一之盛。吾此行。甘騎橐駝。佩短刀。往來風沙中。冀自珍屬之曰。吾爲蒙
古圖志。某部落某山。尙未有圖。子皆爲我圖。一本圖作補之。冀自珍乞假五日。送
之。一本之下有出字居庸關。逾入達嶺而反。既聞兵部尙書青陽王公言。近日事例
如此。既又聞常熟蔣君言。吾嘗以謹行。臥三年。納貲乃還。如尙書。一本作者陽下同
言。既又得王元鳳書果。一本一作書作又。如尙書言。吁。天下事名實不相應。什九如是
哉。元鳳又言。一本作書吾到戍三日。獨騎橐駝。懷筆墨。至大禁門。欲出門者
叱之而止。大禁門。即張家口北門也。○大禁門。十字鈔本作大字書。是正文。非注也。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燠。客益衆。土著益詐。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
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草木。亦亦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
槁也。蠹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
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礲。確以種木。三
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專數縣。恆寒。故腴理實。恆勞。故筋骨固。
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
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祖我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山莊在焉。
近宮牆蹕路。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密。邱墓密。
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氣

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疴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坳。縱可四百丈。橫四之一。可以牧牛羊犛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魄。其散北乎。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詞我。人事甚我。又未必使我老東南。從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昭蕪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瀟瀟。過橋。遇女牆。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甃斷甃。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謹得肉。館人以酒一罇。蝦一筐。鮑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窗鳴鳴。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蠶殼也。審視。玻瓈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圯無存。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尚可識。其可登臨者。尚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蓉菱芡。是居揚

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謹。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爲叙。爲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爲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卽有之。聲不能徹旦。然而女子有以梔子華髮爲費求書者。爰以書畫環瑣互通問。凡三人。淒馨哀豔之氣。繚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搖搖不自持。余旣信信。拏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淒雨嘯。聽狄悲。鬼神泣者。嘉慶末。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豔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臥而思之。余齒垂五十年。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余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蒸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冷然瑟瑟。而不遽使人有蒼莽。泱寥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尙猶丁初秋也歟。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說宗彝

定公金石之學精博絕特創立義類時出新解讀此及以下諸篇其揭發也

史佚之裔官曰。彝者。常也。宗者。宗廟也。彝者。百器之總名也。宗彝也者。宗

廟之器。然而暨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事莫始於宗廟。地莫嚴於宗廟。然則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國。大夫有家。造祭器爲先。祭器具則爲孝。祭器不具爲不孝。宗彝者何。古之養器也。所以羞耆老。受祿祉。養器具則爲敬。養器不具爲不敬。宗彝者何。古之享器也。古者賓師亞祭祀。君公大夫享器具則爲富。享器不具爲不富。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國而既世矣。家而既世矣。富貴而既久長矣。於是乎有府庫以實重器。所以鳴世守。侈祖禰。矜閭閻也。宗彝者何。古之陳器也。出之府庫。登之房序。無事則藏之。有事則陳之。其義一也。宗彝者何。古之好器也。享之日。於是有寶。於是

有好貨。宗彝者何。古之征器也。征器也者。亦謂之從器。從器也者。以別於居器。宗彝者何。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約劑器也。有大訟。則書其辭。與其曲直而刻之。一本之下有器字以傳信子孫。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三王之盛。封支庶以土田。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賂器也。三王之衰。割土田以予敵國。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獻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則有之。宗彝者何。古之媵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鎮撫異姓。宗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大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宗彝者何。古之抱器也。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祿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槨之中。槨之外。冢之中。於是乎有之。起於中古。宗彝者何。古之樂器也。八音金爲尊。故銘之。衍神人也。

宗彝者何。古之徽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銘。以自教戒。以教戒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瑞命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天下之祥。有土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土之祥。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爵邑之祥。凡有徵於先史之籍。有此十九說者。皆不可以不識也。不可以不類識也。古者之於器。又有二大端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饗。於享。於約劑。於旌。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關一本關作官器者。其吉凶常變。與滅存亡之際。未有不關器者。是以君子樂論之焉。

說齧齧下同此篇屈吳氏鑄清館金錄訂

羽琖山民曰。天下先有雀。後有齧。先有齧之器。後有齧之字。雀也者。北齧者也。齧也者。北古文齧者也。古文也者。北小一本無篆有文字篆一本篆下者也。謂齧象雀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齧可乎。可。一本無謂古文篆文象齧可乎可十字謂古文篆文象雀可乎。不可。曷爲不可。中隔一層矣。先言齧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旒。味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騫也。腹旁有柄。可容手。翬也。甚疏。翬之舉也。古者既取諸雀。以爲齧矣。而加之以制度。是故慮鬯之泐。其鬯也。爲之蓋。慮飲之饗也。爲之一本三柱。植然辭然。慮二足之不安也。爲之滅一翼。增一足。跋跋然。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此聖智之所加於齧者也。於雀何預。何以一本何言無預。雀

二角一翼三足三足金鐘未之聞未之聞夫古文篆文之象夔也何如曰亦

象夔形而已矣違問雀哉小一本無篆上有蓋說文盃下云覆也从皿大產

作覆承之以二柱其中為腹其右象前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乎从

鬯从又鬯以實之又持之者一本此四句作省其足而加若夫古文則無又一本也

無鬯作一本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一本無文

字刻畫彰彰下垂三足非夔之全形而何曰夔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

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與制器固不同也古文篆文

皆象夔形而已矣違問雀哉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予獲古夔七

有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既手搨以謂學徒學徒見搨本識古器矣

夙習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將疑器為康瓠未見器而讀其字將疑

字為字妖且夫徒獲其器而不識字則曰古彝器蹟矣此有蓋非乎徒識

其字而未見器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味腹尾翼趾兩不可也予兩違

天幸竊望達者說器徵諸字說字徵諸器又兩俟之此文足證段改許說之謬權則

相授受漢碑作爵夔今篆作夔古器名有夔又之篆文加鬯古器可證也古文當作鬯今誤命古文四聲韻

作鬯亦誤古器又有鬯鬯上豈為柱可正也凡古器名夔之文八九俱無有蓋者飲器非實器無取加蓋此有

盜無柱柱制實不古鬯又曰攷記梓人試梓飲器鬯而實不盡者梓師罪之今

大人獲爵及同時鬯鬯十數鬯酌無一鬯衡而實盡者則皆不古也大人命弁記之

大息曰彝器文有京形許氏書未收與夔中之廿一省飲不省皆真古

文之傳於今者攷工記梓人凡試梓飲器鬯而實不盡梓師辜之今

大人獲夔一本無實賜大息徧飲之又同時山右閻氏臧十又九大息亦

盡取而飲之。鄉衡而實盡者。無一焉。有蓋無蓋。疑皆非真古。竅一本無也。
記之。

說刻石

羽琫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詔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決大州。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臺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墜。學術歧出。則刻石。主於攷文。九也。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巨形豐。其徙也難。則壽侔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一本以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為名矣。唐以後。始以為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為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願在於是矣。名為帖。治帖為專門。其事則非刻石倫也。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者宜更端以言者也。

說碑

廟有碑。繫牲牲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為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官則刻石而葬之。是又碑之別也。自漢

氏始訖宋之南。錄此三類。義雖弗古。抑其事與其言當觀覽矣。豈可以不
論哉。乃死原流。諸學者。以竟刻石之說。

說印

率哉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為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
不勝錄。或曰。即錄錄附鐘彝之末簡。昔者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
章也。漢書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歸。蒼人手也。小學之士。以古
自華之徒。別為一門。固有說乎。夫苕泐之士。愛古。甕。闕隴之士。愛古。瓦。簪
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製。吉陽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
樂也。且別為一門。儲印。豈不瘡於是。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攷制
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于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則思古
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琤之山。求古印之大旨
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為繆篆。

說衛公虎大敦

道光辛巳。龔子在京師。過初彭齡尚書之故居。始得讀大敦之打本。打本二字出述
書賦注又李齊古造御孝經表云。謹打石 道光丁亥。初尚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入於
台孝經本分為上下兩卷。唐人蓋鑄用之。 城北閻氏。龔子過閻氏。始見大敦。魂魄震愬。既九拜。言三月恭。步三月縮。
有刻字 息三月不能屬。乃退而治其文。一本文下 阮一本阮下有尚
書三事四字 尚書箸錄此器。云
召虎。今諦眠文。从章。是衛虎。非召虎。一本無也。一本也下 王在初。今諦眠文。从

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期。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冊封之禮。朝鮮以內大臣。內閣滿學士。六部滿侍郎。乾清門侍衛。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內閣中書。禮部司官。六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往。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冊封越南。用廣西布政使。或按察使往。不以京官往。

國朝冊封琉球六次。順治十一年。使張學禮。王垓。康熙元年。王垓又以領詔往。康熙二十一年。使林麟焯。汪楫。康熙五十七年。使海寶。徐葆光。乾隆十九年。使全魁。周煌。嘉慶四年。使趙文楷。李鼎元。嘉慶十二年。使費錫章。齊鯤。道光丁酉六月。記之。

凡頒賞陳於午門。先期咨內務府備賞物。咨護軍統領。彈壓。屆期御史二員來監禮。禮部侍郎一員。主客司司官二員。莅賞。會同四譯館滿監督一員。手奉而授之。鳩臚序班。以國語督其拜跪。予莅賞暹羅者一。琉球一。越南一。朝鮮四。

越南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道光元年。越南使臣。呈請改由水道。入廣東澳門。部臣駁之。道光六年。越南王來朝。復理前說。主客司員外郎任邱邊公。英廷又力駁之。具奏。其議乃定。邊公。前輩中之有風采。肯

任事者也。

廬之推

今有一人衰經。一人絃歌。一人和之。以如喪者之側。無恤無忌。發於其心而無僞。雖無僞。喪者寧無恨此人耶。又有一人衰經。一人助之號。一人教之喪禮。不盡發於其心而僞。雖僞。喪者寧無感此人耶。士之父母死。志其未成之志。竟其所有事之事。疾病寒暖飢餓。必以告。我孺子也。人給我必以告。吾心中之親。未嘗一夕死者也。天下之人曰。不聞吾親之聲矣。不見吾親之容矣。始死人來唁。或助之號。或教子喪禮。或僞述德而慕思。或聞而震駭。比其祥。比其墓。曾不能以一曠。而言者弗震駭曰。是死久矣。天之行莫速於是。固然已矣。宜然已矣。人之變莫蹙於是。是故人死吾親也。而哀。人久吾親之死也。而益哀。夫何爲其哀也。哀莫推也。廬之禮。必睦其鄰。富貴也。多財以分之。必僞死者之賜。賤貧也。薪負之。筋力同之。必僞吾親之力。歲時日月上。飲食。多樹之雜華。墓廬一動舉。悉本其故於死者。不使三月無聞吾親之名。則一方之民。羣然奉吾親之家棺槨。如方之小神。如方之小神。則言說於是。心志於是。耳目於是矣。士僞述親之賜。則必與鄰之幼稚子一本無言之。父老神吾親者死。則幼稚續。且重先入之言。如是。則必沒吾躬。及吾子孫矣。是故士之父母死。春亦其春。夏亦其夏。秋冬亦其秋冬。士之德盛者。能知聖人。聖人者。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大命必

於廟其始升歌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而卒稱無斃於人。以如將萬年焉。由此其推也。

釋風 此字惑之言下篇同

古人之世儼而為今一本今之世。今人一本今之世儼而為後之世。旋轉簸盪

而不已。萬狀而无狀。萬形而无形。風之本義也。一本有然引申焉。申焉三字

段借焉。為起於蘋末之風。為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為昌闔不周明庶之風。

非本義矣。客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一本無引

吾與子何物。固曰。倮虫。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得倮蟲而靈。天地至凝

也。得倮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倮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

矧虫之自為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

焉。謂天地古今之續為虫之為。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

虫。莊周曰。夔麟蛟。蛟睡蛇。蛇憐風。風憐目。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倒

實者也。莊之言則橫行者也。道一本道家者流。一本無者又言無形么虫萬億。

晝夜齧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說也。予亦信之。要皆臣

僕吾說。

說月曆 一本作記

徽州人造月曆。系以詩。繫而書之。予讀之。弗善也。為之圖三十。合朔至晦。備矣。又為之子目。各十有二。時加子至加亥。備矣。總為圖三百有六十。以

楮皮爲之儀。我坐北面南。左東右西。以定月之所在。其魄墨之。其明粉之。加金以育其曜。自以爲賢於徽州市之所爲。揚州羅士琳過而大笑之曰。子未知里差。天下一千三百五縣。宜每縣爲三百六十圖。當有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子又未知歲差。夫日與月合朔時。所加不同。一千三百五縣之三百六十圖。月月不同。每月爲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者。十有二。每歲又十二月一本無月字之。其圖無算數。假子神龜之年。不足以役圖。與子千里之封一本封上有提字以爲官。不足以度之。予乃盡然於不藝不學。忝爲士大夫老。與夫市估一本估作賈髮師。同爲罔知識之民而已矣。乃再拜求羅子教我以渾天之術。兩儀之形。求七政之行之所在。

徽州歌訣云。三辰五巳入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時十八戌。二十亥上見光明。二十三日子時出。二十六日丑時行。二十九日寅時見。朔與晦日卯上奔。附錄。

釋魂魄

有渾言之義。有析言之義。渾言之。人死曰鬼。鬼謂之魂魄。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無知者也。質言之。猶曰神形矣。易曰。精氣爲物。此言聖智之魂之情狀。曰游魂爲變。此言凡民之魂之情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頌文王之精氣。能不與魄俱死。孔子告子游曰。體魄則降。此言聖智與凡民所同者。曰知氣在上。此言聖智所不與民同者。凡民之魂。不能上升乎天。

或東西北南以遊。招魂之禮。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必仰而求之上者。何也。不敢以凡民待其親也。屈原宋玉之詞。則求之上。求之下。求之東西北南。夫亦善知凡民之情狀者也。月之生曰明。其死曰魄。假借之義也。魂有知。故禮有招魂。楚巫有禮魂。魄無知。故周禮不墓祭。墨氏薄葬。道家者流。言以魂屬善。以魄屬不善。求之孔墨。具無其義。小說家言。人遇鬼于墟墓。然則魂有戀魄而悲。死者矣。孰達孰悲。吾弗知。

辯知覺

嘉慶甲子。自珍從嚴江宋先生讀書。先生問焉。曰。伊尹曰。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所辯也。自珍對曰。知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覺兼天事言矣。知者聖人可與凡民共之。覺則先聖必俟後聖矣。堯治曆明時。萬世知曆法。后稷播五穀。萬世知農。此先知之義。古無曆法。堯何以忽然知之。古無農。后稷何以忽然知之。此先覺之義。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此先知之義。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先覺之義。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禮。文武周公爲先知。孔子爲後知。此可知者也。孔子不恃杞而知夏。不恃宋而知殷。不乞靈文獻而心通禹湯。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聖人之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之覺也。

發大心文

震且苦惱。衆生某稽首。盡十方三世諸佛前。伏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遊。末法現在。欲報大恩。須發大願。依經論說。行是車船。願是馬轍。有船無轍。難可到也。我自諸劫以來。佛加被我。佛教誨我。佛憶念我。我有眼根不見。耳根不聞。意根不覺。流轉生死。旋出旋沒。至於今生。今生更遲。何生可待。父母生我。善友教我。一切有情。咸加被我。况自諸劫來。若父若母若眷屬。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或生畜生中。地獄中。我若不以今生坐大願船。自鼓願轍。盡諸後身。終成蹉忽。負恩無極。三見

乘行是謂枉得人身。虛聞佛法。是故欲修檀者。一本檀者發心爲先。欲修羸提。法備是謂枉得人身。虛聞佛法。是故欲修檀者。一本檀者發心爲先。欲修羸提。一本論提發心爲先。欲修尸羅。一本尸羅發心爲先。欲修毘黎耶。一本毗黎發心爲先。欲修禪那。一本禪那發心爲先。欲修般若。一本般若發心爲先。我今先願斷作安忍發心爲先。欲修尸羅。一本尸羅發心爲先。欲修毘黎耶。一本毗黎發心爲先。欲修禪那。一本禪那發心爲先。欲修般若。一本般若發心爲先。我今先願斷

種種心。何謂種種心。瞋心差別有三。曰嫉惡心。曰怨懣心。曰難忍辱心。貪心差別有三。曰樂世法心。曰羨慕心。曰憶世法心。癡心差別有五。曰善感心。曰纏綿心。曰疑法心。曰疑因果心。曰愒沈心。有境相應行心。有非境不相應行心。若廣分別言。則有八萬四千塵勞。皆起一心。我今誓發大心。凡生人倫。受種種惱。大心菩薩。深知因果。各各有故。略可設說。脫令我今世適發善念。欲入正受。卽有魔事。不得成就。便當知前生善根微淺。燒善友故。脫令我今世出誠實言。而以憊人。人反譏笑。便當知我前世信根微淺。不聽它言故。脫令我今生多受浮言。無情淺夫。或用見成言說。而成謗論。

便須知我前世處境亨泰。但能坐議。不察人世一切真實煩惱故。脫令我
今世於人有禮。人見凌侮。便須知我前生忍辱根淺。或加報復。或喜我慢。
今迴報故。脫令我今生如孩如提。純取真初而以待人。人相機詐。受種種
惱。便須知我前生閱歷太深。厚貌深中。今受報故。脫令我今世既招謗議。
復值嫌疑。難可解說。便須知我前生坐於堂上。身爲理官。但據形迹故。脫
令我今世自細及巨。萬事萬狀。不得擇術直行。如頭欲前而足欲後。便當
知我前生直截如意。平生處置。數言可了。不知它苦故。脫令我今世進身
次輒。橫見貶抑。便須知我前生僥取榮利。貪賂罔法。不畏人王。一作不耻
嫻笑故。脫令我今世種種處置。雖竭仁智。終無善局。便須知我前生害他
眷屬。累其一生故。脫令我今生於世間愛樂。百求無遂。凡所施作。垂成忽
敗。便須知我前生於它若有仇若無仇。一切破壞故。脫令我今生遇有惡
緣。未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誤作媒孽害它人故。脫令我今世受無量冤
讒。無量憂泣。不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順途享福過故。脫令今生遇兇人
暴辱。如豺虎行。便須知我前生無禮以凌人故。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
人倫。或生此世界。或生餘世界。依雜華普賢說。東南西北世界。東西南北
四角世界。上方下方世界。乃至盡毘盧遮那海世界。皆當發心而正思惟。
如遇它橫逆。應正思惟。生安受心。遇它機械。應正思惟。生憐他心。遇他作
惡。應正思惟。生度他心。遇他冥頑。不忠不孝不存血性。於家於國。漠然無

情。應正思惟。生感動他心。遇他遏抑我。噬負我。皆正思惟。而生憐他心。遇他頑癡。應正思惟。生敬他心。遇它妬忌。生讓它心。遇它醜惡。應正思惟。生愛它心。乃至見他十惡五逆。亦將我心。置他胸臆。而替他。想。生種種憐他心。宥他心。度他心。乃至一切施。不如願於我。我皆如是思惟。此我夙業。今生幸已受報。已償已訖。生自慶幸心。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天倫。若日天子。若月天子。若星辰天子。或生忉利天。或生須臾摩天。或生四天王天。或生它化自在天。乃至生諸梵天。乃至生五不還天。生色究竟天。皆當發心。憶見衆生。照見衆生。我生天上。入於內院。值補處佛。佛已降時。最先請佛說法。佛涅槃時。受我最後法。供如純陀事。佛祐弟一。當念世人不值佛世。或又遭遇滅法人王。我皆衍佛法緒。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身有千頭。頭有千舌。舌有千義。氣足音宏。辯才弟一。當念衆生冤枉蹇澀。若忠臣若孝子。若賢婦孝女。奴僕種種屈曲。繚戾。千幽萬隱。我皆化身替他分說。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威德自在。尊嚴弟一。當念衆生賤苦。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寂然安隱。得諸三昧。陀羅尼門。定慧弟一。當念衆生或困色隱。或困想隱。種種偵倒。我施安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壽命弟一。當念衆生朝有夕無。哭泣相續。我施壽命。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安居弟一。當念衆生或涉大水。而困濤波。或從高山跌落。不得至地。心怖神飛。我當化身空中。爲其接住。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調適弟一。當念衆生。生惡毒瘡。種種苦病。或遇刀刃。

或落半頭時。或絕手脚時。或剝腸胃及兩眼時。求死未死時。我皆分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潔淨第一。當念衆生在於地獄。既受無量痛苦。仍在沸屎。受無量穢。我皆不憚親往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慧照天人。多聞第一。當念衆生少見寡聞。於一切處自疑自疑。我當令其到心皆平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久遠超出因明內外五明。神明第一。當念衆生小聰小辨。世法多聞。或困名身。或困句身。或困文身。慎倒日夜。我先化身令其成就。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春吐梅檀氣。夏吐芬陀利氣。秋吐蘭氣。冬吐須曼那氣。身長由延。端正第一。當念衆生現富單那形。鳩槃荼形。夜迦形。或人生生中粗弊如畜。福力輕微。或生疣贅。五官不全。同倫譏厭。己亦厭苦。我當巧術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入萬四千微妙侍女來相親娛。著微妙衣。出微妙聲。或以攜手爲極樂。或以相笑爲極樂。當念衆生困於羸重。蠕欲不知厭苦。復有慧根男女。想陰熾盛。生諸疾病。種種羸細境界。我皆化作色身。爲其成就如願。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供養第一。當念貧窮衆生。我以法力取龍宮寶貝。或美衣食。而以度之。復次諸佛。我若度人。當發大願心。先度此生父身母身眷屬身。再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父身母身眷屬身。又當度此世一切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至於此世。與我有仇有怨之身。乃至遍度曠劫以來至於今世。若因緣。若增上緣。若等無間緣。若所緣緣。若有情

而作緣。若無情而作緣。人所不見。天眼乃見之身。依首楞說十二類生。各入其類中。而說法要。而化導之。雖有化導。化身勞苦。我實寂然。不出於定。安坐本所。不離三昧。身心如故。凡此所願。我實誓發。無虛誑心。所願佛加被我。佛證知我。佛提撕我。佛成就我。使我盡此一形。乃至千形。萬形。無量形。盡諸後有。身一作無凡夫障。無小乘障。無中乘障。無外道障。無魔民障。無魔王障。正念相續。正願相續。正知相續。正見相續。正行相續。我盡諸身。若毛髮。若肝腦。若頭目。而以作供。不作爲報。我雖化身。橫盡虛空。豎盡來劫。作其塵沙。一一沙中有一一舌。一一舌中出一一音。而以讚佛。不能盡也。又以化身。豎盡來劫。橫盡虛空。作其塵沙。沙中一一舌。舌中一一音。而以勸人讚佛。不能盡也。世界無盡。佛力無盡。衆生無盡。一切法無盡。我願亦無盡。

病霖館記

江甯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霖。或曰霖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畷爲美。正則無景。霖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霖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殫霖病霖爲業。以求錢也。霖之畷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霖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樛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霖皆病。文人畫

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瓮。皆病者。無一完者。既位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瓮。悉埋於地。解其縲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闕病霖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霖。窮予生之光陰。以療霖也哉。

問經堂記

乾隆中。杭州先正曰盧學士。所居曰抱經堂。登是堂也。無雜實。無雜言焉。今大學士龔徵阮公所燕居。曰寧經室。入是室也。無雜實。無雜言焉。夫言之。由學之歧也。所居之猥縲。由嗜好之俚也。賓客之凌孰。由主人之不學也。京師宣武坊。有堂辭然。曰問經堂。主人出。窺其容。頽然者。聆其效。鏗然者。試其行。肫然者。從之遊。效其威儀。懃然者。雖以龔鞏祚之吳然。熹言百家。登是堂。懃乎非五經之簡。畢不敢言焉。主人陳其氏。慶鏞其名。頌南其字。福州其籍。戶部主事其官。曩嘗與鞏祚遊。阮公之門者也。鞏祚題其楣之左偏。

捕蠹第一

龔自珍既廬墓。聖居於彼郊野。魂飛飛以朝征。魄悽悽而夕處。百蟲謀之曰。予可攻侮。厥族有大有小。布滿人宇。予告訴無所。發書占之曰。可以術捕。禁制百蟲。非罔非罟。予嘗躡夫獵者之彈。亦起於古之行孝者。魑魅山林。則職畏禹。予禁制汝蟲。皆法則上古。敏山川邱墳。而天神一本作蟲來下山。

川一本無之祗問曰。今者有蠍。蠍一名射工。是性善忌。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輒忌。不忌衰經。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見。必反書之名字而後噬之。捕之如何。法用蔽景草七莖。自障蔽。則蠍不見人景。又用方諸。取月中水洗眼。著純墨衣。則人反見蠍。可趨入蠍羣。趨入蠍羣。則蠍眩瞽。乃祝曰。射工射工。汝反吾名。以害吾躬。吾名甚正。汝不得反攻。射工射工。速入吾胃中。如是四徧。蠍死。烹其肝。大吉。述捕蠍第一。

捕熊羆鴟鴞豺狼第二

邱瓚之祗問曰。今者有熊羆鴟鴞豺狼。是性善懷。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捕之如何。法用敗絮牛皮。僞爲人形。手執銅具。以示人恩。中實以熾鐵。咆哮來吞。絮韋吞已。熾鐵火起。糜灼其心肝。祝曰。豺狼豺狼。予恩汝不祥。亦勿戰。汝以剛色柔內剛。誅汝肝腸。汝卒咆哮以亡。如是四徧。則其種類皆殄絕。吉。述捕熊羆鴟鴞豺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蛇第三

沮如垓之祗問曰。今有狗蠅螞蟻蚤蟹蚊蛇。是皆無性。聚散皆適然也。而朋儕人。使人憤耗。治之如何。法不得殄滅。但用冰一拌。置高屋上。則蠅去。又煉猛火自燒田。則亂草不生。亂草不生。則無所依。無所依。則一切蟲去。祝曰。蚊蛇蚊蛇。汝非欲來而朋來。汝非欲往而朋往。吾悲汝無肺腸。速去。吾終不汝殄傷。如是四徧。則不復至。述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蛇第三。

卷十一 雜記類下

敘嘉定七生

嘉定七生龔自珍獲交其一焉。曰恬生。恬生一本恬生恬生作陳球球之言某之一本某之鄉

有六生與某一本某作球相引以為重。其執業均也。笙詩鼓簧而罇人應於堂也。

其相修以名聲也。如草木之感風露而芳香也。圖形以傳之。又願長言以

宣之。自珍曰。美矣臧矣。麗矣堂矣。毋相忘矣。願一本願作願有以獻。江以南與西

北異。水土淺醜。巖外窳中。蠅聚而螭散。士之相為友。年齒若則以為友。家

世若則以為友。科第若則以為友。匪性情之是友。匪氣誼之是友。始則假

借牽引。真相惇厚。聲名出己右。憎不相左。死嗷嗷詬不止。吾願之七生者

之七而一也。自珍又曰。年齒若則以為友。科第若則以為友。家世若則以

為友。詭浪詭隨。媚膚脆骨。捷如鼯猱。一夫搖脣。百夫褰淫。記僞勦說雷同。

晏子以告齊君。而商書謂之惡德。又有中年所業垂成就。見它人所嗜好

僞說。必強同之。華山旋其面目東向。太室厭其中處。以求同於岱宗而止。

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吾又願之七生一本生下有者字之一而七也。自珍少游

燕弁之市。一本無之字下有走東二字南方。一本無方字求科名。北南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

於七乎。他日復之燕弁求科名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不飛不

鳴。人猶以為傾。不鼓不考。人猶以為媚。一本媚作媚黝黝吾顏。了了吾行。抱秋樹

之晨華。指太陰以宵盟。蓋知夫時之不我與。又知夫區區之未可以驟明也。故恆潛於幽而塊於處。恬生一本恬生作瑛曰。子之言文。願傳語六生而納交焉。書之。遂書之。一本之下有以贈二字六生者某某。恬生名瑛。姓陳氏。一本無著某某恬生名瑛姓陳氏十字

記王隱君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簾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蠹且平。如遇簾中詩也。益不能忘。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戚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問路焉。告蠹。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晡矣。貓促之。悵然歸。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叩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竈後隙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由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髣髴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鈔

地能書者姓。橋外大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桕。

臣里

臣與臣里相詬也。臣里自察其語言。其言曰。夫畀之而榮。喪之而辱。升之九天而喜。沈之九淵而慍。吾圜行卑賤。而以權予上。亦貌委蛇而已矣。吾中豈有是哉。臣窺之。食不忘誓宗之性。坐不忘粟主之祝。口給而手勤。不忘殊衣冠者之頌說。已坐是得心疾。臣詬之曰。請徵子之客籍。夫子之客籍。一本與此五字有一世之名者。有二世之名者。有三世之名者。有十世之名者。夫喜而不春。怒而不夏。愁苦而不秋。晦盲儂輕。少而苟壯。壯而脆老。而嶺黃帝之所謂瘳民也者。盡子之客也。汝師保此名也矣。三世耳相續。三世目相續。三世心相續。社鬼護之。其爽十世。水不瀾。火不燒。雷霆不求。其爽百世。麟鳳狗不並續。不知動類大也。芝朮灌木不並續。不知植類衆也。珠玉黃鐘虎子。威窳不並壽。不知古器之曠。瘳民之言。不與聖智之言並壽。不知古名姓之博。且吾聞周以前。上溯結繩。年多事少。隸令菜令之箸錄。不百家矣。史佚仲尼。司馬遷劉向之威靈。竟弗庇之矣。古之察語言之鬼。其突於崩。訴於天。憑神於寫官。梨令。崇誰氏之孫哉。臣里乃詬臣曰。汝之言孤。汝不祥人也。臣應之曰。百世爲縱。二世爲橫。臣孤於縱。不孤於橫。臣媚於去馬來驢。臣目盱睢。臣不媚蠹魚。且吾聞之。棠身莫如定。信道莫如篤。觀古今莫如通。篤以定通。臣且受大福。乃又詬臣曰。汝之術。善給者也。汝

兒給言給。出處給。浮湛而不任其勞。彼司福之主。其卒爲汝給。於是臣無以應。臣姑起其疾。昇焉勿榮。喪焉勿辱。升之九天勿喜。沈之九淵勿慍。汝之術博矣。何但取以待富貴之權藉者哉。

吳之癩

癩不知何輩流。其籍吳中。大略生乾隆時。卒嘉慶時。讀其言。百憂之所窟。衆香之所宅。其行無有畔涯。其平生甚口。其言盡口。過也。過其里之子弟。曰。若爲子弟。而清淳之質亡矣。過其父老曰。負所見聞之都市。益過其父老曰。上古飼狗之盆。萬年猶不以薦器。之其州之大聚曰。州將潰。或問之。曰。貧者詐升斗乎。富者膽飛走乎。事令長不父母乎。皆曰不。然則州何爲潰。曰。父老死矣。子弟不得爲他。曰。父老。問何爲。曰。無積。不以一本以讀大聚之條約。則噫禮經之文曰。土敝故草木不長。水煩故魚鱉不大。之京師。過其郎曹曰。古也。剛愎。今也。柔而愎。過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曰。神不眴。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嘗怒人而弗絕也。曰。容之甚於絕之。過愿者。誦巧言之五章。當此時。天下聞此癩言如此矣。願癩少年受人片一本片下。譽越五十年。遇其會孫於市。脫百金之裘贈之。親爲駕。載之歸舍。有言字。龔自珍曰。予不識癩。識其弟子。數數僱慕其師。予曰。從子之師之道。逐道也。客於門窻。逐於巷市。客於巷市。逐於州都。客於州都。逐於朝。凡七見逐。而終不怨其師。

書果勇侯入覲

本朝既百八十有六載。漢人籍而身膺世爵者。公則有黃芳度。岳鍾琪。侯則有張勇。施琅。伯則有文臣。張廷玉。武臣孫思克。王進寶。趙良棟。皆有功德。皆以爵終於其位。而今太子太傅固原提督楊君芳。封為二等果勇侯。位在二十六等之第六等。當日等第七蓋民公上尙有國公一等也否則止二十五等矣。赫然與靖逆靖海齊名。增漢人重。凡宿衛之臣。滿洲輒除乾清門侍衛。其有異材。重以貴戚。乃擢御前侍衛。漢籍輒除大門上侍衛。日直不過闕。領侍衛內大臣轄之。如外弁之見將帥。其有材勇。擢為乾清門。而班之崇。一本之崇作次極矣。今楊侯特授圖什哈轄。漢國什哈轄。內臣驚為未聞。漢人襲父爵者。出為弁士。入為侍衛。父祖功最高。入拜散秩大臣。而蔭庇之榮極矣。侯有子曰承注。自以生員起家。賜文舉人。他日當補文臣。內可致九卿。外可致督撫。漢人襲爵者。施琅。孫士毅。皆詔入旂籍。漢軍都統治之。而楊侯官籍。以貴州行伍。達於兵部。不改。承注。以貴州舉人。達於禮部。不改。父子迴翔。立外廷。奉外事。昔周中興。威重大臣。無如尹吉甫。吉甫歸鎬。客有張仲。今大臣數楊侯。楊侯。一本侯下有來朝。客有徐松。張琦。魏源。源也雅材。襲自珍友之。噫嘻美譚。並世之士。躋追周雅。後或繼也。前莫聞也。侯之入覲。何自。自喀什噶爾也。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廿八。一本廿八作其日乙丑。自珍既與侯相揖於西。旋軍機處直房。明日書是以侈侯。果勇年譜九年入覲以四月十二日陛辭出都此所記日月恐誤又按己丑四月二十八日正定公應殿試後朝考時恐未暇與果勇相見

書番禺許君

粵之東。維帝南服。而天下之雄也。其山怪。其土阻。其水大壑。其物產英詭。其人沈雄多大略。其大政三。曰權鹽。曰舟師。曰互市。三者恆有聯。事相倚也。番禺許君。家受鹽。董全粵鹽。能靖民之悍。然與士爭利者。既起家。顧不脣自封殖。曰粵天下雄也。紆朝廷南顧。而下爲里櫛憂。其海氛乎。吾當身任之。治海之道有二。曰得卒。曰得船。鄉勇之老於海者。視官兵。其生熟相萬也。私船之法式。視戰船之造於官者。其狙鈍相萬也。尙書百文敏公。方銳茹羣言。君進指畫緩急狀。文敏曰。具如君言。則退而自具舟。神機鬼式。百十其舸。疾於颶風。曰紅單船。龍首魚身。燕尾首尾自衛。曰燕尾船。又立募潮少年萬人爲鄉軍。軍於珠光里。而自將之。曰散千金。一本金下有人字自爲守。其年。敗賊於大洋。明年。盜魁自縛獻百數。文敏爵輕車都尉。粵遂平。實嘉慶十五年某月也。粵大稜。君愾然曰。夫互市之耗中國久矣。獨來洋米。可以償所失。今法洋米至。則稅。一本稅下有之字以拒之。又空反以窘之。米益少。客。客下有民字益多。主客皆饑。是與外夷市。勇於招來。淫巧。而怯於籌食也。宜蠲其稅之入。而許其貨之出。夷商大悅。則反害而爲利。大吏僉曰。如君言。由是粵雖惡歲。米直平。許君之策也。厥後浙江飢。大吏召臺灣米。由海入浙境。免其鈔。約略祖君策云。子曰祥光。仕爲戶部郎。以諸龔自珍於京師。自珍南向僞曰。君有功於大計者三。非惟照耀其鄉。固世魁傑。宜乘安車。應清

問使公卿識奇士。又知君之不可招也。如祥光言。書一通。以牯升五嶺而望者焉。

書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一本其下有將行二字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初蔡牽朱潰兩盜。為海巨瀧。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嗣不以聞。故為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眾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眾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一本葉君作機則指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會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一本無無此數端而五字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賣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眾。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

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艘。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廣艦中。或爭軋。詎一本詎下神。必曰馮代山旂。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書金伶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吳人。乾隆中。吳中葉先生以善爲聲。老海內。海內多新聲。葉刺而律之。納於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爲雅讌。劇爲狎游。至嚴不相犯。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之關鍵。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死。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祕。爲第一弟子。德輝故劇弟子也。隸某部。部最無名。顧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刺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卽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爲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王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亢。乾隆甲辰。上六旬。江南尙衣戲使。爭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藝絕矣。而某色人頗絀。或某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琵琶員。不具。或皆具。而有聲與容。不合。駕且至。頗窘。客薦金德輝。德輝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

一部矣。戲使喜以屬金。金部署定其目錄。琵琶員曰蘇州某。笛師曰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輝自署則曰正旦色吳縣某。隊既成。比樂作。天顏大喜。內府傳溫旨。燈火中下珍饈醞玉器宮囊不絕。又有旨詢班名。戲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腋成裘也。駕既行。部不得析。而寵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德輝既以僞旨重江左。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祕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爲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謗其聲而不能肖。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治夕。笙簫四座。被服靚耀。姚冶跌盪時。則必有一人。敝衣冠。面目不可意。而清醜。入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娑娑然權奇。雜廁於其間。以爲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大官走聲譽。下能視名僧。羽士名倡。怪優。劍俠。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輝。而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爲上座。既就夕。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寢。如倦。如倚。如眩。瞽聲細而謫。如天空之晴絲。纏綿慘澹。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已。忽放吭作雲際老鸛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

諧。故其諧竟不傳。而德輝獲以富。且美譽終。德輝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約略傳其聲。貧甚。走南東。至託予。嘉慶己卯冬。非石在予座上。予謂之曰。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龔自珍曰。非石今儼然在酒間。爲予道蘇揚此類事甚夥。金德輝事。自甲辰起。大約迄癸丑甲寅間。噫。江東才墨之藪。樓池船檝之觀。燈酒之娛。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姚冶跌盪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

松江兩京官 一本通曰。松江兩京官。

御史某與侍郎某相悖也。御史公得大學士和珅陰事。欲劾之。謀於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悖。事不成。徒沽直名。誠恤國體者。遲十日可乎。御史諾。緩急待子而行。上幸木蘭熱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報。自行在至。發之。和珅答侍郎書。大略云。和珅頓首謝。種種有處置矣。月餘報至。亦和珅與侍郎書。辭甚曄。謂君給我。侍郎慙。急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飲酒。劾竟上。是月以弊典罷官。亦無禍。浙後進曰。御史 一本史下有公字 顏放人也。安慮天下有寔己者哉。 侍郎二字 欲明不欺。成其獄。雖易地以計。烏可已。烏可已。願負忱直之意。偵主喜愠。乃一發聲。留隙俟處置以敗。信道可不篤耶。設少年悍者擊之。中矣。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羨其遇。矐矐其人。已

識其會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翼翼然。邁邁然。朱文正詩。稱可以巖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胃。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它。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躋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抄。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鬻于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間。

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太宗迎駕。召見。問女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太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太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傳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鑑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龔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系以詩。或紀程紀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粹。詩平澹而屈強。同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同里張煇南漪王會詳慶徵。皆爲杭大宗狀。此第三狀。詳略互有出入。自記。

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曰。龔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琫之山。東歸。蠹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琫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

文也。元明梨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蠲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訖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摭拾與。可。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摭逸一篇。附卷尾。

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幹本。明吳氏瑄本。何氏鏗本。邵氏慶古本。汪氏明際本。吳山華陰兩道藏本。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瀆。山川衰獨。神物但謝。下逮草木不孕。金玉。鄉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剽目誦。不如鄉子。

驚而削之。使夫靈迹惛怳。夷于裨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子。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吳之輿臺。尙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

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子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於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懸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疑。

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疏。

非五行傳

龔自珍曰。錙向有大功。有大舉。功在七略。舉在五行傳。凡災異在五行。未有五不炎上也。亡秦三月火。火炎上加故。平地出水。水曷嘗不潤下。河決瓠子。決酸棗。乃至堯時襄山而襄陵。水潤下如故。關門鐵飛。金從革如故。桑穀生朝。桑穀未嘗不曲直也。雨水冰。桃李冬華。霜不殺艸。草木曲直如故。無麥無禾。是暘雨不時之應。非土不稼穡。自珍又曰。予竊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如欲用春秋災異說尙書者。宜作洪範庶徵傳。不得曰五行傳。自珍又曰。洪範休徵五。咎徵亦五。非六也。無六沴之義。自珍又曰。五事自五事。皇極自皇極。五福六極自五福六極。不相配。彼加恆橫陰以足六沴。又割皇極以畀五事。皆以遷就六極爾。無悍於是者。無焚於是者。亦無拙於是者。自珍又曰。以五事還五事。以皇極還皇極。以五福六極還五福六極。而洪範可徐徐理矣。微但此。易自易。範自範。春秋自春秋。易言彖易。洪範言五行。春秋言災異。以易還易。以範還範。以春秋

還春秋。姑正其名。而易書春秋可徐徐理矣。自珍又曰。武王箕子。西周之史氏。不聞後世有儒者。古之儒者。不聞後世有裨寵梓慎。裨寵梓慎。不聞後世有文成五利。文成五利。不聞後世有王莽。王莽不知後世有張角張魯。五斗米。三里霧。如其割徙五經以遷就之。角魯將毋經學之大宗哉。

表孤虛

予讀漢百官表。至戊己校尉而作曰。古用兵之法。盡此官矣。戊己之爲德。無專治無所不治。擊之也無方。而善擊天下之虛。負戊己以爲治。百戰百勝。不戰亦勝。戊己之名。以孤爲名者也。孤不自孤。得虛而孤。使漢官盡如此。匈奴何足平。三十六城郭何足有。大宛何足通邪。古先聖王。使弟子入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之事。六甲五方相爲用。古也必有其說。宋裴駘不得其說。以虛爲孤。以孤爲虛。予思疑誤後世。作一表。采易緯之義。兼術家之術。以正漢官之名。與裴駘正相反。

甲子旬 虛戌亥 孤在辰巳

甲戌旬 虛申酉 孤在寅卯

甲申旬 虛午未 孤在子丑

甲午旬 虛辰巳 孤在戌亥

甲辰旬 虛寅卯 孤在申酉

甲寅旬 虛子丑 孤在午未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領時。月日之曆。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論。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攷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匈肥而吳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微。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于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于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矜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閩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稱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閣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鏗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揚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剗而薙之。乃覲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倒橐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第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豐華。甫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闕。

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窾。在家為家訓。在教為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即存。此身滅即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執視如無覩邪。抑違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人間途有弟三本。

最錄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偽也。有唐人偽者。有五代十國人偽者。有宋人偽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卷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為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為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為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為偽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

發之端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本無撰并書三字一卷。凡爲

句百二十有四，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

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一本無韓書好徐頗似之七字其言

如謠如讖，如頌如諷，如絲如縷，雖瑣屑有足惠者。梁千文，學僮皆習之。此

作恐遂無訶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鑠祖考，蒼昊配崇，盪氛掃寇，討莠除

凶，旌旂藏怒，祝禱牖衷，蒐苗獮狩，三繫十攻，飲至妥侑，延進瞽矇，泰元后

媪，燿燿熏穹，瓊瑤瑤珮，紀一本紀作昨烈采風，狄鞮滇棘，闕燧消烽，館幽游澗，瓊

确冰冲，非稻葵菽，艱沃劬豐，兕觥介壽，旨畜禦窮，披山掘穴，軫履抱痾，扶

苓枸杞，昌獸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芷芎，徵材數藥，博晰牢籠，竺佛誕降，僧

剎棟隆，宏誓脫度，浩劫乍逢，捷捷雷吼，梵唄潮雄，琉璃現界，齒莖呈峯，拯

蘇焚溺，警喝逃虜，闐闐稟哲，奔翟祁僮，鸞鸞嵌飾，鴻鶴鑲銅，捷杖耀影，鉛

粉浣紅。鏡斂眉。桂闥鑄。翠蓉。啼妝斂。姮。冷。寥。憐。忪。頰。鬢。暈。枕。搦。管。汗。形。娉。婷。綵。縵。姮。姮。玲。瓏。歲。裝。芳。澤。雪。豔。嬌。融。梅。蛭。竹。亞。窈。窕。窈。窕。愁。眉。暎。靨。姮。蕩。姬。禮。春。臺。霽。傲。行。一本行閣。署。虹。襪。袷。禡。社。禊。應。鹿。鳩。巫。芭。選。隊。干。戟。佞。童。讎。襪。疫。癘。一作社昇。蝗。蟲。咸。秩。郊。祗。豔。主。臚。旅。磔。攘。婆。娑。胖。蠻。脯。滑。己。被。辛。祈。謀。弓。雩。舞。禡。禱。蚩。尤。蜡。錢。猫。虎。扎。瘡。天。昏。砑。衰。癒。蠱。槽。粟。牽。船。征。商。權。監。緡。泉。貨。通。關。津。弛。罟。幼。狎。蒙。鞞。孝。肆。豆。俎。饋。鈴。寢。玃。颺。笏。筭。籟。識。緯。衆。錄。匱。冊。襲。弄。一。夔。膺。寄。六。籍。司。註。彝。母。鼎。卣。珩。璜。琮。瑤。籛。篆。蚪。籀。刑。摹。拓。補。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尙。浸。淫。醜。醜。肺腑。塞。揜。門。智。馮。陵。醜。虜。謀。秘。算。殫。財。贏。勇。賈。鬼。閻。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翻。反。奪。汝。隼。擊。歛。逝。颺。技。危。許。販。輶。牟。尼。蹈。轍。鄒。魯。殲。殄。謗。蕘。輟。輯。肱。齊。揮。波。灑。瀾。贈。申。慰。甫。駕。鶩。戟。梁。鳧。鷺。娶。渚。陔。邱。懲。佚。萇。固。饌。饈。原。隰。駟。駟。積。繁。筐。筥。麟。趾。裏。蹶。切。庫。盜。階。眷。錫。曼。羨。耆。耄。純。嘏。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事。終於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

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佟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佟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籐牌爲主。領籐牌兵者。漢鑾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逐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卷十一 箴銘類

寫神思銘

撰定公自定文集以此篇弁首○文心雕龍神思篇極論文章之奧定公為此銘冠集之首猶大史公之自敘也雕龍云形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又作者

言外之旨
(公助)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燁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質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閒箴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敬枕內聽莫盡其情謂懷古也會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聲悅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婁襲而無疚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晞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為銘以寫之銘曰燮而不舍襲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燮而不舍十六字即彦和神思篇之旨超妙令人不覺耳故魏氏默探極數其奇(公助)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延萬重樓中有鏡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為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此與汪容甫漢上琴堂之路均有神韻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張一鵬)

黃山銘有序

予幼有志欲徧覽皇朝輿地銘頌其名山大川甲乙間滯淫古歙州乃銘黃山

我浮江南乃禮黃嶽秀吞閩風高建构角沈沈仙靈浩浩巖壑走其一支

南東磅礴。蒼松髯飛。丹砂飯孰。海起山中。雲乃海族。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惜哉夏后。擗車未經。惜哉姬王。八駿未登。中原隔絕。版圖晦冥。珪升壁壑。報岱慙衡。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窈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頰。言爲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煙消眇。金玉璀璨。文奇華古。文逸華馨。文幽華澄。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顛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山雨春沸。城雲暮局。簡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留銘。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吳昌綬曰。成歲歲莊。脚彌館定公家。爲言其祖莊公存與事行之美。且曰碑文。

未具己卯定公之京師。識莊公外孫宋于庭復爲推測公志。至是歲（壬午）不盡三日始。始華人事總齊。言而刪舉其大者。撰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土。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輟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

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
 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鉤日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
 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
 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閔秦火之鬱伊。悼孔澤
 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
 給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
 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
 壯成。進上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
 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
 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迺然
 思。鬱然歎。愾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
 賤。才智不及主上萬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
 所補益。時務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
 下學僮盡明之矣。魁頽當弗復言。古籍墜煙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
 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
 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甯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
 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
 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罔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

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千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劉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妻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口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口人。某某。綴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口年卒於官。年口十有口。以嘉慶口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尙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爲少留。領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既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綴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綴甲友。其友籀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定盦七銘

蘧所居以輔名字。古未之有也。雖然。古文變而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隸。則一本則作亦若是已矣。余猶爲之。且系以七銘。

枕之銘曰。以蛇而去蛇。安眠者如是邪。

鏡之銘曰。如擊油滿中。不動無所棄。

研之銘曰。十二煩惱汝志之。煩惱俾汝志也。

眼鏡之銘曰。漬者利逼。心光之則。

孟之銘曰。惜於水。停於孟。不停汝智。孰惜汝智之枯。

坐之銘曰。天九萬。淵九萬。尼汝於一輪。輪恐輪之誤或疑為輪輪與看同

一切處之銘曰。不送汝。矧送汝。煩惱身。亦委蛇而畢汝。

定齋八箴

大思箴

烏乎。萬夫相倚。而有此執。予處其內。不處其外。不君萬夫。道弗能制。不先萬夫生。孰言其原。思外自裹之。為狂為昏。苟焉而已。勿代造物者謀。予相予頂踵。豈賢此虬。

極思箴

烏乎。蛇之赴壑。亦有所終。隣虛者虛。不可以用聰。極思極思。其心送蛇。勿恃而心。光以羸而益。女不懲嗟。

志未逮箴

烏乎。獵萬物以食。是有狸惠。饜以自昇。又有鷄鷺之惠。吐絲自纏。蠶欲死而祈年。有躬七十年。段諸皇天。有墳五百年。段諸後昆賢之。惟未逮之志。

不可以段。亦不可以止。何以止之。曰臣昔死矣。

削成箴

烏乎。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有無形之形。受形敵。有無名之名。受名闕。有零有賸。數樂其適。有畸有餘。亦不可以爲儲。有虛有隙。乃亦所以爲積。齊物以朝。夕不齊而勞。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爲好削成。大命以頌。

童心箴

烏乎。思童之年。晝視此日而長。一物摩抄。有濕在睡。子在川上。歎彼逝水。軻亦有言。大人赤子。雖無罪于聖哲。而思傷其精髓。姬公有祝。弃爾幼志。吾從姬公。精明澹止。

襄我生之先箴

烏乎。予之襄矣。逮予祖矣。予未生之年。氣已古矣。父兄明清。予弟暇矣。言滿朝野。氣虎虎矣。吾未從而游。吾恍惚。與言言。與語語。雖然。必戒之。不聞尼父。不樂今人與居。不聞尼父。襄史佚周任而不憚。今大夫天于硯。地支氣昌。帝組織我陰陽。庸詎知非我符。

眞言行箴

烏乎。古之人有言。思慮不違親。有父兄在。聞斯者。而非仁。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親則老矣。吾幸猶爲子之年。以爲子之年。而有父兄之

色。又妻有父兄之言。忍曰非專。言不再親。不孫而已矣。行不再親。行無本而已矣。名滿天下。交滿天下。私友猥而已矣。其精神外矣。其根荄諄矣。君子之于萬物也。不敢蓋之。而矧敢蓋其親。而蓋其親。而勇于言。以長其不仁乎。

文體箴

烏乎。予欲慕古人之能。勑令。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令。予蔽然而恥之。恥之奈何。窮其大原。抱不甘以爲質。再已成之紘紘。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領彼久定之云。烏乎顛矣。既有年矣。一蹴一蹶。衆不憐矣。大變忽開。請俟天矣。壽云幾何。樂少苦多。圓樂有規。方樂有巨。文心古。無文體。寄于古。

卷十三 贊頌辭賦哀祭類

知歸子讚

定公不得意而逃於譚好西方之書自讚造深微故作此讚參閱三十三歲年譜

懷歸子曰：震旦之學於佛者，未有全於我。知歸子者也。佛之徒，吾能言之。大都夙生所造，糾纏至煩重。其生也，必抱民生絕幽苦之一境。所苦不同，要皆古今无比例。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根本。於以束其靈異智慧之心，而不得試於外。則尚不知有佛也。乃遁而之于愉悅曲屈，倭異幽靈孤孺之一境。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徑竇。久久而自，知其不得以試於世。乃姑蓄之，而伴與世謀。於是食萬斤之牛，建摩天之旂，以號於天下。曰：吾當卽世謀。自羲炎以來文字，无不受也。日星河海之行，帝王妃后臣宰農工徒隸之法，无不籀也。當世人民鳥獸龍魚蝨蟲之情狀，无不隨也。身命色力，畢耗於是。久久而自思其何所返。且求諸外，且索諸內，皆不厭吾意。於斯時也，粹焉而與其向者靈異智慧之心，遇而不逝。乃決定其心。蓋三累三折之勢，知有佛矣。之人也。設震旦之人，從而尸祝之，則徒能見其中央而已矣。其學於佛也，又以其十之四習密部，以祈其災而擔其憂。其爲第一大事謀，十之六耳。惟知歸子不然。初亦不然。中亦不然。終乃愈全。豈非大菩薩度世示現者哉。合十翹誠而製讚曰：有美一人，不可測。色究竟天三昧出，示來震旦。往淨域，眷屬如意。名顯昌，衆生大福。一身當，之人尙然。

思故鄉。汝何人斯戀一方。重曰。有美一人。令青蓮之華。美人思我。令無以爲家。嗚呼。我如肯思。令亦既有家。

天琴頌

龔自珍夢衆神人立於朝。授一卷書。讀未終。一神人告予。此天琴也。擲作頌。頌之有福。援筆而奏之。凡四十四言。

於皇穆清。我宅大宇。重華在堂。周公在下。蕩蕩有日月。而無風雨。余鼓斯舞斯。黃斯玄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徹聞斯。

石言

羣山之松。五百歲死。攝山之松。千歲死。包山之松。二千歲死。黃山之松。三千歲死。蠶死肉死。液死榦死。芳香亦死。有不死者。化而爲石。五牛勝一枚。石自言曰。予肩天之戕。冬雷夏霜。予要姒王。不識姪昌。今何世矣。升共工氏之堂。

紙冢銘

龔子瘞其所棄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既築由。以封之。弁爲元石之辭曰。

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下拉萬星動。心界續續內無空。百朔望血勿汝慟。埋汝恃汝積者衆。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

燕昭王求僂臺賦

此言國家以人材爲瑞。故下次焉。平均篇得賢者治可布也。

燕昭王登庫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
極。黥黥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蠹蠹。渴我萬
民。重以三門六衝。上輦齒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甞舒。萬
民孰茶。於是王乃凭筐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令若青雲之始
知。藹藹令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岡。燁星辰。招鸞翌。
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拏。忽值吐其耀芒。
手攬之而纏緜。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
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益然而和。惛然
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瞽者遇之而精。朝不噪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
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聞。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氣
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祚吾君。與
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
乃重曰。斯氣也。浩蕩令無極。淩迷令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
巫易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求疇焉而無質。善能
入城市而變化令。又委隨乎邑國。譬令若海鳥之驟秋雲。宛令若女手之
弄白雪。抱之令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令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
代馬而影迷。亂蕪蘭而香失。願王燁燁其心。令聞孔嘉。道詐道德。藥餌雲
霞。澹二帝之制作令。思三皇之所。之。神。疑王之聰明。以別王之真。

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戒將歸文

予幼邁厥心疾令。背吉祥而誓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令。結靈光而內回。民奠予于衆所食令。予窈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令。斥吟華於上春。予幽幽以自憐令。非衆磨之能穴。聆列炬之平然令。非孤光之所逼。塞萬歧之恆由令。乃鎔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寤令。物溫溫其燭楹。拂清輝而不御令。嫌太陰之尙墮乎形。忽皇皇其悲無依令。客迭索而無贈。媿衆心以爲才令。亦聊棲而強定。久浮浮而變化令。兪卽事而成徑。入屏處而自探。乃大哀而亡命。嗟微塵之不九竅令。驅匠灑而宅之。造亭亭之高宮令。接玉女於雲涯。蘇予息之奄奄令。未成象而目眙。諒空蒙之不我構令。陳文言以邀嬉。含芳香而誰御令。覓澄照以長辭。恣毀桀以譽堯令。冀萬福之登來。駭制作於三皇令。予又勇乎瑕疵。蠹孤義之俯天令。無譬喻以詞之。散餘懷而之形骸令。乃麟睨而側頸。絕千載而蘇一笑令。亦斛淚之所孕。萬常不得安居令。再玄黃之紘紘。諒鬼雄之弊獨令。終結懣而徒勤。齎靈怨之沉沉令。倏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圓常而大觀令。曾不立乎一義。玉女乃召予高雲令。音琅琅其詔予。汝奚隆于狂慧令。非出離之所塗。館汝

以寒春之宮令。從無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令。龍族會不辭汝乎酒。西見宛窈之弱妃令。又嬌憐而諄汝。義何孤而非繁令。情何子之非儔。予東見童蒙令。顧威孔神。骨百倅之美心令。祭以媚天。西見峯雙令。曰禍福在予。貢繚戾之淒清令。亦何人而閨投。其佐或律令。分神化軀。棲人睫令。據人副。尸神尸神即道家言三尸神笑逆令。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霧令。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摧令。何思能降。龍夔夔以怒心令。電倥倥以收風。玉冰冰令。无愁。愁思不可以久。淫汗淫令。既雨。戕思林令。伐智樹。放聰輪令。黜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令。吾以寤。重曰。心疾之構。光景聚令。屏營寂忽。无適主令。百愁往來。召羣苦令。匪智匪道。逢玉女令。久游不歸。慈所牽令。空首稽首。禮則真令。而今而往。得所門令。而將誰與游。而何歸之休。而甯汎汎以湛浮。道爾靡有言令。

水僊華賦

定公十三齡而作此賦。逸韵騷情。已能超越流俗。後編刻少作一卷。以此弁首。蓋定公之文。實從漢魏六朝入手。其目定文集弁首。亦以一銘一賦也。

有一仙子令其居

一本作居于

何處。是幻非真令。降於水涯。鞞翠爲裾。天然妝束。

將黃染額。不事鉛華。時則灑雪鋪鬢。懿芳蘭其未蕊。玄冰薦

一本玄冰薦作清霜也

月。

感雅蒜而先花。花態瓏鬆。花心旖旎。一枝出沐。俊拔無雙。半面凝妝。密華

弟幾。弄明艷其欲仙。寫澹情於流水。斲盆露瀉。文石苔皴。休疑湘客。禁道

洛神。端然如有恨。翩若自超塵。姑射肌膚。多逢小規。玉清名氏。合是前身。

爾乃月到無痕。烟籠小景。未同打鏡。春水之神。先比舞棠。春占春風。

之分。香霏莫緒。水雲何限清愁。冰泮晨洲。環佩一聲幽韻。別見盈盈簾際。盎盎座隅。璧白琮黃。色應中西之位。簪紅梅素。吟成兄弟之呼。霧幃低徊而欲步。冰綃掩映以疑無。水國偏多。仙臺誰是。姿既嫵乎美人。品又齊乎高士。妍佳冷邁。故宜繅筆冰甌者對之。自記建德宋先生命作此賦

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氤氳沈沈。以返乎其根。爲之哀曰。

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颺猗。慘怛猗。陰氣戕猗。倭心魂猗。鬱猗。塊猗。又孔之臆猗。何以寵之。棘十重猗。春不得抽蕤。夏殞妍猗。蹇以盤猗。毒霾霾猗。蛇虺所蟠猗。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况不可以名猗。哀此忍樹猗。毋久闕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雲霞之樂長猗。

金侍御妻誄

金侍御妻曰韓。宜于姑而死。死之夕。姑于三千里外夢之。如訣者。初。夫婦上書母。母報問。侍御取繼妻。有獻於姑。不報。或問之。曰。思故人也。侍御遷一階。馳書賀母。亦不報。曰。吾傷故人不及見。侍御具狀乞文。

烏名姑惡。誰當雪之。蔽名慈姑。又誰植之。遇人不齊。民生萬千。孰天其恩。孰疚其年。死生之際。亦孔不昧。魂踰湖江。以訣縛愛。有泣在膺。有聚一本聚作聚

在房舍圖其新。我箴不忘。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溯睿皇之初元。聆春官之優詔。策賢良于帝匡。應景運而騰越。繫先生之晚達。抗一時之英妙。帝開華省而進羣雅。令翔東華以釋屬。又排樞禁而領掌故。令益練才於政要。揮羽書迅風。霆令躋皇言。令雅誥。當同年之奮迹。令走駟騏于周道。覽皇華而如晉。令采唐魏之佚調。俄棲解豸于厥膺。令每焚草而密告。帝昇之以一部。令指括蒼以吟嘯。忽回翔而中鐵。令起東海于再召。遂揚歷于大用。令。歷再紀而宣劭。半九州而互南東。皆車馬之所勞。積通達故和平。令。異警者之爲暴。特精悍于西江。煥神采于垂葦。曰承前躅之養癰。令。丁南贛之多盜。方下車而矢礮。攘令。三歲捷而垂效。帝曰。久女于南服。令。歲及辰而來報。卒罷市之上聞。悟積勩之所耗。昔君陳之施政。王探本于惟孝。騰萬口于粉榆。令。想門內之熙皞。烏乎。才輩出而輩徂。令。等春華令。春標。百四十人存六七。令。數江湖與廊廟。齊失聲于弱。一个令。聚晨星而相弔。

卷十四 制藝類 (雜議附)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事。答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爲隣。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饋以粢盛。可矣。乃使亳衆往爲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困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衆者何。闕國者也。策爲內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爲閒諜者也。葛雖貧。土可兼。葛伯放而柔。彊隣聖敵。且夕虎視。發衆千百入其境。屯于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肯以葛降。率其民而御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閒諜者。夫黍稻之算。曩往來兩境。陰謀之所囊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何。衆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載。夫葛何辜。辜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時文二)

仁不出人己之近。譬之即得也。夫人不能以人之己爲己之己。故不能以

己之欲爲人之欲也。誠試譬之。遠乎不遠乎。且學者動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亦欲無加諸人。而不知此仁者之事也。于是求仁於盡人類之人。而不知驗諸與己親切之人。與人親切之己。與人己親切之欲。何怪乎人與己遠。己與仁遠。勢必至求澤一物不能焉。而後止。今自聖人以下。意之所發。孰非欲者。欲之所動。孰非爲己者。學豈不以忘己爲大。無欲爲高乎。而仁者舍此自私爲己者。而又何以爲吾仁也。仁之能忘己者。所見無非己者也。見無非己。則己之私克。惟克己者能推己。天下有爲一己之事。而植之尙遺餘力。遂之尙容強致者乎。仁之能無欲者。不自專其欲者也不專其欲。則不欲勿施。惟勿施者能順施。天下有如其懷以予。而投之尙有不合。推之尙有或格者乎。是故不必問其何以忠。何以恕。何以擴充自反也。人己而已矣。執柯伐柯。其則在。其人在。不必問其孰爲養。孰爲教。孰爲知。明處當也。立達而已矣。東海北海。此心同。此理同。如是而猶不知其近也。是道在戶庭。而必索諸八荒之外也。天下事固有泛觀之不明。罕譬之而後明者乎。隔膜而談物我一體之義。辭不自以爲得矣。能與飢寒者易溫飽之樂乎。能與防危者易康莊之安乎。能與疾痛向隅者易無事之身乎。形氣既隔之餘。不易地則不明。不親嘗則不切。以所不切譬所切。所切皆未切矣。物我一體之真。利害目前而不覺也。而何以索之廣遠也。如是而猶不知取譬也。是量周入荒。而顧滯之庭戶之隘也。天下事又有遠求之

不得。近取之而卽得者乎。常人而商中國一家之學。鮮不以爲空理矣。何以四達之衢。而遇父兄弟。則若一人焉。之異鄉異國。而遇其鄉國之人。則若一家焉。更或之廣莫寂寥。而偶遇一人。則若一姓焉。吟域闔隘之原。乍見之而覺。習見之而不覺。以偶覺譬所不覺。不覺者或覺矣。中國一家之理。取諸凡夫而具足也。而豈別有高深也。卽欲求爲施濟之仁。舍是有異術哉。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如此。

句句說理。對無一句墮處。墮說之者。姬都解乃竟數百文。寫不出也。此之謂微（黃人）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時文二）

人品有近於自好者。合出處而覘其心力焉。蓋善不善之機決。而志與道之規模具矣。然人品又有進。豈得局于好善惡不善者耶。且天下一善不善之境。所合而成。古今一善不善之林。所積而埃。不幸而以吾廁身其間。而善不善之故。不自吾終。而未可完吾躬以謝也。猶幸而吾廁身其間。而善不善之故。方自吾始。而可用吾心。用吾力以濟也。是故古語又有之曰。隱居以求其志。士不隱居。遂無志乎。志必俟隱居。而從容商確之乎。有是哉。是索士於學問。不如索士于泉石之愈也。自好善惡不善以來。凜然葆其名。毅然植其體。而又念天下之大。未盡好善也。未滿吾志。未盡懲不善也。未滿吾志。此雖古今來聖賢所共蓄之志。而不啻取諸懷之志。然而大難言矣。能信乎。未能信乎。能信于平易。亦能信於險阻乎。始焉自語。中焉

自攷終焉自孚。以是爲不負名山歲月焉。庶不徒肥遯者哉。若是者。無論窮通潛躍。萬有不齊。志之信于他日者。竟何如。而卽此以之之日。日日有自信之心。與自信之力。其尙志有如此者。古語又有之曰。行義以達其道。士非行義。其可離道乎。道必兼行義。而愉快展布之乎。有是哉。求士于勛名。不如求士于簪紱之捷也。自好善惡不善以來。確乎既不拔。曠乎既不欺。而又念天下之重。善遺于一夫也。吾道之憾。不善罹于一夫也。吾道之憾。此雖古今來聖賢所共任之道。而不妨取以鳴吾道。然而又難言矣。能伸乎。不能伸乎。能伸于一官。兼能伸于四海乎。言則必復。誠則必成。過則必化。以是爲不墮蒼生夙望焉。庶眞忘鄙陋者哉。若是者。縱使天時人事。萬有不齊。道之伸于天壤者。果何如。而卽此以之之日。明明有必伸之心。與必伸之力。其善道有如此者。

蒼深樸老正復斌媚無隻字。向時毓索解何嘗不細膩。熨貼耶（黃人）

右定公制蕪兩首。從老友黃摩西處得來。亦覺樸茂有致（廢物識）

定公尙有鄉會試闈藝六首。試帖詩二首。錄入年譜。然定公功令文。未有以遠過乎人也。此事千秋無我席。毅然一炬。爲歸安定公固自言之矣。

家塾策問一

問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瞽史諭書名。六書學。二代。綦重之矣。古今異體。或增或改。自倉頡史籀以降。至於炎漢。書凡

幾變。可得而陳與。漢安帝時。許冲上其父南閣祭酒慎說文解字十四篇。此古今書名之大宗也。法後王以小篆爲質。以何體爲附見。例可得而聞與。說文。形書也。顧一字有一字之形。與一字之音與義。而後一篆完。故說者曰。爾雅廣雅。義書也。釋類。音書也。然則歧而爲三。抑治說文而經緯備舉也。能發其凡與。以字一本無義而論。一字有一字之本義。有引申之義。一本無有引申之義五字有段借之義。往往引申。一本無引申二字段借之義。通行於古今。而本義反晦者。能約略舉之與。六書之目。有體有用。孰爲四體。孰爲二用。能了然胸中。與。二用中之段借。由古人字少。固也。但段借亦必中師法。能言其樞紐與。周末漢初。經師口授。不箸竹帛。又或用方言。是故羣經異師。則異字。自胡毋生之治春秋而已然矣。說文僞經。與羣書之僞經異。好古者又據許以改經。未見其可也。能言原委曲折與。許之言六書。與鄭衆之言六書。與劉歆班固之言六書。次第小不合。形聲與諧聲殊趣。能疏別與。今音古分十七部。一本古分十七部。作自宋鄭庠初陳第本朝。顧炎武江永段玉裁孔廣森各分若干部。秦以前有均之文。可覆按也。若依聲以臚許之九千字。不獨形聲字。而以部分釐之。亦古今之奇作也。能說其例。一本說其例作表諸家之出入而定於一與。許書所有之字。當時俗字。固不闌入。乃羣經所有之正字。亦頗有不收者。况本書見於說解則有之。篆文則無之。所從得聲則有之。本聲則無之。此自有其故也。豈可盡以某字卽某字當之與。玉篇以降。可羽翼說文者。凡幾家。或謂呂忱字林。及字苑諸作。雖不作可也。信

與。唐人說經著者孔賈陸三家。其於小學之理。謂一本無不及近儒可也。曰

茫乎未之聞。然與不與。一本可也曰茫乎未之聞。然與不與作遠。甚其所見。舊本多能衷其功罪。歟。古均各家。疎於十七部

者。十部。十三部也。密於十七部者。十八部。二十一部也。枝派義例之不同。

能臚其入出歟。一本無此。上九句。六書為小學之一門。聲又為六書之一門。等均之

學。又為聲中之一門。然則談古均者。胡為而不屑談等均也。抑治經未暇

與。意者謂古均足裨經讀。而等均為餘事。不知古均明而經明。其體尊。等

均明而天下之言語明。語言亦文字也。其用大。能一以貫之與。郭忠恕汗

簡。夏竦古文四聲韻。博采古文。何其夥也。往往為一本往往為作不引。凡將急就滂熹

元尚訓纂所未及。一本訓纂所未及。作而引。碧溪碑。俱一本俱。可信而奉之。以補許氏古文之闕。

抑真偽雜出也。能一言決之歟。周時吉金。近世出土頗夥。芻鼎太燂盤而

外。其足證古文者有幾事歟。秦漢金石。往往非篆非隸。意者割二分留八

分之說。未盡無稽與。夫解經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經也。韓氏曰。讀書略識

字。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稱經生者也。諸生治經之日久矣。心知其意者。其

縱言之。

家塾策問二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不待言矣。漢世徵實公
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然則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羣書而
纂錄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為首與。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

令投壺勸學是也。能一一舉之與。古籍在冊府者。真者三四。僞者六七。其灼然僞。如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尙有何書。能疏證之與。諸子僞者益多。真書老莊列管韓非荀墨孫吳而外。不難一一僂指。能揚扇之與。有文甚古而實無此書者。後入剽取莊列中語。爲廣成子。爲亢倉子。是也。尙有類此者與。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古義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舉之與。僞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與。卽以漢後僞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故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爲何等與。古書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又有古人作僞。弁其僞而亡之。後人又僞僞。如唐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弁非弧書。是也。尙有類此者與。古書淪亡。後人掇拾他書所引。輯一書。近人爲此學者衆矣。卷帙孰爲最富。鈎稽孰爲最密。編次校讐。孰爲最善與。古書自有舊式。凡敘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序目或在前或在後。依史記說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幾。通與。醫卜。日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雜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箴可問者與。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晁公武陳振孫兩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勝

吾曹者幾大耄與。二人識議孰優劣與。元明叢書真偽雜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精嚴。十倍明儒。動譏明人爲兔園。爲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亡。何與。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沒。本日。商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言之。

撰四等十儀

凡生民四體之盤蹙高卑遲速以行禮。其別有三。一曰坐。二曰立。三曰跪。立然後揖。揖之別則有三。跪然後拜。古亦兼謂揖爲拜。拜之別有九。凡朝之等有四。曰常朝。曰大朝。曰禮食。曰通行。凡常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坐。臣亦一本無亦字下同坐。二曰主立。臣亦立。三曰主坐。臣立。一曰主坐。臣亦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攷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繅校尉。皆專席坐。謂之三。獨坐。他若賈生夜見。孝文爲之前席。王常有功。光武詔其離坐。戴憑說經於東京。正旦有奪席之榮。范志尸位於北宋。宰相有徹坐之辱。若斯之類。蓋繁博矣。一二曰主立。臣亦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曰、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春秋傳曰、孔父正

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周禮一本無禮字有官司儀三字天揖同姓、土揖

異一本異作庶姓、時揖庶一本庶作異姓、又太僕、王眠朝則前正位而退、鄭玄說之曰、

王既立、許慎說文解字、曰位从立、

三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書顧命、凭玉几、康王之誥、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又曰、羣公既

皆聽命、相揖趨出、他若與羣臣決事、徵秦皇之本記、倚立求決、徵梁

武之詔書、語其主則非令、語其世則去古未遠、

大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立臣立、二曰主坐臣坐、三曰主坐臣立、

一曰主立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

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明堂位、天子負斧展南面而立、太史公書、

叔孫通傳、功臣列侯將軍軍吏、陳西面東鄉、文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

陳東面西鄉、

二曰主坐臣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叔孫通傳曰、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漢官儀曰、司徒府中、有天

子以下大會殿、如古外朝、以決大事也、

三曰主坐臣立、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周禮一本禮作官

司土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

朝士掌建邦外朝

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其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主立臣拜主立臣拜載籍繁不可具徵也又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臣拜起仍就列立臣拜起仍就列立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至於燕饗皆謂之禮食禮食之儀有二一曰主立臣立二曰主坐臣坐

一曰主立臣立於載籍有徵者一事

徵曰國語曰禮之立成者為飫

二曰主坐臣坐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夫是之謂朝廷之四等十儀古柱下之裔官養而志之云

祀典雜議五首

一昔者人倫之始五品之事實大聖之所造一飲一食猶思報本疇非聖之百姓會是人倫攸始而無報邪今法於古之聖人則一作皆報之矣黃

帝堯舜禹湯則於歷代帝王廟文王則於傳心殿武王則於帝王廟孔子

則於學后一本無后字稷則於壇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則於帝王廟之東西廡獨

契無祀議者為一本為作難之說一本無說字曰契當祀矣無祀之處東西廡獨

天下商周之王坐於堂反令其祖配食於廡不便是故祀稷於壇則不復

於廡。契則闕之。應之曰。稷契之在廡。配堯舜。非配商周也。子孫身為王。坐於堂。一作祖不身為王。坐於廡。一作奚不可者。契宜增祀。稷亦無嫌。復一作祀。

又一議曰。今法各學。有崇聖祠。褒孔子五世。而契為孔子之一一句無。太祖宜

升契於崇聖祠。正坐南向。肇聖王以下五位配享。東西向。斯一作言之也。猶

賢於闕之之說。乾隆初部蔣炳清祀契疏意即如此

一。今法自京師及外一本外州縣。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

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官為一作朝立祠。祠之之徒曰。一本

曰。下有斗魁戴匡六星在周禮。一本禮祀是一本無。第四第五星。吾曹仿周禮

一本禮。遺意而變通之。祀其第六星。無不可者。嗚呼。志科名者。志祿而已邪。

言甚鄙。不可以為訓。又曰。帝君即張星也。一無。又曰。梓潼神姓張名亞子

者也。謹求之經傳。天官書。文昌六星。非張星。張星非文昌六星。張為二十

八宿之一。不當有特祀。嘉慶中奉特旨列文昌于祀典此梓潼張亞子見於小說家

詞賦家。或曰人也。或曰非人也。一本無。不足深論。不宜在命祀。三說者。屢

變屢遁。而卒不相合。一本無。要之二三言皆一本無。不中律令。帝君之僞。出

於一本無。符籙青詞家。益悖律令。官給太牢。春秋跪拜惟謹。恐後世大一本無

姍笑。宜罷之。

一案會典歷代帝王廟。見在配享名臣若干。一有謹條其應增入者十八一作

二十人如左。

唐增四岳

虞增稷 契

夏增靡

商增伊陟 甘盤

周增一本增下有周公二字 共伯一本和伯上有召公二字

共和是二人非一人予別有攷一本共

和是二人非一人予別有考十二字

漢增霍光 趙充國 東漢一本無東漢二字 增一本無增字 杜喬 李固

宋增王旦

竊一本變上 增耶律隆運 蕭翰一本比下有元增哈刺哈孫

明增一本下有湯 劉健 王守仁 熊廷弼

此十八人者一本作以上所列諸臣或以德或以功 或佐創或佐守或佐中興或仕未造不宜闕

至於歷代之臣有盡瘁未造者雖於歷數無補其人可重應否增祀宜付

禮臣更核議

一今法自太學至府州一本無州字 縣學一本有獨字 祀孔子為先師一本有而字 孔子弟子配

享在位皆曰法備矣禮其殫矣歷千有餘載而莫之或思也竊嘗攷之三代之遺文在文王世子一本有則字 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

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在祭義曰祀先賢於

西學以教諸侯之德一本有在字 周官大司樂曰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為樂

祖祭於瞽宗。是皆周禮。然則孔子以前固嘗有先聖先賢先師矣。創物前
民曰聖。躬行孝弟曰賢。守文抱道曰師。一本有今字皆蔑之。是曠神祀而違經典

也。難者曰。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故孔子既生而孔子

以前一本有之字先師賢人可以廢。應之曰。非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貢

以為焉不學。一本有是字孔子雖大聖。大聖一本大聖作人亦尊古者也。正考父定詩以傳

恭。僂曰自古。古一本無古字曰在昔。昔一本無昔字曰先民。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

曰。三代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皆孔子之志也。

聖者雖有天下。功德為百世祖。猶且考一本考作用三王。一本王作正存三統。奉二王之

後。與己而三。毋是傲弃。以章文質循環之大本。孔子以布衣修百王之業。

總羣言之歸。一本有以字承羣聖之後。尚不自是。則一本一作猶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鄰

子。問樂於師襄。同時之人。折節相師。不有前事。聖將安託。夫以孔子為海。

而先賢先師則河也。以孔子當興王。而先賢先師則二王也。若一本一作奈之何

蔑之也。孔子弟子。通六藝之文者。皆一本下得字立主於孔子之堂。於東於西。享

用少牢。小大稽首。而孔子以前之聖賢。一本下有自字孔子一本下有出而二字奪其祀。夫一本有亦字

非孔子之所安也。竊謂宜別立先賢祠。自京師始。逮一本有乎字各行省。每府一

祠。用少牢。攷孔子以前之有道者有德者。以孔子同時之賢人君子。非門

弟子者附焉。方今休隆時。正宜差等百王。攷鏡羣籍。召萬靈之社。錫九旒

之福。傳曰。吉祥善事。其斯之謂矣。難者曰。德有代興。運有代去。厲山氏之

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祀稷而廢農。古也有徵。應之曰古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日食則以朱絲係社而伐鼓。王者有黜陟百神之義。故曰神主。說祭法之文者曰。湯七年旱。時所爲也。湯受天命。以改人鬼之祀。古也有徵。今先聖先賢先師。未嘗降虐於下民。帝王安得而變置之乎。

一祭法之變廟制之變。自有唐始也。昔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世室。漢有高祖。有一本無有字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東漢有世祖。有一本無有字

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此所謂有德有功。百世不祧者也。隋以前祭法皆不改三代之舊。諸帝有諡而無廟號。六世卽壇墠者也。有唐一代。諸帝

盡有廟號。盡爲宗。一本無盡爲宗三字有夫字天子崇古來未有之孝。亦應一本無創古來未

有之禮。既皆在不祧之列矣。自唐以來。大抵宜合爲一廟。有一帝則增一

主。四時之祭。宜一本無宜字皆曰一本作知大禘。韓愈以下一本無以下二字諸家一本作諸人下有所字議祭

禮。援引一本作其援禮經一本作經下有動字曰迭毀。曰壇曰一本無墠。曰三昭三穆。曰夾室。一本無此

字。曰禘。曰時祭。曰禘祭之年。皆不中當代法令。一本無令字此千古禮法一大變。

禮家所宜知也。

卷十五 古今體詩

破戒草

定公詩五言古七言絕神妙不可
幾及七古則不可學才太橫也

〔辛巳〕

能令公少年行

序有

序曰。龔子自禱。蘄之所言也。雖弗能遂。酒酣歌之。可以怡魂而澤顏焉。

定公

中平七言不云東南山活曼
涉之樂此詩之所以作也

蹉跎虜公。公今言愁愁無終。公毋哀吟。姪姹聲沈空。酌我五石雲母鍾。我
能令公顏丹鬢綠。而與年少爭光風。聽我歌此勝絲桐。貂毫署年年甫中。
箸書先成不朽功。名驚四海如雲龍。攫拏不定光影同。徵文攷獻陳禮容。
飲酒結客橫才鋒。逃禪一意。皈宗風。惜哉幽情麗想銷難空。拂衣行矣如
奔虹。太湖西去青青峯。一樓初上一閣逢。玉簫金瑄東山東。美人十五如
花穠。湖波如鏡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長眉丰。一索鈿盒知心同。再索班
管知才工。珠明玉煖春朦朧。吳歛楚詞兼國風。深吟淺吟態不同。千篇背
盡燈玲瓏。有時言尋縹渺之孤蹤。春山不妬春裙紅。笛聲叫起春波龍。湖
波湖雨來空蒙。桃花亂打蘭舟篷。烟新月舊長相從。十年不見王與公。亦
不見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鄰北舍。誰歎相過從。病瘦丈人石戶農。嶽崎
楚客。窈窕吳儂。敲門借書者釣翁。探碑學搨者溪僮。賣劍買琴。鬪瓦輸銅。

銀針玉蕙芝泥封。秦泥漢密齊梁工。佞經梵刻著錄重。千番百軸光熊熊。
奇許相借錯許攻。應客有元鶴。驚人無白驄。相思相訪溪凹與谷中。采茶
采藥三三兩兩逢。高譚俊辨皆沈雄。公等休矣吾方慵。天涼忽報蘆花濃。
七十二峯峯峯生丹楓。紫蟹熟矣胡麻饑。門前釣榜催詞筓。余方左抽豪。
右按譜。高吟角與宮。三聲兩聲權唱終。吹入浩浩蘆花風。仰視一白雲卷
空。歸來料理書燈紅。茶烟欲散積鬢濃。秋肌出釧涼瓏鬆。夢不墮少年煩
惱叢。東僧西僧一杵鐘。披衣起展華嚴筒。噫噫少年萬恨填心胸。消災解
難疇之功。吉羊解脫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參中。蓮邦縱使緣未通。它生且
生兜率宮。唐詩有上生兜率天宮經一卷見唐時經幢先生本此也

寥落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兩陰跏。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

暮雨謠三疊

暮雨憐幽草。會親擷翠人。林塘三百步。車去竟無塵。

雨氣侵羅襪。泥痕蹠畫。一本作華裳。春陰太蕭瑟。歸費夕鑪香。

想見明燈下。簾衣一桁單。相思無十里。同此鳳城寒。

城北廢園將起屋。雜花當楣施斧斤。焉與馮舍人啓過而哀之。主人

諾馮得桃余得海棠。作救花偈示舍人

門外閒停油壁車。門中雙玉降臣家。因緣指點當如是。救得人間薄命花。

東陳頌甫與并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

中夜慄然懼。沈沈生鬢絲。開門故人來。驚我容顏羸。霜雪滿天地。子來寧無饑。且坐互相視。冰落須與眉。切切雨不已。喁喁心腑溫。自入國西門。此意何會宣。給我客心苦。驅我真氣還。華冠闐然入。公等何所論。進退兩無依。悲來恐速老。愁魂中夜馳。不如起爲道。枯庵有一士。長貧顏色好。避人偕訪之。一覲永相保。

冬日小病寄家書作

黃日半窗煖。人聲四面希。錫簫咽窮巷。沈沈止復吹。小時聞此聲。心神輒爲癡。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夢猶呻寒。投於母中懷。行年迨壯盛。此病恆相隨。飲我慈母恩。雖壯同兒時。今年遠難別。獨坐天之涯。神理日不足。禪悅詎可期。沈沈復悄悄。擁衾思投誰。予每聞鈴日中簫聲則病莫喻其故附記於此

夜讀番禺集書其尾

靈均出高陽。萬古兩苗裔。鬱鬱文詞宗。芳馨聞上帝。奇士不可殺。殺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讀。讀之傷天民。

又書一首

卷中觀幽女。悄坐儺妝束。豈無紅淚痕。掩面面如玉。

夜直

天西涼月下宮門。夕拜人來第一番。蠟燭飽看前輩影。屋梁高待後賢捫。
黑朝珠簾及繡綸簿皆皮牀頂須梯而升皆史官底本也沈吟章草聽鐘漏。迢遞湖山赴夢魂。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

賦得香

我有香一段。煎熬剗斷成。德堅能不死。心苦惜無名。大玉煩同薦。羣靈感至誠。偶留閨閣愛。結習媿平生。

奴史問答

朝薙一卮。五百學士偷文詞。暮酒一杓。四七辨士記厓略。長眉寫書小史云。主人者誰。入亦無姝。出亦無車。一史致詞。出無車。迷不知東街與西街。懷中墮出西海圖。入無姝。但見瑤琴惜惜。紅燭華都。主人中夜起。彈琴對燭神踟躕。鄰宅大夫。私問奴星。主人者誰。朝誦聖賢文。夕誦聖賢文。奴言從主人一紀有餘。主人朝癯夕腴。夕腴朝又癯。尚不見主人之眉髮。笑與醜。惟聞喃喃呢呢。朝誦貝葉文。夕誦貝葉文。比來長安出亦無車。入亦無姝。日藉酒三五六斤。苦薙亦三斤。長安無客不躡主人門。客稱主人入一喙。不知主人誰喜誰所賤。歲星在前。奴在後。又聞昨夜宅神巷鬼言。包山老龍饑不得歸。譚破長安萬張口。萬張口奴皆聞之。奴能示天九。示地九。能使梭化龍而雷飛。石赴波而海走。又能使大荒之山麒麟之角移。贈狗。奴不信。主人行藏似誰某。

定公此種詩頗似太白亦有似盧玉川者然實自漢魏樂府中出不可率學之必病

辛巳除夕與彭同年章同宿道觀中彭出平生詩讀之竟夜遂書其

卷尾

亦是三生影同聽一杵鐘挑燈入海外拔劍夢魂中雪色憺恩怨詩聲破

苦空明朝客盈座誰信去年蹤吳昌綬曰集中屢言道觀據張青桐文集序知為圓通觀也

(壬午)

桐君仙人招隱歌有序

吳舍人梁嘗與婦蔣及兩姬人約偕隱桐江之九里梅花村不能果也顏

京邸所居曰九里梅花村舍以自慰藉嘗以春日斡車枉存道觀因獻此

詩蓋代山靈招此三人也蔣宜人名微字琴香一字錦秋號石溪漁歸江西東鄉縣人吳舍人

昌綬記

春人畫夢梅花眠醒聞雜佩聲璆然初疑三神山影落窗戶何娟娟又疑

三明星灼灼飛下太乙船三人皆隸桐君仙山靈一滴今千年胡不相逢

桐江之濱理釣舫又胡不采藥桐山顛乃買黃塵十丈之一鬪及書大署

庭之榜梅花九里移幽燕毋乃望梅止渴梅所憐過從誰歎客盈千一客

對之中悄悄亦有幻境胸纏縣心靈構造難具宣乃在具區之西莫釐之

北大小龍渚相毗連自名春人塢樓臺窈窕春無邊俛臨太湖春水闊仰

見縹渺晴空懸中間紅梅七八九輪囷古鐵花如錢兩家息壤殊不遠江

東浙東一擢堪迴沿。相嘲相慰亦有年。今朝筆底東風顛。請爲莫釐龍女
破顏曲。換我桐君仙人招隱篇。相蘄相禱春陽天。開簾送客一愴悅。簾外
三日生春煙。一客即定公自謂與前能令公少年行意同

漢朝儒生行

漢朝儒生不青紫。二十高名動都市。易通田何書歐陽。三十方補掌故史。
門寒地遠性儻蕩。出門無階媚天子。會當大河決酸棗。願入薪樓三萬矢。
路逢絳灌拜馬首。拜者槩辭人不喜。歸來仰屋百喙生。箸書時時說神鬼。
生不逢高皇罵儒冠。亦不遇霸陵輕少年。愛讀武皇傳。不遇武皇祠神仙。
神仙解詞賦。大人一奏凌雲天。枕中黃金豈無藥。更生誤讀淮王篇。自言
漢家故事網羅盡。胸中語秘世莫傳。略傳將軍之客數言耳。不惜箝我歌
當筵。一歌使公慙。再歌使公悟。我歌無罪公無怒。漢朝西海如郡縣。蒲萄
天馬年年見。匈奴左臂烏孫王。七譯來同藁街宴。武昭以還國威壯。狗監
鷹媒盡邊將。出門攘臂攫牛羊。三載踐更飜沮喪。三十六城一城反。都護
上言請勤遠。期門或怒或陰喜。喜者何心怒則憤。關西籍甚一本作長良家子。
卅年久縮軍符矣。不結椎埋兒。不長鳴珂里。聲名自震大荒西。歛馬昆侖
盪海水。不共郵支生。願逐樓蘭死。上書初到公脚驚。共言將軍宜典兵。麟
生鳳降豈有種。况乃一家中國猶弟兄。旌旗五道從天落。小印如斗大如
斛。盡隸將軍一臂呼。萬人側目千人諾。山西少年感生位。羽林羣兒各努

力共知漢主拔孤根。坐見孤根壯劉室。不知何姓小侯蹟。不知何客碁將軍。將軍內顧忽疑懼。功成定被他入分。不如自親求自附。飛書請隸嫫媼部。上言乞禁兵。下言避賢路。笑比高皇十八侯。自居蟲達會無羞。此身願齧關內老。黃金百斤聊可保。嗚呼漢家舊事無人知。南軍北軍頗有私。北軍似姑南似嫂。嫂疏姑戚羣僮窺。可憐舊事無人信。門戶千秋幾時定。門戶原非主上心。誅蕩吾知漢皇聖。是時書到甘泉夜。荅詔褻裏未輕下。密問三公是與非。沮者不堅語中罷。度詞本冀公卿諒。未識微聞道塗罵。拙哉某將軍。非火胡自焚。非蠶胡自縛。非薑胡自整。有舌胡自擡。有臂胡自掣。軍至矣。刺史迎。肥牛之腓萬鑊烹。軍過矣。掠童女。馬踏燕支賤如土。嬴家長城如一環。漢家長城衣帶間。嬴家正爲漢家用。坐見入關仍出關。入關馬行疾。出關馬無力。承華廐裏芝草稀。水衡金錢苦乏絕。卜式羊蹄尙無用。相如黃金定何益。珠珎可棄例棄之。夜過茂陵聞太息。漢家廟食果何人。未必衛霍無儕倫。耐金失侯亦有命。人生那用多苦辛。噫噫人生那用長苦辛。勿向人間老。老閱風霜亦枯槁。千尺寒潭白日沈。將軍之心如此深。後世讀書者。毋向蘭臺尋。蘭臺能書漢朝事。不能盡書漢朝千百心。儒林丈人識此吟。

儒生乃定公自謂篇中所謂將軍殆指勳勇公芳耶

投宋于庭

鳳翔

遊山五嶽東道主。擁書百城南面王。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投包胥伯臣世

鄭人能知鄧析子。黃祖能知禰正平。乾隆狂客發此議。君復掉罄今公卿。

東秦敦夫編修二章有序

辛巳秋始辱編修惠訪。余居歲餘。無三日不相見。編修固乾隆朝耆舊也。閱人多。心光湛然。而氣味沈厚。溫溫然耐久長。適其家有漢物二。故遂假譬喻之詞。爲二詩以獻。亦冀讀余詩者。想見其爲人。

君家有古鏡。會照漢時妝。三日不相見。思之心徊徨。願身爲鏡籛。護此千歲光。鏡

君家有熏鑪。會熏漢時香。三日不摩挲。活碧生微涼。願身爲鑪烟。續續君子旁。熏鑪

餽飢謠

父老一青錢。餽飢如月圓。兒童兩青錢。餽飢大如錢。盤中餽飢貴一錢。天上明月瘦一邊。噫。市中之餒。今天上月。吾能料汝二物之盈虛。今二物照我爲過客。月語餽飢。圓者當缺。餽飢語月。循環無極。大如錢當復如月圓。呼兒語若。後五百歲。俾飽而玄孫。

送劉三

劉三今義士。媿殺讀書人。風雪銜盃罷。關山拭劍行。英年須閱歷。俠骨豈沈淪。亦有恩仇託。期君共一身。

黃犢謠一名佛前謠一名為兒謠一本作夢為兒謠

黃犢躑躅不離母腹躑躅何求乃不如犢牛一解

晝則壯矣夜夢兒時豈不知歸為夢中兒二解

無聞於時歸亦汝怡矧有聞於時胡不知歸三解

歸實阻我求佛其可念佛夢醒佛前涕零四解

佛香漠漠願夢中人安樂佛香亭亭願夢中人苦辛苦辛恆同樂亦無窮

五解

噫嘻噫嘻歸苟樂矣兒出辱矣夢中人知之佛知之夙矣六解

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

西山風伯驕不仁。虓如醉虎馳如輪。排關絕塞忽大至。一夕炭價高千緡。

城南有客夜兀兀。不風尚且淒心神。家書前夕至。憶我人海之一鱗。此時

慈母擁燈坐。姑倡婦和雙勞人。寒鼓四下夢我至。謂我久不同艱辛。書中

隱約不盡道。惚恍懸揣如聞呻。我方九流百氏譚燕罷。酒醒炯炯神明真。

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顛簸。詰屈內訟知緣因。

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厚。欹斜謔浪震四坐。卽此難免羣公噴。

名高謗作勿一本作自例。願以自訟說下一本有平生自訟四字上慰平生親。縱有噫氣自填

咽。敢學大塊舒輪囷。起書此語燈燄死。狸奴瑟縮偃憐茵。安得眼前可歸

竟歸矣。風酥雨膩江南春。

女士有客海上者。繡大士像而自繡己像。禮之又繡平生詩數十篇綴於尾。

珠簾翠幙。栖嬋娟。不聞中有堅牢仙。美人十五氣英妙。自矜辨慧能通禪。遂挾奇心恣縹渺。別以沈痼搜纏。縣吟詩十九作空語。夙生入夢為龍天。妝成自寫心所悟。宗風窈窕非言詮。維摩昨日扶病起。舊本起作過落花正鏡蒲團前。欲罵綺語心未忍。自顧結習同無邊。散花未盡勿饒舌。待汝撒手歸來年。

李復軒秀才讀惠序吾文鬱鬱千餘言詩以報之

李家夫婦各一集。數典唐宋元明希。婦才善哀君善怒。哀以沈造怒則飛。君記歸夫人著詩千餘篇江郎昨日罵金粉。謂爾難脫千生讎。其言往往俊傷骨。歲宴懷哉共所歸。江鐵君賞勸君夫婦學道看內典慮君之不能從也

〔癸未〕

寄古北口提督楊將軍芳

絕塞今無事。中原况有人。昇平閒將略。明哲保孤身。莫以同朝忌。漸非貴戚倫。九重方破格。肺腑待奇臣。

暮春以事詣圓明園趨公既罷因覽西郊形勝最後過澄懷園和內直友人春晚退直詩六首

西郊富山水。天子駐青旂。元氣古來積。羣靈咸是依。九重阿閣外。一脈太

行飛何必東南美。宸居靜紫微。

一翠撲人冷。空濛朔卻遙。湖光飛闕外。官月澹林梢。春暮烟霞潤。天和草

木驕。桃花零落處。上苑亦紅潮。

恍惚西湖路。其如悵望何。期門矚威武。賤士感蹉跎。定公屢應春官試而不售。故有蹉跎之句。 圓沼

輸魚躍。峯巒羨鳥過。周隍新令在。不得覩卷阿。雍正二年設八旗官兵處。今額倍於初額。

掌故吾能說。雍乾溯以還。禪心闢初地。小幸集清班。途進羣藩宴。兼怡聖

母顏。昇平六十載。乃大啓三山。日靜宜曰。靜明日。唐初封岳陽中。嶺。

警蹕聞傳臆。樞廷述地方。凡軍機有所幸。謂之傳地方。 宸遊兼武備。香山有健鋒。火器二營。 大典在官常。

禁額如雲起。仙人隔仗望。萬重珊瑚裏。不數尙書郎。

此地求沿革。當年本台并。林嵐陪禁近。祠廟仰勳名。水榭分還壯。雲廊改

更清。諸公齊努力。誰得似桐城。澧懷本張文和公聯。國今內直。諸公分居之。又續澧懷之半耳。

辨仙行

噫。噫。癯仙之癯。毋乃貧。長卿所賦亦失真。我夢游仙辨厥因。齋莊精白聽

我云。仙者乃非松喬倫。亦無英魄與烈魂。彼但墮落鬼與神。太一主宰先

壹靈。帝一非五邪說泯。唐堯姬日誠仙人。厥光下界呼星辰。不然詩書所

說陳。誰在帝左福下民。五行陰陽誰平均。享用大樂須韶鈞。蓬蓬標燎高

薦裡。號曰宗祖冠以神。其次官貴貌必文。周任史佚來斌斌。配食漆吏與

楚臣。六莩但許莊騷鄰。芳香惻悻懷義仁。荒唐心苦余所親。我才難饋仙

官貧。側聞旨左位頗尊。姬孔而降三不涇。大篆古文上帝珍。帝命勸之天
上珉。推拓萬本賜解人。魯史書秋復書春。二百四十一曠陳。九皇五伯升
且倫。大撓以來未浹旬。爲儒爲仙無滓塵。萬古只作一本似人間寅。使汝形
氣長和淳。一雙仙犬無狽獠。人間儒派方狺狺。飢龍悴鳳氣不伸。鳳兮欲
降上帝賔。鉅商所獲爲謫麟。慎旃莫往罹采薪。公羊家言。鑽薪采之也。

送端木鶴田出都

天人消息問端木。著書自署青田鶴。此鶴南飛誓不回。有鸞送向城頭哭。
鸞鶴相逢會有時。各悔高名動寥廓。君書若成願祕之。不局三山實五嶽。
定公素不經告可與鶴田論。數爲聞所未聞故詩中推挹甚至。

柬王徵君籟弁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

歸安醞醞百怪宗。心夷貌惠難可雙。徵君力定乃其亞。大呂合配黃鐘撞。
歸安一身四氣有。舉世但覩爲秋冬。亟拉徵君識姚子。高山大壑長相逢。

飄零行戲呈二客

一客高譚有轉輪。一客高譚無轉輪。不知泰華嵩衡外。何限周秦漢晉人。
臣將請帝之息壤。慚媿飄零未有期。萬一飄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庵詩。

自癸未七月至乙酉十月以居憂無詩自記

(乙酉)

補題李秀才增厚夢遊天姥圖卷尾有原

夢遊天姥圖者崑山李秀才以嘉慶丙子應北直省試思親而作也君少孤母夫人鞠之平生未會一朝夕離以就婚應試往返半年而作是圖圖中為夢魂所經山殊不類鏡湖山之狀其曰天姥者或但斷取字義非太白詩意也越九年乙酉屬余補為詩書於轅尾時母夫人辭世已年餘而余亦母喪闋才一月勉復弄筆未能成聲

李郎斷夢無尋處天姥峯沈落照間一卷臨風開不得兩人紅淚溼青山

咏史此指曾寶谷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絕似梅村此指曾寶谷中丞燠之福官也忠州李芋仙言會為鹽政時有孝廉某謁之囊五百金不得某盡授以詩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樂老臣心上句謂其諂和珅得進下句謂其日事荒蕪言官以此詩上聖會

乙酉臘見紅梅一枝思親而作時小客崑山

乙酉十月定公母喪纔闋故詩多哀慕之忱而太夫人之慈愛亦於

見此可

一十四年事胸中益益春南天初返櫂東閣正留賓全家南下之歲迄今十有四年芳意驚心極愁容入夢頻嬌兒才竟盡不賦早梅新

絳蠟高吟者年年突海濱明年除夕淚灑作北方春母在人間百事予不知也記丙子至戊寅三除夕燒蠟兩枝供

紅梅牡丹各一枝讀僕書竟夜天地埋憂畢舟車祖道頻明春復入都矣何如裊冰雪長作墓廬人杭州墓上植梅

本五十一

乙酉除夕夢返故廬見先母及潘氏姑母

門內滄桑事。三人隱痛深。淒迷生我處。宛轉夢中尋。窗外雙梅樹。牀頭一素琴。醒猶聞絮語。難謝九原心。
余以乾隆壬子生馬坡巷先大父中憲公戊申年歸田所買宅也今他人有之

〔丙戌〕

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繞行妾趙既為之

說載文集申矣喜極賦詩為寰中倡時丙戌上春也
江建霞曰標見趙印在金石屑錄本從從糸旁

付從入旁趙氏則從女旁文極工骨字首作楚定公所云寓飛燕意也戊子在粵命見潘氏蘇印鐘匣四面刻字幾滿印不知何處矣據李竹懶記此印嚴東樓會寶之後歸項墨林又歸楊山華氏竹懶語錄載於六佩齋最後又歸文後山流轉入定公手旋歸何子真何神傳粵東潘某以後不知何處陳理臣謂光緒初葉何怕珍攜自粵東以三百金歸諸蕭齋今存理臣處此四首先生極經意之作而轉覺無味

寥落文人命。中年萬恨并。天教彌缺陷。喜欲冠平生。掌上飛仙墮。懷中夜月明。自夸奇福至。端不換公卿。

入手消魂極。原流且莫宣。姓疑鉤弋是。人在麗華先。暗寓拚飛勢。休尋德象篇。定誰通小學。或者史游鐫。
孝武鉤弋夫人亦姓趙氏而此印末一字為鳥篆鳥之啄二鳥之趾二故知屬寓其號矣德象篇班婕妤所作史游作急於章

中有雙字碑正作鐘史游與飛燕同時故云爾

夏后若華刻。周王重壁臺。似書無拓本。姬室有荒苔。小說冤誰雪。靈蹤閱

忽開。
嘗論西京雜記出六朝手所稱漢人語多六朝語未可信客曰得印所以報也更經千萬壽。永不受塵埃。
王寵白不四土性

引我飄飄思。他年能不能。狂瀛詩萬首。
優備徵寰中作者為詩高供閣三層。拓以甘泉

瓦。然之內史燈。
內史第五行燈亦予所藏東南誰望氣。照耀玉山稜。
予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構寶燕閣它日居之

紀遊

春小蘭氣淳。湖空月華出。未可通微波。相將踏幽石。一亭復一亭。亭中乍
曛黑。千春幾輩來。何況嬋媛客。離離梅綻蕊。皎皎鶴梳翻。鶴性忽然馴。梅
枝未忍拆。並坐戀湖光。雙行避蘚跡。低疎有誰窺。小語略聞息。須臾四無
人。顏弱未工熟。安知此須臾。非隸仙靈籍。侍兒各尋芳。自薦到扶掖。光景
不少留。羣山媚暝色。城闌催上燈。香輿埒烟陌。溫溫懷肯忘。曖曖駒一本作
暖曖駒

後遊

破曉霜氣清。明湖斂寒碧。三日不能來。來覺情瑟瑟。疏梅最淡冶。今朝似
愁絕。尋常落蘚痕。步步生悱惻。寸寸蜘蛛枝。幾枝捫手歷。重重燕支蕾。幾
朵挂釵及。花外一池冰。會照低鬟立。仿佛衣裳香。猶自林端出。前度未吹
簫。今朝好吹笛。思之不能言。捫心但先熱。我聞色界天。意癡離言說。攜手
或相笑。此樂最爲極。天法吾已受。神親形可隔。持以語梅花。花領略如石。
歸途又城闌。朱門敏還入。袖出三四華。敬報春消息。

夏進士詩

我欲補諡法。曰冲暨曰淳。持此當諡誰。夏璜錢唐人。

我生有三友。十六識君始。我壯之四年。夏進士爲定公二十年故交時定
公三十四歲故曰壯之四年也。君五十一
死。

君熟于左氏。隻字誦無遺。下及廿二史。名姓胸纍纍。形亦與君忘。神亦與君忘。策左五百事。賭史三千場。識君則在北。哭君在杭州。時乙酉既臘。西湖寒不流。作夏進士詩。名姓在吾集。如斯而已乎。報君何太齎。

京師春盡夕大雨書懷曉起東比鄰李太守賦吳舍人梁

春風漫漫春浩浩。生人死入滿春抱。死者周秦漢晉纔幾時。生者長吟窈窕天之涯。閉門三日欲腸斷。山桃海棠落皆半。東皇灑然下春霰。西鄰舍人既有怪悵詞。對門太守禪定亦惱亂。太守置酒當春空。舍人言愁愁轉工。三人文章乃各異。心靈惻愴將毋同。文章之事蔑須有。心靈之事益負負。蟠天際地能幾時。萬恨沈霾向誰咎。歸來春霰欲成雨。春城萬家化洲渚。山妻貽我珊瑚枝。勸讀騷經二十五。不惜珊瑚碎。長吟未免心肝苦。不如復飲求醪醕。人飲獲醉我獲醒。迥然萬載難酩酊。一燈幌幌搖春屏。四更急雨何會停。恍如波濤臥洞庭。嗟哉此燈此雨不可負。披衣起往陰符經。

有所思

妙心苦難住。住卽與之期。文字都無著。長空有所思。茶香泛骨後。花影上身時。終古天西月。亭亭悵望誰。

笑人

美人清妙遺九州。獨居雲外之高樓。春來不學空房怨。但折梨花照暮愁。
以奇異金石文字拓本十九種寄秦編修恩復揚州而贖以詩

異人延年無異方。能使寸田生異香。食古欲醉醉欲狂。娛魂快意宜文章。

以代參朮百倍強。秦君毫矣癖弗荒。何以明我長毋忘。我拓古文璆琳瑯。
熏以桂椒襲以細。楮精墨勻週豪芒。願君自發君吉陽。獲燕三喙芝三英。

中有謝安印拓本一事
龔君魏以為芝英葉也
茲鬢公侍姬字鬢當
作龔吳昌發記客共誰歟有鄭堂。江君同聲

念我北斗傍。桂樹瓊瓊白畫長。園亭清夏卮酒黃。如作器者言詞良。長生
長樂樂未央。

反祈招序有

序曰。反祈招。何為而作也。夫瑤池有白雲之鄉。赤烏為美人之地。春山瑤
玉異華之所自出。羽陵異書之所藏。凡厥數者。有一于此。老焉可矣。何必
祇宮為哉。穆王自賦詩有之曰。居樂甚寡。即穆王實錄也。夷攷王自入南
鄭以還。鬱鬱多故。東土山川非清。和人壽至促天。韓韓盛姬。返蹕道死。左
右既無以為娛。車馬所費。用度不足。更制鏹贖。以充軍國。史臣以毫荒書
之。恩愛死亡。金錢乏絕。暮氣迫于餘生。醜名垂于青史。貴為天子。何異鰥
民。享國百年。何翅朝露。蓋西王母早見及此也。是以其謠有之曰。將子毋
死。倘復能來。豈非悼此樂之不重。識人命之至短。諷之以留八駿之馭。決
之以舍萬乘之尊。窈窕傷骨。飄鋼動心者。慮穆王不悟。不以樂生。乃以戚

死嗚呼。慕虛名。受實禍。此其最古者矣。萬乘且然。何況下士。嘗以暇日讀
祈招之詩。翩然反之。作詩二章。以貽後之。自桎梏者。所以祛羣言。果孤往
世有礪士。必曰夫龔子之志荒矣。

春之厓。白雲滿家。蹇其異華。何山不可死。使我東徂。
春之麓。白雲盈谷。蹇其異玉。何山不可死。使我東復。

燼餘破篋中。獲書數十冊。皆慈澤也。書其尾。

欲翹百憂始。殘書亂一堆。堆當作帷青燈爾何壽。卅載影霏微。乍讀慈容在。長
吟故我非。收魂天未許。噩夢夜仍飛。

二哀詩有

爲謝學士樹階陳修撰統作也。兩君皆以巍科。不自賢。謂高官上第外。有各
家師友文字。皆樂相親近。而許貢其言說。辛巳冬迄。癸未夏。數數枉存余。
求師友有造述。皆示余。余僭疏古近學術源流。及勸購書。皆大喜。學士德
量尤深。莫測所至。修撰閉門斐然。懷更定之志。殊未成。而忽然以同逝。命
也。作二哀詩。時丙戌夏。

讀書先望氣。謝九癯而溫。平生愛太傅。匪徒以其孫。翰林兩抗疏。志欲窺
大源。春華不自賞。壯歲求其根。誰謂尋求遲。邁越池與藩。造物吝君老。一
邱埋蘭蓀。

讀書先審氣。陳君虛且深。榮名知自鄙。聞道豈獨難。信道千

黃金遂使山川外。某某盈君襟。幸哉有典則。惜哉未酣沈。手墨浩盈把。甄菟難爲心。

祭程大理文同於城西古寺而哭之

憶昔先皇己未年。家公與公相後先。家公肅肅公跌宕。斜街老屋長歲天。隴中名德絕天下。吳玳夫人鳴琴說詩鏘珮璫。吳玳字珪今石門人程大理繼官著詩韻禮詩草及畫冊見隴閣詩鈔小傳卅年

父執朝士盡。回首髻中情。

姬劉皆世太史氏。公乃崛起孤根中。公才什伯古太史。曰邦有獻獻有宗。英文鉅武鬱浩洶。天圖地禍森巖從。賤子不文復不達。媿彼後哲稱程龔。北斗真人返大荒。彭鏗史佚來趨踰。借書不與上天去。天上定有千縹緗。予與公辛壬間相信言無虛日天上豈無一尊酒。爲我降假僚友旁。掌故雖徂元氣在。仰窺七曜森光芒。

投李觀察宗傳

吏治緣經術。千秋幾合弁。清時數人望。依舊在桐城。肅穆真儒氣。沈雄壯歲名。汪汪無盡意。對面卽滄瀛。

賦憂患

故物人寰少。猶蒙憂患俱。春深恆作伴。宵夢亦先驅。不逐年華改。難同逝水徂。多情誰似汝。未忍託禳巫。

丙戌秋日獨遊法源寺尋丁卯戊辰間舊遊途經過寺南故宅惘然

賦

馨年製秋心。秋高屢逃塾。宕住不可收。聊就寺門讀。春聲滿秋空。不受秋束縛。一叟尋聲來。避之入修竹。叟乃歎古笑。爛漫晉宋詭。寺僧兩悔之。謂一猿一鶴。歸來慈母憐。摩我百怪腹。言我衣裳涼。飼我芋栗熟。萬恨未萌芽。千詩正珠玉。醴醴心肝瘳。莽莽憂患伏。浩浩支干名。漫漫人鬼籙。依依燈火光。去去門巷曲。魂魄一恟怳。逕欲叩門宿。千秋萬歲名。何如少年樂。

夏為金壇與清標
吾母之叔父也

秋心三首

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忽策一官來闕下。衆中俛仰不材身。新知觸眼春雲過。老輩填胸夜雨淪。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无效勿虛陳。曉來客籍差夸富。無數湘南劍外民。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槎通碧漢無多路。土蝕寒花又此墳。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起看歷歷樓臺外。窈窕秋星或是君。同年生徐編修寶齋中夜集觀其六世祖健庵尚書邃園修禊卷子康熙三十年製也卷中凡二十有二人邃園在崑山城北廢址余嘗至焉編修屬書卷尾

崑山翰林召詞客。酒如綠

一本作綠

波燈如雪。人人忽共遊康熙。二十二賢照

顏色。七客沈吟一客言。請言君家之邃園。一花一石有款識。袖中拓本春煙昏。背煙盪起尙書魂。

二十二賢不可再。玉山峨峨自千載。東南文獻嗣者誰。剔之綜之抑有待。布衣結客妄自尊。流連卿等多酒痕。十載狂名掃除畢。一邱倘遂行閉門。以屬大人君子孫。康熙朝士評三徐曰公肅仁人君子健庵大人君子果亭正人君子

墮一齒戲作

與我相依卅五年。論文說法賴卿宣。感卿報我無常信。瘞向垂垂花樹邊。

寒月吟有

寒月吟者龔子與其婦何歲暮共幽憂之所作也。相喻以所懷。相勸以所尙。鬱而能暢者也。按定公丙或春入都何宜人同行誠暮賦此似念勞生有借隱之志

夜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川白。幽幽東南隅。似有借隱宅。東南一以望。終戀杭州路。城裏雖無家。城外卻有墓。相期買一邱。毋遠故鄉故。而我屏見聞。而汝養幽素。舟行百里間。須見墓門樹。南向發此言。恍欲雙飛去。

雙飛去未能。月浸衣裳溼。愀焉靜念之。勞生幾時歇。勞者本庸流。事事乏定識。朴愚傷于家。放誕忌於國。皇天誤矜寵。付汝憂患物。再拜何敢當。藉以戰道力。何期閨闈中。亦荷天眷別。多難碎心光。聃勉共一室。憂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可隱不借隱。有如月一輪。心迹如此清。容光如此新。

我讀先秦書。萊子有逸妻。閨房以逸傳。此名蹈者希。勿慕厥名高。我知厥心悲。定多不傳事。子孫無由知。豈但無由知。知之反漣瀉。羞登中壘傳。取勤度尙碑。一逸處患難。所全浩無涯。一逸謝萬古。冥冥不可追。示君讀書法。君慧肯三思。

我生受之天。哀樂恆過人。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親。自我慈母死。誰饋此翁貧。江關斷消息。生死知無因。八十罹飢寒。雖生猶僂民。昨夢來啞啞。心肝何清真。翁自頌髮白。我如髻半淳。夢中既觴之。而復留遮之。挽須搔爬之。磨墨揄擲之。呼燈而燭之。論文而詳之。阿母在旁坐。連連呼叔耶。今朝無風雪。我淚浩如雪。莫怪淚如雪。人生思幼日。謂金壇段玉立字清標爲外王父段若膺先生之弟

侵曉鄰僧來。饋我佛前粥。其香何清嚴。臘供今年足。我因思杭州。不僅有三竺。東城八九寺。寺寺皆修竹。何年捨家去。慧業改所託。掘筍慈風園。參茶東父屋。鐘魚四圍靜。掃地潔如沐。白晝爲之長。倦骸爲之肅。供黃梅一枝。朝朝寫圓覺。慈公深於相宗。錢居士東父則具教律禪淨四門。乃吾師也。

(丁亥)

元日書懷

癸秋以前爲一天。癸秋以後爲一天。天亦無母之日月。地亦無母之山川。孰贏孰絀孰執付予。如犇如雷如流泉。從茲若到歲七十。是別慈親卅九年。

癸未失恃三十二歲日
者謂予當七十一歲

退朝遇雪車中忽然有懷吟寄江左

青瑣門邊雪。還疑海上看。花花萬行樹。鶴鶴一閒官。幽想忽飛去。無由生彩翰。江東謝道韞。憶我早朝寒。

撰羽琇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

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羽琇山不見。萬軸替人愁。

自寫寒月吟卷成續書其尾

曩者各不死。多生業未一本空。天仍磨慧骨。佛尙鑿深功。意識千秋上。光陰入苦中。卽將良友待。落落亦高風。

婆羅行謠

婆羅門。來西胡。勇不如宗喀巴。智不如耶蘇。繡衣花帽。白若鷓鴣。娶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女兒十五賣金線。歸來洗手禮曼殊。禮曼殊。膜額角。天見膜額角。地見斷牛肉。地不湧。詔藥叉。天不降。佞羅刹。曼殊大慈悲。大吉祥。千年大富萬年樂。

同年生吳侍御續。深請唐陸宣公從祀。睿宗得俞旨。行侍御屬同朝。

爲詩以張其事。內閣中書龔自珍獻侑神之樂歌。

歷在聖清。君師天下。提命有位。暨於堯土。以古爲矩。孰爲臣驥。孰師表汝。甄綜祭法。於孔之一本麻。

唐步方中。主贖臣孽。天將聰明之。乃生陸公。天厚有唐。降三代英而左右。

德宗。如仲山甫。納言姬邦。

聖源既遠。其流反反。坐譚性命。其語喑喑。喑喑斷斷。其徒百千。何施於家邦。何裨於孔編。小大稽首。以攘穢性。

御史臣傑。職是標舉。曰聖之的。以有用爲主。炎炎陸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

我有毫土。孰遽受臚。毋過貌儒之門。我告毫土。暨百有位。木無二本。川無二源。道無二歧。請以一貫之。名臣是師。

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

道力戰萬籟。微芒課其功。不能勝寸心。安能勝蒼穹。相彼鸞與鳳。不栖枯枝松。天神倘下來。清明可與通。返聽如有聲。消息鞭愈聾。死我信道篤。生我行神空。障海使西流。揮日還於東。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鄰。一髮不可牽。牽之動全身。聖者胞與言。夫豈夸大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爲春。宗周若蠹蠹。罄緯燒爲塵。所以慨慷一本作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憶黃河。對月思西秦。貴官勿三思。以我爲杞人。

名理孕異夢。秀句鑄春心。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古來不可兼。方寸我何任。所以志爲道。澹宕生微吟。一篇與一篋。化作太古琴。

我有秦時鏡。窈窕龍鸞痕。我有漢宮玉。觸手猶生溫。我有墨九行。驚鴻若可捫。玉皇忽公道。奇福三至門。欲供三炷香。先消萬古魂。古春伴憂患。詰

屈生酸醢。且搗三千本。贈與人間存。定公得古鏡一斷。以爲秦時鏡也。徑三寸許。字細如髮。之飛燕玉印及洛神賦九。行本尙可稱羽磬三寶。制作精絕。鏡銘罕逾百字者。此乃有一百十又四字合。

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傷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劍光。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牖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雪撲人冷。

造化大灘痔。斯言韓柳共。我思文人言。毋乃太驚衆。儒家守門戶。家法毋徇縱。事天如事親。誰云小兒弄。我身我不有。周旋折旋奉。不然命何物。夏后氏特重。亦有衛武公。靡樂在矇誦。智慧固不工。趨避矧無用。一日所履歷。一夕自甄綜。神明甘如飴。何處容隱痛。沈沈察其幾。默默課於夢。少年調語多。斯言粹無縫。患難汝何物。屹者爲汝動。

我生愛前輩。匪盡獲我心。論交少年場。歲月逝駸駸。少年太飛揚。由哀樂不深。礪礪聽高譚。有諦難爲尋。風霜欺脆枝。金石成苦音。前輩卽背謬。厥謬亦沈沈。

弱齡羨高隱。端居媚幽獨。晨誦白駒詩。相思在空谷。稍長誦楚些。招魂招且讀。陳爲樂之方。巫陽語何縟。嘉遯苦太清。行樂苦太濁。願言移歌鐘。來就伊人躡。天涯富蘭蕙。吾心富邱壑。蹉跎復蹉跎。芳旒兩寂寞。忽忽生遐心。終朝閱金玉。

一代功令開。一代人材起。雖生雲初朝。實增祖宗美。曰開國之留。其言在青史。何代無先君。何時無哲士。煌煌祖宗心。斯人獨稱旨。天姿若麟鳳。宏加以切劘。稽古有遙源。遵王無要軌。在昔與先民。三稱口容止。少壯心力殫。匪但求榮仕。有高千載心。爲本朝瑰璋。人或玷功令。功令不任誅。屋漏胎此心。九廟赫在咫尺。天步其艱哉。光嶽鍾難恃。作一本氣六合來。初日照濛汜。抱此葵藿孤。斯人拙無比。一夫起耨之。萬夫孰指使。一夫怒用目。萬夫怒用耳。目怒活猶可。耳怒殺我矣。去去亦何求。買山請歸爾。不先百年生。難向蒼蒼理。箸書落人間。高名亦難毀。其言明且清。胡由妬神鬼。大藥可延年。名山可送死。死生竟何憾。將毋九廟恥。

蘭臺序九旒。儒家但居一。諸師自有真。未肯附儒術。後代儒益尊。儒者顏益厚。洋洋朝野間。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旒。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語又如何。

壽短苦心長。心緒每不竟。豈徒庸庸旒。賈志有賢聖。爲鬼那能續。它生渺茫更。所以難放達。思得賢子孫。繼志與述事。大哉孝之源。長夜集百端。蚤起無一言。倘能心親心。卽是續親壽。呼兒將告之。盡然先自疚。

中年何寡歡。心緒不縹渺。人事日纏綿。獨笑時頗少。忽憶姚歸安。錫我箴銘早。雅俗同一源。盍向源頭討。汝自界限之。心光眼光小。萬事之波瀾。文章天然好。不見六經語。三代俗語多。孔一以貫之。不一待如何。實悟實證。

後無道亦無魔。

曉枕心氣清。奇淚忽盈把。少年愛惻悱。芳意憐幽雅。黃塵頗洞中。古袞不可寫。萬言摧燒之。奇氣又瘖啞。心死竟何云。結習幸漸寡。憂患稍稍平。此心卽佛者。獨有愛根在。拔之晷難下。夢中慈母來。絮絮如何舍。

危哉昔幾敗。萬仞墮無垠。不知有憂患。文字焚其身。豈但戀文字。嗜好雜甘辛。出入仙俠間。奇悍無等倫。漸漸疑百家。中無要道律。縱使精氣留。碌碌爲星辰。聞道幸不遲。多難乃緣因。空王開覺路。網盡傷心民。

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不求鬼神諒。矧向生人道。東雲露一鱗。西雲露一爪。與其見鱗爪。何如鱗爪無。况凡所云云。又鱗爪之餘。懺悔首文字。潛心戰空虛。今年真戒詩。才盡何傷乎。

棗花寺海棠下感春而作

詞流百輩花間盡。此是宣南掌故花。大隱金門不歸去。又來蕭寺問年華。

西郊落花歌

序有

出豐宜門一里。海棠大十圍者八九十本。花時車馬太盛。未嘗過也。三月二十六日。大風。明日風少定。則偕金禮部應城。汪孝廉潭。朱上舍祖。家弟自出城飲。而有此作。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來但賦傷春詩。西郊車馬一朝盡。定盦先生沽酒來。

賞之。先生探春人不覺。先生送春人又嗤。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癡。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入萬四千天女洗臉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奇龍怪鳳愛漂泊。琴高之鯉何反欲上天爲。玉皇宮中一本無中字空若洗。三十六界無一青蛾眉。又如先生平生之憂患。恍惚怪誕百出難窮期。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裏多清詞。又聞淨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觀想尤神馳。西方淨國未可到。下筆綺語何離離。安得樹有不盡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長是落花時。

述懷呈姚侍講元之有序

憶在江左之歲。喜從人借書。人來借者尤盛。鈕非石玉樹何夢華元錫助其搜討。凡文淵閣未著錄者。及流傳本之據善本校者。必輾轉錄副歸。辛巳之京師。則有程大理同秦編修復恩兩君。皆與予約。每得一異書。互相借抄。無虛旬。無何大理使關東。編修還揚州。而余竟以母憂去。先母憂半年。吾家火。至丙戌復之。京師距煨燼已五年。書頗少。又客籍皆變易。好事者希。此事闕寂久矣。丁亥春姚侍講忽來借乙部諸書。以歲月之不居也。與學殖之就荒落也。感而作詩。

祭書歲歲溯從王。自壬午災後歲以酒醴祭亡書百種無復蒐羅百氏心。爲道敢云能日損。崇朝結習觸何深。上方委宛空先讀。阮公元據新日進七閣未錄書百種嘗同志徐王仗續尋。屋伯舍人北堂徵君蒐羅精博日下無過之者定有雄文移七閣。歧公好事冠儒林。

突鄭入丈師愈秀水人

醇古澹泊。士滔滔辨有餘。青燈同一笑。恍到我生初。頑福會無分。清才清

不羸。四方帆馬興。千幅鳳鸞書。為有先生在。東南意不孤。論交三世久。問

字兩兒趨。余兩幼兒曰僮曰陶。大為啓蒙設算比焉。天命雖秋蕭。其人春氣腴。鄉音諱譽譽。破帽側

吾吾。儻蕩為文罷。欹斜使酒餘。心肝纖滓盡。孝友闔門俱。科第中年澹。星

王暮癖殊。卜云來日少。笑指逝川徂。老健偏奇絕。神明少壯無。別離剛歲

換。問訊訝春疎。計至全家詫。三思忽牖予。由來炊火絕。窮死一黔婁。天道

古如此。知之何晚歟。不知段唐標與李復才。今夕復何如。

歌筵有乞書扇者

天教僞體領風花。一代人才有歲差。我論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

夢中作

不是斯文擲筆驕。牽連姓氏本寥寥。夕陽忽下中原去。笑詠風花殿六朝。

僞鼎行

皇帝七載。青龍麗於丁。招搖西指。爰有僞鼎爆裂而碎。瓊孺子噉泣相告。

隸妾駭驚。龔子走視。碎如琉璃。一何脆且輕。孤離濟癩百醜。千怪如野千

形。厥怒虎虎不鳴。如有聲。然而無有頭目。卓午不受日。當夜不受月。與星

徒取雲雷傳。一本作傳。汝敗黍朽壤。將以盜羶腥。內有饜餐之饑腹。外假渾沌

自晦逃天刑。四凶居其二。帝世一本無世字何僞。主人之仁不汝埋榛荆。俾登華

堂函牛羊。垂四十載。左揖琴鐘。右與囊鏹。弁主人不厭數汝。汝宜自憎。福極而碎。碎如琉璃脆。且輕。東家有飲器。昨墮地。碎聲嚶嚶。西家有屠狗瓷。今日亦墮地。不可以盛。千年決無土花蝕。萬年弔古之淚。無由生。吁。寶鼎而碎。則可惜。斯鼎而碎。今於何取榮名。請誦龔子偽鼎行。

四言六章序有

龔子掃微。悟禪師塏作也。在西直門外紅螺寺。

悠悠生民。孰不有覺。孰知固然。孰知生之靡樂。其一

孰爲大人。蟠物之先。以闡以引。引我生民。其二

吁嗟小子。聞道不遲。造作辨聰。百車文詞。電光暫來。一貧無遺。不可捉攝。

倏既逝而。其三

晞其逝矣。不可恃矣。恃先覺之言。其言明明。無言不售。無謀不成。無堅不

摧。以蘄西生。其四

先覺誰子。西山徽公。我受之東父。以來報功。云何報功。余左挈東父。右隨

慈公。又挾江子。四人心同。以旅於西邦。新居士饒東父吳中居士江繼君慈風和上與予四人者皆奉徽公書篤信讚歎其五

既至於西。西人浩浩。余慈母在焉。迎予而勞。各知其夙。而無憶悼。遐哉邇

哉。孰肯不到。亦惟徽公是報。六

〔辛巳〕

周信之明經中手拓吳興收藏家吳晉宋梁四朝甄文八十七種見

貽賦小詩報之

人間漢輒有五鳳。廣陵尚書色為動。阮公十笏黃金網致回。歐陽欲語瘖

猶夢。歐陽公嘗恨平生見東漢人字多見西漢字少西京氣體誰比鄰。下有六代之芳塵。我生所恨與歐

異。但恨金石南天貧。嘗著錄吳東晉宋齊梁陳六代金石刻不獨一種而北魏地齊北周乃十倍之非金非石非諫諍。獸面魚

形錯文字。清華想見館壇碑。梁上清冥人許君館壇碑顯亭林猶見拓本今人間無片楮矣偏強偏殊國山制。赤烏絕

不與國君言解饒良不惡。通人識小聊為樂。君著金石小品錄翠墨淋漓蘭紙香。余亦

斐演膠漆。凡晉祿六朝石刻以漆鑄皆為殿前觀文則又為從見矣詩中言詩紛譚媿。作詩謝君君驪然。生

兒且覓二千石。亦甄文語出地何愁八百年。舊著王大令保母甄拓本有後八百載君子知之語

吳市得舊本制舉之文忽然有感書其端

紅日柴門一丈開。不須踰濟與踰淮。家家飯熟書還熟。羨殺承平好秀才。

耆舊辛勤伏案成。當年江左重科名。郎君座上譚何易。此事人間有正聲。

國家治定功成日。文士關門養氣時。乍洗蒼蒼莽莽態。而無僂僂惘惘詞。

刻畫精工直萬錢。青燈幾輩細丹鉛。南山竹笑蘭膏賤。累我神遊百廿年。

以康熙三十年歲成丹鉛之徒亦必康熙前輩矣

蕭縣顧椒坪工詩隱於逆旅恆自劉芻秣伺過客乞留詩欲陰以物

色天下士亦留一截句

詩人蕭縣顧十五。馬後譚詩世罕聞。如此深心如此法。奈何長作故將軍。

顧嘗仕

小遊仙詞十五首

此爲考軍機未得而作

歷劫丹砂道未成。天風鸞鶴怨三生。是誰指與遊仙路。抄過蓬萊隔岸行。
九關虎豹不識詞。香案偏頭院落多。賴是小時清夢到。紅牆西去卽銀河。
玉女窗中梳洗成。隔紗偷眼大分明。侍兒不敢頻頻報。露下瑤階溼姓名。
珠簾揭處佩環搖。親倚天人語碧霄。別有上清諸女伴。隔窗了了見文簫。
寒暄上界本來希。不怨仙官識面遲。僥倖梁清一私語。回頭還恐歲星疑。
雅謎飛來半夜風。龍山徒侶沸春空。頑仙一覺渾擘過。不在魚龍曼羨中。
丹房不是漫相容。百劫修成忍辱功。幾輩凡胎無覓處。仙娥初豢可憐蟲。
露重風多不敢停。五銖衫子出雲屏。朝眞袖屨都依例。第一難箋瓊瑤經。
不見蘭旌與桂旒。九歌吹入鳳凰簫。雲中擲手誰相送。依約湘君舊姓姝。
仙家鷄犬近來肥。不向淮王舊宅飛。卻踞金牀作人語。背人高坐著天衣。
諦觀眞誥久徘徊。仙楮同功一繭裁。姊妹勸書塵世字。莫瞋倉頡不仙才。
祕籍何人領九流。一編鴻寶枕中抽。神光照見黃金字。笑到仙人太乙舟。
金屋能容十種仙。春嬌簇簇互疑年。我來敢恨初桃窄。會有人居大梵天。
吐火吞刀訣果眞。雲中不見幻師身。上方倘有東黃祝。先乞靈符制電神。
電神姓李見神仙鑑

衆女蛾眉自尹邢。風鬟露鬢覺伶俜。捫心半夜清無寐。媿負銀河織女星。
野雲山人惠高句。麝香其氣和澹詩。酬之

但來箕子國。都識畫師名。云是王宮物。申之異域情。和知邦政羨。澹卜主
心清。為報東華侶。何人訟客卿。是年東國上書辨官書中
紀其世系有謾語特施至

〔壬午〕

歌哭

閱歷名場萬態更。原非感慨為蒼生。西鄰弔罷東鄰賀。歌哭葑賢較有情。

送南歸者

布衣三十上書回。揮手東華事可哀。且買青山且斲臥。料無富貴逼人來。

薦主周編修

贈

屬題尊甫小像獻一詩

科名幾輩到兒孫。道學宗風畢竟尊。我作新詩侑公笑。祝公家法似榕門。

陳文恭公其
鄉先輩也

〔癸未〕

午夢初覺悵然詩成

不似懷人不似禪。夢回清淚一潸然。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

三別好詩

序有

余於近賢文章。有三別好焉。雖明知非文章之極。而自髫年好之。至於冠
益好之。茲得春三十有一。得秋三十有二。自揆造述。絕不出三君。而心未
能舍去。以三者皆於慈母帳外燈前誦之。吳詩出口授。故尤纏綿於心。吾
方壯而獨遊。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鄰下時。吾知異日空山。有過吾門而

聞且高歌。且悲啼。雜然交作。如高宮大角之聲者。必是三物也。各系以詩。莫從文體問高庠。生就燈前兒女詩。一種春聲忘不得。長安放學夜歸時。

右題吳駿
公梅邨集

狼藉丹黃竊自哀。高吟肺腑走風雷。不容明月沈天去。卻有江濤動地來。

右題方百
川遺文

忽作冷然水瑟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幾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

右題宋左
蘇詩古集

漫感

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夜坐

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邱陵妬。萬籟無言帝坐靈。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賈少微星。平生不蓄相纍問。喚出姮娥詩與聽。沈沈心事北南東。一晚人材海內空。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墮晉賢風。功高拜將成仙外。才盡迴腸盪氣中。萬一禪關差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

入草蓐

陶師師媧皇。搏土戲爲人。或則頭帖帖。或則頭顛顛。丹黃粉墨之。衣裳百千身。因念造物者。豈無屬稿辰。茲大僞未具。媧也知艱辛。磅礴匠心半。爛斑土花春。劇場不見收。我固憐其真。諡曰入草蓐。禮之用上賓。

〔丙戌〕

夢中述願作

湖西一曲墜明璫。纈纈紗裙荷葉香。乞貌風鬟陪我坐。他身來作水仙王。

第三句一作許借卿卿從祀我

釋言四首之一

東華環顧媿羣賢。悔著新書近十年。木有杉彰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略就掌故非動濟。敢移心期在簡編。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

同年生胡戶部集同人祀漢鄭司農於寓齋禮既成繪為卷子同人為歌詩襲自珍作祀議一篇質戶部戶部屬櫟括其指為韻語以

諧之

我稽十三經名目始南宋。異哉北海君。先期適兼綜。詩箋附庸毛。易爻辰無用。尚書有今文。雙一本作雙義餽貧送。四辨餽堯典。三江餽禹貢。魯論與孝經。逸簡不可調。爾雅贖一鱗。引家亦撫弄。排何發墨守。此獄不可訟。吾亦姑置之。說長思驚衆。惟有孟七篇。千秋等塵封。我疑經籍志。著錄半虛哄。義與敵莽違。下筆費彌縫。何況東漢年。此書未珍重。余生惡周禮。攻工特喜誦。封建駁子輿。心肝為隱痛。五帝而六天。誕妄讖所中。同時有四君。偉識引余共。堂堂十七篇。姬公發孔夢。經文純金玉。往義時麟鳳。吾曹持議平。功罪勿枉縱。鄭功此第一。千秋合崇奉。鄭兼治十三經人間完本有時三禮四錄本有錄書首起廢疾發墨守易書論孝經爾雅注

也孟子注見隋經籍志隋志殆未可信莊君綬甲宋君紹鳳劉君逢祿
張君環昭言封建皆信孟子疑周禮海內四人而已張說爲尤素也

〔丁亥〕

春日有懷山中桃花因有寄

東風淋浪卷海來。長安人道青春迴。春迴不到窮巷裏。忽憶山中花定開。
山中花開。白日皓皓。明妝子誰。溫馨清妙。夕爇熏爐。擣蕙塵。朝槭清淚。郵
遠人。粉光入墨。墨光膩。昨日正得江南鱗。葆君青雲心。勿吟招隱吟。花開
歲歲。勿相憶。待君十載來重尋。我有富君詩。殷勤兼報桃花知。勿惜明鏡
光。爲我分光照花枝。勿惜頰面水。爲我浴花傾臙脂。但惜芳香珍重之幽
意。勿使滿園胡蝶窺。託君千萬詞。詞意不可了。長安桃李漸漸明。何似春
山此時好。春縱好。山寂寂。清琴玉壺罷消息。蠟燭彈碁續何夕。安能坐此
愁易春。不如歸侍妝臺側。

菩薩墳序有

菩薩墳者。亦曰公主墳。遼聖宗第十女墓也。小字菩薩。未嫁而死。遼史無
傳。北方海棠少。此地始生之。自是海棠之盛。逾於江國。土人因以海棠諡
主云。墳在西山無相寺。

菩薩葬龍沙。魂歸玉帝家。餘春照天地。私諡亦高華。大脚鸞文鞞。明妝豹
尾車。南朝人未識。拜殺斷腸花。

太常仙蝶歌序有

太常仙蝶士大夫知之稔矣。曷為而歌之。蝶數數飛入姚公家。吾歌為姚公也。姚公者。太常少卿仁和姚公同祖也。公為大吏歷五省。易事難說。見排擠不安其位。公嶽立不改。雖投閒。人忌之者尚眾。異哉。蝶能識當代正人。不惟故實之流傳而已。吾歌以紀之。且招蝶也。王定甫太常仙蝶歌荆楚仙人有仙意長歌為爾高當世自注謂龔禮部王作

屠姬製作婚筵可稱異曲同工

恭聞故實太常寺。蝶壽三百猶有加。銜玉皇之明詔。視臺閣猶煙霞。不聞願見不許見。矧聞飛入太常家。本朝太常五百輩。意者公其飛仙之身耶。仙人正人事一貫。天上豈有仙奸袞。所以公立朝。人不識。仙靈識公非誣夸。慰此蹇蹇。其來銜銜。感德輝而下。上助靈思之紛拏。我聞此事。就公求茶。道餒十丈。不敵童心一車。鸞漂鳳泊。咄咄發空喟。雲情煙想寸寸凌幽遐。人生吉祥縹渺罕。並有。何必中秋兒女覩。璧月之流華。玉皇使者識我否。寓園亦在城之涯。幽夏靈氣怒百倍。相思遲汝五出紅梨花。予寓齋紅梨一樹京師無也

世上光陰好

世上光陰好。無如繡閣中。靜原生智慧。愁亦破鴻蒙。萬緒含厚待。三生設想工。高情塵不滓。小別淚能紅。玉茁心苗嫩。珠穿耳性聰。芳香箋藝譜。曲盡數窗櫺。遠樹當山看。雲行入抱空。枕停如願月。扇避不情風。晝漏長千刻。宵缸夢幾通。德容師窈窕。字體記玲瓏。朱戶春暉別。蓬門淑晷同。百年

辛苦始。何用嫁英雄。

投錢學士林

晚達高名大隱身。對門縱迹各清真。恍逢月下騎鸞客。何處容他啖肉人。

顧文子得唐睿宗書順陵碑遠自吳中見寄余本以南北朝磨厓各

一種懸齋中得此而三書於幀尾。

南書無過瘞鶴銘。北書無過文殊經。忽然二物相顧啞。排闥一丈蛟龍青。

文殊經在山東水牛山

唐二十帝帝書聖。合南北手為唐型。會見三物皆卻走。召伯虎敦赫在庭。

召伯虎敦百有三名余所獲器也

四月初一日投牒更名易簡

匪慕宋朝蘇易簡。翻似漢朝劉更生。從此請歌行路易。萬緣簡盡罷心兵。

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

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聽我擲筆歌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

匹儔。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謂金壇段先生始見臧

在顧述來哀哀。奇才我識憚伯子。絕學我識孫季述。最後乃識掌故趙。辛味獻

以十詩趙畢酬。三君折節遇我厚。我益喜逐常人遊。乾嘉輩行能悉數。數

其派別徵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遠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突奧。大

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

雅哀怨聲能逾。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常人倘欲問常故。異

時就我來諮詢。勿數耆耄數平輩。蔓及供孟管莊麟周伯其餘鼎鼎

八九子。奇人一董方先卽邱。所恨不識李夫子。申齊按定公以不識申者為恨申者

及己亥南歸之南望夜夜穿雙眸。會因陸子亦謂定齋絕世奇才恨不能相朝夕也

君乃二十載。下上角逐忘春秋。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一官投老誰能留。

珠聯璧合有時有。一散人海如鳧鷖。噫。才人學人一散人海如鳧鷖。明日

獨訪城中劉申受

秋夜花游

海棠與江蘚。同艷異今古。我折江蘚花。問以海棠嫵。狂呼紅燭來。照見花

雙開。恨不稱花意。踟躕清酒盃。酒盃清復深。秋士多春心。且遣一本秋花

妬。毋令秋魄沈。云何學年少。四座花齊笑。躑躅取鳴琴。彈琴置當抱。靈雨

忽傍沓。仙真窗外過。雲中君至否。不敢問星娥。

猛憶

狂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

銘座詩

精微惚恍。少所樂令。躬行且踐。壯所學令。曰以事天。敢不諾令。事無其耦。

生靡樂令。人無其朋。孤往何索令。借瑣耗奇。嗜好託令。浮湛不返。狗流俗

令。吁瑣以耗奇令。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約令。迴念故我。在寥廓令。我詩座

右。榮我獨令。

東陵紀役三首

天倪微音在。龍飛故劍亡。兩宮儀斐疊。七萃淚淋浪。鬱律川原勢。低徊葆吹長。東行三百里。何處白雲鄉。

帝子華年小。初弦寶月沈。端爛三肅禮。憫動六宮深。徒殞飛秋雪。迎神下彩禽。松楸依在咫。慈孝萬年心。

閣事疎朝請。君恩許看山。口銜星宿去。袖拂鳳凰還。望眼將連海。詩聲欲過關。雲旗風馮隊。句日夢魂間。宣宗之后奉安山陵定公作是詩也

李中丞宗家獲觀古拓隋丁道護書啟法師碑狂書一詩

羽琤山館三百墨。妬君一紙葵花色。何不藉歸羽琤山。置之漢玉秦金側。

九月二十七夜夢中作

官梅只作野梅看。似是宋句月地雲階一倍寒。翻是桃花心不死。春山佳處淚

闌干。

夢中作四截句十月十三夜也

拋卻湖山一篋秋。人間無地署無愁。忽聞海水茫茫綠。自拜南東一本作東南小

子侯。

黃金華髮兩飄蕭。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恩仇恩仇日苦短。魯戈如麻天不管。賓客漂流半死生。此公又築忘憂館。

一例春潮汗漫聲。月明報有大珠生。紫皇難慰花遲暮。交與鴛鴦戀不平。
先生之詩純以性靈近世儉父皆狂于袁倉山張船山之作以爲定公之詩無一句可解爲古來未有之格
烏呼誤矣

章式之跋云是校爲程秉銛太史手筆太史素愛是書曾以龔學榜其齋者又從祝心淵處借得過本有非
太史語氣者或卽江建霞太史所增益建霞亦尊信是書者乙未夏五月由式兄處本過墨張一鑿記
定公詩發有古文家法全不氣重故無語不雅
又時時有餘外之音非深於此道者不能察也

卷十六

己亥雜詩二百十五首

先生時年四十八歲

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湧泉。百卷書成南渡歲。先生續集再編年。
我馬玄黃盼日曛。關河不窘故將軍。百年心事歸平澹。刪盡蛾眉惜誓文。
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臥九閭。終是落花心緒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東山又北山。鏡中強半尚紅顏。白雲出處從無例。獨往人間竟獨還。
予不攜眷屬僅從雇兩車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出都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亦曾曩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珂。欲浣春衣仍護惜。乾清門外露痕多。
廉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先生宦後雄譚減。悄向龍泉祝一回。
太行一脈走蠶蜿。莽莽畿畿西虎氣。躡。送我搖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
別西山○戴醇士曰此山不語看中原是真能道西山性情矣

翠微山在潭柘側。此山有情慘難別。荔薛風號誼士魂。燕支土蝕佳人骨。
別翠微山

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百年綦轍低徊徧。忍作空桑三宿看。
先大父宦京師家人宦京師至小子三世百年矣以己亥歲四月二十三日出都

祖父頭銜舊頰光。祠曹我亦試為郎。君恩數向漁樵說。篆墓何須百字長。
唐碑額有近百字者

掌故羅胸是國恩。小胥脫腕萬言存。他年金鑽如菟采。來叩空山夜雨門。
出事公卿朔戍寅。雲煙萬態馬蹄漣。當年筮仕還嫌晚。已哭同朝三百人。
積波難挽挽積心。壯歲會爲九牧箴。鐘簾蒼涼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瘡。
許身何必定夔皋。簡要清通已足豪。讀到羸劉傷骨事。誤渠畢竟是錐刀。
棄婦丁甯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米鹽種種家常語。淚溼紅裙未絕裾。
有棄婦位於路
羅因書所見

金門縹緲廿年身。悔向雲中露一鱗。終古漢家狂執戟。誰疑臣朔是星辰。
詞家從不視知音。累汝千回帶淚吟。惹得而翁裏抱惡。小橋獨立慘歸心。
吾女阿辛書馬延己詞三闋日日誦
之自言能識此詞之情或竟不知也

聊壽爛熟我壽之。我有忠言質幻師。觀理自難觀勢易。彈丸累到十枚時。
道旁見驚戲
術者因贈

消息閒憑曲藝看。攷工古字太叢殘。五都黍尺無人校。搶攘鄜間一飽難。
過市肆
有感

滿擬新桑徧冀州。重來不見綠雲稠。書生挾策成何濟。付與維南織女愁。
冀陳北直種桑之
策於畿輔大吏

車中三觀夕。湯若七藏靈。文電熠若蠟。摩重起耳提若。三曾貫珠纍纍若。
予持陀羅尼（一本作巴羅尼陀）已滿四十九
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曾覽曾門曾眼之文

荒村有客抱蟲魚。萬一譚經引到渠。終勝秋燐亡姓氏。沙澗門外五尙書。

逆旅夜聞讀書聲戲贈沙澗門即廣渠門門外五里許有地名五尚書城五尚書不知皆何許人也

誰肯栽培木一章。黃泥亭子白茆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與兒孫作屋梁。
遺旁風長如此

推埋三輔飽于鷹。薛下人家六萬增。半與城門充校尉。誰將斜谷械陽陵。
逝矣斑駁罵落花。前村茆店即吾家。小橋報有人癡立。淚潑春帘一餅茶。
出都日在國門已七里吳虹生同年立橋上候予過設茶灑淚而別

秀出天南筆一枝。爲官風骨稱其詩。野棠花落城隅晚。各記春騷戀馬時。
別石并朱丹水同年獲丹水以引見入都爲予治裝與予先後出都

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
別黃蓉石比部玉階蓉石番禺人

觥觥益陽風骨奇。壯年自定千首詩。勇於自信故英絕。勝彼優孟俯仰爲。
別湯海秋戶部

事事相同古所難。如鷄如鶴在長安。自今兩戒河山外。各隸而孫盟不寒。
光州吳虹生葆晉與予戊寅同年己丑同年同出清苑王公門殿上談同不及格同官內閣同改外同還原官

本朝閩學自有派。文字醜醜多古情。新識晉江陳戶部。談經頗似李文貞。
別陳頌甫戶部

何郎才調本學生。不據文家爲弟兄。嗜好畢同星命異。大郎尤貴二郎清。
別道州何子貞紹基子縉紹業兄弟近世學生皆據質家爲兄弟

少慕顏會管樂非。胸中海嶽夢中飛。近來不信長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

別會稽少白
山人隱誌

龍猛當年入海初。娑婆會否有倉佉。祇今曠劫重生後。尙識人間七體書。

別鎮國公容齋居士居士審親王子名裕恩好讀內典編識額納特珂克西藏西岸蒙古回部及滿漢字又
校定全藏凡經有新舊數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或三存之自釋典入震日以來未曾有也

卯角春明入塾年。丈人摩我道嶄然。恍從魏晉紛紜後。爲溯黃農浩渺前。

別大異周
文之茂

多君煥雅數論心。文字緣同骨肉深。別有樽前揮涕語。英雄遲暮感黃金。

別王秋純大令
蘭秋濟寧人

三十華年四壯騁。每談宦轍壯裏飛。尊前第一傾心聽。兜甲樓船海外歸。

別直隸布政使同平托
公公名托爾布蒙哲人

五十一人皆好我。入公送別益情親。他年臥聽除書罷。冉冉脩名獨愴神。

別南豐劉君長嗣南海桂君文耀河南丁君齊壽雲南戴君綱孫長白奎君梁調黃君讓雲江君鴻升
襄雅步若際桐時己丑同年留京五十一人惠惠難編別八君及握手一爲別者也吳虹生已見前

朝借一經覆以笠。暮還一經龕已燈。龍華相見再相謝。借經功德龍泉僧。

別龍泉寺僧唯
一唯一龍南人

北方學者君第一。江左所聞君畢聞。土厚水深詞氣重。煩君他日定吾文。

別許印林孝廉
瀚印林日照人

子雲識字似相如。記得前年隔巷居。忙殺奚僮傳搨本。一行翠墨一封書。

別吳子越太守式
勞子越術豐人

夾袋搜羅海內空。人材畢竟恃宗工。箇何寂寂覃谿死。此席今時定屬公。
別徐星伯前輩
松星伯大興人

聯步朝天笑語馨。佩聲耳畔尚泠泠。遙知下界覩乾象。此夕銀潢少客星。
別共事
諸宗室

霜鬢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
己丑殿試大指頌王
荆公上仁宗皇帝書

眼前一二萬里風雷。飛出胸中不費才。枉破期門飲飛膽。至今駭道遇仙回。
詩已丑四月
二十八日事

彫擗小立綴鸞鸞。金碧初陽當畫看。一隊攸飛爭識我。健兒身手此文官。
嘉慶壬申歲校書武英殿
是平生為校讐之學之始

萬事源頭必正名。非同綜核漢公卿。時流不沮狂生議。側立東華佇佩聲。
官內閣日上書大
學士乞到閣看本

東華飛辯少年時。伐鼓撞鐘海內知。牘尾但書臣向校。頭銜不稱綱其詞。
在國史館日上書總論西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勢
訂一疏志之疏漏初五千言或曰非所職也乃上七千言

千言只作專之論。敢以虛懷測上公。若問漢朝諸配享。少年乞耐叔孫通。
在禮部上書堂上書論四司
政體宜沿官革者三千言

客星爛爛照天潢。許署頭銜著作郎。翠墨未乾仙字蝕。雲煙半榻掖門旁。

官宗人府奉旨充玉牒館纂修官
予草擬章程未竟其事改官去

齒如編貝漢東方不學咩嚶兪對揚屋瓦自驚天自笑丹毫圓折露華灑
予每待班引見奏履歷同官或代予
憐息丁酉春京察一等引見蒙記名

半生中外小迴翔
擢授楚中一司馬矣
不就供職祠曹如故

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傳人可知本朝七十九科矣蒐輯科名意在斯
八歲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
編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

手校斜方百葉圖官書似此古今無祇今絕學真成絕册府蒼涼六幕孤
程大理詞文修會典其理精絕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國當予校理
是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之始大理校予撰蒙古圖志竟不成

孔壁微芒墜緒窮笙歌絳帳啓宗風至今守定東京本兩廡如何闕馬融
戊子歲成尙書亭大義一卷太誓
答問一卷尙書馬氏家法一卷

姬周史統太銷沈况復炎劉古學瘡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總劉歆
癸巳歲成左氏春秋服杜補義一卷其劉歆
竄益左氏顯然有迹者為左氏快沈一卷

張杜西京說外家斯文吾迹段金沙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讎
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授以許氏
部目是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

端門受命有雲祲一脈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禱劉禮部東南絕學在毘陵
年二十有八始述武進劉申受公字春秋
近歲成春秋佚事比六卷劉先生卒十年矣

華年心力九分殫淚漬蟬魚死不乾此事千秋無我席毅然一炬為歸安

抱功令文二千篇見歸安姚先生學塾先生初獎借之忽
正色曰我文著墨不著筆仗文筆墨兼用乃自燒功令文

軒后孤虛縱莫尋漢官戊己兩言深著書不為丹鉛誤中有風雷老將心
訂裝聊史記集解之誤為孤虛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說一卷

古人製字鬼夜泣後人識字百憂集我不畏鬼復不憂靈文夜補秋燈碧
嘗觀詩書其文字少探高則難若欲文詞其形筆神詩文一百四十七字戊戌四月書成按此注微有病處至今日并有謂孔子不見古文者矣

經有家法風所重詩無達詁獨不用我心卽是四始心沈寥再發姬公夢
爲詩非序非毛非一太無字字各在一卷其說詳以函承經文爲主於古文毛今文三家無所無所

熙朝仕版以茹征五倍金元十倍明揚挖千秋儒者事漢官儀後一書成
年十四始考古今則近漢官儀卷七下二篇百王易其說一篇以竟卷半之志

文候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詩斷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
詩編半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

西京別火位非高薄有遺聞瑣且勞只算粗諳鏡背字敢陳法物詘球刀
爲典客道古錄奉常道古錄各一卷

十似書倉鬱且深爲媵目錄散黃金吳回一怒知天意無復龍威禹穴心
年十六讀四庫提要見平生爲目錄之學之始壬午歲不戒於火所藏卷七閣未收之書燬者什八九

北游不至獨石口東游不至盧龍關此記游耳非著作馬蹄蹀躞書生屣
東至承平境北至宣化境實未親東北兩遊形勢也爲紀游合一卷

吾祖平生好孟堅丹黃鄭重萬珠圓不材竊比劉公是請肄班香再十年

為漢書補注不成讀漢書隨筆得四百事先祖
魏伯公批校漢書家藏凡六七遍又有手抄本

麟經斷爛炎劉始幸有蘭臺聚秘文解道何休遜班固眼前同志只朱雲

癸巳歲成西漢君臣解春秋之義考一卷助予整齊之者同縣朱孝廉以升

剔彼高山大川字簿我玉篋金局中從此九州不光怪羽陵夜色春熊熊

年一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撰金石通考五十四卷分存佚未見
三門書未成成羽瑋山金石墨本記五卷郭璞云羽陵即羽瑋也

少年簿錄晚千秋過目雲煙浩不收一任湯湯淪泗水九金萬襪屬成周

撰羽瑋之山典藏記二卷

奇氣一縱不可闔此是借瑣耗奇法奇則耗矣瑣未休眼前臚列成五嶽

為說苑一卷凡讀一卷輒言印九十方為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

登乙科則亡姓氏官七品則亡姓氏夜奠三十九布衣秋鏗忽吐蒼虹氣

撰布衣傳一卷起康熙迄嘉慶凡三十九人

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

年十九始倚聲填詞壬午歲勒為六卷今頗梅存之

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夾漈看五十年中言定論蒼茫六合此微官

庚辰歲為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船議兩篇有謀合聚之者

厚重虛懷見古風車裯五度照門東我焚文字公焚疏補紀交情為紀公

壬辰夏大早上求直言大學士蒙古爾公俊五度訪之手陳當世急務八條公讀至伏死體一條動色以為難行餘頗欣賞予不存於集中

狂禪闕盡禮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

丁酉九月二十三夜不寐聞茶沸聲
披衣起拂影在屏忽證法華三昧

手捫千軸古琅玕。篤信男兒識字難。悔向侯王作賓客。廿篇鴻烈贈劉安。

某市政欲撰吉金款識屬予爲之予爲聚拓本碎穴羣經極談古體形義爲書十二卷檢布政書來請絕交書藏柯子真家〔按〕吳荷屋欲撰金錄定公任校訂之役出爲閩藩則以此事屬陳禮部慶鑪而所收定公藏器及釋文不少因作是詩

夜思師友淚滂沱。光影猶存急網羅。言行較許官閥略。報恩如此疚心多。

近撰平生師友小記百六十一則

歷劫如何報佛恩。塵塵文字以爲門。遙知法會靈山在。八部天龍禮我言。

佛經入經道以後校讎者皆乃爲龍藏考略七書又妙法蓮華經等爲此經宮中所藏乃重定目今本卷之二部雖七品存其一一本作二十一品丁酉春勘及

龍樹靈根派別三。家家柳粟不能擔。我書喚作三極記。六祖天台共一龕。

近日述天台家言爲三霄壇文記七卷又撰龍樹三極記

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會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五月十二日 擬淮雜作

白面儒冠已闕津。生涯只羨五侯賓。蕭蕭黃葉空村畔。可有擁書閉戶人。

津梁條約徧南東。誰遣臧春深陽逢。不枉人呼鐘暮客。碧紗懶護阿芙蓉。

阿芙蓉如人病之病出續本草

鬼燈隊隊散秋螢。落魄參軍淚眼癡。何不專城花縣去。春眠寒食未會醒。

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戴勳。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

〔按〕侯官林公往粵查辦海口事件定公欲南游而不果因有此作

河干勞問又江干。恩怨他時邸報看。怪道烏臺牙放早。幾人怒馬出長安。學羿居然有羿風。千秋何可議逢蒙。絕憐羿道無消息。第一親鸞射羿弓。過百由旬煙水長。釋迦老子怨津梁。聲聞閉眼三千劫。悔慕人天大法王。北俊南癡氣不同。少能炙轂老能聰。可知鎖盡勞生骨。即在方言兩卷中。
凡聘字謂子燕人也凡子謂子吳人也其有聚而觀者即兩為之舌人以誦之

不容水部賦清愁。新擁牙旗拜列侯。我替梅花深頌禱。明年何遜守揚州。
同于何亦民俊詩以知府銜許黃河

金鑿空竝硯走龍蛇。無分同探闥苑花。十一年來春夢冷。南游且喫玉川茶。
同年盧心農元良時知甘泉

黃金脫手贈椎埋。屠狗無惊百計乖。僥倖故人仍滿眼。猖狂乞食過江淮。
過江淮間不困見何亦民盧心農兩君力也

大宙南東久宋寥。甄陀羅出一枝簫。簫聲容與渡淮去。淮上魂須七日招。
袁浦席上有限韻賦詩者為蕭字微賦三首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櫂後。萬千哀樂集
一本本作及又作

是今一本朝。
作明

天花拂袂著難消。始媿聲聞力未超。青史他年煩點染。定公四紀遇靈簫。
人

一言恩重降雲霄。塵劫成塵感不銷。未免初禪怯花影。夢回持偈謝靈簫。

翌晨報謝一首

能令公慍公復喜。揚州女兒名小雲。初茲相見上弦別。不會題滿杏黃裙。
〔按〕小雲後歸定公其人放誕味甚辛丑定公至丹陽暴疾捐館或言小雲醜之

坐我三熏三沐之。懸厓撒手別卿時。不留後約將人誤。笑指河陽鏡裏絲。
美人人才調信縱橫。我亦當筵拜盛名。一笑勸君輸一著。非將此骨媚公卿。
友人訪小雲於揚州三至不得見慍矣戲之

綉羅文獻吾勸矣。選色譚空結習存。江淮狂生知我者。綠牋百字銘其言。
讀某上某友人書即其公與某見愛曰公才高動輒時至至是以聞者生乎論七行定父文法公適任禮部某上某友人書即其公與某見愛曰公才高動輒時至至是以聞者生乎論七行定父文法公適任禮部某上某友人書即其公與某見愛曰公才高動輒時至至是以聞者生乎論七行定父文法公適任禮部

附錄某生與友人書

某祠部辨若懸河。可抵之隙甚多。勿為所懼。其人新倦仕宦。牢落歸。恐非復有羅綱文獻蒐輯人才之盛心也。所至通都大邑。雜寶滿戶。則依然然渠二十年承平公子故態。其客導之出游。不為花月冶游。即訪僧耳。不訪某輩。某亦斷斷不繼見。某頓首。

梨園鬻本募誰修。亦是風花一代愁。我替尊前深惋惜。文人珠玉女兒喉。

元人百種海川四種悉遵俗師寶改觀出
在歐極矣酒席中有微歌者予輒掩口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一事平生無齟齬。但聞風氣不為師。

予生平不蓄門弟子

生還重喜酌金焦。江上騷魂亦可招。隔岸故人如未死。清梅讀曲是明朝。
西來白浪打旌旗。萬舶安危總未知。寄語瞿塘灘上賈。收帆好趁順風時。
少年攬轡澄清意。倦矣應憐縮手時。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只怨別蛾眉。
六月十五別甘泉。是夕丹徒風打船。風定月出半江白。江上女郎眠未眠。
四海流傳百軸柔。皤皤國老尙神完。談經忘卻三公貴。只作先秦伏勝看。
重兒予告大學士既公於揚州

蜀岡一老抱哀弦。閱盡詞場意惘然。絕似琵琶天寶後。江南重遇李龜年。

重對秦歌夫編改思復

家公舊治我會遊。只曉梅邨與鳳洲。收拾遺聞浩無俟。東南一部小陽秋。

太倉郎子顯輯太倉先哲叢書八歐陸南味乾乾隆中使子序之

七里虹橋腐草腥。歌鐘詞賦雨漂零。不隨天市爲消長。文字光芒聚德星。

時上元蘭君太倉郎君爲揚州讀文魏默深舍人陳靜菴博士論揚州又晤秦玉笙謝夢漁劉楚楨劉孟瞻四孝廉楊季子都尉

公子有德宜置諸。有德公子毋忘諸。我方乞糴忽誦此。箴銘磊落肝脾虛。

詩人瓶水與謨觴。鬱怒清深兩擅場。如此高材勝高第。頭銜追贈薄三唐。

鬱怒橫逸舒鐵雲瓶水齋之詩也清深淵雅彭甘亭小謀餽館之詩也兩君死皆一紀矣

荷衣說藝鬪心兵。前輩須眉照坐清。收拾遺聞歸一派。百年終恃小門生。

少時所交多老蒼於乾隆庚戌榜選從最親厚次則嘉慶己未多談藝之士兩科皆大興朱文正爲總裁官

中年才子耽絲竹。儉歲高人厭薜蘿。兩種情懷俱可諒。陽秋貶筆未宜多。

姬姜古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躡銳屣。侯王宗廟求元妃。徽音豈在織厥趾。
感傳

麟趾裏蹄式可尋。何須番舶獻其琛。漢家平準書難續。且仿齊梁鑄餅金。
近世行用番錢以爲權效便也不知中國自有餅金見南史褚彥回傳又見唐韓偓詩

作賦會聞紙貴夸。誰令此紙徧京華。不行官鈔行私鈔。名目何人餉史家。
促柱危弦太覺孤。琴邊倦眼眊平蕪。香蘭自判前因誤。生不當門也被勗。

荒青無縫種交加。月費牛溲定錢車。只是場師消遣法。不求秋實不看花。
所說寓有詩

六朝古黛夢中橫。無福秦淮放棹行。想見鍾山兩才子。詞鋒落月互縱橫。
敬知江寧字果亦不得馬湘祝戶部爲晉漁比部兩同年始息

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勝栽禾。
殘客津梁握手秋。多君鄭重問烏衣。故家自怨風流歎。肯罵無情燕子飛。
重贈段君果行沈君揚東於逆旅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過嶽江見雲玉皇及風神雷神者橋祠萬數道士乞撰南詞

不容兒輩妄譚兵。鎮物何妨一矯情。別有狂言謝時望。東山妓卽是蒼生。

漢代神仙玉作堂。六朝文苑李男香。過江子弟傾風采。放學歸來祀衛郎。
黃河女直徙南東。金明昌元年我道神功勝禹功。安用迂儒談故道。犁然天地劃

民風。渡黃河而南天異
色地異氣民異情

陶潛詩喜說荆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舟中讀陶
詩三首

陶潛酷似臥龍豪。語意本
洋蕤扶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澹。二分梁甫一

分騷。

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

江左晨星一炬存。魚龍光怪百千吞。迢迢望氣中原夜。又有湛盧劍倚門。

江陰見李申書丈將丹樓
樓才丹樓申書之門人也

獨江藉甚顏光祿。又作山中老樹看。賴是元龍樓百作一本
尺。雄譚夜半斗

牛寒。梁登之引
重昭盛午淵光祿

五十一人忽少三。我聞隕涕江之南。篋中都有舊墨迹。從此襲以玫瑰函。

蜀都中牧廣軒侍御蘇實端吏部
夏一臆吏部三同年忽然同遊

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閒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

萬卷書生颯爽來。夢中喜極故人回。湖山曠劫三吳地。何日重生此霸才。

夢顯子更有作讀己丑歲與君書訂五年相見君報
書云敢不忍死以待予竟爽約君以甲午春死矣

故人有子尚鐘鼎。抱君等身大箸作。劉向而後此大宗。豈同陳晁競目錄。

千臣著思簡釋筆記校定六籍百家謀其文字且生陳晁後數
百載目錄方駕陳晁亦足豪矣嗣君守父書京師傳聞誤也

今日閒愁為洞庭。柔花凝想吐芳馨。山人生死無消息。夢斷查灣一角青。

擬尋洞庭山舊跡不果
亦不得葉山人題消息

玉立長身宋廣文。長洲重到忽思君。遙憐屈賈英靈地。樸學奇材張一軍。

奉襲宋于庭丈作于庭投老得楚南一令
奇材樸學二十年前目君語今無以易也

太湖七十樓爲墟。三泖圓斜各有初。取與蛟龍競升斗。一編聊獻邨僑書。

陳吳中水利策于同年裕魯山布政邨僑邨置之于南宋人父子皆著三吳水利書吳昌綬曰定公曩在
北湖地直種桑之策於僑邨大吏僑邨則其陳吳中水利策於魯山布政民物之變固無時不照也

鐵師講經門徑仄。鐵師念佛頗得力。似師畢竟勝狂禪。師今遲我蓮花國。

江鐵君統是予學佛第一導師先予歸一
年遊矣予却無以酬德祝其疾生淨土

少年哀艱雜雄奇。暮氣頽唐不自知。吳過支硎山下路。重鈔梅冶一區詩。

吳氏投石自碎支硎山手此詩說年
自塗乙盡予尙抱其梅冶軒集一卷

溫良阿者淚漣漣。能說吾家六十年。見面恍疑悲母在。報恩祝汝後昆賢。

金繩者曾保抱予者也重見于吳中年八十有七阿者
出禮記內則今本誤爲可者慈母出本生心地觀經

天教耨机降家門。骨肉荆榛不可論。賴是本支調護力。若敖不餒怙深恩。

到秀水縣重
見七叔父作

徑山一炬吼寰中。野燒蒼涼弔達公。何處復求龍象力。金光明照浙西東。

明紫柏大師刻大藏板在徑山康熙中由徑山遷嘉興之
楞嚴寺今什不存四矣求天台宗各書印本亦無所得

有明像法披猖後。荷擔如來雨尊宿。龍樹馬鳴齊現身。我聞大地師子吼。

拜紫柏藕益
兩大師像

道場醜醜雨花天。長水宗風在目前。一任揀機參活句。莫將文字換狂禪。

示楞嚴講主逸雲講主新刻
明人楞嚴宗通一書故云

一派靈長四葉貂。談經門祚鬱岩嶢。儒林幾見傳苗裔。此福高郵冠本朝。

訪嘉興太守王子仁子仁文肅
公會孫石驪孫吾師文簡公子

祇將媿汗溼萊衣。悔極堂堂歲月違。世事滄桑心事定。此生一跌莫全非。

於七月初九到杭州家大人
時年七十有三倚門望久矣

里門風俗尚敦龐。年少爭爲齒德降。桑梓溫恭名教始。天涯何處不家江。

家大人扶杖出遊
甚少年皆起立

小別湖山劫外天。生還如證第三禪。台宗悟後無來去。人道蒼茫十四年。

浙東雖秀太清孱。北地雄奇或獷頑。踏徧中華窺兩戒。無雙畢竟是家山。

親朋歲月各蕭閒。情誼纏綿禮數刪。洗盡東華塵土否。一秋十日九湖山。

高秋那得吳虹生。乘輶西子湖邊行。一邛一壑我前導。重語京華送我情。

時已知浙中兩使者消息非吳
虹生也祝其他日使車益止耳

除卻虹生憶黃子。曝衣忽見黃羅衫。文章風誼細評度。嶺南何減江之南。

謂卷石
比部

家住錢唐四百春。匪將門閥傲江濱。一州典故閒徵徧。撰杖觀濤得幾人。

八月十八日侍
家大人觀潮

問我清遊何日最。木樨風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過。乃是虹生與子瀟。

吳虹生及固始
蔣子瀟孝廉也

靈鷲高華夜吐雲。山凹指點舊家墳。千秋名教吾誰媿。媿讀羲之誓墓文。
表弟吳鷲雲先世丙舍在靈鷲下繪圖
乞一詩時予不至先慈癯宮十四年矣

鄉國論文集古歡。幽人三五薜蘿看。從知閬苑桃花色。不及谿松耐歲寒。

晤曹葛氏猶徐問慶祿王雅
臺熊吉陳覺琴春曉諸君

眼前石屋著書象。三世十方齊現身。各擲著書一枝筆。各有洞天石屋春。

葛民以畫象乞
題為說假觀偶

如何逃假入空法。君亦莫問我莫答。若有自性互不成。互不成者誰佛刹。

爲對前首畫象
一品竟又說此偶

振綺堂中萬軸書。乾嘉九野有誰如。季方玉粹元方死。握手城東問蠹魚。

汪小米舍人死矣見
其哲弟又村真外

與吾同橐硯北者。先會征晚號
硯北老人仁愿如兄壯歲亡。從此與誰談古處。馬孃巷

外立斜陽。弟從兄竹樓
爲魏伯先生所置竹樓蓋亦同居於此

醪醕諸老恆瞻依。父齒隨行亦未稀。各有清名聞海內。春來各自典朝衣。

時鄉先輩在籍科目平齒與家大人類類者五人姚亮
甫陳堅木兩侍郎張雲業縱使張靜軒明書農兩學士

我言送客非佛事。師言不送非佛智。雙照送是不送是。金光大地喬松寺。

重見送風法師于喬松庵即以台宗疑義
不答送予至山門予歸師正色曰是佛法

震旦以禪佛不支。一燈慧命續如絲。靈山未歇宗風歇。已過龐家日晷時。

鐵口龐居士死矣得其
晚年所著宗徑二卷

曩向真州訂古文。飛龍傍熹折紛紜。經生家法從來異。拓本模倂且餉君。

在京師。防芸臺師屬爲齊侯中器。二壺釋文。茲吾師。狹大舟。僧手拓。精本分寄徐。問錄。屬別稱。一。屈因東。問錄。

閉門三日了何事。題圖祝壽諷人詩。雙文單筆記序偈。筆禿幸趁酒熟時。

籀之道義拯之難。賞我出處好我書。史公副墨問雜氏。屈指首寄虬髯吳。

欲以全集一分寄虹生未寫竟

少年哀樂過于人。歌位無端字字真。既壯周旋雜癡點。童心來復夢中身。

緜緜獫狁厲牙齒。求覆我祖十世祀。我請于帝請于鬼。亞駝巫陽泣雞豕。

畫夢亞駝告有熹。明年三月獫狁死。大神龔臬殄臬子。焚香敬慰少吳氏。

碧澗重來薦一毛。杉柗喜比往時高。故人地下仍相護。驅逐狐狸賴爾曹。

瑀。宋大發。洪士華二人爲先祖守壙者也。先母殯宮在先祖側。地名花園壙也。

志乘英靈瑣屑求。豈其落筆定陽秋。百年子姓殷勤意。忍說挑鐙爲應酬。

瓊林何不積縉泉。物自低昂人自便。我與徐公籌到此。朱提山竭亦無權。

近日銀黃有司苦之。古人粟紅實朽是公庫。不必皆納。錄也。子持論如此。徐鐵孫大令榮論與子合。按。鄭小谷比部亦曰。農莫若權。嚴用以行。毋得專稅銀。斯銀輕而農重。其持論亦同。

粗澹飛沈竹肉喧。侍郎十日做清尊。東南不可無斯樂。濡筆親題第四園。

過嚴小農侍郎富春山館。鷓鴣吟句。日其地爲明金尚書別墅。杭人猶稱金衙莊。子品題天下名園金衙莊居第四。

藏書藏帖兩高人。目錄流傳四十春。師友凋徂心力倦。羽琇一記亦荆榛。

羽琇晉齋魏何夢華元錫兩處士兩君爲子撰正金石墨本記者也。

兒談梵夾婢談兵。消息都防父老驚。賴是搖鞭吟好句。流傳鄉里只詩名。
到家之日早有傳誦予出都留別詩者時有詩先人到之語

吳郎與我不相識。我識吳郎拂畫看。此外若容添一語。含元殿裏覓長安。

從妹粵生與予昔別時才髫齡今已寡矣妹婿吳郎余固未識面也粵生以其遺像乞題因說此篇

科名掌故百年知。海島疇人奉六師。如此奇材終一令。蠶魚零落我歸時。

平黎見山同年應南見山頌德人官平陽令卒于杭州

惠逆同門復同藪。謀賊不減視朋友。我茲怛然謀乃心。君已嗟然脫諸口。

陳誦甫秀才與予謀書其行誦甫與我同鄉夏方之學一撤此時定公嘗歸向歸北方自往視之後書為之規畫北行事後於九月十五日晨發因有此詩

秋風張翰計蹉跎。紅豆年年擲逝波。誤我歸期知幾許。蟾圓十一度無多。

以下十有六首杭州有所進悼而作

拊心消息過江淮。紅淚淋漓避客揩。千古知言漢武帝。人難再得始為佳。

小樓青對鳳凰山。山影低徊黛影間。今日當牕一匱鏡。空王來證鬢絲斑。

嬌小溫柔播六親。蘭姨瓊姊各霑巾。九泉肯受狂生譽。藝是鍼神貌洛神。

阿孃重見話遺徽。病骨前秋盼我歸。欲寄無因今補贈。汗巾鈔袋枕頭衣。

雲英未嫁損華年。心緒曾憑阿母傳。償得三生幽怨否。許儂親對玉棺眠。

杭州風俗鬧蘭盆。綠蠟金爐梵唱繁。我說天臺三字偈。勝孃膜拜禮沙門。

殘絨堆積繡牕閒。慧婢商量贈指環。但乞崔徽遺像去。重摹一幀供秋山。

昔年詩卷駐精魂。強續狂游拭涕痕。拉得藕花衫子婢。籃輿仍出湧金門。

蟠夔小印鏤珊瑚。小字高華出漢書。原是狂生漫題贈。六朝碑例合鐫無。
花神祠與水仙祠。欲訂源流媿未知。但向西泠添石刻。駢文撰出女郎碑。
小婢口齒蠻復蠻。秋衫紅淚潛復潛。眉痕約略彎復彎。婢如夫人難復難。
女兒魂魄完復完。湖山秀氣還復還。爐香瓶卉殘復殘。他生重見艱復艱。
此二首格律見西青散記吳昌綬案詞錄錄唐女
郎王麗真字字雙詞亦四句疊句當是定公所本

天將何福予蛾眉。生死湖山全盛時。冰雪無痕靈氣杳。女仙不賦降壇詩。
一十三度谿花紅。一百人下西谿鐘。卿家滄桑卿命短。渠儂不關關我儂。
一百人下西谿鐘。一十三度谿花紅。是恩是怨無性相。冥祥記裏魂濛濛。
草薶江東署羽陵。異書奇石小峻嶒。十年松竹誰留守。南渡飛揚是中興。

復聖東修竹欲連天。苦費西鄰買筍錢。此是商鞅墾土令。不同鑿空誤開邊。

拓靈簫合貯此靈山。意思精微窈窕間。邱壑無雙人地稱。我無拙筆到眉彎。

新此是春秋據亂作。昇平太平視松竹。何以功成文致之。攜簫飛上羽瑯閣。

又新料理空山頗費才。文心兼似畫家來。矮茶密斂高松獨。記取先生親手栽。

君家先塋鄧尉側。佳木生之雜紺碧。不看人間頃刻花。他年管領風雲色。

從西鄰徐屏山乞樹栽
屏山尤至鄧尉求之

可惜南天無此花。腰身略似海棠斜。難忘槐市街南宅。小艇羣芳稿一車。

憶京師
驚枝花

可惜南天無此花。麗情還比牡丹奢。難忘西掖歸來早。贈與妝臺滿鏡霞。

憶京師
芍藥

不是南天無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願移北地燕支社。來問南朝油壁車。

憶海
棠

弱冠尋芳數歲華。玲瓏萬玉嬋交加。難忘細雨紅泥寺。溼透春裘倚此花。

憶丁

女牆百雉亂紅酣。遺愛真同召伯甘。記得花陰文燕屢。十年春夢寺門南。

讀豐官門外花之寺誦文
恭公手植之海棠一首

空千山徙倚倦游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牋朱邸晚。臨風遞與綉衣人。

憶宣武門內太平
湖之丁香花一首

總總依人慧有餘。長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門第歌鐘歇。猶辦晨餐二寸魚。

憶北方
師于翁

萬綠無人嗟一蟬。三層閣子俯秋煙。安排寫集三千卷。料理看山五十年。

欲為全集清本數
十分分財友朋家

海西別墅吾息壤。羽跨三重拾級上。明年俯看千樹梅。飄飄亦是天際想。

此閣宜供天人師檀香三尺博士為阮公施香執施字徐公字似蕭梁碑
造佛像之匠謂之博士出摩利支天經予供天台智者大師檀香像徐開靈為
予書扁曰觀不足讓境書靈聯曰智周萬物而無所思言滿天下而未嘗滿

男兒解讀韓愈詩女兒好讀姜夔詞一家倘許圓鷗夢晝課男兒夜女兒

時眷靈尚留滬北方近人郭
頌伽畫鷗夢圖予亦方之

倘容我老牛勸邊不要公卿寄俸錢一事避君君匿笑劉郎才氣亦求田

儉歲有齋田六畝者予
願得之友人來問此事

瑰癖消沈結習虛一篇典寶古文無金鏡出土苔花碧又照徐陵讀漢書

冠上徐文臺得漢宮雁足寶以拓本見寄乞一詩是時
予收藏古吉金星觀見於玉瑤山典寶刻者百有一二

迴腸盪氣感精靈座客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滅珊瑚擊碎有誰聽

覆在虹生坐上酒半醉宋人詞為鴛鴦虹生贊
之以為番於頓挫也近日中實即不能言詠矣

隨身百軸字平安身世無如屠釣寬取學趙家臣宰例歸來香火乞祠官

何肉周妻業竝深台宗古轍幸窺尋偷閒頗異凡夫法流水池塘一觀心

皇初任土乃作貢卅七畝山可材衆媼神笑予無貧法丹徒陸生言可用

吾友陸君獻普種樹書大指言天下之大利必在土
貨殖乃貨殖也有土十畝即無貧法昔年會序之

西牆枯樹態縱橫奇古全憑一臂撐烈士暮年宜學道江關詞賦笑蘭成

羽琴之西有枯樹
一株不忍斧去

秋光媚客似春光重九尊前草樹香可記前年寶藏寺西山暮雨怨吳郎

丁酉重九與徐星伯前輩吳虹生同年連騎遊西山
之寶藏寺歸披驟雨重九前三夕作此詩閣筆而用

似笑山人不到家。爭將晚節盡情夸。三秋不買夫容巧。九月猶開窻窳花。

巧徐鎔音平遠切

萊菔生兒芥有孫。借蘇句離披秋霰委黃昏。青松心事成無賴。只閱前山野

燒痕。

銀燭秋堂獨聽心。隔簾誰報雨沈沈。明朝不許泥谿賞。已沒谿橋一尺深。

空觀假觀第一觀。佛言世諦不可亂。人生宛一本作死有去來今。臥聽簷花落

秋半。

賸水殘山意度深。平生幾緡展難尋。我花鄭重看花約。此是劉郎遲暮心。

復聖拓聖蘄聖了。吾將北矣乃圖南。無妻怕學林逋獨。有子肯爲王霸慚。

料理別墅僧居時自往北方探嘗歸以贖之

從今誓學六朝書。不肄山陰肆隱居。萬古焦山一痕石。飛昇有術此權輿。

涇縣包齊伯贈予極窮銘九月十一日坐雨於羽跨山館漫題其後

二王只合爲奴僕。何況唐碑八百通。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

再跋舊拓極窮銘謂北魏克州刺史鄭義神道碑書

九流觸手緒縱橫。極動當筵炳燭情。若使魯戈真在手。斜陽只乞照書城。

詩識吾生信有之。預憐夜雨閉門時。三更忽軫哀鴻思。九月無襦淮水湄。

出都時有空山夜雨之句今果應今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

燕蘭識字尙聰明。難遣當筵遲暮情。且莫空山聽雨去。有人花底祝長生。

連宵燈火譙秋堂。絕色秋花各斷腸。又被北山猿鶴笑。五更濃掛一帆霜。

於九月十五日晨發矣

笑人信有錯刀投。不負張衡詠四愁。燕罷心香屢迴顧。古時明月照杭州。

阻風無酒倍消魂。况是殘秋岸柳髡。賴有阿咸情話好。一帆冷雨過婁門。

從子劍塘送我於蘇州

杭州梅舌酸復甜。有筍名曰虎爪尖。芼以蘇州小橄欖。可敵北方冬菘醃。

杭人壽梅子雜櫻桂。慘之名曰梅舌兒

擬策孤筇避冷遊。上方一塔俯清秋。太湖夜照山靈影。頑福甘心讓虎邱。

上方山在太湖南

阿咸送我十日遊。遇管城子于虎邱。有筆可橐不可投。簪筆致身公與侯。

劍塘買筆筒乞銘之

濯罷鮫綃鏡檻涼。無端重試午時妝。新詩急記消魂事。分與臙脂一掬湯。

重過揚州有紀

少年尊隱有高文。猿鶴真堪張一軍。難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處到紅裙。

誰肯心甘薄倖名。南臙北駕怨三生。勞人只有空王諒。那向如花辨得明。

怕聽花間惜別詞。僞留片語訂來期。秦郵驛近江潮遠。是剔銀燈詛我時。

停帆預卜酒盃深。十日無需送旅金。莫怨律梁為客久。天涯有弟話秋心。

從弟景姚以丹陽丞駐南河予到浦館其齋中

豆蔻芳溫啓瓠犀。傷心前度語重題。牡丹絕色三春暖。豈是梅花處士妻。

己亥九月二十五日重到袁浦十月六日渡河去留
浦十日大抵醉夢時多醒時少也蘇名之曰繁詞

對人才調若飛仙。詞令聰華四座傳。撐住南東金粉氣。未須料理五湖船。

此二章
謝之也

鶴背天風墮片言。能蘇萬古落花魂。征衫不漬尋常淚。此是平生未報恩。

小語精微瀝耳圓。况聆珠玉瀉如泉。一番心上溫磨過。明鏡明朝定少年。

何須燕罷始留髡。落蠟林前款一尊。姊妹隔花催送客。尙拈羅帶不開門。

六時梳子遞犀簪。次第寒花招到今。誰分江湖搖落後。小屏紅燭話冬心。

是夕
立念

盤堆霜寶鬢庭樞。紅似相思綠似愁。今夕靈飛何甲子。上清齋設記心頭。

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臺伺眼波。為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真跡本
望作看

黃河。夢溪筆談黃河又
何其壯也此與看花憶黃河同妙

玉樹堅牢不病身。取為嬌喘與輕鬢。天花豈真跡本
豈作那用鈴旛護。活色生香五

百春。

眉痕英絕語謾謾。指搗小婢帶韜略。幸汝生逢清晏時。不然劍底桃花落。

鳳泊鸞飄別有愁。三生花草夢蘇州。兒家門巷斜陽改。輸與船娘住虎邱。

一自天鍾第一流。年來花草冷蘇州。兒家心緒無人見。他日埋香要虎邱。

難憑肉眼測天人。真跡本
作或是優曇示現身。故遣相逢當五濁。不然誰信上

仙淪。

雲英化水景光新。略似鸞鸞縹緲身。一隊畫師齊斂手。只容心裏貯樓春。
醜江作醅亦不醉。傾河解渴亦不醒。我儂醉醒自有例。肯向渠儂側耳聽。
收拾風花儻蕩詩。凌晨端坐一凝思。勉求玉體長生訣。留報金閨國士知。
絕色呼他心未安。岳題天女本來難。梅魂菊影商量徧。忍作人間花草看。
臣朔家原有細君。司香燕姁略知文。無須詞我山中事。可肯花間領右軍。
道韞談鋒不落詮。耳根何福受清圓。自知語乏煙霞氣。枉負才名三十年。
喜汝文無一筆平。墮儂五里霧中行。悲歡離合本如此。錯怨蛾眉解用兵。
美人才地太玲瓏。我亦陰符滿腹中。今日簾旌秋縹緲。長天飛去一征鴻。
青島銜來雙鯉魚。自緘紅笺請剋車。六朝文體閒徵覈。那有蕭娘詭罪書。
電笑何妨再一回。忽逢玉女諫書來。東王萬八千驍蓋。爲報投壺乏箭材。
此定公負博雅而作也。魏晉室云。

萬一天填恨海平。羽琇安穩貯雲英。仙山樓閣尋常事。兜率甘遲十劫生。
美人掉鬪計頻仍。我佩陰符亦可憑。縮就同心堅俟汝。羽琇山下是西陵。
身世閒商酒半醺。美人胸有北山文。平交百輩悠悠口。揖罷還期將相勳。
金缸花燼月如煙。空損秋闈一夜眠。報道妝成來送我。避卿先上木蘭船。
雙詞止于此。

未濟終焉心縹緲。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

兩廡巡祀儒者有拜有弗拜亦有強予一揖不可者

曩將奄宅證海中。肅肅微言警效逢。肯拓同文門畔石。古心突過漢朝松。

江左吟壇百輩狂。誰知闕里是詞場。我從宅壁低徊聽。絲竹千秋尚繞梁。

時曲阜令王君大准其弟大培其子鴻皆工詩孔氏則有孔繡山靈彝靈彝弟靈夷孔氏之甥聯意錄皆詩人也

嘉慶文風在目前。記同京兆鹿鳴筵。白頭相見山東路。誰惜荷衣兩少年。

曲阜皇令王海門海門吾庚午同年也

少年奇氣稱才華。登岱還浮八月槎。我過東方亦無負。清尊三宿孔融家。

館于孔經閣靈爽家駢經閣觀海圖

子雲壯歲雕蟲感。擲向洪流付太虛。從此不擲閒翰墨。男兒當注壁中書。

經閣投詩江中作雲水詩靈圖

倘作家書寄哲兄。淮陰重諾七年情。門前報有關山客。來聽西齋夜雨聲。

時經閣兄繡山方流京師淮陰浦瓜園繡山經閣所合作也

家有凌雲百尺條。風煙培護漸岩嶢。生兒只識秦碑字。脆弱芝蘭笑六朝。

海門種松園

盜詩補詩還祭詩。子梅詩史何恢奇。鄙人勸君割榮者。努力刪詩壯盛時。

王子梅補盜詩圖

詩格摹唐字有稜。梅花官閣夜鏤冰。一門鼎盛親風雅。不似蒼芒杜少陵。

王秋培大培蒼芒獨立圖

入齡夢到雙相圃。今日五君來作主。我欲射侯陳禮容。可惜行裝無白羽。

王梅門及岩吹埤嗣君子梅孔經開鄭子城五君鑲之於雙相圃按訪雙相圃見阮文達所移魯恭王墓石人一立一臥

忽向東山感歲華。恍如庾嶺對橫斜。敢參黃面瞿曇句。此是森森闕里花。

時纔十月忽開臘梅一枝經開折以伴行

前車轍淺後車縮。兩車勒馬讓先躍。何況東陽絳灌年。賈生攘臂定禮樂。

見兩車子相誇帶有感

古人用兵重福將。小說家明因果狀。不信古書懷用之。水厄淋漓黑貂喪。

文爲樂至其相不吉自言事之主皆失官事不信使也物物過手翻敗使羅車車禍者四幸乎生辭官矣法如珠林入明小說皆有此事記之以恐黨釋者

天意若曰汝毋北。覆車南沙書卷溼。汶陽風雨六幕黑。申以東平三尺雪。

蒼生氣類古猶今。安用冥鴻物外吟。不是九州同急難。尼山誰識憮然心。

北行覆車者四五隨車中者二皆賴人以免

九邊爛熟等雕蟲。遠志真看小草同。枉說健兒身手在。青燈夜雪阻山東。

任邱馬首有箏琵琶。偶落吟鞭便駐車。北望觚稜南望鴈。七行狂草達京華。

遣一僕入都迎眷屬自駐任邱縣待之

房山一角露峻嶒。十二連橋夜有冰。漸近城南天尺五。迴燈不敢夢觚稜。

兒子書來乞贈楮北乃進次子雄孫又請乃又進次子固安縣按定公出都或謂別有不可言者觀其齋近國門而隱於前進人言殆非虛語歟

艱危門戶要人持。孝出貧家諺有之。葆汝心光淳悶在。皇天竺胙總無私。

兒子昌胤書來以四詩答之

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多識前言畜其德。莫拋心力貿才名。
儉腹高譚我用憂。肯肩樸學勝封侯。五經爛熟家常飯。莫似而翁歃九旒。
圖籍移迅肺腑家。而翁學本段金沙。丹黃字字皆珍重。為裹青氈載一車。
欲迅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求。抱微言者太史氏。大義顯顯則予休。
兒子昌道書來問八十字及史記疑義答以二十八字

家園黃熟半林柑。拋向筠籠載兩三。風雪盈裾好持贈。預教詩婢識江南。
從此青山共鹿車。斷無隻夢墮天涯。黃梅淡冶山礬靚。猶及雙清好到家。
登歸于冬至後五日出都

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刪定答親慈。剗除風雪關山句。歸到高堂好背詩。
今年七月蒙家大人垂詢一本作調文集定本命三五近詩

論詩論畫復論禪。三絕門風海內傳。可惜語兒谿畔路。白頭無分權歸舩。
方鐵珊參軍鐵之于保陽鐵珊名延瑚石門人父黨字蘭士以詩畫名好佛若有父風年七十矣猶宦鐵南

使君談藝筆通神。斗大高陽酒國春。消我關山風雪怨。天涯握手盡文人。
陳立甫明府鐵之于高陽立甫名洽敬海昌人以進士為令史甚歎詩古文甚富

畫禪有女定清真。合配琳瑯萬軸身。百里畿南風雪路。我來著手竟成春。
鐵珊有女及笄笠雨喪偶使予為寒修焉

古愁莽莽不可說。化作飛仙忽奇闊。江天如墨我飛還。折梅不畏蛟龍奪。
十二月十九日攜女辛遊焦山歸舟大望〔按〕定公女亦嫺文翰故屢攜之同游

惠山秀飛迎客舟。七十里外心先投。惠山妝成要妝鏡。惠泉那許東北流。

念二日攜女
辛遊惠山

丹竇瓊花海岸旁。羽瑤山似峯之陽。一家可惜仍煙火。未問仙人辟穀方。

歲不盡五日安頓皆爲于海西羽瑤之山。歲示阿辛（按）定公遊惠山買徐侍郎
乘義菴宅羽瑤山館卽其地也。南歸後月必一至全家暫頓於是見與吳虹生書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語一燈青。忽然閣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

天下震矜定盦之詩。徒以其行間璀璨吐屬瑰麗。夫人讀萬卷書。供

繩使璀璨瑰麗。何待言要之有形者也。若其聲情沈烈。惻悱道上如

萬玉哀鳴。世鮮知之。抑人抱不世之奇材。與不世之奇一本無此六字情及其

爲詩情。赴乎詞而聲自異。要亦可言者也。至於變化恣心。儻忽萬象

光景。在口欲提已盡。無所不有所過如掃物之至也。無方而與之爲

無方。此其妙明在心。世烏從知之。風知之而卒不能言之。嘗聞神全

者。哀不能感。樂不能眩。風雨不能蝕。晦朔不能移。乃至火不能燒。水

不能溺。此道家言似不足。以測學佛者之俟。抑古今語言所可到之

境。止於此。定公其殆全於神者哉。全於神者。或寫己亥雜詩。竟聊書

簡末。庚子穀雨日。新安女士程金鳳。

卷十七 集外未刻詩

吳山人文徵沈書記錫東錢之虎邱

一天幽怨欲誰諳。詞客如雲氣正酣。我有簫心吹不得。落梅風裏別江南。

題吳南薊東方三大圖圖爲登州蓬萊閣爲大山爲曲阜

聖陵

原按

本大山作
泰州山

禽父始宅奄。猶未荒大東。周王有命祀。名山止龜蒙。尙父賜履海。泱泱表大風。時無神仙言。不睹金銀宮。春秋貶宋父。坐失玉與弓。昉田富湯沐。季旅何悒悒。秦穆作西時。帝醉終可逢。恆無一春芽。遂輟登山蹤。頑哉魯與齊。靈氣不曠衷。孤負介海岱。海深岱徒崇。素王張三世。元始而麟終。文成號數萬。太平告成功。其文富滄海。其旨高蒼穹。于是海岱英。盡入孔牢籠。熙朝翠華至。九跪迎上公。厥典盛謁林。漢後無茲隆。惜哉有闕遺。未舉金泥封。小臣若上議。廷臣三日聳。首謁孔林畢。繼請行升中。繼請射滄海。三事碑三通。古體日霾晦。但嗤秦漢雄。周情與孔思。執筆思忡忡。

行路易

東山猛虎不吃人。西山猛虎吃人。南山猛虎吃人。北山猛虎不食人。漫漫趨避何所已。玉帝不遣牖下死。一雙瞳神射秋水。袖中芳草豈不香。手中玉塵豈不長。中婦豈不姝。座客豈不都。江大水深多江魚。江邊何曉嗽。人

不足盱有餘。夏父以來目矍矍。我欲食江魚。江水澀嚙喉。魚骨亦不可以餐。寃屈復寃屈。果然龍蛇蟠。我喉舌間。使我說天九難說。地九難踰。踰入中門。中門一步一荆棘。大藥不療膏盲頑。鼻涕一尺何其屨。臣請逝矣逝勿還。嘈嘈舟師三五晉。汝以白晝放歌爲可惜。而乃脂汝鞞。汝以黃金散盡爲復來。而乃鞭其脰。紅玫瑰。青鏡臺。美人別汝光徘徊。膈膈膊膊。雞鳴狗鳴。浙浙索索。風聲雨聲。浩浩蕩蕩。仙都玉京。蟠桃之花萬丈明。淮南之犬彳亍行。臣豈不如武皇階下東方生。亂曰。三寸舌。一枝筆。萬言書。萬人敵。九天九淵少顏色。朝衣凍市甘如飴。玉體頌爲美人惜。

紀夢

原本作夢得東海潮來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詩。此爲孝琬所改。

疊誓天人度有情。上元旌節過雙成。西池酒罷龍嬌語。東海潮來月怒明。梵史竣編增楮壽。花神宣赦赦詞精。不知半夜歸環佩。問是空峒第幾聲。

空峒天
上琴名

又成一詩

東海潮來月上弦。空峒撫罷靜諸天。西池一宴無消息。替管桃花五百年。

鄰兒半夜哭

鄰兒半夜哭。或言憶前生。前生何所憶。或者變文名。我有一篋書。屬草殊未成。塗乙迨一紀。甘苦萬千并。百憂消中夜。何如坐經營。翦燭蹶然起。婢笑妻復瞋。萬一明朝死。墮地淚縱橫。

驛鼓二首此似庚辰作權注

何燈驛鼓滿天霜。小夢溫磨亂客腸。夜久羅幃梅弄影。春寒銀銚藥生香。
慈闈病減書頻寄。稚子功間日漸長。欲取離愁暫拋卻。奈君鍼線在衣裳。
釵滿高樓燈滿城。風花未免態縱橫。長途借此銷英氣。側調安能犯正聲。
綠鬢人嗤愁太早。黃金客怒散無名。吾生萬事勞心意。嫁得狂奴孽已成。
書來懇款見君賢。我欲收狂漸向禪。早被家常磨慧骨。莫因心病損華年。
花看天上祈庸福。月墮懷中聽幻緣。一卷金經香一炷。懺君自懺法無邊。

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

少小無端愛令名。也無學術誤蒼生。白雲一笑頗如此。忽遇天風吹便行。
文格漸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何如。常州莊四能憐我。勸我狂刪乙丙書。

莊若卿
稱語也

情多處處有悲歡。何必滄桑始浩歎。昨過城西曬書地。蠹魚無數訊平安。

過門樓
胡同宅

手種江山千樹花。今年負殺武陵霞。夢中自怯才情減。醒又纏綿感歲華。

龐眉名與段公齊。一脈東原高第題。回首外家書帙散。大儒門祚古難躋。

謁高郵王先生座主伯申侍郎之父也八句健在夙與外王父段先生著述齊名

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

就劉申受問
公字家言

十年提倡受恩身。慘綠年華記憶真。江左名場前輩在。敢將名氏廁陳人。
謝吾師蔣丹
林副憲語

偶賦山川行路難。浮名十載避詩壇。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

謝姚亮甫
文席上語

萬柳堂前一柳無。同流散盡散樵蘇。山東不少昇平相。爲謝前茅馮益都。

同人訪萬
柳堂址

荷葉黏天玉鍊橋。萬重金碧影如潮。功成倘賜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簫。

玉鍊橋馬
上賦古

六八臂神峰未一登。夢吞丹篆亦何曾。丈夫三十媿前輩。識字游山雨不能。

江都汪孟慈見示其先人所爲鐵筆篆
書所篆乃黃山三十六景也極闊昔游

樓閣參差未上燈。披蘆深處有人行。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

題陶然
亭記

東抹西塗迫半生。中年何故避聲名。才流百輩無餐飯。忽動慈悲不與爭。

欲爲平易近人詩。下筆清深不自持。洗盡狂名消盡想。本無一字是吾師。

題紅蕙花詩冊尾序

蘇州袁廷檣字又凱。有王晉卿顧仲瑛之遺風。文酒聲伎。江南北罕儷者。當時座客極東南選。而家大人未第時。亦會過其宅。君死後。家貲泯然。今年冬有哲而秀者。來謁于蘇松太道官署。寒甚。出晉硯求易錢。則

又凱嗣君也。大人贈以貲，不受其硯。噫！西華葛屨，劉峻著書，所從來久矣。鈕非石亦其座上客，非石嘗爲君致洞庭山紅蕙花一本。君大喜，貯以汝州瓷，繪以宣州紙。顏其室曰紅蕙花齋。名其詩文曰紅蕙齋集。刻其管曰紅蕙齋筆。又自製紅蕙花樂府，付梨園部。又徵人賦紅蕙詩，海內詞流吟咏殆遍。今嗣君抱來烏絲闌素冊，高尺許，皆將來蕙故也。君之風致可想見矣。余悲盛事不傳，感而題於冊尾。

香蒲吟箋酒滿卮。楓橋寶客夜燈時。故家池館今何許。紅蕙花開空染枝。讀罷一時才子句。騷香漢艷各精神。十年我恨生差晚。不見風流種蕙人。歌板無慄舞袖涼。江南詞話斷人腸。人生合種閒花草。莫遣黃金怨國香。眼前誰是此花身。寂寞猩紅萬古春。花有家鄉儂替管。五湖添箇泛舟人。
非石云山中此花易得。余獨有買宅洞庭之想。故云爾。

發洞庭舟中懷鈕非石樹玉葉青原昶庚辰

西山春晝別。兩袖落梅風。不見小龍渚。尙聞隔渚鍾。樽前荇葉白。舵尾茶華紅。仙境杳然杳。酸吟雨一篷。

此遊

此遊好補前遊鱗。揮手雲聲浩不聞。兩度山靈濡筆紀。錢塘君訪洞庭君。

余家錢唐戲用唐小說爲比

過揚州

春燈如雪浸蘭舟。不載江南半點愁。誰信尋春此狂客。一茶一偈過揚州。

觀心

結習真難盡。觀心屏見聞。燒香僧出定。譁夢鬼論文。幽緒不可食。新詩如亂雲。魯陽戈縱挽。萬慮亦紛紛。

又懺心一首

佛言劫火遇皆銷。何物千年怒若潮。經濟文章磨白晝。幽光狂慧復中宵。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心藥心靈總心病。寓言決欲就燈燒。

庚辰春日重過門樓胡同故宅

城西郎官屯。多官閣一宅。家公昔為郎。有此湫隘室。朝陽與夕陽。屋角紅不積。春雨復秋雨。雙扉故釘鬣。無形不知老。有質乃易蝕。往事思之悔。至理悟獨立。中有故我魂。三呼如欲出。

因憶兩首

因憶橫街宅。槐花五丈青。文章酸辣早。年三十三在橫街宅嚴江宋先生評其文曰行間酸辣知覺鬼神靈。作知

一首是文集之託始大撓支干始。是為甲子歲中年記憶熒。東牆涼月下。何客又橫經。

因憶斜街宅。情苗茁一絲。銀缸吟小別。書本畫相思。亦具看花眼。年八歲是為嘉慶己未住斜街宅

家大人於其放學後抄文選授之泥牛入滄海。執筆向空追。

客春住京師之丞相胡同有丞相胡同春夢詩二十絕句春又深矣

因燒此作而奠以一絕句

春夢撩天筆一枝。夢中傷骨醒難支。今年燒夢先燒筆。檢點青天白晝詩。

春晚送客

踏水滔滔南向流。家書重疊附征郵。行人臨發長亭晚。更折梨花寄暮愁。

琴歌

之美一人樂亦過人。哀亦過人。解一一月生于堂。匪月之精光。睇視之光。解二美人沈沈。山川滿心。落月逝矣。如之何勿思矣。解三美人沈沈。山川滿心。吁嗟

幽離。無人可思。解四

偶感

崑山寂寂奔山寒。玉佩瓊瑤過眼看。一事飛騰羨前輩。昇平時世讀書官。

趙晉齋魏顧千里廣圻鈕非石樹玉吳南鄉文徵江鐵君沅同集虎

邱秋讌作

盡道相逢日苦短。山南山北秋方腴。兒童敢笑詩名賤。元氣終須老輩扶。四海典彝既旁達。兩山金石誰先儲。趙鈕各有金石著錄之言影形各各照秋水。渣滓全

空一世無。

題虎跑寺

南山蹕路丙申開。庚子詩碑鎖綠苔。曾是純皇親幸地。野僧還盼大行來。時大行遺詔尚未頒至浙中

杭州龍井寺

紅泥亭倒客來稀。鐘磬沈沈出翠微。無分安禪翻破戒。盜他常住一花歸。
懷沈五錫東莊四綬甲

白日西傾共九州。東南詞客愀然愁。沈生飄蕩莊生廢。笑比陳天喪應劉。
嗚嗚磴磴

黃犢怒求乳。朴誠心無猜。憤也爾何知。既壯恃其孩。古之子弄父兵者。喋
血市上甯非哀。亦有小心人。天命終難奪。授命何其恭。履霜何其潔。孝子
忠臣一傳成。千秋君父名先裂。不然冥冥鳩。無家在中路。恕哉心無瑕。千
古孤飛去。嗚嗚復嗚嗚。古人誰智誰當愚。磴磴復磴磴。智亦未足。重愚亦
未可輕。鄙夫較量愚智間。何如一意求精誠。仁者不誑。愚癡之萬死。勇者
不貪。智慧之一生。寄言後世艱難子。白日青天奮臂行。

幽人

幽人媚清曉。落月簷林光。欲采蘅蘭去。春空風露香。阿誰叫橫玉。驚起綠
煙牀。亦有梅花夢。願翼待太陽。

寒夜讀歸佩珊贈詩有刪除蓋篋閒詩料湔洗春衫舊淚痕之語撫
然和之

原本佩珊上有夫人二字

風情減後閉閨門。襟袖餘香袖尚溫。魔女不知侵戒體。天花容易墮靈根。
縻蕪逕老春無縫。蕙苴讒成淚有痕。多謝詩仙頻問訊。中年百事畏重論。

昨夜

昨夜江潮平未平。蓬牕有客感三生。藥爐臥聽渾如沸。不似牆東釵釧聲。
種花都是種愁根。沒箇花枝又斷魂。新學甚深微妙法。看花看影不留痕。

紫雲迴三疊序有

宋于庭妹之夫曰繆中翰。分校禮部試。于庭以迴避不預試。予按樂府
有紫雲迴之曲。其詞不傳。戲補之。送于庭出都。

安香舞罷杜蘭催。水瑟冰瑣各費才。別有傷心聽不得。珠簾一曲紫雲迴。
神仙眷屬幾生修。小妹承恩阿姊愁。官扇已遮簾已下。疑心還貯殿東頭。
上清丹籙姓名訛。好夢留仙夜夜多。爭似芳魂驚覺早。天雞不曙渡銀河。

詠史

宣室今年起故侯。銜兼中外轄黃旒。金鑿午夜聞乾惕。銀漢千尋鶴豫州。
猿鶴驚心悲皓月。魚龍得意舞高秋。雲梯關外茫茫路。一夜吟魂萬里愁。
一椽蒼生繫廟廊。南風愁絕北風狂。羽書偵倒司農印。幕府縱橫急就章。
奇計定無賓客獻。冤氛可顧子孫殃。何年祕閣搜詩史。輸與山東客話長。

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

名場閱歷莽無涯。心史縱橫自一家。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
東鄰嫠老難爲妾。古木根深不似花。何日冥鴻蹤跡遂。美人經卷葬年華。

贈伯恬

毗陵十客獻清文。五百狻猊屢送君。從此周郎閉門臥。落花三月斷知聞。

五百梭規在蘆溝橋
曰蘆溝橋安有五百梭規

廣陵舟中為伯恬書扇

紅豆生苗春水波。齊梁人老奈愁何。逢君只合千場醉。莫恨今生去日多。

讀公孫宏傳

三策天人禮數殊。公孫相業果何如。可憐秋雨文園客。身是賢郎有諫書。

馬

人極會陪穆滿遊。白雲往事使人愁。最憐汗血名成後。老踞殘芻立仗頭。

吳市得題名錄一册乃明崇禎戊辰科物也題其尾一律

天心將改禮闈徵。養士猶傳十四陵。板蕩人才科目重。蓁蕪文體史家憑。

朱衣點過無光氣。淡墨堆中有廢興。資格未高滄海換。半為義士半為僧。

以漢瓦琢為硯賜橙兒因集齋中漢瓦拓本字成一詩并付之

平生自慕傳世千秋。高官上策甘與阿侯。
千秋萬歲瓦 與天無極瓦 上林農官瓦
上林瓦 第二十五瓦 甘林瓦 宣候王磚

才盡

才盡不吟詩。非關象喙危。青山有隱處。白日無還期。病骨時流恕。春愁古

佛知。觀河吾見在。莫畏鏡中絲。

鐵君惠書有玉想瓊思之語衍成一詩答之

我昨青鸞背上行。美人規勸聽分明。不須文字傳言語。玉想瓊思過一生。

戒詩五章

蚤年櫻心疾。詩境無人知。幽想雜奇悟。靈香何鬱伊。忽然適康莊。吟此天日光。五嶽走驕鬼。萬馬朝龍王。不遇善知識。安知因地孽。戒詩當有詩。如偈亦如喝。

百臟發酸淚。夜湧如原泉。此淚何所從。萬一詩崇焉。今誓空爾心。心滅淚亦滅。有未滅者存。何用更留連。

行年二十九。電光豈遽收。觀河生百喟。何如汎虛舟。當喜我必喜。當憂我輒憂。蓋此一報形。世法隨沈浮。天龍爲我喜。波旬爲我愁。波旬爾勿愁。咒汝械汝頭。

律居三藏一。天龍所護持。我今戒爲詩。戒律亦如之。墮落有時有。三塗報則否。舌廣而音宏。天女侍前後。遍召忠孝魂。座下賜卮酒。屈曲縹旻情。千義聽吾剖。不到辨才天。安用哆吾口。

我有第一諦。不落文字中。一以落邊際。世法還具通。橫看與側看。八萬四千好。泰山一塵多。瀚海一蛤少。隨意撮舉之。龔子不在斯。百年守尸羅。十色毋陸離。

城南席上謠一名嘲十客謠一名聒聒謠

午

一客談古文。夢見倉頡饗籀史。一客談山川。掌紋西流作弱水。一客談高弧。神明悒悒念弧矢。泰西深瞳一何似。一家談宗彝。路逢破銅拭雙背。發

邱中郎倘封爾。一客談遺佚。日挾十錢入西市。五錢麥糊五錢紙。年年東望日本使。一客談讎書。蝨脛偏旁大排比。一客談話訓。夜祠皎長配顏子。信不識字憂惱始。一客談蟲魚。草間聞鼃臥帖耳。一客談掌故。康熙老兵僕而俟。一客談公羊。端門血書又飛矣。

程秋樵江樓聽雨卷周保緒畫

周郎心與筆氤氳。天外驚濤落紙聞。絕憶中唐狂杜牧。高樓風雨定斯文。賈誼長沙詭未還。江東文酒緒闌刪。論文賸有何無忌。指點吾徒夢裏山。

題鷺津上人書冊

上人不知何代客。手書古德雙箴銘。圭峯慈雲各一偈。台宗賢宗無涓涓。上人定生南宋後。慈雲懺師其祖庭。絕似初本破邪箴。不數僞刻遺教經。永與逸少具可作。雙赴腕底輪精靈。別有法乳出智永。骨真髓肖無瞞訛。真臟見獲祖彌定。此原此委吾寫瓶。師乎豈墮文字海。小游戲耳大典刑。嗟予學書苦濁惡。百廿種病無參苓。挽僵爪怒習氣重。抑左申右欽不寧。子昂墨豬素所鄙。玄宰先達如蜻蜓。古今幽光那悉數。珠蠹滄海玉闕扁。香花旦日願供養。詩讚侑之師其聽。由于虛和絕點翳。所以高秀于青冥。氣莊志定歎肅肅。筆冲墨粹神亭亭。筆未著紙早有字。紙上筆墨翻不停。天女身騎落花下。顧盼中有風與霆。青鸞紫鳳雖冶逸。翔啄一一梳其翎。盪掃萬古五濁惡。不示跡象留芳馨。美人眉宇定疏朗。才許縹緲而娉始。

愁容雖然亦幽窈。夢雨何似皎月瑩。毫端妙藏相丈六。八十種好無定形。
橫看豎看八萬態。朝離暮合碧化青。以詩通禪古多有。以禪通字譬喻醒。
師如法王法自在。吾誓願學終吾齡。明珠什襲三百顆。顆顆夜射春天星。
羽瑋山人函著錄。十華三秘吉金樂石暉瓏玲。

張詩船前輩游西山歸索贈

鸞吟鳳蹕下人寰。絕頂題名振筆還。樵客忽傳仙墨滿。禁中才子昨遊山。
去年扈從東巡守。玉佩瓊琚大放辭。等是才華不嶮削。願攜康樂誦君詩。
畿輔千山互長雄。太行一臂怒趨東。祝君要脚長如意。吟徧蜿蜒北轅龍。
馮真太行植山至于闕石入于海則形家所稱此峰能也君去年出山海關今年游西山已瞻太行首尾

題蘭汀郎中園居三十五韻郎中名那與阿內務府正白旗人故尚

書蘇楞額公之孫園在西旋圓明園南四里淀人稱曰蘇園

山林與鐘鼎。時命視所遇。苑枯良難論。神明各成瘡。我當少年時。盛氣何
跋扈。妄思兼得之。咄咄託豪素。蹉跎復蹉跎。造物尙我妬。一官蝨人海。開
口見牴牾。羽陵雖草創。江東渺雲樹。經濟本非材。進退豈有據。羸馬嘶黃
塵。默默入冷署。居然成兩負。有若沾泥絮。偉哉造物偏。福命別陶鑄。熊魚
許兼兩。豈曰匪天助。兼之者誰與。之子美無度。蘭汀司空孫。華年擅朝譽。
勳戚邁百年。風煙喬木故。貂褸馳朱輪。而不傲韋布。兄弟直明光。車蓋灑
曉露。瑤池侍宴歸。賓客雜鷗鷺。有園五百笏。有木三百步。清池足荷芰。怪

石出林樾。禁中花月生。天半朱霞曙。黃封天府酒。白鹿上方朮。詩壘挾談
兵。文場發武庫。收藏浩雲烟。贗鼎不參預。金題闋玉鸞。發之羨且怖。讀罷
心怍怍。願化此中靈。羽陵書畫籍。對此不足簿。唐有何將軍。晉有謝太傅。
謝無賓客傳。傳何者鄭杜。我生老著述。歲月輪君富。夢景落江湖。束縛那
得去。邈五志終決。壯六跡猶峙。一丘縱華予。林林朱顏莫。幽幽空谷駢。莽
莽江關賦。長爲山澤癯。亮君肯南顧。

寓蘇園五日臨去郎中屬題水流雲在卷子一首

水作主人雲是客。雲留五日尙纏綿。不知何處需霖雨。去慰蒼生六月天。

時予領考試至故
郎中以應使程子

雲爲主人水爲客。雲心水心同脈脈。水落終古在人間。那得與雲翔紫極。

吾官內務府予奉
職外庭故云耳

同年馮文江官廣西土西隆州以事得譴北如京師老矣將南歸駕

鴛湖索詩贈行丙申

馮君才大行孔脩。少年挾策長安游。金門獻賦不見收。一官謫去南蠻陳。
種華竈鳥盈炎州。爰有土司新改流。土城十雉山之幽。榕樹漠漠天風逾。
白象在箐蛇在湫。山鬼睇月蘭桂愁。土官部族各有會。中華姓苑愕弗搜。
蘆笙銅鼓沸以嗽。可駭可喜姑可留。狂吟百篇森百憂。男兒到此非封侯。
雄長黠黠狢與猴。豈知造物忌未休。齷之齷之訶且求。書下下考一牒投。

君辭瘴癘走挾鞬。拂衣逝矣鷹脫鞬。北還京華尋故儔。訪我別我城南頭。
此別誓買三版舟。誓還鄉里狐枕丘。宦海浩浩君身抽。魂安夢穩非賊賊。
走萬里路乞小休。閉門風雨百感瘳。樵青明爐宜菱蕪。菱田孰及鷺湖秋。

題王子梅盜詩圖

丁酉

歲丁酉初秋。龔子爲逐客。室家何搶攘。朝士亦齟齬。古書亂千堆。我書高一尺。呼奚抱之走。播遷得小宅。當我未遷時。投刺喜突兀。刺字秦漢香。入門奇氣溢。衣裾莓苔痕。乃是泰岱色。尊甫幸山左。弱歲記通籍。年家禮數謙。才地笑談勃。愁眉暫飛揚。窘抱一開豁。琅瑯晉高門。龍優豹乃劣。讀我同年詩。奇夢肖奇筆。令叔詩效韓。字字捫崖翠。我欲躋登之。氣餒言恐窒。君才何槃槃。體製偏臚列。君狀亦觥觥。可啖健牛百。蚤抱名山心。溧錦自編輯。媿予汗漫者。老不自收拾。壯歲富如此。他年充棟必。奇寶炤庭戶。光怪轉紆鬱。自言有所恨。客歲遇山賊。劫掠資斧空。禍乃及子墨。今所補存者。賊手十之七。我獨不弔詩。弔貧意相埒。若輩徧朝市。何必盡肚篋。若輩忌語言。賊赫君語明目恣恐赫。語言卽文字。文字真韜匿。賊語可悟道。又可抵閹歷。我喜攻人短。君當宥狂直。從來才大人。面目不專壹。菁英貴醞釀。蕪蔓宜扶剔。葉翦孤華明。雲淨寶月出。清詞勿須多。好句亦須割。劍蕉層層空。結穗字字實。願君細商量。惜君行將發。我貧無酒錢。不得留君歡。君行當復還。鹿鳴燕笙瑟。遲君菊花天。再與暢胸臆。室家幸粗定。筆研甦其魄。

送君言難窮。東望氣廖沈。

會稽茶成

茶以洞庭山之碧蘿春爲天下第一。古人未知也。近人始知龍井。亦未知碧蘿春也。會稽茶。乃在洞庭龍井間。秀穎似碧蘿而色白。與濃綠者不同。先微苦。滌脾甘甚久。與龍井驟芳甘不同。凡所同者。山水芳馨之氣也。其村名曰平水。平水北七里曰花山。土人又辯花山種。細于平水。則外人益不知。戊戌七月。會稽人來謁此。予細問其天時地力人力。大抵花山采以清明。平水采以穀雨。明年當謁天台大師塔。踏訪禹陵。舊遊再詣稽山。印之詩以代發願。明年不反。權浙江。有如此茶矣。茶星夜照越江明。不使風簾印龍井負重名。來歲天台歸棹罷。春波吸盡鏡湖平。

題梵冊

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爲。西方大聖書。亦掃亦包之。卽以文章論。亦是九流師。釋迦諡文佛。淵哉勞我思。

以子絕四一節題課兒子爲帖。括文兒子括義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天地爲芻狗。閱之大笑。成兩絕句示之。

造物戲我久矣。我今聊復戲之。誰遣春光漏洩。難瞞一介癡兒。造物儘有長技。死生得喪窮通。何物敵他六物。從今莫問而論。

過保陽四首原作乞
雜保陽

長安有一士。方壯鬢先老。實按此首二句讀書一萬卷。不博侏儒餉。掌故二三百

年。身先執戟老。苦不合時宜。孫孝琪所增身名坐枯槁。今年奪俸錢。造物簸弄巧。相彼

蝸蟻梅。風雪壓欹倒。剝啄討屋租。詬厲雜僮媪。筆研欲相弔。藏書恐不保。

妻子忽獻計。賓朋僉謂好。故人有大賢。盍乞救援早。如臧孫乞糴。素王予

上考。西行三百里。遂抵保陽道。

大賢為誰歟。邈邈我託公。壁立四千仞。氣象如華崧。見我名刺笑。不待闔

言通。蒼生何芸芸。帝命蘇其窮。故人亦蒼生。此責在吾躬。置酒急酌之。煖

此冬心冬。三鳳出堂後。峙立皆溫恭。冬心煖未已。餽我孤館中。朝餽四簋

溢。夕餽益豐隆。賤士不徒感。默默捫其衷。

默默何所捫。憶丙子丁丑。家公領江海。四坐盡賓友。東南騷雅士。十或來

入九。家公偏觴之。館亦翹材有。我器量不宏。我情誼不厚。豈無綈袍贈。或

忘穆生酒。求釜但與庾。求奇莫與偶。嗚乎此一念。澆漓實可醜。上傷造物

和。下令福德朽。所以壯歲貧。天意蓄報久。昔也雖鳳蹲。今也餓鴨走。既感

目前仁。自慙注日疚。我昔待賓客。能如訖公否。

藝不恤其緯。憂天如杞人。賤士方奇窮。乃復有所陳。冀州古桑土。張堪往

事新。我觀畿輔間。民貧非土貧。何不課以桑。治織紉組紃。昨日林尚書。銜

命下海濱。方當杜海物。甌毳拒其珍。中國如富桑。夷物何足據。我不談水

利。我非勤迂聞。無稻尙有秋。無桑實負春。婦女不嬾媠。畿輔可一淳。我以
此報公。謝公謝斯民。

紀夢七首

好月簾波夜。秋花釀一牀。神機又靈怪。仙枕太飛揚。帝遣奇文出。巫稱此
魄亡。漂搖寫塞外。別有一齊梁。
十部徵文字。聲牙爲審音。雖非沮頡體。而有老莊心。萬枋獅油燭。三抽象
網琴。恭聞天可汗。賜槩在書林。
大辨聲音重。琅琅先自聞。障圓攢密雨。疑義扶重雲。白馬刑何益。黃龍地
遂分。夜臨千帳語。爭祀某參軍。
持閭臘脂色。南人同不同。饒餉綰拍裙。慘憺唾盂中。我有靈均淚。將毋各
襟紅。星星私語罷。出翰一刀風。
按劍因誰怒。尋簫思不堪。月明童酒薄。天冷塞花愁。駝帽春猶擁。貂鞞舞
不酣。忽承飛騎賜。行帳畫江南。
明鏡如泉小。新妝入佩環。來朝聞選馬。昨夜又開關。燈火秋潮至。人聲畫
角間。一邱狐兔盡。諸婢蠟前山。
八部諸龍孽。旁師闕幾家。皈依誤天女。密咒比瑜伽。玉貌猶餐肉。經筵不
供花。宗風嚮西極。吾道化龍沙。

題盆中蘭花四首

憶昨幽居絕壁下。漠漠春山罕樵者。薜荔常爲苦竹衣。鳩鵲誤做鷓鴣舍。天榮此魄不用媒。可憐位置費君才。珍重不從今日始。出山時節千裘裏。華堂四徑下紅羅。謝家明月何其多。鬱金帳中聞夜語。謝孃新病能詩魔。二月奇寒折萬木。嚴霜夜夜影明燭。小屏風下是何人。搗滅雲鬢換新綠。諡汝合歡者誰子。一寸春心紅到死。旁人誤作澹妝看。持問燕姬何所似。吾琴未碎百不憂。佳名入手還千秋。合歡人來夢中去。安能伴卿哦四愁。燕山巖巖雲不嬌。靈藥幾堆春未苗。菖蒲茸生恰相似。女兒甘遜神仙驕。宣州紙工渲染薄。畫師黃金何處索。一別春風小景空。蓋盆綺石成零落。

飲少宰王定九文鼎宅少宰命賦詩

天星爛爛天風長。大鼎次鼎羅華堂。吏部大夫宴賓客。其氣上引爲文昌。主人佩珠百有八。珊瑚在冒凝紅光。再拜醺客客亦拜。滿庭氣肅如高霜。黃河華嶽公籍貫。秦碑漢碣公文章。恢博不棄賤士議。授我筆硯溫恭良。擇言避席何所道。敢道公之前輩韓城王。與公同里復同姓。海內側峙豈但吾徒望。狀元四十宰相六十晚益達。水深土厚難窺量。維時純廟久臨御。宇宙瑰富如成康。公之奏笈祕中禁。海內但見力力持朝綱。閱世雖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鋒芒。邇來士氣少凌替。毋乃大官表師空趨踰。委蛇貌託養元氣。所惜內少肝與腸。殺人何必盡砒附。庸醫至矣精消亡。公其整頓煥精采。勿徒鬚鬢矜斑蒼。

實據原本此十二句有魏默深先生手筆改作公之奏笈祕中禁海內但知元老持朝綱閱世雖深有血性不

使朝止爭鋒。北疆來士氣。少凌替如魚。逐險空趨輪。委此貌託餐。元氣噴肯報。國輪肝腸殺。人乾隆嘉慶。何必盡破附庸。至矣精消亡。得公整頓。披士氣。豈惟鬚髮。神班蒼云云。孝珠住日。宜錄從原。乾隆嘉慶。列傳誰。第一歷數三滿三。漢中書堂。國有正士。士有舌。小臣敬觀吾皇福。大如純皇。

突洞庭葉青原視

黑雲壓背如磐。隨。蟋蟀酸吟。蟪蛄和。欲聞不聞。蘭蕊稀。似淚非淚。海棠臥。主人對此情無。惻。早起脈脈。容光彫。果然故人。訃書至。神魂十丈。爲飄飄。故人葉氏子。家在洞庭東。山之東。里孝友纏綿。出性情。耆好卑紈綺。更兼愛客。古人風。名流至者。百輩同。已看屋裏。裏黃金盡。尙恐人前。綠雁空。湖山窟宅。仙靈地。兩度詩人。載詩至。料理盤餐。料理淋。縱橫譚笑。縱橫字。貽我聰明。一片心。我詩未成。君替吟。此生欲踐。買鄰約。此日猶難。息壤尋。君言吾約。終難踐。人事天心。異所願。有如王家。玉茗席。家梅買山。不成不相見。山中茶花。嫩玉。與君分袂時。祝我歸來。遲。我歸可憐。十分早。歸來觀此。難爲詞。難爲詞。况尋約。白日西傾。花亂落。買山縱成。良不樂。放聲問君。君定與。東山烏飛。飛滿。睡西山。秋老。雨如絲。君魂縹渺。歸何處。吹裂湖心。笛一枝。

秋夜聽俞秋圃彈琵琶賦詩書諸老輩贈詩册子尾

秋堂夜月。彎環碧。主人無慘。召羈客。幽掛淺酌。不能豪。無復年時。醉顏色。主人有恨。恨重重。不是諸賓。噓不工。羈客由來。藝英絕。當筵請。原作理此請字。出氣如虹。我疑慕生。來撥箭。又疑王郎。舞雙劍。皆當年。曲終却是。琵琶聲。一

代宮商淑生面。我有心靈動鬼神。却無福見乾隆春。座中亦復無知者。誰是乾隆全盛人。君言請讀乾隆詩。卅年逸事吾能知。江南花月嬌良夜。海內文章盛大師。弁山羅綺高無價。倉山樓閣明如晝。范閣碑書夜上天。江園簫鼓春迎駕。弁山謂畢尚書沅倉山謂袁大令枚范閣在揚州有德齋事任吾談笑狎諸侯。四海黃金不豪矣。詞人零落酒人貧。老抱哀絃過吾子。我從瑣碎搜文獻。絃師笛師數徵讎。鐵石心腸愧未能。感慨如麻卷中見。今宵感慨又因君。婁體詩成署後塵。詩子倫謂詩乞用婁東體攜向名場無姓氏。江南第一斷腸人。

退朝偶成

夕月隆宗下。朝霞景運升。天高容倖直。官簡易趨承。口鼓漸如炙。心輪莫是冰。屠龍吾已矣。羞把老蛟醫。

書魏槃仲扇

女兒公子各風華。想見皇都選壻家。二代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定公過絮園問槃仲近讀何書以詩經對定公即取素扇書此貽之時槃仲甫八齡道光辛丑八月也定公旋於八月十二日捐館此作蓋幾於絕章尤可珍貴已

卷十八 定盦詞選

無著詞選 加圈者皆
丁選也

菩薩蠻

文廊匝。屏風風曲。輕寒恻恻侵簾箔。秋思正沈吟。秋陰幾許深。無言垂
翠袖。粉蝶窺人瘦。蝶也不禁秋。涼花相對愁。

○夢芙蓉 次

背鏡歌鳳枕。見一珠以弄。水裙風鬢露華無力。飛下珊瑚影。又微芒不定。
月墜金波孤。小立空階。忽紅衣半卸。消受夜涼緊。脈脈鴛鴦眠正穩。
乍蓮房紛墜。驚初醒。香重煙輕。愁絕共幽映。五更魂魄冷。吟斷錦雲休訊。
捐佩疑寒。更凌波恐溼。塘外曉風陣。

卜算子 阿錫立
士安

拜起月初三。月比眉兒瘦。不遣紅鐙照畫廊。縹緲臨風袖。庭院似清湘。
人是湘靈否。誰寫長天秋。思圖。礙得闌干透。

○點絳脣

日落花梢。慳慳春勸何時省。紗窗又暝。黃月濛濛影。沒箇商量。除是和
愁等。羅衣冷。香階紅陣。燕子歸期定。

○虞美人

紗窗暝色低迷綠。猶未傳銀燭。春寒瑟瑟晚來添。玉釧微聞。應是換吳棉。
金鑪香篆惜惜墮。新月窺人坐。湘簾放下悄含顰。生怕梨花。和月射嗁痕。

洞仙歌

一梳春月。澹溶溶欲上。手抄詞作短鸞尾雲晴碧天掃。正文窗四扇。縹緲華空。晶
豔豔。玉女明燈一笑。幾番攜手處。曇誓天邊。寒綠深深帳紗悄。親手采
瓊芝。著玉盤中。添香水。養花還小。見說道。仙家夢都無。便夢也如煙。曉涼
欺覺。

醉太平

長吟短吟。思深怨深。天邊一曲瑤琴。是鸞心鳳心。香沈漏沈。魂尋夢尋。
玉階良夜惜惜。有花陰月陰。

清平樂

垂楊近遠。玉鞵行來緩。三里春風韋曲岸。目斷那人庭院。駐鞭獨自思
惟。撩人歷亂花飛。日暮春心悵悵。可能紉佩同歸。

太常行

一身雲影墮人間。休認彩鸞看。花葉寄應難。又何况春痕袖斑。似他身
世。似他心性。無恨到眉彎。月子下屏山。算窺見瑤池夢還。

○端正好

數年華閨中黯黯。記不起，誰思誰怨。金鑪香裊，晝沈沈，弁疊作，閒愁片。月明花滿天如願也。終有酒闌燈散，不如被冷更香銷。獨自去，思千遍。

霓裳中序第一

霓裳羽衣之曲
今不傳戲補之

當筵問古月，誰向其閒起宮闕。風馬雲車歷歷，見桂棹乍迎嬌。手抄本滿下多黃字如

雪，遙空聞說。說夜來天袂涼絕。驚鴻起，素衣二八，舞罷老蟾泣。飄忽，長

風吹急，竟作信天上人間了。手抄本隔仙聲一半記得。漢武秦皇，有路難覓。

聞元慶佳節，算合樂圖中應識。宋本有隔太真合樂圖尊前祝千秋萬歲，不須有離別。

長相思

仙參差，佩參差。數罷鸞期又鳳期。彩雲西北飛。簫一枝，笛一枝。吹得春

空月墮時。月中人未歸。

又

住西樓，語西樓。好夢如雲不自由。喚人錫倦眸。憶從頭，訴從頭。銀漢茫茫入夜流。人間無盡愁。

天仙子 自賦所藏葉小鸞扇詩稿

天仙子 自賦所藏葉小鸞扇詩稿

天仙偶厭住瓊樓。乞得人間一度游。被誰傳下小銀鈎。煙澹澹，月柔柔。伴

我熏香伴我修。

瑤華

龍雙成畫像

雲英嫁了。弄玉歸來。向翠樓瓊戶。虛無萬疊。試問取。金闕西廂何處。容華絕代。是王母前頭人數。看紫衣仙佩。非耶。漢殿夜涼歸去。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遇。霞宮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閒兒女聰明。倒寫成雙名字。

浪淘沙

寫夢

好夢最難留。吹過仙洲。尋思依樣到心頭。去也無蹤尋也慣。一桁紅樓。中有話綢繆。燈火簾鉤。是仙是幻是溫柔。獨自淒涼還自遣。自製雜愁。

如夢令

本是花宮么鳳。降作人間情種。不願住人間。分付藥鑪煙送。誰共誰共。三十六天秋夢。

○高陽臺

麝曲含香。吹笙聘月。華年心緒惜惜。十二重簾。重重閣住春陰。花魂蝶夢飛難度。倩何人。料理幽襟。問春人。知否園亭。嘯徧流鶯。生愁一點朝雲散。把青梅細數。紅豆閒吟。尚怯餘寒。爭教負了香衾。癡囊不放熏篝穩。墜猩紅。半幅吳綾。啓湘屏。多病心情。忘繫花鈴。

喝火令

欲賦仙模樣。空愁彩筆彫。藕絲衫子鬱金翹。立到水芝花上。羅幃未香消。端正當窗戶。停勻鞦韆步。搖斷無幽意上眉梢。只恐凝妝。只恐背人嬌。只

恐夢回香淚。揩上枕頭綰。

○木蘭花慢

問人天何事。最飄渺。最銷沈。算第一難言。斷無人覺。且自幽尋。香蘭一枝
恁瘦。問香蘭。何苦伴清吟。消受工愁滋味。天長地久。惜惜。蘭襟。一丸涼
月墮。似他心有夢。訴依依。香傳裊裊。眉鎖深深。故人碧空有約。待歸來。天
上理天琴。予夢中安詞一卷讀之一
入筆字曰此天琴譜也無奈游仙覺後。碧雲垂到而今。

○菩薩蠻

行雲欲度簾旌去。曉花恨草無重數。吟淡口脂痕。秋心自覺溫。秋懷珠
與玉。寫上羅箋薄。暮暮與朝朝。工愁要福銷。

○惜分釵

金鋪曉。寒幃早。嫩寒漠漠欺人覺。霧沈香。額微黃。報道寒梅也學晨妝。雙
雙。明一作拂水窗掩。重一作掩簾。香自炙紅絲。硯點銀鉤。記清愁。待把琴
心寄與西洲。休休。

○如夢令

紫黯紅愁無緒。日暮春歸甚處。春更不回頭。撇下一天濃絮。春住春住。驀
了人家庭宇。

○金明池

按拍填詞。拈簫譜字。白日銷磨無緒。春夢斷。拈天香草。試悵望美人何處。

中餘醒。才要醒時。卻又被、豔想迷漫遮住。早燕子、匆匆。楊花零亂。好煞年
光將去。料理相逢。今又誤。問除卻相思。怎生言語。箋闌恨、絲煩絮亂。製
密意、綠愁紅妒。甚天工作就慵時。有萬種、松惺。十分凝佇。便拌不懷人。從
今決絕。如此情、掠消否。

一剪梅

一丸微月破黃昏。卷定簾痕。劃定鑪痕。春歸誰與試溫存。春瘦三分。人瘦
三分。柳花桃葉鎖紛紛。掩了重門。閣了芳樽。安排招恨倚羅屏。紅字消
魂。香字招魂。

○青玉案

韶光不怨。匆匆去。祇招恨、年華誤。目斷游絲情一縷。斷橋流水。夕陽飛絮。
可是春歸路。樓頭盡日還凝佇。欲訴閒愁向誰訴。蕙緒花飛天又暮。醒
時如醉。醉時如夢。夢也何曾作。定公詞多受放此獨
婉約真不減宋人語

鶯啼序用宋人韻

殘香半銷。金獸啓朱簾。瑣戶。悄凝盼。十里蘅皋。多少心期傷暮。夢回後、半
雲凭闌。春煙閣斷天涯樹。仗鶯魂、有力喚起。一天濃絮。昨日閒愁。今朝
暗恨。似濛雲惹霧。拈彩筆、親製紅詞。有人憐賞心素。正沈沈、春深似海。低
徊煞、年華金縷。作人間、病鳳啼鶯。原輸鷓鴣。賺脂含怨。錦瑟生愁。悵春
似逆旅。枉二十、四番寒暖。次第催完。變了漫空。撲人花雨。釵寒佩瘦。紅欵

絳病。惺惺胡蝶誰家宿。况連天、香草崇蘭。渡。予懷渺渺。靈修尙隔中央。只恐棄我如土。凌波靨頰。繡綫裙鬆。換吳棉白苧。爲一種、心情無奈。斷送韶顏。顛顛而今。勸君休舞。渾都不管。愁懷怨汝。靈犀一寸分明見。更何須弄入瑤琴柱。紗窗日落無人。獨倚黃昏。有誰省否。

○菩薩蠻

吳棉一幅單鴛被。沈沈和霧和香睡。花氣溼銀屏。紅窗斜月明。玉闌干畔路。曉夢無尋處。夢醒轉沈吟。花寒恐不禁。

○臨江仙

一角紅窗低散月。矮屏山疊羅紋。梨花情性怕黃昏。淚潸銀蠟淺。心比玉爐溫。底事羅鬟愁不醒。冬冬刺箭宵分。起來親手放簾痕。春空涼似水。西北有嬌雲。

○又

酒渴思茶交午夜。沈煙閒撥釵梁。小梅花盒教添香。填詞渾已懶。何況脫衣裳。才把夢兒牢捉住。無端又著思量。十分情願是回腸。欲拋拋不得。欵枕數鴛鴦。

沈溪沙

香霧無情作薄寒。銀鑿吹處氣如蘭。凭肩人愛夜闌珊。花語綠窗涼月聽。雲欵文枕畫鸞看。釧聲微戛夢兒難。

又

鳳脰銚青香篆寒。尋思脈脈未成眠。欹鬟沈坐溜犀釧。一檠梅花紅似酒。半庭春月暖於煙。紅闌干外夜闌珊。

夢行雲

曉幃怯春冷。重簾下。眠未醒。休翻翠被。恐教人驚省。一枝豔豔文窗外。梨花涼弄影。唾華襟上。嘒紅枕上。悲歡事。留淺印。嬌柔無語。倩人探心性。十分打疊情懷起。怕花愁月病。

○洞仙歌

輕寒漠漠。又杏花天氣。卸了吳棉薄紈膩。把花魂細縮。月夢低敲。聞鶯得。十疊新詞堪記。番番圓豔約。春事迷人絮影風光太消碎。小病不勝春。嫩想濃愁。拚略受。情多風味。又銀燭。傳來勸箋愁。看比玉能紅。比簫能脆。

導引曲

無情緒。無情緒。寂寞掩重門。銀蠟心多才有淚。寶香字斷更無痕。梨花

孝據

拱原本案下實是月字（吳昌綬記）浸黃昏。

又

空相憶。空相憶。庭院四更天。招悵綠梅花下路。半襟斜月不知寒。鳳屣過闌干。

○玉聯環影

隴月魂傍花陰立。紅淚留痕。一片花枝溼。袖兒寒。佩兒寒。依舊五手抄本更作三風急夢吹殘。

南歌子

香霧漫空溼。珠簾空地橫。雲圍月擁見卿卿。受盡輕憐痛惜。不分明。紅
淚灑前恨。心香零舊規。遙華密帳紫三生。招恨五更風急。斷魂驚。

○桂殿秋六月九日及夢至一區學廊木秀水殿荷香風煙鬱深金碧燈籠時也方夜月光吞吐在

此詩

明月外。浮紅。天風已度五更鐘。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

憶瑤姬

嗔鶴吟鸞。悄千門萬戶。夜靜塵寰。玉京宮殿杳。悵九霄仙佩。不下雲翰。今
生小。請知自何年。消盡煉瓊顏。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定萬古、
長對晶盤。斂莊嚴寶相。獨坐輝媛。幽懷知有恨。恨玉笙吹徹。徹骨難眠。雙
成問訊。青女凭肩。瑤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離愁到世間。

夢玉人引

一箭吹瓊闌。月暖錦雲飛。十丈銀河。挽來注向靈扉。月殿霞窗。動春空。仙
籟參差。報道雙成。乍窵了羅幃。陡然聞得青鳳下。西池。奏記簾前。佩環
聽處依稀。不是人間話。何緣世上知。夢回處。摘春星滿把。纍纍。

意難忘

涼月珊珊。伴蘭心玉性。試語還難。秋花分小影。秀句寫冰紈。眉意淺。佩聲殘。有珍重千般。略逗伊。隱花裙上。竹葉斑斑。知音何苦輕瞞。者溫存隱秀。慧思華年。明明通爾汝。送送數悲歡。攜手際。試響聞。是意暖神寒。玉漏沈。芙蓉睡也。重靠闌干。

醜奴兒令

鶯箋偷寫伊名字。琴語依稀。箏語依稀。花影無媒忽進幃。蘭因絮果從頭問。吟也。憺迷。招也。憺迷。夢向樓心。鏡火歸。

鳳棲梧

誰邊庭院誰邊宅。往事誰邊。空際層層疊。坐暖一方屏底月。背人蠟影幢幢滅。萬種溫磨何用覓。枕上逃禪。遣卻心頭憶。禪戰愁心無氣力。自家料理回腸直。

右無著詞一卷始名紅禪詞凡九十二闕壬午春選錄四十五首癸未夏付刊

江陰夏閨枝婦丈云無著詞一篇皆實事也其事深

秘不可言者歷記

懷人館詞選

臺城路 送姚怡雲之江南

平生未信江南好。輸君者番歸去。明月揚州。古來英麗。端合仙人住。俊

遊自許。有載酒詞場。吹簫仙侶。豔想穠愁。一齊翻入四紅氈。西風吟緒正苦。魂牽情冷。柳離恨千縷。瘦硯敲霜。古箋曉月。眞箇銷凝無主。相思怨汝。教獨自凭樓。冷吟誰語。一搦夫容。送君腸斷句。

○鵲橋仙

同袁蘭村汪宜伯小憩僧寺宜伯製金縷曲見有望南天倚門人老致云披難之句余憐其心之多感而又喜其詞之正也倚此慰之

飄零也定。清狂也定。莫是前生計左。才人老去。別逃禪。問剗剗。慈恩眞箇吟詩也要從軍也要。何處宗風香火。少年三五等閒看。算誰更。驚心似我。

○浪淘沙

有

別夢醒天。滄海年華。懷人無奈碧雲遮。我自低迷思錦瑟。誰怨琵琶。小字記休差。年紀些些。蘇州花月是兒家。紫杜紅蘭閒招徧。何處蘋花。

水調歌頭

寄徐二翁
尊大梁

去日一以駛。來日故應難。故人天末不見。使我思華年。結客五陵英少。脫手黃金一笑。霹靂應弓弦。意氣渺非昔。行役亦云艱。湖海事。感塵夢。變朱顏。空留一劍知己。夜夜鐵花寒。更說風流小宋。淒絕白楊荒草。誰哭墓門田。遊侶半生死。想見涕潺湲。謂嚴江宋先生

又

辛未六月二日風雨竟晝檢視敗篋中嚴江宋先生遺墨滿眼淒然賦此解

風雨颯然至。竟日作清寒。我思芳草不見。忽忽感華年。憶昔追隨日久。鎮把心魂相守。燈火四更天。高唱夜烏起。當作古人看。一枝榻。一鑪茗。宛

當前幾聲草草休送萬古途茫然仙字蟬饑不食故紙蠅鑽不出陳蹟太
辛酸一掬大招淚灑向暮雲間。

點絳脣十月二日
馬上作

一帽紅塵行來韋杜人家北滿城風色漠漠樓臺隔。目送飛鴻影入長

天滅關山絕亂雲千疊江北江南雪。

瑤臺第一層某待衛出所撰王孫傳見示愛其頗有漢晉人小說
風味予為之引風填一詞括之戲信碑家之言

無分司生偏共死天長恨較長風及不到月明難曉。疊誓天旁偶然淪謫

處感俊語小玉聰狂人問世便居然願作長命鴛鴦。幽香蘭言半枕歡

期抵過八千場今生已矣玉釵鬢卸翠劍肌涼賴紅巾入夢夢裏說別有

仙鄉渺何方向瓊樓翠宇萬古攜將。某待衛原序某王孫者家城中珠璣玉矩不苟言笑某
氏亦貴家也解詞翰以中表相見相慕重杏兒者婢也

語其主曰王孫所謂都爾風古河思哈發都爾發風古言骨格異也阿馬哈發都言聰明絕特也再三云
女不應王孫漢反難共發之來吾拒不與兩家兒女皆病一夜天大雪杏私召王孫王孫衣雪風裘至杏曰
寒矣為脫裘覆之衣懷中而出女方驚驚中禮防不從王孫曰來省病耳亦以禮自固也杏何謂絮絮達
日暮日杏送之出王孫曰願縮巾縮女袖中女不知袖中是杏能相見旬餘夢見女執巾問曰此君物也曰
然語而女計至知杏兒取巾以佐餘矣王孫時鬱鬱以卒杏自諡此
嘉慶丙寅丁未間事越辛未予序之如此又乞浙龔君填詞以傳之

行香子道中書懷
與汪宜伯

跨上征鞍紅豆拋殘有何人來問春寒昨宵夢裏猶在長安在鳳城西垂

楊畔落花間紅樓隔霧珠簾卷月負歡場詞筆闌珊別來幾日且勸加

餐恐萬言書千金劍一身難。初相見蒙填詞見語有真
言奏賦千金結客二語

附送龔璣人出都調水龍吟

汪 璣宜伯

長安舊雨都非。新歡奈又搖鞭去。城隅一角。明箋一束。幾番小聚。說劍情豪。評花思倦。前塵夢絮。縱聞愁鬥蠅。羈魂幻。蜨尋不到。江南路。從此齋鐘銜鼓。料難忘。分襟情緒。瓜期漸近。萍蹤漸遠。合弁何處。易水盟蘭。豐臺贈芍。離懷觸忤。任紅蕉題就。翠筠書徧。錢詞人句。

醉太平 道中作

繫停纜。停雲行樹行。東風昨夜吹魂。過青山萬痕。春濃夢沈。愁多酒醒。一天飛絮。暗消。幾離懷碎生。

○唐多令 道中

二十五長亭。垂楊照眼青。付春風。短夢零星。斜倚離鞍無氣力。渾不似。俊游人。春意太惹生。春愁喚不醒。負華年。誰更憐卿。惟有填詞情思好。無念也。此花身。

浪淘沙 舟中夜起

幽夢四更醒。欸乃聲停。吳天月落半江陰。鷺地橫吹三孔笛。聘取湘靈。螺髻鎖娉婷。煙霧青青。看他潮長又潮平。香草美人吟未了。防有蛟聽。

菩薩蠻 效著

嬌鬢堆枕釵橫。鳳 馬延巳 青春酒壓楊花夢。 戎 翠被夜徒熏。 伯 嬌郎癡若雲。 李商 波痕空映被。 李商 豔淨如籠月。 元 明月上春期。 無名氏 輕紅擘荔枝。 杜

蜨戀花

酒壓春愁春捲絮。燕子歸來。苦說年華誤。半晌懷人搔首處。落梅風急聞庭暮。辛苦癡懷何用訴。曲曲香痕。曲到無憑據。安頓惜花心事處。謝他昨夜風和雨。

水龍吟 題家嶺山停琴聽簫圖

紅樓一角沈沈。那廂鏡火秋孃院。露寒花重。歌多指澀。酒醒人遠。鶯聽離鶯。旋來泣鳳。累人猜偏。有相思兩字。呼之欲出。秋意裂。冰紋斷。兩下衷情低按。者沈吟。償他淒怨。分明不是。山重水疊。幾痕紗幔。六曲春星。二分明月。可憐齊轉。把芳心整起。前衾倚枕。尙能尋見。

高陽臺 題以漱玉

南國傷謔。西洲怨別。淚痕淹透重衾。一笛飛來。關山何處秋聲。秋花繞帳。蒼鶻臥。醒來時。芳訊微聞。費猜尋。乍道蘭奴。氣息氤氳。多愁公子新來瘦。也何會狂醉。絕不聞吟。璧月三圓。江南消息沈沈。魂消心死。都無法。有。何人。來慰登臨。勸西風。將就些些。莫便秋深。

鵲踏枝 過人家

漠漠春蕪蕪。不住。藤刺牽衣。礙卻行人路。偏是無情偏解舞。濛濛撲面皆飛絮。繡院深秋。誰是主。一朶孤花。牆角明如許。莫怨無。人來折取。花開不合陽春暮。

鵲樓仙 種紅梅一株於竹下賦此

文窗一碧。蕭蕭相倚。靜裊茶煙一炷。籜龍昨夜叫秋空。似怨道、天寒如許。
安排疏密。商量肥瘦。自、鬪苔痕辛苦。從今翠袖不孤清。特著箇、紅妝伴
汝。

金縷曲 沈虹橋唐文
小像題詞

老矣東陽沈。算云、左、徵歌說劍。十分疏俊。大華秋高。鬱雲上、百首淋漓詩
興。有多少、唐愁漢恨。忽地須彌藏芥裏。取一痕、瘦石摩挲認。顛豈敢、癖差
近。沈從陳詞極工。性好石。瓶圖中列大瓶九小瓶。十有三。衣其坐。非復蓮馬華山時。豈能安。伊余頑質。君休問。笑年來、光芒萬丈。
被他磨盡。斲斲平原佳公子。駿馬名姝投贈。只東抹、西塗覆肯。兩載雲萍
交誼在。更十行、斜墨恩恩印。他日展、寄芳訊。

摸魚兒 乙亥六月留
別新安作

者溟濛、江雲嶽雨。是誰招我來住。空桑三宿。猶生戀、何况三年吟緒。來又
去。可題徧、蓮花六六峯頭路。幽懷更苦。問宮閣梅花。誰家公子。來詠斷魂
句。郡齋梅花三十
樹皆余手植眠餐好。多謝瀕行囑咐。吾家有妹工賦。相思咫尺江關耳。
切莫悲歡自訴。君信否。只我已、年來習氣消花絮。詞章不作。去倘絕業成
時。年華尙早。聽我壯哉語。予有妹
妓新安

賣花聲 舟過白
門有記

帆飽秣陵煙。回首依然。紅牆西去小長干。好箇當鑪人十五。春滿鑪邊。
如此六朝山。消此鷓鴣。雨花雲葉太闌珊。百里江聲流夢去。重到何年。

百字令 蘇州晤歸夫人佩珊索題其集

揚帆十日。正天風吹綠江南萬樹。遙望靈巖山下氣。識有仙才人住。一代

詞清。十年心折。閨閣無前古。蘭霏玉映。風神消我塵土。人生才命相妨。

男兒女士。歷歷俱堪數。眼底雲萍纒合處。又道傷心羈旅。夫人頃年客蘇州頗抱身世之感南

國評花。西洲弔舊。東海趨庭去。予小時生段氏枝蘭將之海上省侍故及之紅妝白也。逢人誇說親覩。

夫人適李有女青蓮之目。按李名學瓊字復軒見文集上卷章珏

附 答龔璣人公子卽和原韻

歸愁儀佩珊

萍蹤巧合。感知音得。見風前瓊樹。爲語青青江上柳。好把蘭橈留住。奇

氣擎雲。清譚滾雪。懷抱空今古。緣深文字。青霞不隔泥土。更羨國士

無雙。名姝絕世。謂若雲夫人仙侶劉樊數。一面三生真有幸。不枉頻年羈旅。繡

幕論心。玉臺問字。料理吾鄉去。海東雲起。十光五色爭覩。時龔甫備兵海上公子以省觀

中

摸魚兒 鈕布衣話東西雨湖制庭之游並出示山中探梅卷子因題

數東南。千巖萬壑。若家第一奇秀。雪消縹緲峯巒下。閒鎖春寒十畝。春乍

漏。有樵笛。來時報道。燕支透。花肥雪瘦。向寂寂空青。潺潺古碧。鐵榦夜龍

吼。幽人喜。扶杖欣然而走。酒神今日完否。山妻妝罷渾無事。供佛瓶中

空久。枝在手。好贈一。蘆簾紙閣歸來守。寒圖寫就。看畫藁奴偷。詞腔

牌倚。清夢不儂愁。

○減蘭

偶險叢紙中得花瓣一包紙背細書辛幼安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闋乃是京師懶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戲為也依然得句

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里。風痕雨點。爛斑裏。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長相思

海棠絲。揚柳絲。小別風絲雨也絲。春愁亂幾絲。早寒時。暮寒時。江上春

潮平岸時。謝庭書到時。

滿江紅 代家大人誦蘇州

草白 手抄本 雲黃 雲黃 獨立蕊。塞山青。陸。誰能取。書生骨相。健兒身手。地扶藜。與

犄角壯。時清。驚斥。角烽火。役征人。笛裏吹春。翅。歌楊柳。飛鷗去。泥蹤舊。

奇文在。佳兒守。問摩挲。三五。龍泉存否。 手抄本 我亦高秋。三屨蹕。穹廬落日。

鞭絲驟。對西風。挂起北征圖。沾雙袖。 蘇已遊世七年哲嗣索題

臺城路 女郎有字琴生者酒座中有揮袖不得志之色賦此寵之

城西一角臨官柳。陰陰畫樓低護。冷葉倡條。年年慣見。露裏風中無數。誰

家怨女。有一種工愁。天然眉嫵。紅燭歡場。惺忪斂袖。鎮無語。相逢縱教

遲暮。者春潮別館。牢記迎汝。我亦頻年。彈琴說劍。憔悴江東風雨。煩卿低

訴。怕女伴回眸。曉人心緒。歸去。嗟痕。夜鏡。瞧見否。

百字令 投袁大琴南。按。定公幼時從宋魯珍學在塾中與袁琴南友善因填此詞以記爾時情景

深情似海。問相逢初度。是何年紀。依約而今。還記取。不是前生夙世。放學

花前題詩石上。春水園亭裏。逢君一笑。人間無此歡喜。乃十二歲時情事無奈蒼狗看雲。紅羊數劫。惘惘休提起。客氣漸多。真氣少。汨沒心靈何已。千古聲名。百年擔負。事事違初意。心頭閣住。兒時那種情味。

金縷曲贈李生

海上雲萍遇。笑頻年、開樽說劍。登樓選賦。十萬狂花如夢寐。夢裏花還如霧。問醒眼、看時何許。儂已獨醒。醒不慣。悔黃金、何不教歌舞。明月外。思清苦。奇才未必天俱妬。只言家、道眉長爪。偶然仙去。花月湖山。驕冶甚。一種三生誰付。只片語、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須趁早。鬢星星、漸近中年路。容傍我、佛錢住。

虞美人陸丈秀農村絕人事修其城東之一粟廬暇日以線繪梅花數額索書因題詞其上

江湖聽雨歸來客。手翦吳淞碧。笛聲叫起倦魂時。飛過濛濛香雪。一千枝。少年多少熏蘭麝。金鳳釵梁挂。年來我但寫蓮經。要件荒庵一粟。夜鐙青。

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懷有賦時予別杭州蓋十年矣

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曾是東華生小客。回首蒼茫無際。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鄉親蘇小。定應笑我非計。才見一抹斜陽。半隄香草。頓惹清愁起。羅幃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兩般春夢。楊聲盪入雲水。是詞出飲供子駿題詞序曰龔子羸人近詞有曰怨去吹簫狂來說劍二語是難餘

得未會有也。爰填金縷曲贈之。其佳句云：結客從軍雙絕技，不在古人之下。更生小會，騎飛馬如此。燕那輕俠子，豈吳頭楚尾行吟者。其下半闕佳句云：一棹蘭舟，起細雨。中有詞腔，姚冶忽頓，控淋瀝。如話俠骨，幽情儻與劍問。蕭心劍態，誰能畫且付與山靈。詫餘不錄。
越
十年吳山人文徵為作蕭心劍態圖，奉連記。

金縷曲

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鸞飄鳳泊，情懷何似。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來鴻雁杳，莽關山、一派秋聲裏。催客去。去如水。華年心緒從頭理。也何聊、看潮走馬，廣陵吳市。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來歲長安春事早，勸杏花、斷莫相思死。木葉怨，罷論起。
店學上有一篇南飛四字，疑滿江紅詞句，或如

湘月

甲戌春念舟西湖賦此

湖雲如夢，記前年此地，垂楊繫馬。一抹春山螺子黛，對我輕鬢姚冶。蘇小魂香，錢王氣短，俊筆連朝寫。窈窕如此，幾人名姓傳者。平生沈俊如儂，前賢倘作，有臂和誰把。問取山靈，渾不語。且自徘徊其下。幽草黏天，綠陰送客。冉冉將初夏。流光容易，暫時著意瀟灑。

右懷人館詞一卷原集凡九十對辛巳春日撰錄三十二首癸未六月付刊

鷓鴣天

詞於湖山舊雨新暉

雙槳鷓鴣波，又一時。大堤秋柳夢中垂。關心我亦重來客，牢落黃金揖市兒。長鈇怨，破簫詞。兩般合就鬢邊絲。兔豪留住傷心影，輸與杭州老畫師。

圖為錢叔美作

影事詞選

影事詞一卷原集十九首辛巳春選錄六首癸未六月付刊

陪香

姑蘇小泊作也紅燭尋春烏篷暮雨一時情事是相見之始末

一帆冷雨。有吳宮秋柳。留客小住。留裏逢人。仙樓風神畫中語。我是瑤華公子。從未識。露花風絮。但深情一往如潮。愁絕不能賦。花霧障眉嫵。更明。燭畫橋。催打官鼓。瑣窗朱戶。一夜烏蓬夢飛去。何日量珠願了。月底共商量簫譜。持半臂。親來也。忍寒對汝。

摸魚兒

二月八日重見於紅茶花下擬之明月入手彩雲滿懷

笑銀釭。一花宵綻。當筵卽事如許。我儂生小幽弁住。悔不十年吳語。憑聽取。未要量珠。雙角山頭路。生來蓬戶。只阿母熬憐。年華嬌長。寒暖仗郎護。箏和笛。十載教他原誤。人生百事辛苦。五侯門第非儂宅。賸可五湖同去。卿信否。便千萬商量。千萬依分付。花間好住。倘燕燕歸來。紅簾雙捲。認我寫詩處。

○浪淘沙

願書

雲外起朱樓。縹緲清幽。笛聲叫破五湖秋。整我圖書三萬軸。同上蘭舟。鏡檻與香篝。雅愴溫柔。替儂好好上簾鉤。湖水湖風涼不管。看汝梳頭。

洞仙歌

雲嶺鸞巢錄別

闌干斜倚。碧琉璃椽輕花綴。慘綠模糊。瑟瑟涼痕欲暈初。秋期此度。秋
星澹到無尋處。宿露休搓。恐是天孫別淚多。右詠
牽牛

露華

一痕輕輒。愛盡日沈沈。禪榻香滿。別樣龍鬚。小擘露華猶法。斜排玉柱停
勻。握處兜羅難辨。幽佳地。龍涎罷燒。銀葉微暖。空空妙手親按。是金粟
如來。好相會現。祇樹天花。一種莊嚴誰見。想因特地拈花。悟出真如不染。
維摩室。茶甌經卷。且伴。右詠
佛手

湘月

宋管子留宿均魚村二
日歸後代東兼乞梅花

句留幾日。把六朝俊語。取次聽熟。只說西洲清怨極。誰分者般穠福。北海
琴尊。東山絃管。小部冷冷曲。昨宵夢裏。畫屏猶自銀燭。別後小有清吟。
都無狂醉。冷煞潤官閣。看取蕭蕭鷺尾影。翠袖天寒同宿。鐵笛吹殘。瑤箋
譜贖。料得憐幽獨。一枝贈我。安排早有金屋。

浣溪紗

據孝琪手抄本浣溪紗
一闕實在小奢庵卷中

春倦如雲不自持。起書花葉畏人知。斜陽倭妥繡簾垂。鳳約空僮難解
恨。鶯期懶惱莫填詞。淚痕紅上海棠枝。一作紅亂
海棠紅

以上五闕皆從已刪棄復錄出本在樓人館卷
中今亦不復補入後錄於近詞之端憑人自識

卜算子

江上有高樓。可似湖樓迥。樓外文波曲曲通。不駐驚鴻影。蘋葉弄斜暉。

蘭蕊彫明鏡。翦盡秋花漠漠寒。人臥江南病。

洞仙歌

平生有恨。自酸酸楚楚。十五年來夢中緒。是紗衣天氣。簾捲斜陽。相見了。有陣疏疏微雨。臨風鍼線淨。愛惜餘明。抹麗鬢低倚當戶。庭果熟枇杷。親難糖霜。耐受歡。甘煞心肝。索歸去。依儂夢兒尋。怕不似兒時。那般庭宇。

附同時所作

宜興儲徵甲紀堂

梅天過了。尙蕭蕭殘雨。倚與羈人作酸楚。憶秋陰聽漏。春國寒餘。都不似。此度凄涼情緒。瑤臺應不遠。天外朱樓也。爲了冬鐸鈴語。欲枕度寒宵。入曉行雲。可遞到。鄉關煙樹。梧潤逼。衣篝未成熏。欲寄與。都梁。斷鴻無據。

吾方懷人以近作詞甚覺見示童子正成此解異趣同曲環人以壽齒曼詞一吟遂取歸對其詞尾曰也吾兩人之論交各在銅陽盪氣時矣紀堂自識

高陽臺

宮燭凄煙。庭梅妬月。揚州會記元宵。幾度相逢。雲萍依舊飄蕭。謝懷風格清寒甚。捧紅絲、勸寫無悽。儘孤他。明月樓臺。夜夜吹簫。明知相約非相誤。奈鶯期不定。鶯鏡終拋。萬一重逢。墨痕留認。鮫綃青衫不漬清樽影。只模糊。紅淚難銷。且禁他。今夜江風。明夜江潮。

是詞出有以金縷曲見答者其下闕云相逢縱晚年華未者揚州鶴生潮落年年春

水不信琵琶絃上語喚仗春魂不起誰識前塵影事刪却臨歧珍重語怕尋常問息勞公子詞料在且休矣前半不錄

○南浦

端陽前一日伯恬填詞題驛壁上凄魂曼絕余亦繼聲

羌笛落花天。辦香艷。兩兩愁人歸去。連夜夢魂飛。飛不到。天塹東頭煙樹。空郵古戍。一鐙敗壁。然詩句。不信黃塵消不盡。滴粉搓脂情緒。登車切莫回頭。怕回頭。還見高城尺五。城裏正端陽。香車過。多少青紅兒女。吟情太苦。歸來未算年華誤。一劍還君君莫問。換了江關詞賦。

齊天樂

同年生馮晉魚海南人會兩夢至江南之舟止自言兩度神遊豪髮不異出夢遊身山第五圖乞歸于幼信轉輪長窺大乘執鬼中凱巫陽知其為元美後身矣填此闋奉報蹈繪語戒雖未知如何如要

不免痴轉文字海也

東塗西抹尋常有。情靈可憐如許。兜率天中。修羅海上。各是才人無數。魂兮記取。那半壁青山。我傭曾住。花月濛濛。魂來魂往。定相遇。多君今世相訪。東南三百載。屈指吟侶。花葉書成。雲萍影合。溝水無情流去。賓朋詞賦。好換了青鏡。戒鐘悲鼓。緜編華嚴。懺卿文字。苦。華嚴經抄云夢。有六種境界。

綺寮怨

江鏡君近詞有云細懸煎春枯蠹夢都付落。暮哀吟讀之潛然區填此解用宋人史邦卿韻。

一榻茶煙午寂。落花天易陰。何人向。花外吹簫。惹清夢。飛出幽林。江東倦遊。今勸。被怨曲。撥起情怎禁。種閒愁。容易生苗。怕紅豆。綠蕪春又深。人去休操斷琴。他生何許。此生有約難尋。煙鎖登臨。門巷晝沈沈。天涯美人憔悴。雲水外。定傷心。傷心怕吟。要消遣。除聽千偈音。

長相思

同年生馮晉魚少具慧根而不信經典與予異也嘗有買宅洞庭攜餐吹笛終焉之志與山水絕妙晉魚購之歸乃莫釐石公圖也相對欲歌予作此二詞附册尾旣為禱祀之詞又以見山川清福亦須從修習而來殆不可妄得也借以勸之

山溶溶。水溶溶。如夢如煙一萬重。誰期覺後逢。恨應同。誓應同。同禮心

經同聽鐘。懺愁休更慵。

畫樓高。畫船搖。老領琵琶儂領簫。雙鬟互見招。

茗能燒。藥能燒。別有今生

生清課鏡。它生要福銷。

清平樂 以北平石渠數種拓寄 詞調與文皆以小詞

黃塵撲面寒了盟鷓鴣。問我名場誰數見。冷抱寒陵一片。

別來容易經

秋吳天清夢悠悠。夢到一灣漁火。西山香雪歸舟。

詞話已正月 採梅之遊

卜算子

會在山閣下。曾見紗縈傍。花影濛濛細步回。月底簾鉤上。重到出關下。

記起人模樣。萬劫千生再見難。小影心頭葬。

醜奴兒令

沈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淚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春來沒箇關

心夢。自憐飄零。不信飄零。請看牀頭金字經。

摸魚兒 詞調與文皆採詞并 卷子時壬午閏春也

又漫天。飛花飛絮。一番春事無據。朝朝送客長亭岸。身似蘆溝柳樹。歸計

阻。但打疊吟魂。飛過黃河去。輸君容與者。雙鬢吹笙。雙聲問字。雙槳夜呼

渡。它生約。亦在五湖煙雨。笛牀歌板何處。才人病後風情死。負了莫釐

龍女。還肯否。重整頓清狂也。未年華暮。幽懷漫訴。要綸茗煩他。驪匙待我。

商略買山句。

清平樂 題胡魚門山居卷子

東南詞賦。屈指尊前數。雨打風吹潮捲去。依舊能狂只汝。叩君畫裏禪關。憶儂夢裏煙鬟。何日兩枝玉笛。雙雙吹入春山。

百字令 蔣伯生得顧橫波夫人小像斷予曰君家物也為填一詞

龍華打換。問何人料理。斷金零粉。五萬春花如夢過。難遣此些春恨。京師某家刺樓

有盛帖一聯曰大千秋色在眉頭香隔翠曉味香重遊禮部帳彈春宵。枕欹紅玉。中有滄桑

影。定山堂畔。白頭可照明鏡。記得腸斷江南。花飛兩岸。老去才還盡。何

不絳雲樓下去。同禮空王鏡。花飛兩岸。素行人於似從存人一時論。青史開看。紅

妝淺拜。回護吾宗肯。漳江一傳。心頭驀地來。少。吳德黃石齋先生在秦淮之華曲終及之

齊天樂 重晤東于遊於都門酒中出高樓風雨卷子乞詞見面殊不易易故多為私心爾稅之詞且堅它年都約非如詞中甚寒本相友

相逢怕覓閑文字。替卿療可春病。難道才人。風風雨雨。埋卻今生幽恨。維

摩消損。有如願。天花泥人出定。一椽中年。萬千心緒待重整。天涯此樓

休問。一番枯寂後。須畫金粉。紅燭填詞。青綾擁被。春雨勸伊同聽。參禪也

肯笑有限狂名。蠟來易盡。兩幅青山。兩家吟料。并。子亦有莫釐仙夢卷子乞題

右近作小齋摩詞一卷本三十三闕刪存十五首補入舊作合為二十首癸未六月付刊 同治甲子七月十六日悲

庚子雅詞 定公詞不甚協律然有俊語可補才人固無不可也附(注)選者加圈

畢校

○好事近 八月初十日即事

蘭漿昨同游。今日下樓無力。瞋我凌晨來早。道不會將息。歡容慘黛雲時并。此景最難得。別有神方持贈。為清明寒食。末句乃謎語也

生查子 又即事一首

關了綠窗紗。鬆了湘裙衩。言病復言愁。絮絮雲屏下。我已厭言愁。不理傷心話。翻願得嬌嗔。故惹鶯喉罵。

鬲溪梅令 荆陵春

矮杜花。壓石玲瓏。似巫峯。花底繫花外。月如弓。入懷同不同。鬱金裙褶晚。奈愁倦。伴誰。暮風。莫把燕脂先染。玉筵紅。製愁詞。思慵。

鬪奴兒令 將次并寄別墅別席

赤欄橋外垂楊柳。似我秋心。一陣秋陰。撼撼蕭蕭秋便深。佛前容我攤經坐。細剔龜鏡。多謝詩僧。明夜拏舟又荆陵。

人月圓

綠珠不愛珊瑚樹。情願故侯家。青門何有。幾堆竹素。二頃梅花。急須料理。成都貰酒。陽羨栽茶。甘心費盡。三生慧業。萬古才華。

天仙子

古來情語愛迷離。惱煞王昌十五詞。楚天雲雨到今疑。鋪玉版。捧紅絲。刪盡劉郎本事詩。

江城子 自題羽陵春晚畫冊
改鬲谿梅令之作

假山修竹隱蒙茸。忒玲瓏。似巫峯。竹外樓臺，薄暝一重重。爲數春星貪久立。蒼蘚上，印鞦韆。留仙裙褶晚來鬆。落花風。去怱怱。先把臙脂，染得玉笙紅。此夜酒邊詞筆健。銀燭燄。吐如虹。

阮郎歸 伯某校書
送某書記

碧桃花底醉春游。橫波先自秋。明朝何況送蘭舟。情多易注眸。絳扇小。紵衣修。關山寸寸愁。今番嫩約怕沈浮。申江不許流。

臺城路 賦秣陵風物在湖北維新之其重焉不知何代物也。王鈞正爲序似
開方伯早起視之則數番置武。二十一年九月。龔定盒公此詞似尚未知。其詞未

山陬法物千年在。牧兒叩之聲死。誰信當年。棧槌一發。吼徹山河大地。幽光靈氣。肯伺候梳妝。景陽宮裏。怕問興亡。何如移向草閣置。漫漫葑葑盡。今古便。漢家長樂。難寄身世。也稱人間。帝王宮殿。也稱斜陽蕭寺。鯨魚銜矣。竟一臥東。雨。萬牛難起。笑煞銅仙。淚痕辭灞水。

鵲橋仙 秦淮
在詞

昨朝相見。渾如不見。鸚鵡催妝無力。香消茶熟等多時。才手抄本鏡檻迴手抄。本作廊一瞥。今朝不見。勝如重見。庭院暮寒時節。城闌鐙火促歸舟。露

簾裏慘紅裙褶。

鬲谿梅令 景

林檎葉葉拂僧窗。閃青缸。墨菊如煙。淡與影兒雙。吠星何處。龍。夢中詞

筆小琤琮。寄吳牋。欲翦芙蓉。生恐負蘭芷。不會輕涉江。

好事近 行篋中有小像 一幅以詠為諫

三界最消魂。只有辯才天女。半世從無一句。是平常言語。儼然生小在侯家。天意轉孤負。作了檻花籠鶴。怎笑狂如許。

臺城路 同人皆謂知余近事有以詞來贖者且促歸期良友多情增我迴腸溢氣耳

吳棉已把桃笙換。流光最驚羈旅。蠟展尋山。黃泥封酒。小有逢迎今雨。懷沙輟賦。夢不到南州。鄧林夸父。且逐寒潮。金闈一角錢秋去。覺來誰與相遇。有卷中姚合。囊上孫楚。坐我歸舟。驚鷺膝緊。莫戀閒鷗野鷺。青谿猶鼓。道來歲重尋。須攜節棍。定公上清真人傳書後曰結髮女士阿曾何附記是筆在二字當損此 多謝詞仙。低回吟冶句。

應天長 移寓城北之四感溪山幽絕人跡罕至陡起倚高臨賦此

山僧許我移茶竈。不用當關仙鶴報。松杉杪。鐘魚杳。天際真人相揖笑。夢回會似到。記得卷中秋曉。難說字成溪山秋曉圖意境彷彿似之 我吐長虹一嘯。吳天落月小。

點絳脣 補記四月之遊

典卻珠釵。高樓特啓櫻桃宴。江風吹棟。恰喜鱗魚薦。不許偎紅。只許深盃勸。窗三面。推開一扇。故使雛鬟見。

好事近 補記仲夏懷事

名雋出天然。字近曹娥碑格。何以報他紈扇。鏡一筐梅實。平江暮雨太

酸生江上踏行色。行過松陵古道。得斷腸消息。

虞美人

高樓卜罷芻尼至。讀我龍鸞字。門前青翰泊雙雙。怕見芙蓉。未敢涉秋江。今年青鬢搔逾短。那有忘憂館。文君黛製白頭吟。為報相如。客裏乏黃金。

○醜奴兒令 客月波牛林訂游

游蹤廿五年前到。江也依輪。山也依輪。少壯沈雄心事違。詞人問我重來意。吟也淒迷。說也淒迷。載得齊梁夕照歸。一本告西

定風波

燕子磯頭振笛吹。平明沈玉大王祠。無數蛾眉深院裏。晏起。曉霜江上阿誰知。山詭潮奔千萬變。當面。身輕要喚鯉魚騎。驀地江蓑催我去。飛渡。樽前說與定何時。

一痕沙 錄言

東指羽琤山下。小有亭樓。手抄本如畫。松月夜窗虛。待卿居。閒卻調箏素手。只合替郎溫酒。高閣佛鐙青。替鈔經。

菩薩蠻 四月十九日 避暑即事

文窗花霧淒然綠。侍兒不肯傳銀燭。樓外月昏黃。口脂聞暗香。新來情性皺。未敢假羅袖。此度袷衣單。蒙他訊晚寒。

減蘭

鯨魚橋下。片片桃花春已謝。不怨橋長。行近伊家土亦香。茶甌香炷。多謝小鬟傳好語。昨夜羅幃。銀燭花明。蟾子飛。

賀新涼

備寓吳下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談藪

一櫂滄浪水。一行行。澹煙疏柳。平生秋思。多謝江東風景好。依舊美人名土。有老衲。高談奇字。使我吳天詩料闊。策蝸文。蠅扁三千事。古香鬪。在肝肺。一簫我漫游吳市。傍龕籟。來稱教主。與諸君談藪子梅以教主目之琉璃燄起。病蝶涼潭。狂不得。還許虎邱秋觀。看曆墨人低雙髻。絕勝山東驢子背。慘郵亭。麥飯黃沙裏。擲筆罷。傲吾子。

好事近

近錄

細語道家常。生小不矜珠翠。他日郎家消受。願青裙縞袂。畫梁燕子已無家。那有五侯第。等到歲寒時候。折黃梅簪髻。

小重山令

碧玉寒門產麗華。誤隨紅葉去。到天涯。明珠一斛坐陪茶。容我見。容我飯胡麻。倦返七香車。重尋吳苑柳。石湖花。今年愁到莫愁家。黃金少。典去玉鴉叉。

調笑四首

花下花下。金碧朝陽亭榭。獨游無味春時。恨煞佳人起遲。遲起遲起。孤負

江山清綺。

花月花月。一片溶溶春闊。佳人情味。蒼騰翻愛。羅幃擁鏡。鏡歇鏡歇。我向花陰獨立。

烹茗烹茗。聞嫩東南流品。美人俊辯。風生皮裏。陽秋太明。皮裏皮裏。流品如懷第幾。

年紀年紀。不比十三十四。乳名鄭重。會探眉椽。蹉跎未諳。眉椽眉椽。難道峯青江上。

定風波二首

擬聘雲英。藥杵回。思量一日萬徘徊。畢竟塵中容不得。難說。風前揮淚謝鸞媒。自古畸人多性癖。奇逸。雲中仙鶴怎籠來。須信銀屏金屋裏。一例琪花不稱檻前栽。除是無愁與莫愁。一身孤注擲溫柔。倘若有城還有國。愁絕。不能雄武不風流。多謝蘭言千百句。難據。羽琤詞筆自今收。晚歲披猖終未肯。割忍他生縲紲此生休。

賣花聲

近世菊花粉紅。額歲無復。東籬古意。偶客金陵。得題某二本。甚娟妙。小詞賞之。

我住秣陵西。怪鳥秋啼。也無墨客對揮犀。何處尋秋何處醉。小妹春筵。寒菜兩三畦。花不成蹊。折歸鐙下伴淒迷。忽憶青門人縞袂。淡墨會題。

前調

紫菊有近似墨菊者

誰研九秋光。玉女玄霜。臙脂隊裏鐵爲腸。聞道豪家開夜宴。肯喚秋孌。
秋味黯然長。不要穠香。紙屏大幅繪湘江。孝琪手抄本 湘江作江湘影忒似花花似影。小
費評量。

清平樂

朱石梅以紅梅四卷贈
行報謝即題其畫冊後

芙蓉老去。沒箇銷魂處。今雨不來來舊雨。心與亭臺俱古。青谿一曲盤桓。粥魚茶板荒寒。多謝畫師慰我。紅妝打槳同還。

南歌子

自題近
詞卷尾

靈鷲飛秋夕。香草寫暮煙。戒兒七箇盡情穿。路費玲瓏七孔。藕心錢。上宜施寶。琴中替辨絃。七襄報我定何年。且喜南樓好夢。七分圓。

此玉淦潘丈所錄定盒詞。余借讀將十年。昨復攜至武林。適曉帆吳方伯判定盒文成後。搜得詩草。刊附文集。後余因出此詞。請附其詩。並刊之。使定盒著作各見一斑也。同治戊辰十二月古昇州何兆瀛志於武林官署之知所止齋。

同治己巳補刊龔定盒先生遺文及破戒草。己亥雜詩。承何青士觀察惠假定公詞鈔本。正在付梓。適趙益甫。幸廉過杭。隨有定公詞四卷。乃先生手定。刻於道光癸未。取校何本。增多不少。惟庚子雅詞一卷。則未刻本也。遂改依原刻本。重刊。而以庚子雅詞附後。共爲別集五種。得窺全豹。亦一快事也。曉帆吳煦記。

(附)定盒集外未刻詞

賀新涼

長白芝圃公子奎權示
重陽憶菊詞依韻奉和

夢斷秋無際。滯幽人。一天殘照。蒼涼詩意。何處簾櫳。何處院。金管玉簫濃
醉。有詞客。如雲而至。儂有詞場雲水外。但馮闌。送盡征鴻字。芳訊杳。九華
佩。春人祇為春愁死。幾會語。籬邊酒冷。笛邊風起。性懶情多兼骨敖。直
得銷魂如此。與澗底。孤松一例。誰料平原佳公子。也一般。識得秋滋味。秋
士怨。可知矣。

鳳凰臺上憶吹簫

丙申三月同年徐廉舉編修廣善招同朝七十
八人宣集豐宣門外花之寺海棠花下醉賦

白晝馬嘶。清瑟慵理。關官道。力初成。任東華人笑。大隱狂名。鶴伴詞流雲
集。許陪坐。禳屐縱橫。看花去。哀歌絃罷。策蹇春城。連句朝回醉也。縱病
後傷多。酒又沾唇。對杜陵句裏。萬點愁人。若使魯陽戈在。挽紅日。重作青
春。江才盡。抽息驕妍。甘避謔賓。

(附) 孝琪手抄詞

手抄本與選本字句間有不同蓋初稿也其相異之字句旁以正角形星號表明
之其與選本完全相同或只異一二字者除在選本中加注外概行刪去中有若

干首則為選本
中所未見者

〔無著詞〕

菩薩蠻

文廊匝。匝屏風。曲。秋陰惻惻侵簾箔。員鏡午。妝遲。鮫綃濯罷時。無言垂
翠袖。粉蝶窺人瘦。蝶也不禁秋。涼花相對愁。

夢芙蓉

本
遠

背燈歌鳳枕。見一珠秋弄。水裙風鬢。露華無力。飛下嫋嫋景。又微芒不定。
月墜金波孤迥。小立空塘。怨紅衣半卸。消受夜涼緊。脈脈鴛鴦眠正穩。
有蓮房粉墜。驚初醒。香重烟輕。愁絕共幽映。五更魂魄冷。吟斷錦雲休訊。
捐佩疑寒。更凌波恐濕。塘外曉風陣。

卜算子

題獨立
士女

拜起月初三。月比眉兒瘦。不遣紅燈照畫廊。縹渺臨風袖。庭院似清湘。
人是相靈否。誰寫長天秋。思圖。爨得闌干透。

點絳脣

日落花梢。厭厭春倦。何時省。紗窗又暝。黃月濛濛影。沒箇商量。除是和
愁。吳棉冷。簾旌紅陣。燕子歸期定。

虞美人

紗窗暝色低迷綠。猶未傳銀燭。莫寒瑟瑟鏡臺邊。玉釧微聞。應是換吳棉。
金爐香篆惜惜墜。新月窺人坐。湘簾放下悄含顰。生怕梨花。和月射啼
痕。

醉太平

長吟短吟。思深怨深。小名合換青琴。會絃中訴心。香沈漏沈。魂尋夢尋。
梅花欲抱春禽。怕天邊轉參。

瑤華

董雙成
畫像

雲英杵畔弄玉簫邊愛有人傳語。小名親錄。更問取金闕西廂何許。容華絕代。是王母前頭人數。看紫衣仙佩非邪。漢殿夢涼歸去。氏鬢小按霓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遇。霞宮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向人間。婢史間。尋報有娥眉深妒。

浪淘沙

好夢最難留。飛過仙州。尋思依樣到心頭。去也無蹤尋也慣。六扇。廂樓。中有話。綢繆。燈火籛鉤。是仙是幻。是溫柔。獨自淒涼還自道。自製離愁。

高陽臺

嚼曲含香。吹笙聘月。華年心緒悵悵。十二重簾。重重閣住春陰。花魂蝶夢飛難度。倩何人。料理詩襟。讀園林。閑到山桃薦到林檎。生愁一點朝雲散。把紅箋。覆音雙比豆。紅色。細數青子。聞吟。那怯春寒。殘缸先別香衾。侍兒縱報鴛鴦。巧伴殘梅。自有幽禽為知音。細繡文鴛。細束金鍼。

如夢令

秉燭餞春。三五燭炮。春歸甚處。春斷不回頭。撇下一天濃絮。春住春住。駢了人家庭宇。

金明池

按拍填詞。拈簫譜字。白日銷磨無緒。春夢斷。黏天香草。試悵望。美人何處。中餘醒。才要醒時。却又被。豔想迷漫遮住。早燕子。匆忙。楊花零亂。好殺年。

光將去。料理相逢今又誤。問除卻相思。怎生言語。箋間恨。絲煩絮亂。製密意。綠愁紅妒。甚天工作就。慵時有萬種怱怱。十分凝佇。便揀不懷人。今從決絕。如此情悰消不。

一剪梅

一丸微月破黃昏。卷定簾痕。劃定鑪痕。春歸誰與試溫存。香瘦三分。人瘦三分。柳花桃葉鎖紛紛。奄了重門。閣了芳尊。剪裁惆悵付回文。紅字消魂。香字招魂。

鶯啼序用吳夢窗韻

殘香半銷金獸啓朱簾瑣戶。悄凝盼十里蘅皋多少。心期傷暮。夢回後半霎凭闌。春烟閣在天涯樹。仗鶯魂有力喚起。一天濃絮。昨日聞愁。今朝暗恨。似濛雲惹霧。拈采筆親製紅詞。有人憐賞。心素正沈沈。春深似海。氏回殺年華。金縷作人間。病鳳啼鶯。原輸鷓鴣。胭脂半。睇錦瑟全拋。笑春似逆旅。枉二十。四番寒暖。次第催完。變了漫空。靈山花雨。釵寒佩瘦。紅歛絳病。惺惺胡蝶。誰家宿。况連天香草崇蘭渡。予懷渺渺。靈修尚隔中央。只恐棄我如土。凌波襪。懶繡線裙鬆。換吳棉白苧。爲一種。心情無那。斷送韶顏憔悴而今。勸君休舞。渾都不管。愁儂怨汝。靈犀一寸分明在。更何須弄入瑤琴柱。紗窗日落無人。獨管黃昏。有誰見不。

菩薩蠻

生來不入鴛鴦被。回身和霧和香睡。花氣濕螺屏。紅窗斜月明。矮闌干
畔路。曉夢無尋處。夢醒轉沈吟。花寒恐不禁。

臨江仙

首二

一角紅窗氏。嵌月。矮屏山。蹙羅紋。梨花情性怕黃昏。淚憐銀蠟殘。心比玉
鑪溫。底事雛鬟愁不醒。冬冬刺箭宵分。起來親手放簾痕。春空涼似水。
西北有嬌雲。

酒渴思茶交午夜。沈烟閒發釵梁。小梅花台自添香。敲詩渾已懶。玩疊縷
金裳。才把夢兒牢捉住。無端又著思量。十分情願是回腸。欲拋拋不得。
明鏡涼飛霜。

浣溪沙

春霧無情作薄寒。銀鑾吹處氣如蘭。凭肩人愛夜闌珊。花語窗閒涼月
聽。雲敲枕上繡鸞看。釧聲微。憂夢兒難。

前調

鳳脰鐙高花粟員。尋思脈脈未成眠。欲鬟沈坐溜犀鈿。一體梅花紅似
酒。半庭落月暖于烟。春宵原是女郎天。

夢行雲

曉幃帶春冷。重簾下。花未醒。休番翠被。恐游仙正穩。一枝豔豔文窗外。丁
香寒弄景。唾花襟上啼紅枕上。悲歡事。留淺印。嬌柔無語。倩人探心性。

十分打疊情懷起，怕花愁月病。

洞仙歌

輕寒漠漠。又杏花天氣。卸了吳棉益腰細。把花魂細綰。月夢氏敲。閒譜得十疊新詞堪記。番番圓豔約。春事迷人。紫景風光太消碎。小病藥鑪邊。嫩想穠愁。拚略受、多情風味。又銀燭傳來勸箋愁。看比玉能紅。比簫能脆。

南歌子

香霧漫空濕。珠簾空地橫。雲圍月擁見卿卿。受盡輕憐薄。怒不分明。紅淚彈前恨。心香警舊盟。瑤華密帳絮三生。帳外吡嵐風急。斷魂驚。

憶瑤姬

喚鶴吟鸞。悄千門萬戶。夜色塵寰。玉京宮殿好。報九霄仙佩。不下雲翰。今生小謫。知自何年。消盡涼瓊顏。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便萬古只對晶盤。斂莊嚴寶相。氏坐嬋媛。縱無淪落恨。恨玉笙吹徹。徹骨難眠。雙成問訊。青女凭肩。瑤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奇愁到世間。

夢玉人引

一簫吹。瓊闌月出。錦雲飛。十丈銀河。挽來注向靈扉。月殿霞鹵。漸春空仙籟參差。報道梁清已。塞了羅幃。陡然聞得。青鳳下西池。奏記簾前。佩環聽處依稀。不是人間話。何緣世上知。夢回處。摘春星。滿把纍纍。

意難忘

涼月珊瑚。縱來先七夕。後約終難。秋花分小影。秀句寫大絢。眉意淺。佩聲殘。有珍重千般。略逗伊。隱花裙上。竹葉斑斑。知音何苦輕瞞。者溫存隱秀。慧思華年。明明通爾女。瑟瑟數悲歡。霜裏汞。雪中丹。是意煖神寒。更偏沈。芙蓉睡也。重靠闌干。

〔懷人館詞〕

水調歌頭 辛未六月二日風雨竟晝後視敗菀中

風雨飄然至。竟日作清寒。我思芳草不見。忽忽感華年。憶昔追隨日久。鎖把心魂相守。燈火四更天。高唱夜烏起。當作古人看。一枝榻。一鑪茗。宛當前。詞場意氣方烈。萬古竟茫然。仙字蹕饑不食。故紙蠅鑽中出。陳蹟太辛酸。一劍大招淚。灑向暮雲間。

瑤臺第一層 某侍衛僕某王孫傳愛其有漢晉人小說風味因填一詞括之侑釋家之言

無分同生偕共死。天長恨較長。風災不到。月明難曉。曇誓天旁。偶然淪謫處。感俊語。小玉聽狂。人間字。最模糊怕識。長命鴛鴦。幽香。蘭言半枕。歡期抵過入千場。今生已矣。玉釵鬢卸。翠釧肌涼。賴紅巾入夢。夢裏說。別有仙鄉。渺何方。向瓊樓翠宇。萬古攜將。 某侍衛原呼某王孫家城中珠玉冠不啻言笑某氏王孫所聞都爾爾風古阿思哈發都爾爾風古骨格異也阿思哈發都爾爾明絕特也再三云女不應王孫家難女家難之求婚不與兩家兒女皆病一夕大雪杏私召王孫王孫衣雪風裘至杏曰寒矣為脫裘徑陳之帳中而出女驚申禮防不從王孫曰來省病耳亦以禮自固也杏聞絮絮連日攀杏送之出王孫以續續巾紙枕中女不知也嗣是不復相見旬餘夢女執巾問曰此君物耶曰然寤而女計至知杏取巾以佐殮矣王孫尋鬱鬱卒杏論此嘉慶初年事歲辛未予為之傳乞浙龔君為一詞

醉太平詞中作

南雲似迎北雲似停東風掠夢回縈度青山萬層燕蘭已零江花尙明
山東柳絮無情簸離懷碎生

水調歌頭以下八闕 選本未錄

黃河歸耀圖者秣陵王竹嶼觀察鳳生之所作也君老于河防當局甚
向用君由同知奏擢河北觀察矣君忽移病歸指未可知聊獻感慨之
辭焉

落日萬艘下氣象一何多何人輕擲紗帽帆景掠天過郵上通候如彼江
左夷吾若此不奈怒鯨何揮手謝公等逕欲臥烟蘿當局者問何似此
高歌著書傳滿賓客餘事貌漁簑賤子平生出處雖則聞鷗野鷺十五度
黃河面皺怕窺景狂論亦消磨

前調竹嶼橋起後言鄒博江淮之奇蹟時京師
屬賦一詞送別仍書于黃河歸棹圖卷尾

當局薦公起清望益嵯峨旌旂者番南下百騎照濤波帝念東南民瘼一
髮牽之頭動親問六州醜賓客故人喜愁緒恐公多公此去令公喜法
如何金錢少府百萬挽入魯陽戈公是登場鮑老莫遣登場郭老辯口尙
懸河猿鶴北山下一任檄文過

菩薩蠻漢宮 熏爐

冷藍活翠沈沈碧人間無此消魂色誰蒸此鑪香才人居未央摩挲還

未忍心上溫馨肯夢到古長安。茂陵春雨寒。

洞仙歌

壬辰春憶羽磬山館之玉蘭花用錢謝庵集中病中梅花詞到九分韻

江東猿鶴識人閒。花事十丈辛夷。羞著花未。憶春分尙早。梅信才完。花開了。狂蝶癡鷺都睡。此花開近處。不是朱樓。桀閣三層絕。倚高與玉山齊。露下遙天。定勅令井桃回辟。又七載。氐顏軟塵紅。向金馬詞場。訊他榮悴。

前調

青陽尚書有女公子。與內子友善。始內子璋蘭一盆。密葉翠花。俄女公子仙去。蘭亦死。棄盆竈間。三年矣。今年夏竈人來告。蘭復生。數之得十。有四。餘從還書齋。賦此記異。則乙未六月十九日也。

香春在願。記臨風一面。晴與瑯玕簇如箭。奈西風信早。北地寒多。埋沒了。彈指芳華如電。琴邊空想像。陳迹難尋。誰料焦桐有人薦。甘受竈丁憐。紫玉無言。慚愧煞。主人相見。只未必。香魂夜歸來。訴月下重逢。三生清怨。

江城子

光州吳水部有姬人善製焙青豆。姬亡後。小窗茶話。仍出青豆供客。俊味如昨。而水部霜辛露酸。不可為抱。語余君如憐此物。矜重者。贈我一詞。

不容紅豆擅相思。謝芳姿。嫁多髭。長爪仙人。化去已多時。屏角迷藏簾畔景。留客罷。怪來遲。小窗梅雨浥空卮。菊芳蕤。播幽籬。療可枯禪。難療有

情癡各有傷心茶話在。各煇據宋書故煇作出。鬢邊絲。

百字令乙未立秋日同年慶漁山戶部助招同吳虹生舍人葆晉馬湘帆戶部阮薰雲帆水部網孫步香南編修際桐徐鏡溪水部啓山集城北積水輝秋稷登西北高樓縱飲

江郎未老。尙追陪。采筆多情俊侶。禁苑山光天尺五。西北朱甍無數。珂珮

晨聞。文章秋橫。被襖西山雨。尊前酌起。茶陵來和詩句。地爲李西猛記舊

約湖山。長灣消夏。一舸尋幽去。裙褶留仙無處問。瑟瑟秋荷南浦。易穩鷗

眠。難消虹氣。且合詞場住。橋名相似。吟鞭醉失歸路。洞庭西山之僧夏巒有

青玉案乾隆壬寅攝公編修書翰自題一詞甚凄婉

錢塘詞伯春懷動。正獻罷。長楊頌。門外繚歷飛玉轡。長條冶葉。明窗畫出。

西子湖邊夢。三生清怨憑誰送。悔向靈和殿前種。頭白沈郎官供奉。要

添幾筆。濛濛飛絮。漠漠春無重。

〔景事詞〕

法曲獻仙音錄

藍布衫兒。墨紬裙子。未要豔妝明抹。小小吳艸。山平水奠。略昉鴟夷一舸。

待月上。清風細。無眠傍人坐。倦無那。細商量。隱淪休錯。年紀小。料理五

湖清妥。繞屋種梅花。折梅花。供佛供我。相鶴書成。又煩卿。紬校燈火。笑平

生清念。聞話一番醫可。此與庚子雅詞卷中好事近一闕

所言相同蓋定公揭袁備時作

〔庚子雅詞〕

定風波五月十二日即事

卷十八 定會詞選

十里榴花一色裙。三吳爭賽楚靈均。吳舞傳芭如楚舞。兒女中旒簫管正紛紛。別有高樓人一個。獨坐背燈偷學製回文。許我幽尋涼月下。聞話去年今日未逢君。

水龍吟

江東某大姓以禳死。寵姬十輩。挾金珠散去。一婢堅不去。此婢常着葛裙。人以葛裙呼之。自言主人嘗被酒。一召我。我誓報之。豪家吞其屋。葛裙奉木主臥一室。堅守力不支。絕粒斃。豪怒之。扁此室。并其主座焉。曰：還女一塊土。

君家花月笙歌。葛裙那許陪宵燕。嘯如魯柱。才如寶錦。遇如班扇。蓬鬢慵妝。蛾眉怕妒。天寒誰管。算平生已矣。春風一度。恩歡絕。何會怨。一夕倉皇家變。抱琵琶。傾城都散。雍門琴碎。雀臺香燼。西陵墓遠。塊土爭還。芳魂永守。秋磷如電。憶史家。柱叔敖公。千載下。今重見。

後庭宴

用南唐人韻

聘乏金錢。貯無金屋。嫁衣不用金泥簇。青裙縞袂。話三生。個儂道是樓東玉。蠻牋宮體。問鈔他日。娛卿幽獨。我歌得寶。不唱消魂曲。何處是新巢。刺桐花。麗殺。

人月圓

綠珠不愛珊瑚樹。情願故侯家。青門何有。幾堆竹素。二頃梅花。急須料

理成都貰酒。陽羨栽茶。甘心費盡。三生慧業。萬古才華。

臺城路 客秣陵「掖」此
關選本末錄

青谿一曲容人住。鍾山黯然如睡。敗葦灘西。孤楓巷左。有个紅泥蕭寺。脩
然高寄。也無客來尋。苔平履齒。晝擁單衾。蔣侯三妹夢中至。醒來自滌
幽想。一筇飛鳥外。十里五里。寒女擔菱。枯僧賣菊。俱是斜陽身世。酸吟倦
矣。幸掩却禪關。不聞時事。一任天涯。陸沈沈朝與市。

水龍吟

常州傷夫人斷釵吟卷
子言詞雨生總彙元題

虎頭燕領書生相逢細把家門說。乾隆丙午。鯨波不靖。鳳山圍急。憤氣成
神。大招不反。東瀛盤坻。便璇闥夜閉。景形相弔。鬢子矮。秋燈碧。宛宛玉
釵一股。四十年。寒光不蝕。微鏗枕上。豈知中有。海天龍血。甲子吟釵。壬申
以殉。釵飛吟歇。到而今。卷裏釵聲。如變徵。聽還裂。

此 先集定本咸豐辛酉冬識 子山先生上海索觀詞稿錄副請 正翼橙校上

定倉先生年譜

同縣後學吳昌綬編

先生名自珍字璵人號定倉一名易簡字伯定更名鞏祚

案內閣鑲票簽中書舍人頭名鞏鞏

非榜名自珍又名易簡被戒禁有投牒更名易簡詩在道光七年四月而其年十月自書破戒草後賦得驪山一名易簡似擬改未果也道光十六年五月送廣西巡撫梁公序十八年正月上堂上官言禮曹事書署名並稱鞏祚其時編已改定然十六年後文字亦有仍顯自珍者今據自訂文集重刊不得不概從原名附著義例於此 先生初名自暹又字愛吾說見後 璵人亦作率人見鍾非石詩 姓龔

氏先世隨宋南渡遷餘姚後遷杭州著籍仁和六世祖煜原名國昌字

日公 吳越國朝宰相詩續編卷三曰公五歲宋祐事母至孝母母憂居子九章以鳴其哀讀者感然佐其旅櫬及喪妻以歸其智勇絕人而不可以死生存亡易其志者如此卒年五十二甘泉令饒其孫也 高祖茂城字汝璞太學生累贈朝議

大夫以孝友忠厚重於鄉黨曾祖斌初名鑽字典瑞號硯北晚號半翁

邑增生累封朝議大夫 吳縣國朝抗郡詩輯卷二十三碑北先生人品學問郡人所推重道貌

阮文達兩浙輶軒錄卷二十二張椿年曰先生有至性從兄鑿鑿奇疾幾殆時先生甫就傅晝夜禱於神曰兒歸宗族鄉黨重其行朋輩師其學其人不可死願減其算以續其年錢氏後撰晚年主趙州講席東旂所入贏金二百孩子某將命陝西悉斥以佐治任族子固具券以行途過嶺謂子曰吾行無負神明惟冀族子某以券至予固卻不可得今伊康於官以死他日其子歸爾等必召之來焚其前券予死蓋無憾其孰陸類如此語具成機譏 牛龜先生傳中 著有有不能草會祖母薛恭人祖敬身字紀懷號匏伯乾隆己卯舉人已丑進士

禮氏科名錄公榜姓金授職後改後本姓進士題名碑同 由內閣中書轉宗人府主

事遷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兼考功司事充己亥順天鄉試同考官遷禮

部精膳司郎中兼祠祭司事記名御史出知雲南楚雄府卓異擢迤南

兵備道 紀文達匏伯龔公墓志公天性恬澹而意氣落落胸膈闊會無俗事早歲讀書為文皆刻意遠古人不甚摹仿舉子業後以老親期望乃以餘力治八比每一落筆即出尋常際徑外官京師

雖昔聞曹其中未曾無捷徑公夷然不屑日惟密首理案牘不安干人人亦不敢妄干慎食則恆手一編究
町古義不應交游亦不輕交游豐體風味宛似密家晏如也久乃循資外轉得楚雄府以抵任杜絕饋送凡
陋規之病民者皆汰除之差餉之累民者皆籌畫調劑之月俸雖薄而營書院置備簿冊補多年之闕政一
無所檢約所惡屬尤嚴厲戊申四月大理因鹽務起釁民變更卒號言繼起巡撫譚公敏公往案公廉得
其實南詔首惡昭法紀凡附戎者皆得免民大感悅譚公亦重其不動聲色立規大難非徒理理自守者薦
權迨南兵備道未及任而丁憂歸途不再出 段王裁翰伯龔公神道碑公岐嶽即有成人度年十一遭母
喪哀痛特至及長至性過人篤於父母昆弟凡與人必誠執事必敬不為非岸斬絕之行而其中介不可易
自處約至服官終其身不改乾隆四十八年以郎中俸滿授雲南楚雄府知府居官所以利益於民不以官易
職動簿書而已太守奉有司親民必民與官休戚一體呼吸相聞賑恤其疾痛苟可以利益於民不以官易
七邑之民感其誠設者皆不赴縣赴府七邑令長亦感其誠不敢不盡心民事大吏知其能倚重之全省刑
名有疑必委復讞多所平反五十二年大計卓異奏擢雲南道而公以父憂去官矣楚雄衛民出姑堂公
禹減其履值往來賓客雜處咸利是而民重計又奏擢十名馬十餘匹日伺候堂上為舊衛名曰姑堂公
曰何用此也罷之凡夫馬悉平雇於民承禁官夫馬勤於石首縣民徐姓訟羅姓舅姑殺其女以無賴子見
屍井中引徐女出曰汝等其識此人耶二人驚竊服罪刑由破虎地備捕鄉公早使人實罪之者捕大理府
突以民變擢大吏驚駭所部兵將進檢公往度形勢時大理民以勒增鹽價為苛政羣起殺役內歸官不敢
出乘調兵且至益境鹽公軍騎入聚中諭之曰爾等皆好百姓奈何作所頭事余楚雄難知府也汝活汝爾
等寧欲活耶公在滇滇民無不知羅知府者千輩厥皆環拜泣曰幸公來何以救我公曰兵之交爾等聚眾
也眾苟不聚兵何爾眾悉散去杖數人以復大吏其事竣靖先是滇省鹽不由商官家民戶分鹽徵價相沿
已久復議增價公議曰案戶給鹽皆受羅羅民飲恨久矣若再益之虐民何以堪必滋事變至是乃更請停
各郡增價之令順寧府殿領額大吏以為憂公奉檄往勘至則慶祀山神銅印大珽未逾月竟足額遠近
咸異之巡撫譚公尙忠歎曰銅無知乃識廉吏孟伯周不能專美於前矣公之歸也楚郡之人祀公於郡城
東迎恩寺國朝百五十年郡守戶祝於是者張公允隨及公二人而已訟棍飭承荷校者二人公行時縣釋
之叩頭奉酒於旁公曰爾不我怒而我幾乎對曰如公就官都門以道遠不往公常不自安稟請於養禁
失負能藝沈恪心如五十二年封公卒於家初封公就官都門以道遠不往公常不自安稟請於養禁
旨甚哀大吏以格於例不敢奏及聞喪痛不欲生喪畢遂引疾不赴銓借諸弟晨昏情誼種時花木以為樂
蓋公天性孝友與弟澡身履身理身相愛善親身及妻孥孺人及妾王氏相繼病歿親身之類較一時為兩
輩在都同官同居如左右手足歲丙申至戌戌親身及妻孥孺人及妾王氏相繼病歿親身之類較一時為兩
後遺孤六人願正繩正京正守正及二女皆幼穉或初孩守正方出遺腹呼號備前公出入顧復之類則盡
挈以行養教一如履正無纖毫別異二十年宦學歸家一頭角巖然履正官廣東鹽大使爾正為諸生
有名京正官河南從九品守正官翰林院庶吉士女皆歸士族年俸無幾不問田舍惟以八百兩主祭祀墳
墓一千八百兩主宗烟兩姻婚喪之費分委孺身治身經理又買地桃源嶺葬族中無後者居恒誠子祀以
檢曰吾惟儉故能廉且吾節慎正奉檄于卷離宗黨不亦可乎公為諸生時以理學文章自任以程朱輩柳
為指歸晚年嘗以古文彙付繩正奉檄于卷離宗黨不亦可乎公為諸生時以理學文章自任以程朱輩柳
循本無二事後世分之源流殊致我楚隔城終身偕弟以刺道州心勞撫字世風既鏡子姪異視不有哲人
何以觀世原鶴銀羽每言瀾流歸子惇惇吾敢不子夫人一心飲食教誨封胡鶴末斷枝成器公之愛民與

子無二中夜叩天甘露逾佈草其巫歸進之道藝其事未竟卷懷自閔揚播逸籍婆娑枕被兄弟怡怡湖山杖履子官於朝夙夜無寐天不慈遺嗣我翁類不敢寢門哭君風義公之文章昌黎元氣著實不文易銘公陳刻石新阡幸無諛愧 抗郡詩續輯卷十八 鮑伯先生在里中時清約自持無貴修習與先王父交 著甚善余家橫河先生居泥橋兩老人時相過從方輒抗郡人詩時先生每有所增益見先王父原序中 有桂隱山房遺稿 凡雜文二卷目 祖母陳恭人本生祖提身字深甫號吟臞

乾隆壬午舉人已丑會試中正榜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 杭郡詩續 卷二十五

吟臞與兄鮑伯敬身雪浦澤身齊名有東城三翼之目後與鮑伯同官中書參佐東西對牀風雨致足樂也入直樞廷為諸城劉文正所賞屢譯至熱河灑發於肺 販置京師逾月而卒稿中有稿中自述一詩蓋絕筆也 又云雍正五年有下第舉人文理明通特用教職之論時謂之 有吟臞山房詩本生祖

明通榜乾隆三十四年有選用中書學正之論因又謂之中正榜 齋乾隆乙卯舉人嘉慶丙辰進士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

察使著有國語注補 一作國語韋昭注疏 見抗郡詩三輯小傳 三禮圖考兩漢書實疑楚詞名物

考諸書 見東軒吟社 畫象小傳 母段恭人諱馴字淑齋貴州玉屏知縣茂堂先生玉

裁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 杭郡詩續輯卷四十三 淑齋女自璋字琇君能詩工書綠華吟榭 詩草一冊其所手寫極娟秀可喜案瑟君為先生女弟歸新安朱

氏見 龔氏世有隱德鮑伯先生以科目起家簪纓文史稱浙右族及閩

齋先生為段氏婿從茂堂先生受小學訓故以經學課子弟先生之學

有自來矣 案先生自撰龔氏五世就已佚今參考諸書輯其先德行實 經韻樓集尙有仁和龔氏南高峯四世墓碑文繁不備錄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七月初五日壬寅先生生於杭州東城馬坡 一作 巷宅為鮑伯先生戊

申歲歸田所置後歸他氏 是歲四月二十四日祖母陳恭人卒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二歲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三歲

乾隆六十年乙卯四歲

閻齋先生由增生中式本省鄉試第五名舉人

嘉慶元年丙辰五歲

閻齋先生聯捷會試第三十一名殿試二甲第十八名

賜進士出身授禮部主事

嘉慶二年丁巳六歲

嘉慶三年戊午七歲

先生小時體弱聞斜日中錫簫聲則病迨壯猶然莫喻其故段恭八慈

愛甚摯 髫髻早慧好讀吳梅邨詩方百川遺文宋左彝學古集後賦

三別好詩謂自揆造述絕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於慈母

帳外鐙前誦之吳詩出口授故尤纏綿於心壯而獨遊每一吟此宛然

幼小依鄰下時也先生天性淳至隨在流露大率類此

嘉慶四年己未八歲

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

嘉慶五年庚申九歲

九月初一日祖匏伯先生卒壽六十有六

嘉慶六年辛酉十歲

嘉慶七年壬戌十一歲

十月間齋先生奉匏伯公與陳恭人柩合窆於施家邨之原服闋入都先生侍行從建德拔貢生宋魯珍瑤學

嘉慶八年癸亥十二歲

外王父段先生授以許氏說文部目是為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

在塾中與袁琴南桐友善

讀人館詞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句云放學花前題詩石上春水園亭裏逢君一笑人間無此歡喜自往乃十二歲時情事

嘉慶九年甲子十三歲

宋先生舉順天鄉試仍館先生家嘗命作水仙花賦後編刻少作一卷以此冠首又以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辨發問於是先生有辨知覺之文

嘉慶十年乙丑十四歲

始考古今官制後成漢官損益上下篇百王易從論一篇並佚以竟髫年

志

嘉慶十一年丙寅十五歲

古今體詩編年自是歲始

案己亥雜詩注云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年蓋先生少壯所作成在其中今自破戒草外隻字無傳惜哉

嘉慶十二年丁卯十六歲

始讀四庫全書提要為目錄之學自是蓄書頗富多七閣未收之本

時先生侍親居京師法源寺南嘗逃塾就寺門讀書金壇段叟清標尋

聲尾之寺僧戲謂一猿一鶴也段叟名玉立一字鶴臺包世臣蘇丹雙槓有與段鶴臺明經論書次東

披讀段恭人之叔父 識錢塘夏進士蹟 是有朋友之始

嘉慶十二年戊辰十七歲

是歲睿廟五旬萬壽恩科鄉試閻齋先生簡放廣西正考官時官禮部

郎中 案先生禮部題名記序閻齋先生由進士除禮部補儀制司改祠祭司兼儀制司又兼精膳司前後在儀曹二十年 先生從父文恭公守亦以

編修典試湖北兄弟同持使節時稱盛事 游太學見石鼓文大好之

由是始為金石之學

嘉慶十四年己巳十八歲

是歲閻齋先生入直樞垣 案段先生與方葆嚴制府書有軍機章京襲 春秀水王仲

瞿孝廉 見先生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遂訂忘年交

嘉慶十五年庚午十九歲

秋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二十八名座主長沙劉文恪公禮

新城陳鍾溪少司寇 會涇縣朱靜齋中丞 房考覺羅文莊公 寶興 試題

文二句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為氣也至則 始倚聲填詞是歲宋先生卒 君子博學於

嘉慶十六年辛未二十歲

段先生賜字曰愛吾 經韻樓集外孫翼自珍字說翼增之子小字阿珍嘉慶庚午其父名以自

應名曰自珍則字曰愛吾宜矣夫珍以副車貢於順天其父書來請字於余余曰字以表德古名與字必相

皆吾事也未有不愛君親民物而可謂自發者未有不自愛而能愛親愛君愛民愛物充乎其量曲當乎其

宜無慙古賢聖者故必自愛而後能愛人今之自愛者多途矣以飽煖竟吾是為歡吾也以美官榮吾是為

憊吾也以貨利贖吾是為僮吾也以辭口勸說誇吾是為說吾也以和光同塵似忠信似廉潔儉吾是則莠

紫吾也吾之不為靈說不為壽者天下物矣紫與我是其能發吾也然紫何以發吾者其在五者之外哉陶元亮曰東為欣有託吾亦愛吾雖夫惟元亮乃有元亮之靈不知吾愛而惟靈之愛雖矣何在也吾以答吾婿固吾婿命名之意也夫嘉慶幸未元且書於七葉街拜堂年七十有七 案紀文選鮑伯公墓前孫一自鍾時先生已九歲其為原名無疑段先生親神韻則作自珍乃後來追改此字說知庚午以前固未名自珍也惟發吾之字僅此一見而未用耳

六月二日風雨竟晝檢簾獲宋先生遺墨感賦水調歌頭一闕後於丙子歲撰宋先生述宋先生力學以孝聞訓先生以敬順父母先生追隨有年感念師承久而彌益二

嘉慶十七年壬申二十一歲

由副榜貢生考充武英殿校錄遂為校讎掌故之學 三月閏齋先生

簡放徽州知府先生侍行 經韻樓集送龔瑞暉正之徽州郡守序唐人之任重內而輕外故昌黎子厚刺潮州柳州非所樂為也然二公者有德於二州廩食

至今不替二公不以僻遠而鄙夷其民亦可見矣昌黎之送陸敬州也謂陸君之道行於朝廷則天下望其
麟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威故賢者皆以為不宜去夫君子在朝廷在一州惟君所使耳苟有可以及民不必
 在朝廷也郡縣之長吏親民近而化民庶庶幾可以盡其心安見不賢於在朝廷也吾婿龔閣齋正故賢
 太守鞠伯先生之令嗣鞠伯在乾隆年間守楚雄亦有德於民廟食其地今應正由郎官出守徽州非有朝
 紳楚雄之遠也天子之所選用同於唐之陸君又適當其地非韓柳之有不得意可歸也轉心壹力於是邦
 以報天子以為家聲以垂聲名無窮固子所深信於其素行者安應正平日視余論師承恩命即馳書寄
 余言當益加小心謹守先君之法尤仰丈人謨言余謂爾法爾之先君審乎善也若余則何可言哉余壯歲
 出宰氣實未化未能盡心於民願以好讀書玩公事年已老既時用自悔夫蒞其事而不敬其事及可為之
 時而不為皆非忠也余何足以贈言哉至誠無偽惟古循吏及韓柳及爾先君是 四月從段恭
 師惟余是鑿勿以勤勞日久外任可憐勿以疏笨為高自隘是則余之贈言也夫

人歸寧吳中初段先生以女孫許字至是遂就婚焉同還杭州 夏况

舟西湖有詞旋由杭之徽州任所 經韻樓集懷人館詞序仁和龔自珍見余吳中才也嘉慶壬申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自珍見余吳中才也

冠余索觀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為長短句其曰懷人館詞者
 三卷其曰紅裙詞者又二卷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盤盤盛雲明月輝輝中有異境此事東塗西抹
 者多到此者少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余少時慕為詞詞不逮自
 珍之工先君子諱之曰是有害於治經史之性情為之愈工去聲且愈速予雖受教輒勿為一行作吏使引
 疾歸途銳意於經史之學此事雖勿談者五十年今見自珍詞乃見懷心事為者伊川於晏叔原夢揚梅
 之句徘徊賞之別余遠不逮伊川者為所動宜雖然余之愛自珍之詞也不如其愛自珍也余之愛自珍

也不如其自愛也李伯時之畫馬黃魯直之爲空中語損之者皆以爲有損於性情况其人之愈幽而出之愈工者耶余慙矣重援昔所聞於趨庭者以相贈也茂堂老人序時年七十有八

嘉慶十八年癸酉二十一歲

在徽州段先生寄書勉學

經韻樓集與外孫龔自珍札久欲作一札勉外孫讀書老癩中止徽州有可師之程易田先生其可友者不知凡幾也如此好師友好資實而不銳意讀書豈有待耶真此時光禿翁如我者終日讀尙有濟耶萬季塗之戒方靈泉曰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用之文嗚呼盡之矣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爲名儒爲名臣勿願爲名士何謂有用之書經史是也茂堂淵

時年七十有九 四月入都 七月元配段宜人卒於徽州府署先生歸已不及見 應順天鄉試未售在汪小竹水部 全泰 齋中見秋花有感賦

詞七闋南旋見釋壁有一騎南飛四字爲滿江紅起句復成如干首名之曰木葉詞一時和者甚衆

嘉慶十九年甲戌二十三歲

二月攜段宜人返歸杭暫厝

經韻樓集與自珍妻體借志龔自珍吾外孫也其母余女其妻名美其次子麟之女也始吾重龔氏孝友昌熾方未央故以後遂能繼從家教微事舅姑夫子而懷病於中有麻醫誤以爲娠且半載有餘始覺之遂至不可治至癸酉七月卒於府署年二十有二傷哉時自珍先於四月赴京師應鄉試出闈後繼歸不見其人矣甲戌之三月自珍攜歸杭暫厝於西湖之毛家埠余適至徽因志之使石焉銘曰深深葬玉非余悲乃爾姑嫜之悲淚浪浪猶未絕今苟非爾之婉婉今焉爲經三時而猶痛其摧折爾舅爾姑爾夫之厚爾今爾亦可以自慰而怡悅委形付諸空山今魂氣升於寥泲

由杭州往徽郡閻齋先生議修徽州府志延歎汪蟄泉 陽湖洪孟慈

給孫及武穆厚胡文水諸子纂修凡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恆命先生任之先生謂府志爲省志底本以儲他日之史立傳宜繁不宜簡冀表章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移書志局爾權同人咸爲斂服又叔立氏族表其義例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其

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自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
 為甲族得三十世者為乙族得二十世者為丙族箸錄洪氏吳氏程氏
 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
 五族其餘羣姓附見焉先生平生持論特重宗法此其一端也 作明
 良論四篇段先生加墨矜寵甚至謂吾且髦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
 元和李四香 銳 及王仲瞿皆有評識編錄文集自是歲始
名皆當作 於是時 冬手植梅花二十本於郡齋
案保甲正名關是 歲時專與地丁正

嘉慶二十年乙亥二十四歲

六月閏齋先生擢江南蘇松太兵備道
案杭郡詩三輯小傳閏齋先生會由徽州調守 安慶考先生詩文似先後未離新安或未赴調
 任職 先生繼配何宜人來歸宜人字吉雲山陰人安慶知府裕均之
 從女孫 紀年文有黃山銘別辛丈人文明故按察使司僉事金君石

闕銘 據金氏世錄 記年月繫此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五歲

春將之海上省侍道經蘇州寓段氏枝園
案枝園在蘇州園門外上津橋 見段先生校汲古閣說文識後 旋詣任
 所上海館轂東南閩齋先生以宿學任監司一時高才碩彥多集其門
 先生與吳縣鈕非石 樹玉 錢塘何夢華 元錫 諸君搜討典籍凡文淵閣
 未箸錄者及流傳本之據善本校者必輾轉錄歸由是益肆憲著述
 毋非百家究心經世之務
鈕樹玉 涇石山人詩集君牽人出示詩文走筆以贈琴劍游青書 履雞舞盆益賦形骸難離高下焉能仿大雅久不作斯文日銷

其莽扁舟夜蘆花偏水隈潮從雙峽起風霸半江來燈影明如雪詩情壯挾雷秋生羅剎岸人語子陵臺
鷗夢三更覺飯波萬仞開先聲紅蓼浦餘怒白蘋堆鐵笛衝煙去青衫送客回誰將奇句應丁卯憶雄才

房考評其文曰規鏤六籍籠罩百家人之寂而出之沸科舉文有此海

內觀祥麟威鳳矣又評其詩曰瑰璋冠場 歸安姚鏡塘兵部 學瑛 闈

齋先生丙辰同榜學行焯備為先生所嚴事嘗東長洲陳碩甫明經 與

昌平王北堂徵君 謨 齡 借訪之又自言抱功令文二千篇見姚先生先

生初獎借之忽正色曰我文著墨不著筆汝文筆墨兼用乃自燒功令

文今鄉會試文僅存亟錄附以餉學子 紀年文有闡告子 案此文至道光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二十八歲 案已冬始刪定

春應恩科會試不售留京師始從武進劉申受禮部 建祿 受公羊春秋

遂大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 自匏伯先生官京師至先生三世百年

先生少日所交多老蒼於乾隆庚戌榜過從最親厚次則嘉慶己未多

談藝之士洎乎壯歲所接海內通人勝士尤不勝數其為學靡書不覽

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徵博引以伸己說既治西京之學文章亦淵

懿樸茂雅近匡劉推究治學本原深明周以前家法其所造述則益深

窈簡覈但舉大誼不為扞詞矣 參用杭州府志本 傳暨程庶常說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二十九歲

會試仍下第筮仕得內閣中書 案內閣漢票簽中書舍人題名云道光元年到 閣此據先生自撰張青瑛文集序當得其實 先生

官中書先後十餘年於內閣故事最洽熟識故和碩禮親王 昭棟 多習

定齋先生年譜

當代典制會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借內閣所度順治朝及康熙初紅本悉燒於火

案道光二年鑲黃旗貢瀆又不戒於火冊籍率付灰燼時信班老歎鮑子堅舍人庚也

先生就藏書故家求

順治前輩文章鈞索舊聞又獲窺累朝硃簽及絲綸簿皆史家底本也

秋戒詩

北齊蘭陵武王高長恭碑海內孤本舊藏何夢華家是歲

孟冬以贈先生有跋記之

案全碑今復出土碑首有安德王五言詩刻方嘉道間孤拓僅存國室訛為珍異也

紀年文有東

南罷番舶議佚西域置行省議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道光元年辛巳三十歲

正月在吳中與顧澗蘋

作探梅之游

以於上手改定問

旋入都

外王

父段先生刻經韻樓集十二卷成先生與校字之役 在內閣充國史

館校對官時館中方重修一統志先生上書總裁論西北塞外諸部落

沿革訂舊志之疑漏凡一十八條先是桐鄉程春廬大理 同文修會典

其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皆開斜方而得之屬先生校理是為

天地東西南北之學之始而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山川形勢

原流合分尤役心力洞明邊事雅稱絕詣自撰蒙古圖志訂定義例為

圖二十有八為表十有八為志十有二凡三十篇大與徐星伯舍人

精於西北地理先成哈薩克布魯特二表先生歎為當代奇作途沿用

之

謹案道光元年欽定新疆圖志伊犁將軍松筠奏進其稿即徐松代撰初名伊犁總統事略哈薩克世次表布魯特頭人表並在第十二卷外裔門中

惜程大理殉孤

學無助志竟不成集中惟存諸序亦足見其精博矣房師覺羅文莊公

寶與任吐魯番領隊大臣先生上書備論天山南路事宜及撫馭回民

之策弁錄西域置行省議獻之蓋議遷議設撤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

國之民實經畫邊陲至計己亥雜詩有五十年中言定論之句合配李文

紅迹略序曰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於書生憂患之所得覆氏自珍論西 夏考軍機章京

未錄賦小遊仙十五首遂破戒作詩 除夕與長洲彭文敬公蓮章同

寓城南園通觀案集中通言道觀據張青 彭公出平生詩讀之竟夜時同官中

書也 紀年文有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朱蕩女碣

道光二年壬午三十一歲

是歲成廟登極恩科應會試未第 先生自辛巳後與程大理及甘泉

秦敦夫編修恩復 友善相約得一異書則互相借錄無虛旬其時徐星

伯舍人王北堂徵君並以搜羅精博聞於日下先生引為同志由是珍

笈益萃是冬所居不戒於火藏書燼者十八九其後歲以酒醢奠亡書

百種皆絕無僅有之本也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西藏志四卷有先生是歲手跋張石洲詩

此冊為葉雲素徐謙所贈撰定盒當借鈔既而徐星伯復就鈔於定盒而為之跋昌綬 上海李復軒

秀才 學瓊 為先生作文集序鬱鬱千餘言未見 以詩報之李君配歸佩珊

夫人懋儀 工詩有女青蓮之目丙子歲李夫婦客吳中先生即與偕和

歸夫人詞云國士無雙名姝絕世指先生及吉雲夫人也 吳山人文

徵 為作簫心劍態圖先生壬申泛舟西湖詞有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句

歎洪子駿曰二語實難兼得未會有也因填金縷曲和贈下半闕云俠骨幽情簫與劍問簫心劍態誰能畫越十年乃圖之先生夙以沈俊自

意其託意如此先是戊戌歲武進莊卿珊綬甲館先生家為言其祖

莊公存與事行之美且曰碑文未具是夕綬甲夢見公者再若有所託

狀己卯先生之京師識莊公外孫宋于庭鳳翔復為推測公志至是歲不

盡三日始屏棄人事總羣言而刪舉其大者撰禮部侍郎莊公神道碑

銘是歲有蜀人掘山藝得一罍獲漢印堊凡百餘枚以泥雜膠為之

估人賣至京師大半壞裂先生與諸城劉燕庭各得數枚以泥質歷二

千年而不壞良可寶詫在金玉之上見鐫清館金文此泥封篆錄之始紀年文有劉禮部

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上海張青瑀文集序與人論青海事書與人箋

論石經五事餘見上程庶常曰先生是歲有董誥受讎事屢見詩詞

道光三年癸未三十二歲

春在都供職會試未第以事詣圓明園趨公既罷因覽西郊形勝過澄

懷園和內直友人詩送青田端木鶴田國瑞出都先生素不輕許可

與鶴田論易獨歎為聞所未聞見廣州府志五月自編甲戌以還文章

為文集三卷餘集三卷既竣見所棄者倍所存者因又錄少作一十八

篇附餘集之尾此集為先生自刻今流傳本絕少昌發搜獲一册六月刊定無著詞初名

詞懷人館詞影事詞小奢摩詞四種都一百二首案無著詞壬午春選定懷人館

詞影事詞辛巳春選定小奢摩

詞則是歲近作也此四種與己亥雜詩均有自刻本未見

七月母段恭人卒於蘇松道署先生解職奔喪奉

櫬還杭州殯於花園埂在匏伯先生塋側植梅五十本於墓上 紀年

文有五經大義終始論暨答問九篇壬癸之際胎觀九篇原刻文目作心書 阮尙

書年譜第一序與江居士書

道光四年甲申三十三歲

居憂無詩 八月與吳縣貝簡香居士塘江鐵君居士沅校契唐釋宗

密圓覺經略疏二卷度版蘇州婁門內三家邨善慶庵案小異補註集彭甘亭先生亦嘗寓此又樂廷

均題名簡尾此類近於吳中講得又撰後序先生學佛鐵君為第一導師與仁和錢

東父居士林慈風和尚四人皆奉徹悟禪師之書竺三信贊歎慈公深於

相宗東父則具教律禪淨四問在京師識睿親王子鎮國公容齋居士

慈恩好讀內典徧識額納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滿漢字校定

全藏凡經有新舊數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三存之自

釋典入震旦以來未之有也又借經於龍泉寺僧唯一施南持陀羅尼

滿四十九萬卷更日定課程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

道光五年乙酉三十四歲

十月服闋客崑山為李秀才增厚補題夢遊天姥圖卷詩序云予母喪

闋才一月勉復弄筆未能成聲臘中見紅梅思親有作自注全家南下

定齋先生年譜

祭影亦偶爾且看明日走馬城關見劉禮部行述及詩集案詩意似先生卷即前輩賞譽之

盛於此益見先生初與程大理齊名稱程龔及是學者復稱龔魏云

夏友人謝□□學士階樹薪水陳太初修撰沈相繼逝作二哀詩又祭

程大理於城西古寺賦三律詩中並及大理配吳夫人案國朝閣閣詩鈔小傳吳政字瑟兮石門人桐鄉程大理同文齋室著寫韻樓詩草有寫韻樓書冊

既成繪為卷子先生作祀識一篇質戶部已復樞栝其悒諧為韻語大

略謂鄭君兼治十三經惟孟子注見隋志殆未可信又言生平惡周禮

莊君綬甲宋君翔鳳劉君逢祿張君瓚昭案張君字海甫湖南平江人著有天文分野說言封建皆信

一千秋所當崇奉也 先生是歲春入都何宜人同行歲暮共幽憂相

喻所懷相勗所尚賦寒月吟慨念勞生有借隱之志自寫成卷又題一

詩 紀年文有上海李氏藏書志序餘見上

道光七年丁亥三十六歲

是歲閏齋先生引疾歸主講杭州紫陽書院 同年吳梅梁侍御疏

請唐陸宣公從祀睿宗得俞旨行屬同朝為詩以張其事先生獻侑神樂歌五章 顧澗齋得唐睿宗書順陵碑以拓本自吳中遠寄京師先生本以瘞鶴銘及北齊水牛山文殊般若經懸齋中得此而三又藏有宋拓漢元儒先生婁壽碑隋河王瑒玉航漢錄今存錄婁壽碑石久毀碑本宋時董夏史所藏明代己闕四十六字藏於華中甫真賞齋後歸朱邸庵又歸邵

曾國朝咸願德爾家何義門先生為顏氏外甥遂為所得繼歸同郡蔣春澹最後歸仁和龔定盦錢梅
溪從蔣氏借鈎寄翁單錄一本桂未谷檢以刻於京邸上元張容園寶德雙鈎刻入鐵硯齋石刻文字

泉顏書八關齋七十二字包世臣藝舟雙楫杭州龔定盦藏宋拓八關齋七十二字一見疑為鈎銘始知古人鈎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是歲於

臨川李春湖中丞宗瀚家獲觀古拓隋丁道護書啓法寺碑 四月投

牒更名易簡說詳 十月錄辛巳以來七年之作百二十八篇為破戒草

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歸安孫憲儀秋士詩存題辭中論破戒草跋或

被誤士科現現字官非非會想入甚甚悉冷安謂佛寧徒復知梅節未嘗同僚雪集可耐舍人看先生金石之學精博絕特瓶立義類

時出新解集中說宗彝說爵說刻石說碑諸文其榻藥也初擬撰金石

通考五十四卷分存佚未見三門書未成至是成羽跨山金石墨本記

五卷趙晉齋何夢華為之誕正又撰羽跨之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二卷

瓦韻一卷輯官印九十方為漢官拾遺一卷泉文記一卷右三篇已亥雜詩自注案文集有漢器

文歸序鏡苑序瓦韻序秦漢石刻文錄序自晉沈隨石刻文錄序其註注互有出入皆手纂之本也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識為聚拓本穿

穴羣經極談古籀形義成書十一卷案此指前海吳荷屋中及學古鈔清館金錄與書自序云一日磨工都姓來請曰子之金文學定盦

禮部欲從校訂余固知定盦所精籀篆與家子越編的換助若干悉以付之金再出為漢諸刻以此事屬陳禮部禮儀館便成書云云按此其今刊玉卷未必悉出原稿惟所收先生戒器及釋文不少別輯為卷附刻

中在京師為阮文達撰齊侯中鬻二壺釋文案此即世稱齊侯二壺也釋文全案己佚據說一二僅見鈎清館金錄中又

作學海談龍存金石諸題識所藏彝器之屬今可考者如方鼎龍勺魚

爵父丁爵立戈爵癸猷觚見說衛公虎敦大敦 禮爵父內爵周從鐘鈎秦豆漢

一升十四龠熏鑪有嬰桃篇 一四字漢剛甌右尉雒左尉印嚴道橘園嚴道橘丞

牛鞞長印諸范見鈎清館金錄及隨之謙補齋字訪碑錄召伯虎敦百有內史弟五行鐙見詩漢檢豆

鴻嘉鼎大小洗十有五見漢器古鏡五見錄序昌綬得先生鏡拓一紙自題云此羽

云都一百十又三字別有釋文案鏡銘罕逾百字者此鏡徑三寸許字細如髮制作精絕惜釋文已佚拓本

未能悉辨原鏡不知流轉何所矣昌綬纂年譜竟續撰是拓驚喜逾望因撰鏡拓玉印同裝一冊題曰羽珍

雙寶集同人歌詠張之 又案破戒草丁亥歲雜詩第四首云我有秦時鏡窈窕龍鬚痕我有漢宮玉腕手

猶生溫我有墨九行驚鴻若可抑玉皇忽公道奇種三至門欲供三柱香先消萬古魂古春伴憂患詰屈生

酸靡且獨三千本獨與人問存即指皇 燕玉印及此鏡與洛神賦九行本也 古泉則有新莽時次布九百見戴文節又唐天

寶銅造象海鹽張燕昌金石契唐天寶造象謂名銅質金塗面刻蠅頭楷書云大唐天寶一鋪佛弟

子張處方一心供奉六行凡五十言大書字於六行之中上筆法極寬綽有餘抗郡黃松石樹穀所載乾

隆乙未表日借總錄飲廷博詩林門外借歸室齋經下回梁山舟侍講先生說又黃

樹穀跋曰甲寅秋予得一造佛額名小彌摩大可二十寬八九分許額以雙龍繞其上負重在其次僅鑄前

半身而中刻小字如半粟碑背有鼻銘大略造佛既成而繫此碑於佛座問者案此象又見山左金石志

卷後後為梁太守恭辰所造劉方伯喜而亟賞之太守即持以獻旋調台州府陰文即張莒堂金石契中歷

劫列入先生己亥雜詩注曰自言吉金星散百存一二卒後益蕭落不可

問矣 丹徒嚴保庸問樵韓履寶織齋金石跋尾序金星石家言自歐棧其詩以來至我朝而極盛保庸生

平師友間如阮芸臺相國朱萊堂尚書蔣伯生大令翟文泉進士龔定齋禮部諸君子皆獲據其人

讀其書上下其議論輒用自愧又自蒙也又云阮程 所藏尚有玉剛卯見漢器葉小鸞眉

紋詩硯 先生嘗自賦天仙子詞顏詞贊思遠齋集領洵少為龔定齋賦葉小鸞眉子研時定齋方談佛

置偏語偷窺曉鏡語重參不許花箋詞羨夢解脫春蠶 歸愁懶佩珊瑚葉小鸞眉子硯詩螺子螺研玉線

溫摩挲中有古吟魂一泓煖猶桃花水洗出當年舊紫痕 鄭文煥曰小鸞眉子硯余見之石埭徐子靜案

上謂於海上得之先生家子孝洪家石己中斷刊有舊脫本名流題詠殆徧光緒初余 名跡則有宋

拓蘭亭定武本洛神賦九行本此據沈氏樹齋說先生又譜十三行白保母東拓本
見詩 李成溪山秋曉圖見詞牽連記 紀年文有定齋八箴說衛公虎大
東 鑪堂 顧子述 禪伯子 孫季述 星衍 趙味辛 懷玉 管孝逸 編萊

洪孟慈莊卿珊前見張翰風璋周伯恬儀驛董方立祐誠陸祁生繼輅皆先生所素識也

道光八年戊子三十七歲

撰尚書序大義大誓答問尚書馬氏家法各一卷成案大誓答問任小口先有刻本今賴以傳襲氏家彙

目錄亦稱著述甚多家存此一種耳先生嘗得宋皇祐重摹魏邯鄲淳三體石經尚書三十

九字左傳三十八字先生盛稱淳親見祕府孔壁古文且言石經有今

文古文兩者之學邕一字今文家也淳三字古文家也見劉禮部集跋杜禮部

度之字經可波談詩說與廣氏小蓬萊關所其廣石經體格均異等古皆以為魏邯鄲淳之真經也石藏山

東黃縣丁氏余別有考禮備先生未及見之紀年文有最錄尚書古文序寫定本最錄李白集

道光九年己丑三十八歲

會試中式第九十五名座主歙縣曹文正公振鐸滿洲文恭公玉麟寶

應朱文定公七登山陽李芝齡大宗伯宗昉歙縣吳退旂大司農椿房

考清苑王曉船中丞植試文見龔氏科名錄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申

探持其氣也見小利持其識也則弊所生也狹之曰不達不成而二者將毋窮曰古今立功名之人不一其

大端曰氣曰識借功名之人不一要其大端曰特氣曰特識今騷語之曰二者可用而不可恃彼必不信為

之究其弊曰是但與無氣無識等庶其人進於若怯若悔之中而勇智益為世用無欲速無見小利即思欲

速見天地民物可知也健藉未歸斯局外之見而業為其速而人心不驚業為其小而國脈已寄此其人非

無費於天地民物可知也歲月者豪傑所當惜然人能惜之人不能與造化爭之夫不籌乎氣數之原而知

莫事萬物之有定候焉將聖賢之惜歲月與豪傑之惜歲月何以異經濟者商賈亦能譚然彼喜譚之彼不

異夫然而戴持氣者俯非不慕久道化成而遇天下不及待而疑已而求天下之信已疑信相口始用定皇

皇矣識因革也因革皆條約之言識富教也言執肌膚之受行一政思畢一政大都取目前所易為者而

誓之源在乎親與不親之間而已矣親則相羣相別相安天下無不人之倫天下自無不倫之人矣不親則
 不相羣不相別不相安天下有一不倫之人天下漸化為非人之倫矣此上之人之所當目而憂而天下人
 之所延頸以望者也吾得總揭三代之明效大論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獨是達道之五必歸達德是
 故明倫有時而變文曰明德大學之文不親康誥是故親民不必變文為新民然而義可兼也要之三代之
 學三代之治必自考訂其異同始賦得春色先從草際歸得歸字五言八韻修到瀟湘草孤芳致恨微
 花間猶緩薄柳外未春歸獨抱靈根活靈先物態非出山名遠志入夢戀慈暉黛色千裝絢香心一雨肥西
 郊初試馬南浦莫侵衣拾芥談何易披襟試二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四月二
 棟采正稀仙毫攜賞後丹地許長依

十八日朝考奉旨以知縣用呈清仍歸中書原班先生廷試對策大致
 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及朝考欽命題安邊綏遠疏時張格爾甫平
 方議新疆善後先生臚舉時事灑灑千餘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
 驚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是月乙丑太子太傅固原提督二等
 果勇侯楊芳自喀什噶爾入覲先生與相揖於西旋軍機處直房為文
 以紀其事方癸未歲楊侯任古北口提督先生亦有詩寄之十二月
 上大學士書言內閣故事當循者有六事寢不行紀年文均見上

道光十年庚寅三十九歲

四月九日欽徐廉峯侍御寶善宜黃黃樹齋編修爵德約同人花之寺

看海棠注見後續江亭餞春之集會者朱椒堂京兆為弼彭荆田太守邦

曉潘研輔解元德興周雪橋檢討仲樞汪小竹比部全泰簡夢巖孝廉

鈞培魏默深舍人源湯海秋儀部延恩潘星待詔

筆鉞庭典簿會毅與先生凡十四人未至者李方比部

紀年文有最錄段先生定本許

道光十一年辛卯四十歲

是歲事實無考

道光十二年壬辰四十一歲

春招公車諸名士重集花之寺

嘉應楊懋建學生夢華瓊簿云官廟中有花之寺壬辰初
入京冀定會公車諸名士宋于庭包慎伯魏默齋
瑞木韓田諸公十四五人於其中余初不知其地所在年伯御史中丞朱公聞之笑謂徐少司空頤曰此必
君同年生所為既而展止則綺疏盡拓烟簾四垂花之寺綽楔在焉前後皆鐵裡海棠地清華頗愜幽賞
余誌定會對戶疏溪徐彥伯繼體君奈何亦墜此惡趣答曰此會賓谷曾言也羅兩峯夢前身為花之寺僧
故賓谷先生為我此榜後閱宋敏仲錦廬偶筆則花之寺實有其地在青州案王德粹分甘餘話沂水縣有
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杞園問之士人云以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窮折如之字形故以為名詞侍郎機園詩月
明蕭寺夢花之其長子在燈有花之詞一卷又楊寧生辛壬癸甲錄四部拾遺法館蕭齋居京師從士
大夫長揖不拜僧父頗用相警警惟冀定會禮部議論夏大旱詔求直言大學士蒙古文
與乎合此正級長稱所謂大將軍有推客顧不重耶

誠公富俊五度就訪先生手陳當世急務八條文誠讀至沈冗濫一條

動色以為難行餘頗欣賞文不存集中 紀年文有羣經寫官答問佚已

最錄司馬法

道光十三年癸巳四十二歲

撰左氏春秋服杜補義左氏決疣各一卷並佚又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

考一卷同縣朱孝廉以升助先生整齊之權所編文目有之今未見 紀年文有六經正

名篇暨答問五篇

道光十四年甲午四十三歲

紀年文有干祿新書序

道光十五年乙未四十四歲

擢宗人府主事

案選官事詩文無徵甲午序干祿新書時尙官中書而主事銜始見於丙申五月送梁公序似當在甲乙之間鑿此後考

九日與諸同

人集於吳虹生家

會稽潘諒少白林阜間集秋曰集諒記乙未九日集吳氏之南軒主人致客得題該雅望者數人皆吾浙產也酒既行主人欲為詠左右談辯之氣塞空無

虛舉杯騰懷而靜聽之山陰徐氏說海內山川豁谷東至滄溟西至崑崙外更數千里天時物氣指顧畢列武林龔氏以奇物異事之傳於古者莫之端木氏以為人事所至猶在跡象之內說二儀陰陽環轉闢闢爭乎以遠無始宗氏以詩書愜心善語作談辯而時吐之與諸客應問如歌按拍而為之節吾與主人紀坐聽其間上下古今出入膏壤容與於太虛大始而歸於人事之內千態萬狀以醇酒沃之豈不偉哉

年文有工部尙書王文簡公墓表銘錄南唐五百字

道光十六年丙申四十五歲

長樂梁茵林中丞

章鉅丞廣西巡撫 陸辭出都先生與歙程春海侍

郎恩澤暨吳虹生徐星伯合讌梁公於虹生家作序以贈 友人王元

鳳以陳州知府獲譴戍軍臺託弱小於先生所先生乞假五日送之居

庸關逾入達嶺而返時方修蒙古圖志屬元鳳為圖所闕部落山形以

門禁嚴不果 先生居京師久嘗東游至永平境此行又北至宣化境

因作紀游合一卷已猶恨未至盧龍關獨石口盡窺東北兩邊形勢也

立秋日同年屢漁山戶部助 招同吳虹生舍人葆晉馬相帆戶部沅

戴雲帆水部網孫步香南編修際桐徐鏡溪水部啓山集都城北積水

潭秋禊登西北高樓縱飲有詞紀之 紀年文有說張家口說居庸關

陸彥若所箸書序代阮中丞兩廣總督盧敏肅公神道碑銘案經室文集

注云銘乃門下士在作蓋此碑甚簡要阮公文則較詳也餘見上

道光十七年丁酉四十六歲

正月宗人府京察一等引見奉旨記名充玉牒館纂修官草擬章程未竟其事三月改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四月補主客司主事仍兼祠祭司選湖北同知不就還原官 是歲春以佛書入震旦校讎者希譔龍藏考證七卷又重定妙法蓮華經目次分本跡二部刪七品存廿一品復述天台家言爲三普銷文記七卷及龍樹三極記重輯六妙門寫定法華宗魏南岳思大師隋天台智者大師唐荆溪湛然大師涅盤宗唐永嘉無相大師華嚴宗唐帝心大師圭峯密大師各書爲支那古德遺書自署名曰觀實相之者齋中供智者大師檀香象錢塘徐閻蘧_蘇書扁曰觀不思議境聯曰智周萬物而無所思言滿天下而未嘗識先生究心大乘纂述甚富雜文存目又五十餘篇九月二十三夜不寐聞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證法華三昧自是益臻悟境矣 是月與徐星伯吳虹生聯騎遊西山寶藏寺 紀年文有禮部題名記序主客司述略答人問京北可居狀書蘇軾題臨泉亭子帖後

道光十八年戊戌四十七歲

正月上禮部堂上官書論四司政體宜沿宜革者三千言 四月據商周彝器祕文說其形義補說文一百四十七字成 是歲又成春秋決事比六卷申劉禮部之誼距禮部卒十年矣 案此書引經傳百二十事已佚惟存答問二卷 先生說經之書尙有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平生說詩於古文毛今文三家無

所尊無所廢其雜著尚有典客道古錄奉常道古錄各一卷布衣傳一卷平生師友小記百六十一則訂裴駟史記集解之誤為孤虛表一卷

今見

古今用兵孤虛圖說一卷魏伯先生竺好漢書之學家藏批校本

凡六七通又有手鈔本先生因為漢書補注未成續漢書隨筆得四百

事皆無作書年月又今方言僅存擬進表文升平分類讀史雅詩咸氏續

編收此序謂曰載天偶述未詳所本

千祿新書僅見自序類記於此藁本咸不可蹤跡矣 十

一月候官林文忠公則徐由湖廣總督入覲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往

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水師咸歸節制以通史原文先生作序贈行極言戰守之

策弁陳決定答難歸墟諸義以堅其心林公深然之有答書附載集中

紀年文有代宗經歷京師悅生堂刻石餘見上

道光十九年己亥四十八歲

先生官京師冷署閑曹俸入本薄性既豪邁者奇好客境途大困又才

高動觸時忌至是以闕齋先生年逾七旬從父文恭公適任禮部堂上

官例當引避乃乞養歸四月二十三日出都不攜眷屬僉從以一車自

載一車載文集百卷以行夷然傲然不以貧自餒也同年石屏朱丹木

太守驥引見入都為先生治喪先後出都錫鬪海秋詩後集贈朱丹木結句云苦憐

前定愈舍人許其長官賦歸去來今舍人已下世矣 姚鑿錫鬪海秋傳道光初余至京師交邵爾蘇歌聲建

寧張亨甫仁和龔定齋及君定齋言多奇僻世頗譽之亨甫詩歌幾道作者駁繁始治經已更悉心時務其

所論著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曠世傑厲其志業才氣欲凌躐一時矣世乃習委靡文飾正盛

氣蒸耳得諸子者大聲振之不亦可乎哉在丙戌余照例入都諸君與周旋久之辛卯再入都廉峯已病未

幾卒定靈繼之 案錫璠二公皆 歷敘京師聚散終始故附於此

距國門七里莫虹生立橋上候先生過設茶

候而別虹生為戊寅己丑同年同出清苑王公門殿上試同不及格同

官內閣同改外同日還原官交誼尤摯者也 張大令祖廉得先生與吳君手簡審其 文自丙申迄辛丑凡十二通錄附雜著

卷中其他同年留京如南豐劉星房 長駒 南海桂皓亭 文耀 永城丁□□

彥偉 昆明戴雲帆 無孫 長白奎□□ 經 臺灣黃□□ 顯雲 閩江翌雲 鴻

升棗強步香南 際根 直隸布政使蒙古託輝布以及同官京朝時相過從

者番禺黃蓉石 玉階 閩陳頌南 慶鑾 道州何子貞 紹基 子毅 紹業 會稽

潘少白山人 語 鎮國公容齋居士 見 大興周□□ 之志 濟寧王秋畹 繼

蘭 日照許印林 淵 海豐吳子苾 式芬 暨湯海秋徐星伯諸公各以絕句

別之 五月十二日過淮浦途抵揚州同年何亦民 俊 以知府銜駐黃

河盧心農 元良 知甘泉過江淮間不困厄兩君力也重見 予告大學

士阮公及秦敦夫編修魏默深舍人陳靜菴博士上元蘭□□太倉邵

子顯兩廣文秦玉笙 謝 謝夢漁 增 劉楚楨 寶楠 劉孟瞻 文祺 四孝廉楊

季子都尉暨段果行沈錫東諸君段沈乃閩齋先生舊日賓客也在邗

上跌宕文酒憑弔古今多哀豔之作欲如江寧不果過鎮江至江陰見

李申耆先生 兆洛 及其門人蔣丹棧茂才形 先生賦常州高才篇恨未

識李先生至是始獲奉 轡 登一齋集與鄧守之書默深初夏見獨得暢談又得讀定靈文集 兩君皆絕世奇才求之於古亦不易得恨不能相朝夕也案此當

亦未相見時作 途次夢願澗鬢歿六年矣至蘇州擬尋洞庭山舊遊又不果時宋

于庭作令楚南江鐵君先一年逝朋舊寥落鼻氏段右白葬支礪山詩以弔之金媪者先生幼時嘗保抱者也重見於吳中年八十有七能言先生家六十年舊事到秀水縣見七叔父訪嘉興太守王子仁壽昌文簡公子也拜紫柏藕益兩人師象求天台宗各書印本無所得見楞嚴講主逸雲方刻明人楞嚴宗通一書七月九日到杭州聞齋先生年七十有三倚門望久矣 到家之日杭人早傳誦出都留別詩時有詩先人到之謠聞齋先生垂詢文集定本命呈近詩先生欲寫全集清本數十分分貯友朋家又欲以一分寄吳虹生未寫竟 八月十八日侍聞齋先生觀潮聞齋先生扶杖出遊里少年皆起立時鄉先輩在籍科目年齒頗頽者姚亮甫祖同陳堅木嵩慶兩侍郎張雲巢青巖龔使張靜軒鑾與胡書農敬兩學士 親舊排日過從乞留墨數行爲異日相思之資者填委牖戶惟誤次先世事行屬爲家傳墓表則詳察爲之多存毫者 過嚴小農侍郎富春山館觴詠旬日其地爲明金尙書別墅杭人猶稱金衙莊先生品題爲天下名園第四 先生出都有空山夜雨之句是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謂應詩識頗軫哀鴻之思時方患銀貴先生謂古人粟紅貫朽是公庫不必皆納錘也徐鐵孫大令榮論與相昌綬家象州鄭小谷比鄰嚴甫士慶兵鹽四策有曰農莫若權嚴甫以行毋昌得專利銀斯銀輕而農重其持論亦同雖未易驟行實備者經世名旨也 九月十一日坐雨羽琴山館包脊伯贈瘞鶴銘以詩代跋先生評此銘惟北朝鄭文公

碑差足相匹 先生眷屬尙滯北方料理別墅稍露匡路將自在迎之
陳碩甫爲規畫北行事明白犀利先生誌爲良友之愛遂於九月十五
日晨發從子劍塘送於蘇州二十五日重到袁浦從弟景姚以丹陽丞
駐南河館其廡中留十日藉讌遊以抒煙鬱之抱所謂醉夢時多醒時
少也賦稟詞三十餘首 十月六日渡河而北時東河總督檄問泉源
之可以濟運者甘泉汪孟慈戶部喜孫董其事先生過銅山縣北見柳
泉湧出過滕縣西南見大泉懸出詩寄孟慈及徐鏡溪工部先生曩在
北陳北直種桑之策於畿輔大吏過蘇州則陳吳中水利策於同年魯
山布政裕諱民物之懷固無時不睽睽也 先生屢過兗州未至曲阜
至是自幸管書有成慨然曰可以謁 孔林矣乃齋於南沙河又齋於
梁家店遂謁

至聖廟瞻仰純廟所頒祭器十事得拓本歸兩廡儒者有拜有弗拜亦
有強一揖不可者館於孔經閣 憲庚 家見庚午同年曲阜令王海門 大

其弟秋垞 大淮 其子子梅 鴻 孔繡山 廣雅 先生爲孔君母孫孺人羅墓碣臨桂朱

伯勤梅伯言農部書後錄殺仲之賢皆其母孺人之教又云殺仲交廣而不隘是爲難也琦與殺仲別十年
復見京師酌酒論詩座中客長滿殺仲倍多賢友而獨能爲其難者與卷中題跋多余舊滄海內賢長者
才博聞之士焉乎梅二先生死矣感茲道刻不獨賢母道微邈不可及而於友
朋離合死生之感亦不能無慨於中已咸豐七年六月 案殺仲孔舍人別字也 孔氏之甥鄭

子斌 憲錄 皆詩人也先生各爲題圖五君錢於饗相圖時纔十月忽開
臘梅一枝經閣折以伴行 至任邱縣遣一僕入都迎眷屬公子書來

乞稍稍北乃進次雄縣又請又進次固安縣眷屬於冬至後五日出都石門方鐵珊參軍廷瑚海昌陳笠雨明府希枚錢於高陽鐵珊為方蘭

抵蕭之子以詩畫名好佛年七十猶宦畿南有女及笄笠雨喪偶先生為之蹇修 十二月十九日過焦山攜女辛往遊歸舟大雪廿二日過

無錫縣又攜女遊惠山先生女亦嫻文翰嘗書馮延巳詞三闋誦之自言能識其指又好讀白石詞 歲不盡五日安頓眷屬於海西荆璫之

山自是恆往來吳越間先生庚子春與吳虹主書云弟頗效無似往來吳越間舟中之日甚多不與他記同者老人在蘇州時所過之境山脈波詭既而可三日餘弟月必一至內子亦費中於是至其晚則志有蕭然深秀有一小樓臨山澗中置筆硯弟偷閑暫坐因於是途中雜記

行程兼述舊事得絕句三百十五首題曰己亥雜詩平生出處著述交游藉以考見 紀年文有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寐館記邵子顯校

刊婁東雜著序縱難送曹生徐泰母殞 道光二十年庚子四十九歲

春寫己亥雜詩竟新安女士程金鳳書後 八月至蘇州旋之金陵游秦淮復移寓城北四松庵溪山幽絕人跡罕至重之蘇州寓滄浪亭與

王子梅講君譚藝甚推權子梅以教主目之 輯庚子雅詞一卷無錫沈登性庚留滬

吟館詞一斛珠定賞禮部以近製庚子雅詞見示索題其後珠璣玉屑調商調苦聲嗚咽愁心紅上山千疊伯有精人才絕總愁絕板橋楊柳金闌月黛儂也到愁時節一枝瘦竹吹來折恰又秋宵風雨戰梧葉又水網歌頭定賞禮部疊次見示並贊詞愛倚原韻奉答又秋霽寓館延秋詞集諸筆亭朱蕙根仁和龔定齋旋歸仁表熱泰州春小松主人則南昌葛淵北也詞不備錄 紀年文有鳳

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象記十一月初九日與人箋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五十五歲

春就丹陽雲陽書院講席席新正三日即由杭州出行 三月初五日開

齋先生卒壽七十有五

錢塘諸可寶東軒吟社實象小傳觀察為金壇段大令玉裁女夫獨得

卷無不覆校以汪能講頤解首汪蓋知名士實於落卷中拔之也及出守徽州羅松大道監督海關十年所入羨餘悉舉親族賴以起家者甚眾已顯不名一錢去官日載石而歸其清風可想也主紫陽書院講席每以分器辭於文藝最尚且久辭諸作則又甚嚴論題雖書至數百言所謂言行交揚者非敢也聞學士恩於三黨為等必致知君之弱有傳人蓋實茲也 丙浙 閣齋先生主紫陽講席有年至是以前先生齋主其事仍兼丹陽講席 七月至丹陽館於縣署八月十

二日暴疾捐館 紀年文有鴻雪因緣圖記序手寫刻本題蓋欲上旬

三日蓋幾於絕筆矣 先生二子曰橙曰陶 兄吳鄭人 文詩注 橙字昌勉 兄已亥 雜詩注 更

名公襄字孝琪陶後更名寶琦字念匏官江蘇金山知縣女辛 又幼女名 阿等先生

幼年總 六齡 寶琦子齊崧字定孫以知縣需次江蘇未幾遞劾其後益衰替矣

魏源定盦文錄序曰君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大

書小學為入門以川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

為質幹晚尤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 張之洞國朝著述諸家姓

名略彙自珍經學家又史學家又古文家又經濟家 易順鼎國朝學

案目錄歸儒學案卷二百七十四至二百八十龔蔣 湘南 包 世臣 魏 源

徐松何 秋濤 張穆 皆經學兼經濟輿地家 湯騰海秋詩序答龔蔣語謂魏為書述有鳥 胡為乎自名風凰楚有鳥胡為乎自名鳳 風眾中弗可以獨獨斯不詳不見訓狐祝鴉免車袴摩羣呼羣從羣得其所以徜徉胡為乎自名風凰一解 越鳥古光在羽古候在心開飛於何輔其德昌匪惟弗朝其德昌乃又隨駭乃又相逐越越鳥樹樹出亦以

張贈入亦以振購二解楚鳥生於抗遠之隅飽餐蘭茝以有其文章文章有神體詭有香大願薰蒸變化下四旁名高惠作中道同鄉既覺創云胡不誠不鳴者三年矣罔或厭於靜罔或萌於狂三解楚鳥四顧漸張袍道下知所屈呼同志子來奮來將騰彼越鳥九苞六像匪眾鳥之行類無與乘為組語棗槌式車以漸式自洽以莊式定且詳匪惟君子之粹乃亦時之昌四解 蔣湘南子瀟春暉閣詩集龔定盒主政文有魏子可許我為龍 楊象濟利叔汲庵詩存龔定盒先生集與圖學可饒供九點探申書以逮君新疆置省言謬謬說居庸者秋水文長吟字原忠孝故衍大麓成煙波要知奇處正平實扶公秘翰公毋訶斯才不令修青史乾隆以還無與倫衣香禪榻等閑死應為皇清借此人 程秉劍諸孫乾墓三憶詩之一我懷仁仰對禮部訂衡六合選詞錄一壽駕警諸同覺萬馬無聲病餐廳 謂所謀西域置行省議

給事文章法賈董淵源蒼籟訂斯世同時未識商豐面方寸靈香日夕供 先生歿時予方數歲

續谿程庶常秉劍竺耆定公文榜所居曰龔學齋於吳刻文集評校甚詳又欲譔年譜規稿裁數十事病未卒業以授錢塘陳編修昌紳編修為龔氏姻戚就其子姓詢訪又得如干事復以昇昌綬留做篋殆十年卒卒未暇治今歲校輯定盒全集因檢舊稿銳意為之徵之本集又徵之羣書依年件繫首尾羸具凡庶常原輯十之三昌綬補輯十之七庶常久歿編修今又逝遺編斷手期慰地下故人國步阨危身世未可知先詰藁殘之緒甚賴函傳之也助之整齊者長洲章君銖元和張君一慶庚子仲秋昌綬謹書定盒先生年譜後

先生以道光庚子八月遊吳中越六十年今光緒庚子八月昌綬在吳中為先生纂年譜竟殆有夙因非偶然也記之光緒甲辰之冬北海鄭文焯叔問父校過

定盒先生年譜後記

改補陽湖巨幼齡前輩錄示尤勤條繫於後以茲來賢察訂甘遜
邨萌記

顧澗鬻手校河朔訪古記 昨作札與仁和龔璉人中書自珍勸其就近
搜求京畿碑版彙錄爲一書將摘此記常山郡卷內所列目寄之亦不
可少之事一雲散人書於楓江僦舍時道光二年數雨節後五日也

端案是年定公在京供職故有就
近搜求之語一雲別號甚不多見

吳石華手札 蘭修頓首復星伯先生閣下前所贈定盦端硯乃西洞極

純之品而定盦薄之大爲此硯抱屈已以略小者易回蘭修有藏硯二
有行硯三今行硯一歸閣下一歸定盦一歸默深皆著作家亦硯之幸
雖空臺而歸殊快意耳 再硯匣前在途中顛損上方其損者尙在定
盦處未交還閣下可到彼處索回補之

光律元有不爲齋隨筆 道光辛巳余與膠州張會靄鐵橋爲順天鄉試
同考官首題上長長而民興弟張得一卷卓犖奇肆薦之戴可亭相國
極爲推賞旋因內用尺布之謠四字嫌係漢事抑置副榜逮填榜知爲
湖南名下魏源大爲懊惋下科魏卽中式順天榜第二名

補道光六年
丙戌條下

魏槃仲書傳青主字册定盦先生跋後 先生卜築於崑山自稱羽瑯山
民時先伯父構園揚州倉巷有竹木池亭之勝奉祖母以居曰絜園先

生自都中歸必過園留信宿道光辛丑八月彥甫入齡先生見輒為說古今人物以勸之今展遺墨猶恍惚總角聽講時也魏彥 先生一日問余近讀何書對曰詩經先生即取素扇書絕句見貽詩云女兒公主各丰華想見皇都選婿家三代以來春數點二南卷裏有桃花並為解說曰小子識之後扇遭揚州兵燹失去至今思之先生與復不淺彥又記

王定甫太常仙蝶歌為孔繡山作書曲阜女士孔儀吉所畫圖册 曲臺

沈沈神所賓翩然鳳子嬉長春都人傳是古仙者五百年餘呼道人道人方冠黃褶裙金精炯燦縹衣紋春花秋月尋常見風雪夜寒疑楚魂荆楚仙人有仙意長歌為爾高當世 自注謂龔禮部羣祥丹青又見戴進筆 自注戴侍即熙圖

畫流傳珍女士風物冰清朝士家道人往往醉停車達官貴游羣慕道背台盡欲鳥爪爬我昔羅浮訪葛仙梅花邨市空疏連又從梁宋過青陵道旁羣松多墓田祝英臺梁山伯兒女鍾情幾魂魄道人精靈果誰

是苑樹祠雲獨棲息古來神仙何足憑歷劫不死惟丹誠我疑齋郎古忠節千載遺蛻依王城漆園傲更身如夢日對滕王憶香洞寂寞庭階

秋兩清閉門自覺凡塵重 龍壁山房詩草案破戒草有太常仙蝶歌意蓋指此特讓先生為楚人耳

文節習苦齋畫絮 龔利部定齋嘗語予曰西山有時渺然隔雲漢外時蒼蒼重几榻前不關風雨晴晦也其西山詩有云此山不語看中

原是眞能道西山性情矣 擬小李將軍

又 螻蛄小影 夙聞太常僊螻好與士大夫游或數千里訪其友思一見不獲道光二十九年熙以少馬僧張少宰芾番直南齋率三四日宿澄懷園三四日歸宣武城南私宅立夏日在私宅晨起觀穗兒仿書突見牕上一螻黃質黑章樸古類枯菜羽穆穆然因語穗兒都下盛傳僊螻此當是笙兒適至曰兒聞僊螻四跌險之良是螻立窗紙屢張其翅竊意其索畫作曰螻果僊耶今乃知來意輒取箋寫影略具藁即入署歸螻尙在又張其翅不已諦視所寫未似復細摹形色又剝落處一似之以示兩兒皆曰肖螻乃有去志因穴窗一隙翩然出小駐院牆而逝質此屋二載未見一螻是螻來半日許院中來三螻蓋其侍從云越五日潘太常會璋過我曰去冬在李鐵梅學士家見僊螻昨日住海淀螻忽來訪迺翔久之去熙詢狀及剝落處且示之箋兩見合乃更寫而爲之記將以證見者

又 僊螻第二圖 余既寫螻僊小影且爲之記蘇州潘玉泉見而笑曰僊亦索畫耶無怪人矣復爲是圖瞬息幾千里天空任去來果然是僊客何必守瑤臺冷暖不逾節交游殊愛才人閨夢幻耳此相豈眞哉

又 僊螻第三影 余今歲立夏日見異螻窗紙上爲圖其形以問見太常僊螻者或曰眞是或曰略似或曰迥非然四跌馴擾則弁爲一談也

訊臣許庶子與僊螭蹤跡最密謂此乃都中所稱黃老道者但黃質黑
章四跌而馴擾者卽是形忽大忽小色忽淺忽深神僊幻化不可跡象
求也訊臣將秉節粵中瀕行屬圖此影考校之暇持此影招羅浮僊螭
當更有奇遇矣

右三事因王通
政詩牽連及之